

## 列传第七十八

欧阳修 子发 棐  
刘敞 弟分女 子奉世 曾巩弟肇

欧阳修，字永叔，庐陵人。四岁而孤，母郑，守节自誓，亲诲之学，家贫，至以荻画地学书。幼敏悟过人，读书辄成诵。及冠，嶷然有声。

宋兴且百年，而文章体裁，犹仍五季余习。镂刻骈偶，澶涩弗振，士因陋守旧，论卑气弱。苏舜元、舜钦、柳开、穆修辈，咸有意作而张之，而力不足。修游随，得唐韩愈遗稿于废书簏中，读而心慕焉。苦志探赜，至忘寝食，必欲并辔绝驰而追与之并。

举进士，试南宫第一，擢甲科，调西京推官。始从尹洙游，为古文，议论当世事，迭相师友，与梅尧臣游，为歌诗相倡和，遂以文章名冠天下。入朝，为馆阁校勘。

范仲淹以言事贬，在廷多论救，司谏高若讷独以为当黜。修贻书责之，谓其不复知人间有羞耻事。若讷上其书，坐贬夷陵令，稍徙乾德令、武成节度判官。仲淹使陕西，辟掌书记。修笑而辞曰：“昔者之举，岂以为己利哉？同其退不同其进可也。”久之，复校勘，进集贤校理。庆历三年，知谏院。时仁宗更用大臣，杜衍、富弼、韩琦、范仲淹皆在位，增谏官员，用天下名士，修首在选中。每进见，帝延问执政，咨所宜行。

既多所张弛，小人翕翕不便。修虑善人必不胜，数为帝分别言之。初，范仲淹之贬饶州也，修与尹洙、余靖皆以直仲淹见逐，目之曰“党人”。自是，朋党之论起，修乃为《朋党论》以进。其略曰：“君子以同道为朋，小人以同利为朋，此自然之理也。臣谓小人无朋，惟君子则有之。小人所好者利禄，所贪者财货，当其同利之时，暂相党引以为朋者，伪也。及其见利而争先，或利尽而反相贼害，虽兄弟亲戚，不能相保，故曰小人无朋。君子则不然，所守者道义，所行者忠信，所惜者名节。以之修身，则同道而相益，以之事国，则同心而共济，终始如一，故曰惟君子则有朋。纣有臣亿万，惟亿万心，可谓无朋矣，而纣用以亡。武王有臣三千，惟一心，可谓大朋矣，而周用以兴。盖君子之朋，虽多而不厌故也。故为君但当退小人之伪朋，用君子之真朋，则天下治矣。”

修论事切直，人视之如仇，帝独奖其敢言，面赐立品服。顾侍臣曰：“如欧阳修者，何处得来？”同修起居注，遂知制诰。故事，必试而后命，帝知修，诏特除之。

奉使河东。自西方用兵，议者欲废麟州以省馈饷。修曰：“麟州，天险，不可废；废之，则河内郡县，民皆不安居矣。不若分其兵，驻并河内诸堡，缓急得以应援，而平时可省转输，於策为便。”由是州得存。又言：“忻、代、岢岚多禁地废田，愿令民得耕之，不然，将为敌有。”朝廷下其议，久乃行，岁得粟数百万斛。凡河东赋敛过重民所不堪者，奏罢十数事。使还，会保州兵乱，以为龙图阁直学士、河北都转运使。陛辞，帝曰：“勿为久留计，有所欲言，言之。”对曰：“臣在谏职得论事，今越职而言，罪也。”帝曰：“第言之，毋以中外为间。”贼平，大将李昭亮、通判冯博文私纳妇女，修捕博文系狱，昭亮惧，立出所纳妇。兵之始乱也，招以不死，既而皆杀

之，胁从二千人，分隶诸郡。富弼为宣抚使，恐后生变，将使同日诛之，与修遇於内黄，夜半，屏人告之故。修曰：“祸莫大於杀已降，况胁从乎？既非朝命，脱一郡不从，为变不细。”弼悟而止。

方是时，杜衍等相继以党议罢去，修慨然上疏曰：“杜衍、韩琦、范仲淹、富弼，天下皆知其有可用之贤，而不闻其有可罢之罪，自古小人谗害忠贤，其说不远。欲广陷良善，不过指为朋党，欲动摇大臣，必须诬以颀权，其故何也？去一善人，而众善人尚在，则未为小人之利；欲尽去之，则善人少过，难为一一求瑕，唯指以为党，则可一时尽逐，至如自古大臣，已被主知而蒙信任，则难以他事动摇，唯有颀权是上之所恶，必须此说，方可倾之。正士在朝，群邪所忌，谋臣不用，敌国之福也。今此四人一旦罢去，而使群邪相贺於内，四夷相贺于外，臣为朝廷惜之。”于是邪党益忌修，因其孤甥张氏狱傅致以罪，左迁知制诰、知滁州。居二年，徙扬州、颍州。复学士，留守南京，以母忧去。服除，召判流内铨，时在外十二年矣。帝见其发白，问劳甚至。小人畏修复用，有诈为修奏，乞澄汰内侍为奸利者。其群皆怨怒，譖之，出知同州，帝纳吴充言而止。迁翰林学士，俾修《唐书》。奉使契丹，其主命贵臣四人押宴，曰：“此非常制，以卿名重故尔。”

知嘉祐二年贡举。时士子尚为险怪奇涩之文，号“太学体”，修痛排抑之，凡如是者辄黜。毕事，向之嚣薄者伺修出，聚噪于马首，街逻不能制；然场屋之习，从是遂变。

加龙图阁学士、知开封府，承包拯威严之后，简易循理，不求赫赫名，京师亦治。旬月，改群牧使。《唐书》成，拜礼部侍郎兼翰林侍读学士。修在翰林八年，知无不言。河决商胡，北京留守贾昌朝欲开横垆故道，回河使东流。有李仲昌者，欲

导入六塔河，议者莫知所从。修以为：“河水重浊，理无不淤，下流既淤，上流必决。以近事验之，决河非不能力塞，故道非不能力复，但势不能久耳。横垆功大难成，虽成将复决。六塔狭小，而以全河注之，滨、棣、德、博必被其害。不若因水所趋，增堤峻防，疏其下流，纵使入海，此数十年之利也。”宰相陈执中主昌朝，文彦博主仲昌，竟为河北患。

台谏论执中过恶，而执中犹迁延固位。修上疏，以为“陛下拒忠言，庇愚相，为圣德之累”。未几，执中罢。狄青为枢密使，有威名，帝不豫，讹言籍籍，修请出之于外，以保其终，遂罢知陈州。修尝因水灾上疏曰：“陛下临御三纪，而储宫未建。昔汉文帝初即位，以群臣之言，即立太子，而享国长久，为汉太宗。唐明宗恶人言储嗣事，不肯早定，致秦王之乱，宗社遂覆。陛下何疑而久不定乎？”其后建立英宗，盖原于此。

五年，拜枢密副使。六年，参知政事。修在兵府，与曾公亮考天下兵数及三路屯戍多少、地理远近，更为图籍。凡边防久缺屯戍者，必加搜补。其在政府，与韩琦同心辅政。凡兵民、官吏、财利之要，中书所当知者，集为总目，遇事不复求之有司。时东宫犹未定，与韩琦等协定大议，语在《琦传》。英宗以疾未亲政，皇太后垂帘，左右交构，几成嫌隙。韩琦奏事，太后泣语之故。琦以帝疾为解，太后意不释，修进曰：“太后事仁宗数十年，仁德著于天下。昔温成之宠，太后处之裕如；今母子之间，反不能容邪？”太后意稍和，修复曰：“仁宗在位久，德泽在人。故一日晏驾，天下奉戴嗣君，无一人敢异同者。今太前一妇人，臣等五六书生耳，非仁宗遗意，天下谁肯听从。”太后默然，久之而罢。

修平生与人尽言无所隐。及执政，士大夫有所干请，辄面谕可否，虽台谏官论事，亦必以是非诘之，以是怨诽益众。帝

将追崇濮王，命有司议，皆谓当称皇伯，改封大国。修引《丧服记》，以为：“‘为人后者，为其父母服。’降三年为期，而不没父母之名，以见服可降而名不可没也。若本生之亲，改称皇伯，历考前世，皆无典据。进封大国，则又礼无加爵之道。故中书之议，不与众同。”太后出手书，许帝称亲，尊王为皇，王夫人为后。帝不敢当。于是御史吕诲等诋修主此议，争论不已，皆被逐。惟蒋之奇之说合修意，修荐为御史，众目为奸邪。之奇患之，则思所以自解。修妇弟薛宗孺有憾于修，造帷薄不根之谤摧辱之，展转达于中丞彭思永，思永以告之奇，之奇即上章劾修。神宗初即位，欲深护修。访故宫臣孙思恭，思恭为辨释，修杜门请推治。帝使诘思永、之奇，问所从来，辞穷，皆坐黜。修亦力求退，罢为观文殿学士、刑部尚书、知亳州。明年，迁兵部尚书、知青州，改宣徽南院使、判太原府。辞不拜，徙蔡州。

修以风节自持，既数被污蔑，年六十，即连乞谢事，帝辄优诏弗许。及守青州，又以请止散青苗钱，为安石所诋，故求归愈切。熙宁四年，以太子少师致仕。五年，卒，赠太子太师，谥曰文忠。

修始在滁州，号醉翁，晚更号六一居士。天资刚劲，见义勇为，虽机阱在前，触发之不顾。放逐流离，至于再三，志气自若也。方贬夷陵时，无以自遣，因取旧案反覆观之，见其枉直乖错不可胜数，于是仰天叹曰：“以荒远小邑，且如此，天下固可知。”自尔，遇事不敢忽也。学者求见，所与言，未尝及文章，惟谈吏事，谓文章止于润身，政事可以及物。凡历数郡，不见治迹，不求声誉，宽简而不扰，故所至民便之。或问：“为政宽简，而事不弛废，何也？”曰：“以纵为宽，以略为简，则政事弛废，而民受其弊。吾所谓宽者，不为苛急；简

者，不为繁碎耳。修幼失父，母尝谓曰：“汝父为吏，常夜烛治官书，屡废而叹。吾问之，则曰：‘死狱也，我求其生，不得尔。’吾曰：‘生可求乎？’曰：‘求其生而不得，则死者与我皆无恨。夫常求其生，犹失之死，而世常求其死也。’其平居教他子弟，常用此语，吾耳熟焉。”修闻而服之终身。

为文天才自然，丰约中度。其言简而明，信而通，引物连类，折之于至理，以服人心。超然独骛，众莫能及，故天下翕然师尊之。奖引后进，如恐不及，赏识之下，率为闻人。曾巩、王安石、苏洵、洵子轼、辙，布衣屏处，未为人知，脩即游其声誉，谓必显于世。笃于朋友，生则振掖之，死则调护其家。

好古嗜学，凡周、汉以降金石遗文、断编残简，一切掇拾，研稽异同，立说于左，的的可表证，谓之《集古录》。奉诏修《唐书》纪、志、表，自撰《五代史记》，法严词约，多取《春秋》遗旨。苏轼叙其文曰：“论大道似韩愈，论事似陆贽，记事似司马迁，诗赋似李白。”识者以为知言。

子发字伯和，少好学，师事安定胡瑗，得古乐锺律之说，不治科举文词，独探古始立论议。自书契以来，君臣世系，制度文物，旁及天文、地理，靡不悉究。以父恩，补将作监主簿，赐进士出身，累迁殿中丞。卒，年四十六。苏轼哭之，以谓发得文忠公之学，汉伯喈、晋茂先之流也。

中子棐字叔弼，广览强记，能文辞，年十三时，见脩著《鸣蝉赋》，侍侧不去。修抚之曰：“儿异日能为吾此赋否？”因书以遗之。用荫，为秘书省正字，登进士乙科，调陈州判官，以亲老不仕。修卒，代草遗表，神宗读而爱之，意修自作也。服除，始为审官主簿，累迁职方员外郎、知襄州。曾布执政，其妇兄魏泰倚声势来居襄，规占公私田园，强市民货，郡县莫敢谁何。至是，指州门东偏官邸废址为天荒，请之。吏具成牒

至，棐曰：“孰谓州门之东偏而有天荒乎？”却之。众共白曰：“泰横于汉南久，今求地而缓与之，且不可，而又可却邪？”棐竟持不与。泰怒，譖于布，徙知潞州，旋又罢去。元符末，还朝。历史部、右司二郎中，以直秘阁知蔡州。蔡地薄赋重，转运使又为覆折之令，多取于民，民不堪命。会有诏禁止，而佐吏惮使者，不敢以诏旨从事。棐曰：“州郡之于民，诏令苟有未便，犹将建请。今天子诏意深厚，知覆折之病民，手诏止之。若有惮而不行，何以为长吏？”命即日行之。未几，坐党籍废，十余年卒。

论曰：“三代而降，薄乎秦、汉，文章虽与时盛衰，而藹如其言，晔如其光，皦如其音，盖均有先王之遗烈。涉晋、魏而弊，至唐韩愈氏振起之。唐之文，涉五季而弊，至宋欧阳修又振起之。挽百川之颓波，息千古之邪说，使斯文之正气，可以羽翼大道，扶持人心，此两人之力也。愈不获用，修用矣，亦弗克究其所为，可为世道惜也哉！”

刘敞，字原父，临江新喻人。举庆历进士，廷试第一。编排官王尧臣，其内兄也，以亲嫌自列，乃以为第二。通判蔡州，直集贤院，判尚书考功。

夏竦薨，赐谥文正。敞言：“谥者，有司之事，竦行不应法。今百司各得守其职，而陛下侵臣官。”疏三上，改谥文庄。方议定大乐，使中贵人参其间。敞谏曰：“王事莫重于乐。今儒学满朝，辩论有余，而使若赵谈者参之，臣惧为袁盎笑也。”权度支判官，徙三司使。

秦州与羌人争古渭地。仁宗问敞：“弃守孰便？”敞曰：“若新城可以蔽秦州，长无羌人之虞，倾国守焉可也。或地形险利，贼乘之以扰我边鄙，倾国争焉可也。今何所重轻，而殫财困民，捐士卒之命以规小利，使曲在中国，非计也。”议者

多不同，秦州自是多事矣。

温成后追册，有佞人献议，求立忌。敞曰：“岂可以私昵之故，变古越礼乎？”乃止。吴充以典礼得罪，冯京救之，亦罢近职。敞因对极论之。帝曰：“充能官，京亦亡它，中书恶其太直，不相容耳。”敞曰：“陛下宽仁好谏，而中书乃排逐言者，是蔽君之明，止君之善也。臣恐感动阴阳，有日食、地震、风霾之异。”已而果然。因劝帝收揽威权，无使聪明蔽塞，以消灾咎。帝深纳之，以同修起居注。未一月，擢知制诰。宰相陈执中恶其斥己，沮止之，帝不听。宦者石全彬领观察使，意不惬，有愠言，居三日为真，敞封还除书，不草制。

奉使契丹，素习知山川道径，契丹导之行，自古北口至柳河，回屈殆千里，欲夸示险远。敞质译人曰：“自松亭趋柳河，甚径且易，不数日可抵中京，何为故道此？”译相顾骇愧曰：“实然。但通好以来，置驿如是，不敢变也。”顺州山中有异兽，如马而食虎豹，契丹不能识，问敞。敞曰：“此所谓駮也。”为说其音声形状，且诵《山海经》、《管子》书晓之，契丹益叹服。使还，求知扬州。

狄青起行伍为枢密使，每出入，小民辄聚观，至相与推诵其拳勇，至塞马足不得行。帝不豫，人心动摇，青益不自安。敞辞赴郡，为帝言曰：“陛下幸爱青，不如出之，以全其终。”帝颔之，使出谕中书，青乃去位。

扬之雷塘，汉雷陂也，旧为民田。其后官取潴水而不偿以它田，主皆失业。然塘亦破决不可漕，州复用为田。敞据唐旧券，悉用还民，发运使争之，敞卒以予民。天长县鞠王甲杀人，既具狱，敞见而察其冤，甲畏吏，不敢自直。敞以委户曹杜诱，诱不能有所平反，而傅致益牢。将论囚，敞曰：“冤也。”亲按问之。甲知能为己直，乃敢告，盖杀人者，富人陈氏也。相

传以为神明。徙郢州，郢比易守，政不治，市邑攘效公行。敞决狱讼，明赏罚，境内肃然。客行寿张道中，遗一囊钱，人莫敢取，以告里长，里长为守视，客还，取得之。又有暮遗物市中者，旦往访之，故在。先是，久旱，地多蝗。敞至而雨，蝗出境。召纠察在京刑狱。营卒桑达等醉斗，指斥乘舆。皇城使捕送开封，弃达市。敞移府，问何以不经审讯。府报曰：“近例，凡圣旨及中书、枢密所鞫狱，皆不虑问。”敞奏请一准近格，枢密院不肯行，敞力争之，诏以其章下府，著为令。

嘉祐裕享，群臣上尊号，宰相请撰表。敞说止不得，乃上疏曰：“陛下不受徽号且二十年。今复加数字，不足尽圣德，而前美并弃，诚可惜也。今岁以来，颇有灾异，正当寅畏天命，深自抑损，岂可于此时乃以虚名为累。”帝览奏，顾侍臣曰：“我意本谓当尔。”遂不受。

蜀人龙昌期著书传经，以诡僻惑众。文彦博荐诸朝，赐五品服。敞与欧阳修俱曰：“昌期违古畔道，学非而博，王制之所必诛，未使即少正卯之刑，已幸矣，又何赏焉。乞追还诏书，毋使有识之士，窥朝廷深浅。”昌期闻之，惧不敢受赐。

敞以识论与众忤，求知永兴军，拜翰林侍读学士。大姓范伟为奸利，冒同姓户籍五十年，持府县短长，数犯法。敞穷治其事，伟伏罪，长安中讫藿喜。未及受刑，敞召还，判三班院，伟即变前狱，至于四五，卒之付御史决。

敞侍英宗讲读，每指事据经，因以讽谏。时两宫方有小人间言，谏者或讦而过直。敞进读《史记》，至尧授舜以天下，拱而言曰：“舜至侧微也，尧禅之以位，天地享之，百姓戴之，非有他道，惟孝友之德，光于上下耳。”帝竦体改容，知其以义理讽也。皇太后闻之，亦大喜。

积苦眩瞽，屡予告。帝固重其才，每燕见他学士，必问敞

安否；帝食新橙，命赐之。疾少间，复求外，以为汝州，旋改集贤院学士、判南京御史台。熙宁元年，卒，年五十。

敞学问渊博，自佛老、卜筮、天文、方药、山经、地志，皆究知大略。尝夜视镇星，谓人曰：“此于法当得土，不然，则生女。”后数月，两公主生。又曰：“岁星往来虚、危间，色甚明盛，当有兴于齐者。”岁余而英宗以齐州防御使入承大统。尝得先秦彝鼎数十，铭识奇奥，皆案而读之，因以考知三代制度，尤珍惜之。每曰：“我死，子孙以此蒸尝我。”朝廷每有礼乐之事，必就其家以取决焉。为文尤赡敏。掌外制时，将下直，会追封王、主九人，立马却坐，顷之，九制成。欧阳修每于书有疑，折简来问，对其使挥笔，答之不停手，修服其博。长于《春秋》，为书四十卷，行于时。弟分女，子奉世。

分女字贡父，与敞同登科，仕州县二十年，始为国子监直讲。欧阳修、赵概荐试馆职，御史中丞王陶有夙憾，率侍御史苏棗共排之，分女官已员外郎，才得馆阁校勘。熙宁中，判尚书考功、同知太常礼院。

诏封太祖诸孙行尊者为王，奉太祖后。分女言：“礼，诸侯不得祖天子，当自奉其国之祖。宜崇德昭、德芳之后，世世勿降爵，宗庙祭祀，使之在位，则所以褒扬艺祖者著矣。”后二王绍封，如分女议。

方更学校贡举法，分女曰：“本朝选士之制，行之百年，累代将相名卿，皆由此出，而以为未尝得人，不亦诬哉。愿因旧贯，毋轻议改法。夫士修于家，足以成德，亦何待于学官程课督趣之哉。”

王安石在经筵，乞讲者坐。分女曰：“侍臣讲论于前，不可安坐，避席立语，乃古今常礼。君使之坐，所以示人主尊德乐道也；若不命而请，则异矣。”礼官皆同其议，至今仍之。

考试开封举人，与同院王介争誉，为监察御史所劾罢。礼院廷试始用策，初，考官吕惠卿列阿时者在高等，讦直者反居下。分女覆考，悉反之。又尝诤安石书，论新法不便。安石怒摈前过，斥通判泰州，以集贤校理、判登闻检院、户部判官知曹州。曹为盗区，重法不能止。分女曰：“民不畏死，奈何以死惧之。”至，则治尚宽平，盗亦衰息。为开封府判官，复出为京东转运使。部吏罢软不逮者，务全安之。徙知兖、亳二州。吴居厚代为转运使，能奉行法令，致财赋，乃追坐分女废弛，黜监衡州盐仓。

哲宗初，起知襄州。入为秘书少监，以疾求去，加直龙图阁、知蔡州。于是给事中孙觉、胡宗愈、中书舍人苏轼、范百禄言：“分女博记能文章，政事侔古循吏，身兼数器，守道不回，宜优赐之告，使留京师。”至蔡数月，召拜中书舍人。请复旧制，建紫微阁于西省。竟以疾不起，年六十七。

分女所著书百卷，尤邃史学。作《东汉刊误》，为人所称。预司马光修《资治通鉴》，专职汉史。为人疏俊，不修威仪，喜谐谑，数用以招怨悔，终不能改。

奉世字仲冯，天资简重，有法度。中进士第。熙宁三年，初置枢密院诸房检详文字，以太子中允居吏房。

先是，进奏院每五日具定本报状，上枢密院，然后传之四方。而邸吏辄先期报下，或矫为家书，以入邮置。奉世乞革定本，去实封，但以通函腾报。从之。神宗称其奉职不苟，加集贤校理、检正中书户房公事，改刑房，进直史馆、国史院编修官。大理治相州狱，详断官窦革以白奉世，奉世曰：“君自以法从事，毋庸白。”后蔡确以是文致奉世罪，谪降蔡州粮料院。久之，为吏部员外郎。

元祐初，历度支左司郎中、起居郎、天章阁待制、枢密都

承旨、户部吏部侍郎、权户部尚书。七年，拜枢密直学士，签书院事。哲宗亲政，用二内侍为押班，中书舍人吕希纯封还之。帝谓有近例，奉世曰：“虽有近例，奈人不可户晓，顾以率先施行为非耳。”帝为反命。既而章惇当国，奉世乞免去。

绍圣元年，以端明殿学士知成德军，改定州。逾年，知成都府。过都入觐，欲述朋党倾邪之状。帝将听其来，曾布曰：“元祐变先朝法，无一当者，奉世有力焉，最为漏网，恐不足见。”遂不许。明年，责光禄少卿，分司南京，居郴州。御史中丞邢恕劾奉世合刘摯倾害大臣，附吕大防、苏辙，遂登政府，再贬隰州团练副使。

徽宗立，尽还其官职，知定州、大名府、郟州。崇宁初，再夺职，责居沂、衮，以赦得归。政和三年，复端明殿学士。薨，年七十三。

奉世优于吏治，尚安静，文词雅贍，最精《汉书》学。常云：“家世唯知事君，内省不愧忤士大夫公论而已。得丧，常理也，譬如寒暑加人，虽善摄生者不能无病，正须安以处之。”

曾巩，字子固，建昌南丰人。生而警敏，读书数百言，脱口辄诵。年十二，试作《六论》，援笔而成，辞甚伟。甫冠，名闻四方。欧阳修见其文，奇之。

中嘉祐二年进士第。调太平州司法参军，召编校史馆书籍，迁馆阁校勘、集贤校理，为实录检讨官。出通判越州，州旧取酒场钱给募牙前，钱不足，赋诸乡户，期七年止；期尽，募者志于多入，犹责赋如初。巩访得其状，立罢之。岁饥，度常平不足贍，而田野之民，不能皆至城邑。谕告属县，讽富人自实粟，总十五万石，视常平价稍增以予民。民得从便受粟，不出田里，而食有余。又贷之种粮，使随秋赋以偿，农事不乏。

知齐州，其治以疾奸急盗为本。曲堤周氏拥货雄里中，子高横纵，贼良民，污妇女，服器上僭，力能动权豪，州县吏莫敢诘，巩取置于法。章邱民聚党村落间，号“霸王社”，椎剽夺囚，无不如志。巩配三十一人，又属民为保伍，使几察其出入，有盗则鸣鼓相援，每发辄得盗。有葛友者，名在捕中，一日，自出首。巩饮食冠裳之，假以骑从，辇所购金帛随之，夸徇四境。盗闻，多出自首。巩外视章显，实欲携贰其徒，使之不能复合也。自是外户不闭。河北发民浚河，调及它路，齐当给夫二万。县初按籍三丁出夫一，巩括其隐漏，至于九而取一，省费数倍。又弛无名渡钱，为桥以济往来。徙传舍，自长清抵博州，以达于魏，凡省六驿，人皆以为利。徙襄州、洪州。会江西岁大疫，巩命县镇亭传，悉储药待求，军民不能自养者，来食息官舍，资其食饮衣衾之具，分医视诊，书其全失、多寡为殿最。师征安南，所过州为万人备。他吏暴诛亟敛，民不堪。巩先期区处猝集，师去，市里不知。加直龙图阁、知福州。南剑将乐盗廖恩既赦罪出降，余众溃复合，阴相结附，旁连数州，尤桀者呼之不至，居人惶恐。巩以计罗致之，继自归者二百辈。福多佛寺，僧利其富饶，争欲为主守，赍请公行。巩俾其徒相推择，识诸籍，以次补之。授帖于府庭，却其私谢，以绝左右徼求之弊。福州无职田，岁鬻园蔬收其直，自入常三四十万。巩曰：“太守与民争利，可乎？”罢之。后至者亦不复取也。

徙明、亳、沧三州。巩负才名，久外徙，世颇谓偃蹇不偶。一时后生辈锋出，巩视之泊如也。过阙，神宗召见，劳问甚宠，遂留判三班院。上疏议经费，帝曰：“巩以节用为理财之要，世之言理财者，未有及此。”帝以《三朝》、《两朝国史》各自为书，将合而为一，加巩史馆修撰，专典之，不以大臣监总，既而不克成。会官制行，拜中书舍人。时自三省百职事，选授

一新，除书日至十数，人人举其职，于训辞典约而尽。寻掌延安郡王牒奏。故事命翰林学士，至是特属之。甫数月，丁母艰去。又数月而卒，年六十五。

巩性孝友，父亡，奉继母益至，抚四弟、九妹于委废单弱之中，宦学昏嫁，一出其力。为文章，上下驰骋，愈出而愈工，本原《六经》，斟酌于司马迁、韩愈，一时工作文词者，鲜能过也。少与王安石游，安石声誉未振，巩导之于欧阳修，及安石得志，遂与之异。神宗尝问：“安石何如人？”对曰：“安石文学行义，不减扬雄，以吝故不及。”帝曰：“安石轻富贵，何吝也？”曰：“臣所谓吝者，谓其勇于有为，吝于改过耳。”帝然之。吕公著尝告神宗，以巩为人行义不如政事，政事不如文章，以是不大用云。弟布，自有传，幼弟肇。

肇字子开，举进士，调黄岩簿，用荐为郑州教授，擢崇文校书、馆阁校勘兼国子监直讲、同知太常礼院。太常自秦以来，礼文残缺，先儒各以臆说，无所稽据。肇在职，多所厘正。亲祠皇地祇于北郊，盖自肇发之，异论莫能夺其议。

兄布以论市易事被责，亦夺肇主判。滞于馆下，又多希旨窥伺者，众皆危之，肇恬然无愠。曾公亮薨，肇状其行，神宗览而嘉之。迁国史编修官，进吏部郎中，迁右司，为《神宗实录》检讨。元祐初，擢起居舍人。未几，为中书舍人。论叶康直知秦州不当，执政讶不先白，御史因攻之。肇求去，范纯仁语于朝曰：“若善人不见容，吾辈不可居此矣。”力为之言，乃得释。

门下侍郎韩维奏范百禄事，太皇太后以为谗毁，出守邓。肇言：“维为朝廷辨邪正是非，不可以疑似逐。”不草制。谏议大夫王觜，以论胡宗愈，出守润，肇言：“陛下寄腹心于大臣，寄耳目于台谏，二者相须，阙一不可。今觜论执政即去之，

是爱腹心而涂耳目也。”帝悟，加觐直龙图阁。

太皇受册，诏遵章献故事，御文德殿。肇言：“天圣初，两制定议受册崇政，仁宗特改焉，此盖一时之制。今帝述仁宗故事，以极崇奉孝敬之诚，可谓至矣。臣窃谓太皇当于此时特下诏扬帝孝敬之诚，而固执谦德，屈从天圣两制之议，止于崇政，则帝孝愈显，太皇之德愈尊矣。”坤成节上寿，议令百官班崇政。肇又言：“天圣三年，近臣班殿廷，百官止请内东门拜表。至九年，始御会庆。今太皇盛德，不肯自同章献，宜如三年之制。”并从之。

四年，春旱，有司犹讲春宴。肇同彭汝砺上疏曰：“天菑方作，正君臣侧身畏惧之时。乃相与饮食燕乐，恐无以消复天变。”翼日，有旨罢宴。蔡确贬新州，肇先与汝砺相约极论。会除给事中，汝砺独封还制书，言者谓肇卖友，略不自辨。以宝文阁待制知颍州，徙邓、齐、陈州、应天府。

七年，入为吏部侍郎。肇在礼院时，启亲祠北郊之议。是岁当郊，肇坚抗前说，既而合祭天地，乃自劾，改刑部。请不已，出知徐州，徙江宁府。帝亲政，更用旧臣，数称肇议礼，趣入对。肇言：“人主虽有自然之圣质，必赖左右前后得人，以为立政之本。宜于此时选忠信端良之士，置诸近班，以参谋议，备顾问。与夫深处法宫，亲近哲御，其损益相去万万矣。”贵近恶其语，出知瀛州，与兄布易地。时方治实录讥讪罪，降为滁州。稍复集贤殿修撰。历泰州、海州。徽宗即位，复召为中书舍人。

日食四月朔，当降诏求言。肇具述帝旨，诏下，投匭者如织。章惇恶之，欲因事去肇，帝不听。元祐臣僚被谴者，咸以赦恩甄叙。肇请并录死者，作训词，哀厚惻怛，读者为之感怆。迁翰林学士兼侍读。谏官陈瓘、给事中龚原以言得罪，无

敢救，肇极力论解。时论者谓元祐、绍圣，均为有失，兄布传帝命，使肇作诏谕天下。肇见帝言：“陛下思建皇极，以消弭朋党，须先分别君子小人，赏善罚恶，不可偏废。”开说备至。已而诏从中出。布之拜相，肇适当制，国朝学士弟草兄制，唯韩维与肇，为衣冠荣。建中靖国元年，太史奏日又当食四月。肇请对言：“比岁日食正阳，咎异章著。陛下简俭清净之化，或衰于前；声色服玩之好，或萌于心；忠邪贤不肖，或有未辨；赏庆刑威，或有未当。左右阿谀，壅蔽矫举，民冤失职，郁不得伸。此宜反覆循省，痛自克责，以塞天变。”言发涕下，帝悚然顺纳。

兄布在相位，引故事避禁职，拜龙图阁学士、提举中太一宫。未几，出知陈州，历太原、应天府、扬定二州。崇宁初，落职，谪知和州，徙岳州，继贬濮州团练副使，安置汀州。四年，归润而卒，年六十一。

自熙宁以来四十年，大臣更用事，邪正相轧，党论屡起，肇身更其间，数不合。兄布与韩忠彦并相，日夕倾危之。肇既居外，移书告之曰：“兄方得君，当引用善人，翊正道，以杜悖、卜复起之萌。而数月以来，所谓端人吉士，继迹去朝，所进以为辅佐、侍从、台谏，往往皆前日事悖、卜者。一旦势异今日，必首引之以为固位计，思之可为恸哭。比来主意已移，小人道长。进则必论元祐人于帝前，退则尽排元祐者于要路。异时悖、卜纵未至，一蔡京足以兼二人，可不深虑。”布不能从。未几，京得政，布与肇俱不免。

肇天资仁厚，而容貌端严。自少力学，博览经传，为文温润有法。更十一州，类多善政。绍兴初，谥曰文昭。子统，至左谏议大夫。

论曰：刘敞博学雄文，邻于邃古，其为考功，仁宗赐夏竦

谥，上疏争之，以为人主不可侵臣下之官；及奉诏定乐，中贵预列，又谏曰：“臣惧为袁盎所笑。”此岂事君为容悦者哉。分女虽疏隗，文埒于敞。奉世克肖，世称“三刘”。曾巩立言于欧阳修、王安石间，纡徐而不烦，简奥而不晦，卓然自成一派，可谓难矣。肇以儒者而有能吏之才。宋之中叶，文学法理，咸精其能，若刘氏、曾氏之家学，盖有两汉之风焉。

## 列传第七十九

蔡襄 吕溱 王素 从子靖 从孙震 余靖 彭思永 张存

蔡襄，字君谟，兴化仙游人。举进士，为西京留守推官、馆阁校勘。范仲淹以言事去国，余靖论救之，尹洙请与同贬，欧阳修移书责司谏高若讷，由是三人者皆坐谴。襄作《四贤一不肖诗》，都人士争相传写，鬻书者市之，得厚利。契丹使适至，买以归，张于幽州馆。

庆历三年，仁宗更用辅相，亲擢靖、修及王素为谏官，襄又以诗贺，三人列荐之，帝亦命襄知谏院。襄喜言路开，而虑正人难久立也。乃上疏曰：“朝廷增用谏臣，脩、靖、素一日并命，朝野相庆。然任谏非难，听谏为难；听谏非难，用谏为难。三人忠诚刚正，必能尽言。臣恐邪人不利，必造为御之之说。其御之之说不过有三，臣请为陛下辨之。一曰好名。夫忠臣引君当道，论事唯恐不至，若避好名之嫌无所陈，则土木之人，皆可为矣。二曰好进。前世谏者之难，激于忠愤，遭世昏乱，死犹不辞，何好进之有？近世奖拔太速，但久而勿迁，虽死是官，犹无悔也。三曰彰君过。谏争之臣，盖以司过举耳，人主听而行之，足以致从谏之誉，何过之能彰。至于巧者亦然，事难言则暗而不言，择其无所忤者，时一发焉，犹或不行，则退而曰吾尝论某事矣，此之谓好名。默默容容，无所愧耻，躐资累级，以挹显仕，此之谓好进。君有过失，不救之于未然，

传之天下后世，其事愈不可掩，此之谓彰君过。愿陛下察之，毋使有好谏之名而无其实。”

时有旱蝗、日食、地震之变，襄以为：“灾害之来，皆由人事。数年以来，天戒屡至。原其所以致之，由君臣上下皆阙失也。不颀听断，不揽威权，使号令不信于人，恩泽不及于下，此陛下之失也。持天下之柄，司生民之命，无嘉谋异画以矫时弊，不尽忠竭节以副任使，此大臣之失也。朝有敝政而不能正，民有疾苦而不能去，陛下宽仁少断而不能规，大臣循默避事而不能斥，此臣等之罪也。陛下既有引过之言，达于天地神祇矣，愿思其实以应之。”疏出，闻者皆悚然。

进直史馆，兼修起居注，襄益任职论事，无所回挠。开宝浮图灾，下有旧瘞佛舍利，诏取以入，宫人多灼臂落发者。方议复营之，襄谏曰：“非理之福，不可徼幸。今生民困苦，四夷骄慢，陛下当修人事，奈何专信佛法？或以舍利有光，推为神异，彼其所居尚不能护，何有于威灵。天之降灾，以示儆戒，顾大兴功役，是将以人力排天意也。”

吕夷简平章国事，宰相以下就其第议政事，襄奏请罢之。元昊纳款，始自称“兀卒”，既又译为“吾祖”。襄言：“‘吾祖’犹云‘我翁’，慢侮甚矣。使朝廷赐之诏，而亦曰‘吾祖’，是何等语邪？”

夏竦罢枢密使，韩琦、范仲淹在位，襄言：“陛下罢竦而用琦、仲淹，士大夫贺于朝，庶民歌于路，至饮酒叫号以为欢。且退一邪，进一贤，岂遂能关天下轻重哉？盖一邪退则其类退，一贤进则其类进。众邪并退，众贤并进，海内有不泰乎！虽然，臣切忧之。天下之势，譬犹病者，陛下既得良医矣，信任不疑，非徒愈病，而又寿民。医虽良术。不得尽用，则病且日深，虽有和、扁，难责效矣。”

保州卒作乱，推懦兵十余辈为首恶，杀之以求招抚。襄曰：“天下兵百万，苟无诛杀决行之令，必开骄慢暴乱之源。今州兵戕官吏、闭城门，不能讨，从而招之，岂不为四方笑。乞将兵入城，尽诛之。”诏从其议。

以母老，求知福州，改福建路转运使，开古五塘溉民田，奏减五代时丁口税之半。复修起居注。唐介击宰相，触盛怒，襄趋进曰：“介诚狂愚，然出于进忠，必望全贷。”既贬春州，又上疏以为此必死之谪，得改英州。温成后追册，请勿立忌，而罢监护园陵官。

进知制诰，三御史论梁适解职，襄不草制。后每除授非当职，辄封还之。帝遇之益厚，赐其母冠帔以示宠，又亲书“君谟”两字，遣使持诏予之。迁龙图阁直学士、知开封府。襄精吏事，谈笑剖决，破奸发隐，吏不能欺。以枢密直学士再知福州。郡士周希孟、陈烈、陈襄、郑穆以行义著，襄备礼招延，诲诸生以经学。俗重凶仪，亲亡或秘不举，至破产饭僧，下令禁止之。徙知泉州，距州二十里万安渡，绝海而济，往来畏其险。襄立石为梁，其长三百六十丈，种蛎于础以为固，至今赖焉。又植松七百里以庇道路，闽人刻碑纪德。

召为翰林学士、三司使，较天下盈虚出入，量力以制用。划剔蠹敝，簿书纪纲纤悉皆可法。

英宗不豫，皇太后听政，为辅臣言：“先帝既立皇子，宦妾更加荧惑，而近臣知名者亦然，几败大事，近已焚其章矣。”已而外人遂云襄有论议，帝闻而疑之。会襄数谒告，因命择人代襄。襄乞为杭州，拜端明殿学士以往。治平三年，丁母忧。明年卒，年五十六。赠吏部侍郎。

襄工于书，为当时第一，仁宗尤爱之，制《元舅陇西王碑文》命书之。及令书《温成后父碑》，则曰：“此待诏职耳。”

不奉诏。于朋友尚信义，闻其丧，则不御酒肉，为位而哭。尝饮会灵东园，坐客误射矢伤人，遽指囊。他日帝问之，再拜愧谢，终不自辨。

蔡京与同郡而晚出，欲附名阀，自谓为族弟。政和初，襄孙佃廷试唱名，居举首，京侍殿上，以族孙引嫌，降为第二，佃终身恨之。乾道中，赐襄谥曰忠惠。

吕溱，字济叔，扬州人。进士第一。通判亳州，直集贤院，同修起居注。坐预进奏院宴饮，出知蕲、楚、舒三州。复修起居注。

侂智高寇岭南，诏奏邸毋得辄报。溱言：“一方有警，使诸道闻之，共得为备。今欲人不知，此何意也。”进知制诰，又出知杭州，入为翰林学士。疏论宰相陈执中奸邪，仁宗还其疏。溱曰：“以口舌论人，是阴中大臣也。愿出以示执中，使得自辨。”未几，执中去，溱亦以侍读学士知徐州，赐宴资善堂，遣使谕曰：“此特为卿设，宜尽醉也。”诏自今由经筵出者视为例。

徙成德军，时方开六塔河，宰相主其议。会地震，溱请罢之，以答天戒。溱奢侈自放，简忽于事。与都转运使李参不相能，还，判流内铨，参劾其借官鞠作酒，以私货往河东贸易，及违式受馈贐，事下大理议。溱乃未尝受，而外廷纷然谓溱有死罪。帝知其过轻，但贬秩，知和州。御史以为未抵罪，分司南京。起知池州、江宁府，复集贤院学士，加龙图阁直学士、知开封府。

时为京尹者比不称职，溱精识过人，辨讼立断，豪恶敛迹。尝以职事对，神宗察其有疾色，勉以近医药，已而果病。改枢密直学士、提举醴泉观，遂卒，年五十五。赠礼部侍郎。帝悼念之，诏中书曰：“溱立朝最孤，知事君之节，绝迹权贵，故

中废十余年，人无言者。方擢领要剧，而奄忽沦亡，家贫子幼，遭此大祸，必至狼狈。宜优给赙礼，官庀其葬，以厉臣节。”敕其妇兄护丧归。

溱开敏，善议论，一时名辈皆推许。然自贵重，在杭州接宾客，不过数语，时目为“七字舍人”云。

王素，字仲仪，太尉旦季子也。赐进士出身，至屯田员外郎。御史中丞孔道辅荐为侍御史。道辅贬，出知鄂州。仁宗思其贤，擢知谏院。素方壮年，遇事感发。尝言：“今中外无名之费，倍蓰于前，请省其非急者。”适皇子生，将进百僚以官，惠诸军以赏。素争曰：“今西夏畔涣，契丹要求，县官之须，且日急矣。宜留爵秩以赏战功，储金缿以佐边费。”议遂已。

京师旱，素请帝祷于郊，帝曰：“太史言月二日当雨，今将以旦日出祷。”素曰：“臣非太史，然度是日必不雨。帝问故，曰：“陛下知其且雨而祷之，应天不以诚，故臣知不雨。”帝曰：“然则明日诣醴泉观。”素曰：“醴泉之近，犹外朝耳，岂惮暑不远出邪？”帝悚然。更诏诣西太一宫，谏官故不在属车间，乃命素扈从。日甚炽，埃氛翳空，比舆驾还，未薄城，天大雷电而雨。

王德用进二女子，素论之，帝曰：“朕真宗皇帝之子，卿王旦之子，有世旧，非他人比也。德用实进女，然已事朕左右，奈何？”素曰：“臣之忧正恐在左右尔。”帝动容，立命遣二女出。赐素银绯，擢天章阁待制、淮南都转运按察使。时新置按察，类多以苛为明。素独不撻细故，即有贪刻，必绳治穷竟，以故下吏爱而畏之。改知渭州，坐市木河东有扰民状，降华州，又夺职徙汝。俄悉还其故，迁龙图阁直学士。

初，原州蒋偕建议筑大虫巉堡，宣抚使听之。役未具，敌伺间要击，不得成。偕惧来归死。素曰：“若罪偕，乃是堕敌

计。”责偕使毕力自效。总管狄青曰：“偕往益败，不可遣。”素曰：“偕败则总管行，总管败，素即行矣。”青不敢复言，偕卒城而还。以枢密直学士知开封府。至和秋，大雨，蔡河裂，水入城。诏军吏障朱雀门，素曰：“皇上不豫，兵民庐舍多覆压，众心怵怵然，奈何更塞门以动众。”违诏止其役，水亦不害。

出知定州、成都府。先是，牙校岁输酒坊钱以供厨传，日加厚，输者转困。素一切裁约之。铁钱布满两蜀，而鼓铸不止，币益轻，商贾不行，命罢铸十年，以权物价。凡为政，务合人情，蜀人纪其目，号曰“王公异断”。复知开封。素以三公子少知名，出入侍从将帅，久颇鞅鞅，厌倦剧烦，事多鹵莽不治，盗贼数发。御史纠其过，出知许州。

治平初，夏人寇静边砦。召拜端明殿学士，复知渭州，于是三镇、泾原蕃夷故老皆欢贺，比至，敌解去。拓渭西南城，浚隍三周，积粟支十年。属羌奉土地来献，悉增募弓箭手。行陈出入之法，身自督训。其居旧穿土为室，寇至，老幼多焚死，为筑八堡使居之。其从领于两巡检，人莫得自便。素曰：“是岂募民兵意邪？”听散耕田里，有警则聚，故士气感奋，精悍他道莫及。尝宴堂上，边民传寇至，惊入城。诸将曰：“使奸人亦从而入，将必为内应，合拒勿内。”素曰：“若拒之东去，关中必摇。吾在此，敌必不敢犯我，此当有奸言。”乃下令：“敢称寇至者斩。”有顷，候骑从西来，人传果妄，诸将皆服其明。

换澶州观察使、知成德军，改青州观察使。熙宁初。还，以学士知太原府。汾河大溢，素曰：“若坏平晋，遂灌州城矣。”亟命具舟楫，筑堤以捍之。一夕，水骤至，人赖以安。入知通进、银台司，转工部尚书，仍故职致仕。故事，虽三公致仕，

亦不带职。朝廷方新法制，素首以学士就第。卒，年六十七，谥曰懿敏。子巩，从子靖，从孙震。

巩有隼才，长于诗，从苏轼游。轼守徐州，巩往访之，与客游泗水，登魁山，吹笛饮酒，乘月而归。轼待之于黄楼上，谓巩曰：“李太白死，世无此乐三百年矣。”轼得罪，巩亦窜宾州。数岁得还，豪气不少挫。后历宗正丞，以跌荡傲世，每除官，辄为言者所议，故终不显。

靖字詹叔，蚤孤，自力于学，好讲切天下利害。以祖荫历通判阆州、知滁州，主管北京御史台。契丹数遣横使来，靖疏言：“彼利中国赐遗，挟虚声以济其欲，渐不可长，宜有以折之。”又请复明经科，加试贡士以策，观其所学，稍变声律之习。

擢利州路转运判官，提点陕西刑狱。乡户役于州县者，优则愿久留，劳则欲亟去，吏得权其迟速。靖一以岁月遣代，遂为令。徙河东长子县。贼杀人，捕治十数辈，不得实，皆释去。靖阅其牒曰：“此真盗也。”教吏曲折讯囚，果服罪。为开封府推官。曹、濮盗害，官吏久不获，靖受诏督捕，成擒者十八九。因言盗之不戢，由大姓为囊橐，请并坐之，著为令。

徙广南转运使。熙宁初，广人讹言交趾且至，老幼入保。事闻，中外以为忧。神宗曰：“王靖在彼，可无念。”即拜太常少卿、直昭文馆、知广州。居二年，入为度支副使，卒。

子古，字敏仲，第进士。熙宁中，为司农主簿，使行淮、浙振旱菑，究张若济狱，劾转运使王廷老、张靓失职，皆罢之。连提举四路常平，王安礼欲用为太常丞，神宗谓古好异论，止以为博士。加上仁宗、英宗谥，因升祔四后，初议不发册，古言：“发册之礼，虽为祔庙节文，而升祔之重，乃由册而后显。今既行升祔，则礼不可废。”乃诏用竹册。又定诸神祠封额、

爵号之序。

出为湖南转运判官，提点淮东刑狱，历工部、吏部、右司员外郎，太府少卿。奉使契丹，异时北使所过，凡供张悉贷于民，古请出公钱为之，民得不扰。绍圣初，迁户部侍郎，详定役法，与尚书蔡京多不合。京言：“臣欲用元丰人额雇直，而古乃用司马光法。”诏徙古兵部，寻以集贤殿修撰为江、淮发运使，进宝文阁待制、知广州。言者论其常指平岁为凶年，妄散邦财，夺职知袁州。

徽宗立，复拜户部侍郎，迁尚书。与御史中丞赵挺之偕领放欠，挺之言：“古蠲除太多，欲尽倾天下之财，不可用。”遂改刑部。攻不已，以宝文阁直学士知成都。堕崇宁党籍，责衡州别驾，安置温州。复朝散郎，寻卒。

震字子发，以父任试铨优等，赐及第。上诸路学制，神宗称其才。以习学中书刑房公事，遂为检正。预修条例，加馆阁校勘，检正孔目吏房。

元丰官制行，震与吴雍从辅臣执笔入记上语，面授尚书右司员外郎，使自书除目，举朝荣之。兼修《市易敕》，帝谕之曰：“朝廷造法，皆本先王之制，推行非人，故不能善后。且以钱贷民，有不能偿，辄籍其家，岂善政也。宜计其负几何，悉捐之。”震顿首奉诏。

进起居舍人，使行西边，还为中书舍人。元祐初，迁给事中，御史王岩叟劾之，以龙图阁待制知蔡州，历五郡。绍圣初，复为给事中，权吏部尚书，拜龙图阁直学士、知开封府。

震与章惇皆吕惠卿所荐，而素不相能。府奏狱空，哲宗疑不实。震谓惇抑已，于是颖昌盖渐有讼，许赂惇子弟，震捕渐掠治，颇得踪迹。惇惧，以狱付大理，而徙震为枢密都承旨，遂坐折狱滋蔓、倾摇大臣，夺职知岳州，卒。

余靖，字安道，韶州曲江人。少不事羁检，以文学称乡里。举进士起家，为赣县尉，试书判拔萃，改将作监丞、知新建县，迁秘书丞。数上书论事，建言班固《汉书》舛谬，命与王洙并校司马迁、范曄二史。书奏，擢集贤校理。

范仲淹贬饶州，谏官御史莫敢言。靖言：“仲淹以刺讥大臣重加谴谪，倘其言未合圣虑，在陛下听与不听耳，安可以为罪乎？汲黯在廷，以平津为多诈；张昭论将，以鲁肃为粗疏。汉皇、吴主熟闻訾毁，两用无猜，岂损令德。陛下自亲政以来，屡逐言事者，恐钳天下口，不可。”疏入，落职监筠州酒税。尹洙、欧阳修亦以仲淹故，相继贬逐，靖繇是益知名。徙监泰州税，知英州，迁太常博士，复为校理、同知礼院。

庆历中，仁宗锐意欲更天下敝事，增谏官员，使论得失，以靖为右正言。时四方盗贼窃发，州郡不能制。靖言：“朝廷威制天下在赏罚，今官吏弛事，群盗蜂起，大臣齷齪守常，不立法禁，可为国家忧也。请严捕贼赏罚，及定为贼劫质、亡失器甲除名追官之法。”

司天言太白犯岁星，又犯执法。靖上疏请责躬修德，以谢天变。使契丹，辞日，以所奏事书笏，各举一字为目，凡数十事。帝顾见之，命悉条奏，日几昃，乃罢。进修进居注。开宝寺灵感塔灾，复上疏言：“五行之占，本是灾变，朝廷所宜诫惧，以答天意。闻尝诏取旧瘞舍利入禁中阅视，道路传言，舍利在内廷有光怪，窃恐巧佞之人，推为灵异，惑乱视听，再图营造。臣闻帝王之道，能勤俭厥德，感动人心，则虽有危难，后必安济。今自西垂用兵，国帑虚竭，民亡储蓄，十室九空。陛下若勤劳罪己，忧人之忧，则四民安居，海内蒙福。如不恤民病，广事浮费，奉佛求福，非天下所望也。若以舍利经火不坏，遽为神异，即本在土中，火所不及。若言舍利皆能出光怪，

必有神灵凭之，此妄言也。且一塔不能自卫，为火所毁，况藉其福以庇民哉？”

靖在职数言事，尝论夏竦奸邪，不可为枢密使；王举正不才，不宜在政府；狄青武人，使之独守渭州，恐败边事；张尧佐以修媛故，除提点府界公事，非政事之美，且郭后之祸，起于杨、尚，不可不监。太常博士王翼西京治狱还，赐五品服，靖曰：“治狱而锡服，外人不知，必以为翼深文重法，能希陛下意，以取此宠，所损非细事也。尝有工部郎中吕觉以治狱赐对，祈易章绶，陛下谕之曰：‘朕不欲因鞫囚与人恩泽。’觉退以告臣，臣尝书之起居注。陛下前日谕觉是，则今日赐翼非矣。是非与夺之间，贵乎一体。小人望风希进，无所不至，幸陛下每于事端，抑其奔竞。”其说多见纳用。

会西鄙厌兵，元昊请和，议增岁赐。靖言：“景德中，契丹举国兴师，直抵澶渊，先帝北征渡河，止捐金缯三十万与之。今元昊战虽累胜，皆由将帅轻敌易动之故。数年选将练兵，始知守战之备，而锐意解仇，所予至二十六万。且戎事有机，国力有限，失之于始，虽悔何追。夫以景德之患，近在封域之内，而岁赐如彼；今日之警，远在边鄙之外，而岁赐如此。若元昊使还，益有所许，契丹闻之，宁不生心？无厌之求，自此始矣。倘移西而备北，为祸更深。但思和与不和，皆有后患，则不必曲意俯徇，以贻国羞。”擢知制诰。

元昊既归款，朝廷欲加封册，而契丹以兵临西境，遣使言：“为中国讨贼，请止毋和。”朝议难之。会靖数言契丹挟诈，不可轻许，即遣靖往报，而留夏国封策不发。靖至契丹，卒屈其议而还。朝廷遂发夏册，臣元昊。西师既解严，北边亦无事。靖三使契丹，亦习外国语，尝为番语诗，御史王平等劾靖失使者体，出知吉州。靖为谏官时，尝劾奏太常博士茹孝标不孝，

匿母丧，坐废。靖既失势，孝标诣阙言靖少游广州，犯法受榜。靖闻之不自得，求侍养去。改将作少监，分司南京，居曲江。已而授左神武军大将军、雅州刺史、寿州兵马钤辖，辞不就。再迁卫尉卿、知虔州，丁父忧去。

侂智高反邕州，乘胜掠九郡，以兵围广州。朝廷方顾南事，就丧次起靖为秘书监、知潭州，改桂州，诏以广南西路委靖经制。智高西走邕州，靖策其必结援交趾，而胁诸峒以自固，乃约李德政会兵击贼于邕州，备万人粮以待之；而诏亦给缗钱二万助德政兴师，且约贼平更赏以缗钱二万。又募侂、黄诸姓酋长，皆縻以职，使不与智高合。既而朝廷遣狄青、孙沔将兵共讨贼。青却交趾，援兵不用，贼平。就迁靖给事中。御史梁茜言赏薄，又迁尚书工部侍郎。初，青兵未至前，戒部将勿战。靖迫钤辖陈曙出斗，败走。青至，按军法斩曙及指使袁用等于坐，靖瞿然起拜。及诸将班师，独留靖广西，遣人入特磨道擒智高母子弟三人，生致之阙下。加集贤院学士，徙知潭州，又徙青州。

交趾蛮申绍泰寇邕州，杀五巡检。以靖安抚广西，至则召交趾用事臣费嘉祐诘问之，嘉祐至，给以近边种落相侵报，误犯官军，愿悉推治，还所掠及械罪人以自赎。靖信之，厚谢遣去，嘉祐遂归，不复出。

知广州，官至工部尚书，代归，卒。三司使蔡襄为靖言，特赠刑部尚书，谥曰襄。靖尝梦神人告以所终官而死秦亭，故靖常畏西行。及卒，则江宁府秦淮亭也。

彭思永，字季长，庐陵人。第进士，知南海、分宁县，通判睦州。台州大水败城，人多溺，往摄治焉。尽葬死者，作文祭之；民贫不能葺居，为伐木以助之，数月，公私之舍皆具，城筑高于前，而坚亦如之。

知潮州、常州。入为侍御史，论内降授官赏之弊，谓斜封非盛世所当有，仁宗深然之。皇祐祀明堂前一日，有传百官皆进秩者。思永言不宜滥恩，以益侥幸。时张尧佐已贵而犹觊执政，王守忠已受宠而求旄节。思永率同列言之，或曰：“俟命出，未晚也。”思永曰：“先事而言，第得罪尔；命一出，不可止矣。”遂独抗疏曰：“陛下覃此谬恩，岂为天下孤寒哉。不过为尧佐、守忠取悦众人耳。外戚秉政，宦侍用权，非社稷之福也。”帝怒，中丞郭劝、谏官吴奎为之请，乃以泛恩转司封员外郎而解台职，为湖北转运使。

下溪蛮彭仕羲作乱，先移书激骂辰州守。守将讨之，思永按部适至，仕羲惧，遣使迎谢，寝其谋。

加直史馆，为益州路转运使。成都府吏盗公钱，付狱已三岁，出入自如。思永摄府事甫一日，即具狱。民以楮券为市，藏衣带中，盗置刃于爪，捷取之，鲜败者。思永得一人诘之，悉黥其党隶兵间。中使岁祠峨眉，率留成都陪珍玩，价直数百万钱，悉出于民。思永脔其三之一，使怒去，而不能有所中伤也。

寻为户部副使，擢天章阁待制、河北都转运使、知瀛州。北俗以桑麻为产籍，民惧赋不敢艺，日益贫，思永始奏更之。徙知江宁府。

治平中，召为御史中丞。濮王有称亲之议，言事者争之，皆斥去。思永更上疏极论曰：“濮王生陛下，而仁宗以陛下为嗣，是仁宗为皇考，而濮王于属为伯，此天地大义，生人大伦。如乾坤定位，不可得而变也。陛下为仁庙子，曰考曰亲，乃仁庙也；若更施于濮王，是有二亲矣。使王与诸父夷等，无有殊别，则于大孝之心亦为难安。臣以为当尊为濮国大王，祭告之辞，则曰‘侄嗣皇帝书名昭告于皇伯父’。在王则极尊崇之道，

而于仁庙亦无所嫌矣，此万世之法也。”疏入，英宗感其切至，垂欲施行，而中书持之甚力，卒不果。

神宗即位，御史蒋之奇纠欧阳修阴事，挽思永自助。思永以为帷薄之私，非外人所知，但其首建濮议，违典礼以犯众怒，不宜更在政府。诏问语所从来，思永不肯对，而极陈大臣专恣朋党。乃出知黄州，改太平州。熙宁三年，以户部侍郎致仕，卒，年七十一。

思永仁厚廉恕。为儿时，旦起就学，得金钗于门外，默坐其处。须臾亡钗者来物色，审之良是，即付之。其人欲谢以钱，思永笑曰：“使我欲之，则匿金矣。”始就举，持数钏为资。同举者过之，出而玩，或坠其一于袖间，众相为求索。思永曰：“数止此耳。”客去，举手揖，钏坠于地，众皆服其量。居母丧，窆甚，乡人馈之，无所受。子卫，亦孝谨，以父老，弃官家居十余年，族里称之。

张存，字诚之，冀州人。举进士，为安肃军判官。天禧中，诏铨司以身言书判取士，才得二人，存预其选。改著作佐郎，知大名府朝城县。寇准为守，异待之。御史中丞王曙，屡荐为殿中侍御史，迁侍御史。

仁宗初亲政，罢百官转对，存请复之。又言：“前者曹修古辈同忤旨废黜，布衣林献可因上封事窜恶地，恐自今忠直之言，与夫理乱安危之机，蔽而不达。”因历引周昌、朱云、辛庆忌、辛毗事，以开帝意。历京东陕西、河北、转运使、户部度支副使。西边动兵，以天章阁待制为陕西都转运使。

黄德和之诬刘平也，存奏言：“平与敌接战，自旦至暮，杀伤相当，因德和引却，以致溃败。方贼势甚张，非平搏战，其势必不沮；延州孤垒，非平解围，其城必不守。身既陷没，而不幸又为谗狡所困，边臣自此无复死节矣。”朝廷采其说，

始遣文彦博按治，由是平得直，而德和诛。

元昊求款附，议者犹执攻讨之策。存建言：“兵役不息，生民疲弊。敌既有悛心，虽名号未正，颇羸靡之。”迁龙图阁直学士，知延州。以母老惮行，徙泽州，还为待制。逾年，知成德军，复学士。

契丹与元昊结昏，阴谋相首尾，聚兵塞上而求关南。存言：“河北城久不治，宜留意。”乃以为都运使，尽城诸州。入知开封府，复使河北。王则反，坐失察，降知汀州。

存婿李易女之弟李教，因醉为妖言，事觉自缢死。或言教不死，在贝州，父母私属以存故得免。御史案验无状，犹夺职知池州，又徙郴。久之，乃复职，以吏部侍郎致仕，凡十五年，积迁礼部尚书。

存性孝友，尝为蜀郡，得奇缁文锦以归，悉布之堂上，恣兄弟择取。常曰：“兄弟，手足也；妻妾，外舍人耳。奈何先外人而后手足乎？”收恤宗属，嫁聘穷嫠，不使一人失所。家居矜庄，子孙非正衣冠不见。与宾友燕接，垂足危坐终日，未尝倾倚。枣强河决，势逼冀城，或劝使他徙，曰：“吾家，众所望也，苟轻举动，使一州吏民何以自安。”讫不徙。卒，年八十八，谥恭安。

论曰：蔡襄、王素、余靖，皆昭陵贤御史也。襄数论治体，推韩琦、范仲淹之贤。素请罢不急之赏，论仁宗纳二女子为非。靖黜夏竦、王举正为不可用。盖仁宗锐于求治，数君子提纲振纪而扶持之，卒成庆历之治，良有以也。夫襄精于民事，吏不敢欺；靖用兵蛮徼，卒收功名；素在西边多惠政，其尹开封，虽颇厌烦剧，再为渭州，边民老幼，至相率称贺，其惠之在民者，深矣哉。若吕溱论陈执中，则不欲以口舌中人。彭思永名士，能识程颐之贤，而不能容欧阳修之刚；蒋之奇之诬，竟坐

是黜，士论憾之。刘平之死，众莫敢言，张存独处而明之。使忠义之气，死而复生，较之诸人，亦无忝焉。

## 列传第八十

郑獬 陈襄 钱公辅 孙洙 丰稷 吕诲 刘述 刘琦  
钱顛 郑侠

郑獬，字毅夫，安州安陆人。少负俊材，词章豪伟峭整，流辈莫敢望。进士第一。通判陈州，入直集贤院、度支判官、修起居注、知制诰。

英宗即位，治永昭山陵，悉用乾兴制度。獬言：“今国用空乏，近者赏军，已见横敛，富室嗟怨，流闻京师。先帝节俭爱民，盖出天性，凡服用器玩，极于朴陋，此天下所共知也。而山陵制度，乃欲效乾兴最盛之时，独不伤俭德乎？愿饬有司，损其名数。”又言：“天子初即位，郡国驰表称贺，例官其人，此出五代余习，因仍未改。今庶官猥众，充溢铨曹。况前日群臣进官，已布维新之泽，不须复行此恩，以开侥幸。”皆不报。又上疏言：“陛下初临御，恭默不言，所与共政者七八大臣而已，焉能尽天下之聪明哉？愿申诏中外，许令尽言，有可采录，召与之对。至于臣下进见，访以得失，虚心求之，必能有益治道。”帝嘉纳之。时诏诸郡敦遣遗逸之士，至则试之秘阁，命以官。颇有谬举者，众论喧哗，旋即废罢。獬言：“古之荐士，以谓拔十得五，犹得其半；况今所失未至十五，而遽以浮言废之，可乎？愿复此科，使豪俊无遗滞之叹。”未及行，出知荆南。治平中，大水求言，獬上疏曰：“陛下侧身思咎，念有以消复之，不知求忠言者，将欲用之邪，抑但举故事邪？观前世

之君，因变异以求谏者甚众，及考其实，则能用其言而载于行事者，盖亦鲜矣。今诏发天下忠义之士，必有极其所蕴，以荐诸朝，一日万机，势未能尽览，不过如平时下之中书、密院，至于无所行而后止。如是则与前世之为空言者等尔。谓宜选官置属，掌所上章，与两府近臣从容讲贯，可则行之，否则罢之，有疑焉，则广询而决之。群臣得而众事举，此应天之实也。天下之进言也甚难，而上之受言也常忽。愿陛下采群臣之章疏，容而听之，史册大书，以为某年大水，诏求直言，用某人之辞而求某事，以出夫前世之为空言者，无令徒挂墙壁为虚文而已。”还，判三班院。

神宗初，召獬夕对内东门，命草吴奎知青州及张方平、赵抃参政事三制，赐双烛送归舍人院，外廷无知者。遂拜翰林学士。朝廷议纳横山，獬曰：“兵祸必起于此。”已而种谔取绥州，獬言：“臣窃见手诏，深戒边臣无得生事。今乃特尊用变诈之士，务为掩袭，如战国暴君之所尚，岂帝王大略哉！谔擅兴，当诛。”又请因谅祚告哀，遣使立其嗣子，识者韪之。

权发遣开封府。民喻兴与妻谋杀一妇人，獬不肯用按问新法，为王安石所恶，出为侍读学士、知杭州。御史中丞吕诲乞还之，不听。未几，徙青州。方散青苗钱，獬言：“但见其害，不忍民无罪而陷宪网。”引疾祈闲，提举鸿庆宫，卒，年五十一。家贫子弱，其柩藁殡僧屋十余年，滕甫为安州，乃克葬。

陈襄，字述古，福州侯官人。少孤，能自立，出游乡校，与陈烈、周希孟、郑穆为友。时学者沉溺于雕琢之文，所谓知天尽性之说，皆指为迂阔而莫之讲。四人者始相与倡道于海滨，闻者皆笑以惊，守之不为变，卒从而化，谓之“四先生”。

襄举进士，调浦城主簿，摄令事。县多世族，以请托肋持为常，令不能制。襄欲稍革其俗，每听讼，必使数吏环立于前。

私谒者不得发，老奸束手。民有失物者，贼曹捕偷儿至，数辈相撑拄，襄语之曰：“某庙钟能辨盗，犯者扞之辄有声，余则否。”乃遣吏先引以行，自率同列诣钟所祭祷，阴涂以墨，而以帷蔽之。命群盗往扞，少焉呼出，独一人手无所污，扣之，乃为盗者；盖畏钟有声，故不敢触，遂服罪。

知河阳县，始教民种稻。富弼为郡守，一见即礼遇之。襄留意教化，进县子弟于学。或谗之于弼，谓其诱邑子以资过客，弼疑焉。人劝毁学舍以塞谤，不听。久之，弼以语襄，襄曰：“自反而缩，虽千万人往矣。公苟有惑志，何名知己，”益讲说不少懈。弼由是愈益奇之，及入相，荐为秘阁校理、判祠部。译经僧死，遗表度十僧，列子庙三年度一道士，皆抑不行。

知常州，运渠横遏震泽，积水不得北入江，为常、苏二州病。襄度渠之丈尺与民田步亩，定其数，授以浚法。未几，遂削望亭古堰，水不复积。入为开封府推官、盐铁判官。神宗立，奉使契丹，以设席小异于常，不即坐。契丹移檄疆吏，坐出知明州。明年，同修起居注，知谏院，改侍御史知杂事。论青苗法不便，曰：“臣观制置司所议，莫非引经以为言，而其实则称贷以取利，事体卑削，貽中外讥笑。是特管夷吾、商鞅之术，非圣世所宜行。望贬斥王安石、吕惠卿以谢天下。”又乞罢韩絳政府，以杜大臣争利而进者，且言韩维不当为中丞，刘述、范纯仁等无罪，宜复官。皆不听，而召试知制诰。襄以言不行，辞不肯试，愿补外。安石欲以为陕西转运使，帝惜其去，留修起居注。襄恳辞，手诏谕之，乃就职。逾年，为知制诰，安石又欲出之，帝不许。寻直学士院，安石益忌之，撻其书诏小失，出知陈州，徙杭州，以枢密直学士知通进、银台司兼侍读，判尚书都省。卒，年六十四，赠给事中。

襄莅官所至，必务兴学校。平居存心以讲求民间利病为急。

既亡，友人刘寻视其篋，得手书累数十幅，盈纸细书，大抵皆民事也。在经筵时，神宗顾之甚厚，尝访人材之可用者。襄以司马光、韩维、吕公著、苏颂、范纯仁、苏轼至于郑侠三十三人对，谓光、维、公著皆股肱心膂之臣，不当久外；谓侠愚直敢言，发于忠义，投窜瘴疠，朝不谋夕，愿使得生还。帝不能尽用。

钱公辅，字君倚，常州武进人。少从胡翼之学，有名吴中。第进士甲科。通判越州，为集贤校理、同判吏部南曹。历开封府推官、户部判官、知明州。循前法以三等差次劳勤，应格者听指酒场以自补，富者足欲而贫得日困，充募益鲜；额有不足，至役乡民，破产不供费。公辅取酒场官鬻之，分轻重以给役者，不复调民。同修起居注，进知制诰。

英宗即位，陈《治平十议》，大要言采民政，分吏课，择守宰，置二府官属。又作《帝问》一篇上之。王畴为翰林学士未久，擢副枢密。公辅谓畴素望浅，不草制。帝以初政用大臣，而公辅格诏，谪为滁州团练使。议者以为重，吕诲等上章救之，不得。逾年，起知广德军。神宗立，拜天章阁待制、知邓州，复知制诰。入见，帝劳苦之，使录《十议》以进，命知谏院。尝至中书白事，富弼谓曰：“上求治如饥渴，正赖君辈同心以济。”公辅曰：“朝廷所为是，天下谁敢不同！所为非，公辅欲同之，不可得已。”

王安石雅与之善，既得志，排异己者，出滕甫郢州。公辅数于帝前言甫不当去。薛向更盐法，安石主其议，而公辅谓向当黜，遂拂安石意，罢谏职，旋出知江宁府。明年，帝欲召还，安石言其助小人为异议，不宜在左右，但徙扬州。以病乞越，改提举崇福观，卒，年五十二。

孙洙，字臣源，广陵人。羁彔能文，未冠擢进士。包拯、

欧阳修、吴奎举应制科，进策五十篇，指陈政体，明白剴切。韩琦读之，太息曰：“恸哭流涕，极论天下事，今之贾谊也。”再迁集贤校理、知太常礼院。

治平中求言，以洙应诏疏时弊要务十七事后多施行，兼史馆检讨、同知谏院，乞增谏员以广言路。凡有章奏，辄焚其稿，虽亲子弟不得闻。王安石主新法，多逐谏官御史，洙知不可，而郁郁不能有所言，但力求补外，得知海州。免役法行，常平使者欲加敛缙钱，以取赢为功，洙力争之。方春旱，发运使调民浚漕渠以通盐舸，洙持之不下，三上奏乞止其役。旱蝗为害，致禱于胸山，澈奠，大雨，蝗赴海死。

寻干当三班院。三班员过万数，功罪籍不明，前后牴牾，吏左右出入，公为欺奸。洙革其甚者八事，定为令。同修起居注，进知制诰。先是，百官迁叙，用一定之词，洙建言：“群臣进秩，事理各异，而同用一词；至或一门之内，数人拜恩，名体散殊，而格以一律。苟从简便，非所以畅王言、重命令也。”诏自今封赠荫补，每大礼一易，他皆随等撰定。

元丰初，兼直学士院。澶州河平，作灵津庙，诏洙为之碑，神宗奖其文。擢翰林学士，才逾月，得疾。时参知政事阙，帝将用之，数遣中使、尚医劳问。入朝期日，洙小愈，在家习肄拜跪，愤不能兴，于是竟卒，年四十九。帝临朝嗟惜，常贖外赐钱五十万。

洙博闻强识，明练典故，道古今事甚有条理。出语皆成章，虽对亲狎者，未尝发一鄙语。文词典丽，有西汉之风。士大夫共以丞辅期之，不幸早世，一时悯伤焉。

丰稷，字相之，明州鄞人。登第，为谷城令，以廉明称。从安焘使高丽，海中大风，檣折，舟几覆，众惶扰莫知所为，稷独神色自若。焘叹曰：“丰君未易量也。”知封丘县，神宗

召对，问：卿昔在海中遭风波，何以不畏？”对曰：“巨浸连天，风涛固其常耳，凭仗威灵，尚何畏！”帝悦，擢监察御史。治参知政事章惇请托事，无所移挠，出惇陈州。徙著作佐郎、吏部员外郎，提点利州、成都路刑狱。

入为殿中侍御史。上疏哲宗曰：“陛下明足以察万事之统，而不可用其明；智足以应变曲当，而不可用其智。顺考古道，二帝所以圣；仪刑文王，成王所以贤。愿以《洪范》为元龟，祖训为宝鉴，一动一言，思所以为则于四海，为法于千载，则教化行，习俗美，而中国安矣。”刘奉世册立夏国嗣子乾顺，而乾顺来贺坤成节，奉世遽出境，稷劾之，奉世以赎论，迁右司谏。扬、荆二王为天子叔父，尊宠莫并，密令蜀道织锦茵。稷于正衙论曰：“二圣以俭先天下，而宗王僭侈，官吏奉承，皆宜纠正。”既退，御史赵几谓曰：“闻君言，使几汗流浹背。”改国子司业、起居舍人，历太常少卿、国子祭酒。车驾幸太学，命讲《书·无逸篇》，赐四品服，除刑部侍郎兼侍讲。元祐八年春，多雪，稷言：“今嘉祥未臻，沴气交作，岂应天之实未充，事天之礼未备，畏天之诚未孚欤？宫掖之臣，有关预政事，如天圣之罗崇勋、江德明，治平之任守忠者欤？愿陛下昭圣德，祇天戒，总正万事，以消灾祥。”帝亲政，召内侍居外者乐士宣等数人。稷言：“陛下初亲万机，未闻登进忠良，而首召近幸，恐上累大德。”

以集贤院学士知颍州、江宁府，拜吏部侍郎，又出知河南府，加龙图阁待制。章惇欲困以道路，连岁亟徙六州。徽宗立，以左谏议大夫召，道除御史中丞。入对，与蔡京遇，京越班揖曰：“天子自外服召公中执法，今日必有高论。”稷正色答曰：“行自知之。”是日，论京奸状，既而陈瓘、江公望皆言之，未能动。稷语陈师锡等曰：“京在朝，吾属何面目居此？”击

之不已，京遂去翰林。又乞辨宣仁诬谤之祸，且言：“史臣以王安石《日录》乱《神宗实录》，今方修《哲宗实录》，愿申饬之。”时宦官渐盛，稷怀《唐书·仇士良传》读于帝前，读数行，帝曰：“已谕。”稷为若不闻者，读毕乃止。

曾布得助嬖昵，将拜相，稷约其僚共论之。俄转工部尚书兼侍读，布遂相。稷谢表有佞臣之语，帝问为谁，对曰：“曾布也。陛下斥之外郡，则天下事定矣。”改礼部。论宋用臣不当赐美谥，不为书敕。哲宗升祔，议功臣配享，稷以为当用司马光、吕公著。或谓二人尝得罪，不可用。稷曰：“止论其有功于时尔，如唐五王岂非得罪于中宗，何嫌于配享？”又言：“陛下以‘建中靖国’纪元，臣谓尊贤纳谏，舍己从人，是谓‘建中’；不作奇技淫巧，毋使近习招权，是谓‘靖国’。以副体元谨始之义。”禁内织锦缘宫帘为地衣，稷言：“仁宗衾褥用黄纆，服御用缣繒，宜守家法。”诏罢之。

稷尽言守正，帝待之厚，将处之尚书左丞，而积忤贵近，不得留，竟以枢密直学士守越。蔡京得政，修故怨，贬海州团练副使、道州别驾，安置台州。除名徙建州，稍复朝请郎。卒，年七十五。建炎中，追复学士，谥曰清敏。

初，文彦博尝品稷为人似赵抃，及赐谥，皆以“清”得名。稷三任言责，每草疏，必密室，子弟亦不得见。退多焚稿，未尝以时政语人。所荐士如张庭坚、马涓、陈瓘、陈师锡、邹浩、蔡肇，皆知名当世云。

论曰：熙宁行新法，轻进少年争趋竞进，老成知务者逡巡引退，何其见几之明耶？獬议论割切，精练民事，青苗法行，獬独幡然求去，至窘迫不堪，弗恤也。襄奋起海隅，屡折不变，学者卒从而化，乃心民事，死犹不已。公辅以忤安石见黜，洙为谏官不能言，至免役取赢，洙方力争，所谓不揣其本者欤！

稷劾蔡京，论司马光、吕公著当配享庙庭，盖亦名侍从也。

吕诲，字献可，开封人。祖端，相太宗、真宗。诲性纯厚，家居力学，不妄与人交。进士登第，由屯田员外郎为殿中侍御史。时廷臣多上章讦人罪，诲言：“台谏官许风闻言事，盖欲广采纳以补阙政。苟非职分，是为侵官。今乃诋斥平生，暴扬暧昧，刻薄之态浸以成风，请下诏惩革。”枢密副使程戡结贵幸，致位政地，诲疏其过，以宣徽使判延州。复上言：“戡以非才罢，不宜更委边任；宣徽使地高位重，非戡所当得也。”兗国公主薄其夫，夜开禁门入诉。诲请并劾阁吏，且治主第宦者罪，悉逐之。御药供奉官四人遥领团练使，御前忠佐当汰复留，诲劾枢密使宋庠阴求援助，徇私紊法。诏罢庠而用陈升之为副使，诲又论之。升之既去，诲亦出知江州，时嘉祐六年也。

上疏请蚤建皇嗣，曰：“窃闻中外臣僚，以圣嗣未立，屡有密疏请择宗人。唯陛下思忠言，奋独断，以遏未然之乱。又闻太史奏，彗躔心宿，请备西北。按《天文志》，心为天王正位，前星为太子，直则失势，明则见祥。今既直且暗，而妖彗乘之，臣恐咎证不独在西北也。自夏及秋，雨淫地震，阴盛之沴，固有冥符。近者宗室之中，讹言事露，流传四方，人心骇惑，窥觊之志，可不防其渐哉！愿为社稷宗庙计，审择亲贤，稽合天意，宸谋已定，当使天下共知。万一有奸臣附会其间，阳为忠实，以缓上心，此为患最大，不可不察也。”仁宗以诲章付中书韩琦，由此定义。

召为侍御史，改同知谏院。英宗不豫，诲请皇太后日命大臣一员，与淮阳王视进药饵。都知任守忠用事久，帝之立非守忠意，数间谍东朝，播为恶言，内外汹惧。海上两宫书，开陈大义，词旨深切，多人所难言者。帝疾小愈，屡言乞亲万几。太后归政，诲言于帝曰：“后辅佐先帝历年，阅天下事多矣。

事之大者，宜关白咨访然后行，示弗敢专。”遂论守忠平生罪恶，并其党史昭锡窜之南方。内臣王昭明等为陕西四路钤辖，专主蕃部。诲言：“自唐以来，举兵不利，未有不自监军者。今走马承受官品至卑，一路已不胜其害，况钤辖乎？”卒罢之。

治平二年，迁兵部员外郎，兼侍御史知杂事。上言：“台谏者，人主之耳目，期补益聪明，以防壅蔽。旧三院御史，常有二十员，而后益衰减，盖执政者不欲主上闻中外之阙失。今台阙中丞，御史五员，惟三人在职，封章十上，报闻者八九。谏官二人，一他迁，一出使，言路壅塞，未有如今日之甚者。窃为陛下羞之。”帝览奏，即命邵必知谏院。

于是濮议起，侍从请称王为皇伯，中书不以为然，诲引义固争。会秋大水，诲言：“陛下有过举而灾沴遽作，惟濮王一事失中，此简宗庙之罚也。”郊庙礼毕，复申前议，七上章，不听；乞解台职，亦不听。遂劾宰相韩琦不忠五罪，曰：“昭陵之土未干，遽欲追崇濮王，使陛下厚所生而薄所继，隆小宗而绝大宗。言者论辨累月，琦犹遂非，不为改正，中外愤郁，万口一词。愿黜居外藩，以慰士论。”又与御史范纯仁、吕大防共劾欧阳修“首开邪议，以枉道说人主，以近利负先帝，陷陛下于过举”。皆不报。已而诏濮王称亲，诲等知言不用，即上还告敕，居家待罪，且言与辅臣势难两立。帝以问执政，修曰：“御史以为理难并立，若臣等有罪，当留御史。”帝犹豫久之，命出御史，既而曰：“不宜责之太重。”乃下迁诲工部员外郎、知蕲州。

神宗立，徙晋州，加集贤殿修撰、知河中府。召为盐铁副使，擢天章阁待制，复知谏院，拜御史中丞。初，中旨下京东买金数万两，又令广东市真珠，传云将备宫中十阁用度。诲言：“陛下春秋富盛，然聪明睿知，以天下为心，必不留神于此，

愿亟罢之。”

王安石执政，时多谓得人。诲言其不通时事，大用之，则非所宜。著作佐郎章辟光上言，岐王顥宜迁居外邸。皇太后怒，帝令治其离间之罪。安石谓无罪。诲请下辟光吏，不从，遂上疏劾安石曰：“大奸似忠，大佞似信，安石外示朴野，中藏巧诈，陛下悦其才辨而委任之。安石初无远略，惟务改作立异，罔上欺下，文言饰非，误天下苍生，必斯人也。如久居庙堂，必无安静之理。辟光之谋，本安石及吕惠卿所导。辟光扬言：‘朝廷若深罪我，我终不置此二人。’故力加营救。愿察于隐伏，质之士论，然后知臣言之当否。”帝方注倚安石，还其章。诲求去，帝谓曾公亮曰：“若出海，恐安石不自安。”安石曰：“臣以身许国，陛下处之有义，臣何敢以形迹自嫌，苟为去就。”乃出海知邓州。苏颂当制，公亮谓之曰：“辟光治平四年上书时，安石在金陵，惠卿监杭州酒税，安得而教之？”故制词云：“党小人交谮之言，肆罔上无根之语。”制出，帝以咎颂，以公亮之言告，乃知辟光治平时自言他事，非此也。诲之将有言也，司马光劝止之，诲曰：“安石虽有时名，然好执偏见，轻信奸回，喜人佞己。听其言则美，施于用则疏；置诸宰辅，天下必受其祸。且上新嗣位，所与朝夕图议者，二三执政而已，苟非其人，将败国事。此乃腹心之疾，救之惟恐不逮，顾可缓耶？”诲既斥，安石益横。光由则服诲之先见，自以为不及也。

明年，改知河南，命未下而寝疾矣。旋提举崇福宫，以疾表求致仕曰：“臣本无宿疾，医者用术乖方，妄投汤剂，率任情意，差之指下，祸延四支。一身之微，固无足恤，奈九族之托何！”盖以身疾谕朝政也。

诲三居言责，皆以弹奏大臣而去，一时推其鯁直。居病困，

犹旦夕愤叹，以天下事为忧。既革，司马光往省之，至则目已瞑。闻光哭，蹶然而起，张目强视曰：“天下事尚可为，君实勉之。”光曰：“更有以见属乎？”曰：“无有。”遂卒，年五十八，海内闻者痛惜之。

元祐初，吕大防、范纯仁、刘摯表其忠，诏赠通议大夫，以其子由庚为太常寺太祝。自诤罢去，御史刘述、刘琦、钱顗皆以言安石被黜。

刘述字孝叔，湖州人。举进士，为御史台主簿，知温、耀、真三州，提点江西刑狱，累官都官员外郎，六年不奏考功课。知审官院胡宿言其沉静有守，特迁兵部员外郎，改荆湖南北、京西路转运使，再以覃恩迁刑部郎中。

神宗立，召为侍御史知杂事，又十一年不奏课。帝知其久次，授吏部郎中。尝言去奢当自后宫始，章辟光宜诛，高居简宜黜，张方平不当参大政，王拱辰不当除宣徽使。皆不报。滕甫为中丞，述将论之。甫闻，先请对。甫退，述乃言甫为言官无所发明，且撻其隐慝。帝曰：“甫遇事辄争，裨益甚多，但外人不知耳。甫谈卿美不辍口，卿无言也。”

王安石参知政事，帝下诏专令中丞举御史，不限官高卑。赵抃争之，弗得。述言：“旧制，举御史官，须中行员外郎至太常博士，资任须实历通判，又必翰林众学士与本台丞杂互举。盖众议僉举，则各务尽心，不容有偏蔽私爱之患。今专委中丞，则爱憎在于一己。若一一得人，犹不至生事；万一非其人，将受权臣属托，自立党援，不附己者得以中伤，媒孽诬陷，其弊不一。夫变更法度，其事不轻，而止是参知政事二人，同书札子。且宰相富弼暂谒告，曾公亮已入朝，台官今不阙人，何至急疾如此！愿收还前旨，俟弼出，与公亮同议，然后行之。”弗听。

述兼判刑部，安石争谋杀刑名，述不以为是。及敕下，述封还中书，奏执不已。安石白帝，诏开封府推官王克臣劾述罪。于是述率御史刘琦、钱顗共上疏曰：“安石执政以来，未逾数月，中外人情嚣然胥动。盖以专肆胸臆，轻易宪度，无忌惮之心故也。陛下任贤求治，常若饥渴，故置安石政府。必欲致时如唐、虞，而反操管、商权诈之术，规以取媚。遂与陈升之合谋，侵三司利柄，取为己功；开局设官，用八人者分行天下，惊骇物听，动摇人心。去年因许遵文过饰非，妄议自首按问之法，安石任一偏之见，改立新议，以害天下大公。章辟光献岐邸迁外之说，疏间骨肉，罪不容诛。吕诲等连章论奏，乞加窜逐。陛下虽许其请，安石独进警言，荧惑圣听。陛下以为爱己，隐忍不行。先朝所立制度，自宜世世子孙，守而勿失；乃欲事事更张，废而不用。安石自应举历官，尊尚尧、舜之道，以倡率学者，故士人之心靡不归向，谓之为贤。陛下亦闻而知之，遂正位公府。遭时得君如此之专，乃首建财利之议，务为容悦，言行乖戾，一至于此。刚狠自任，则又甚焉。奸许专权之人，岂宜处之庙堂，以乱国纪！愿早罢逐，以慰安天下元元之心。曾公亮位居丞弼，不能竭忠许国，反有畏避之意，阴自结援以固宠，久妨贤路，亦宜斥免。赵抃则括囊拱手，但务依违大臣，事君岂当如是！”

疏上，安石奏先贬琦、顗监处、衢州盐务。公亮疑太重，安石曰：“蒋之奇亦降监，当从之。”司马光乃上疏曰：“臣闻孔子曰：‘守道不如守官。’孟子曰：‘有言责者，不得其言则去。’此古今通义，人臣之大节也。彼谋杀已伤自首刑名，天下皆知其非。朝廷既违众议而行之，又以守官之臣而罪之，臣恐失天下之心也。夫继食鹰鹯者，求其鸷也，鸷而烹之，将安用哉！今琦、顗所坐，不过疏直，乃以连犯大臣，猥加谴谪，

恐臣下自此以言为讳。乞还其本资，以靖群听。”不报。

开封狱具，述三问不承。安石欲置之狱，光又与范纯仁争之，乃议贬为通判。帝不许，以知江州。逾岁，提举崇禧观。卒，年七十二，绍兴初，赠秘阁修撰。

刘琦，字公玉，宣城人。博学强览，立志峻洁。以都官员外郎通判歙州。召为侍御史，建言：“自城绥州，数致羌寇，宜弃之。”浙西开漕渠，役甚小，使者张大其事，以功迁官。言者论其非，诏琦就劾，官吏人人惶恐。琦但按首谋二人而已。既贬，通判邓州而卒，年六十一。

钱顗，字安道，常州无锡人。初为宁海军节度推官，守孙沔用威严为治，属吏奔走听命。顗当官而行，无所容挠，遇不可，必争之，由是独见器重。知赣、乌程二县，皆以治行闻。

治平末，以金部员外郎为殿中侍御史里行。许遵议谋杀案问刑名，未定而入判大理，顗以为：“一人偏词，不可以汨天下之法，遵所见迂执，不可以当刑法之任。”不从。二年而贬，将出台，于众中责同列孙昌龄曰：“平日士大夫未尝知君名，徒以昔官金陵，媚事王安石，宛转荐君，得为御史。亦当少思执国，奈何专欲附会以求美官？”

顗今当远窜，君自谓得策邪？我视君犬彘之不如也。”即拂衣上马去。

后自衢徙秀州。家贫母老，至丐贷亲旧以给朝晡，而怡然无谪官之色。苏轼遗以诗，有“乌府先生铁作肝”之句，世因目为“铁肝御史”。卒，年五十三。

郑侠，字介夫，福州福清人。治平中，随父官江宁，闭户苦学。王安石知其名，邀与相见，称奖之。进士高第，调光州司法参军。安石居政府。凡所施行，民间不以为便。光有疑狱，侠谏议傅奏，安石悉如其请。侠感为知己，思欲尽忠。

秩满，径入都。时初行试法之令，选人中式者超京官，安石欲使以是进，侠以未尝习法辞。三往见之，问以所闻。对曰：“青苗、免役、保甲、市易数事，与边鄙用兵，在侠心不能无区区也。”安石不答。侠退不复见，但数以书言法之为民害者。久之，监安上门。安石虽不悦，犹使其子雱来，语以试法。方置修经局，又欲辟为检讨，更命其客黎东美谕意。侠曰：“读书无几，不足以辱检讨。所以来，求执经相君门下耳。而相君发言持论，无非以官爵为先，所以待士者亦浅矣。果欲援侠而成就之，取其所献利民便物之事，行其一二，使进而无愧，不亦善乎？”

是时，免役法出，民商咸以为苦，虽负水、舍发、担粥、提茶之属，非纳钱者不得贩鬻。税务索市利钱，其末或重于本，商人至以死争，如是者不一。侠因东美列其事。未几，诏小夫裨贩者免征，商之重者十损其七，他皆无所行。

是时，自熙宁六年七月不雨，至于七年之三月，人无生意。东北流民，每风沙霾曠，扶携塞道，羸瘠愁苦，身无完衣。并城民买麻糝麦麸，合米为糜，或茹木实草根，至身被锁械，而负瓦楬木，卖以偿官，累累不绝。侠知安石不可谏，悉绘所见为图，奏疏诣阁门，不纳。乃假称密急，发马递上之银台司。其略云：“去年大蝗，秋冬亢旱，麦苗焦枯，五种不入，群情惧死；方春斩伐，竭泽而渔，草木鱼鳖，亦莫生遂。灾患之来，莫之或御。愿陛下开仓廩，赈贫乏，取有司掊克不道之政，一切罢去。冀下召和气，上应天心，延万姓垂死之命。今台谏充位，左右辅弼又皆贪猥近利，使夫抱道怀识之士，皆不欲与之言，陛下以爵禄名器，驾驭天下忠贤，而使人如此，甚非宗庙社稷之福也。窃闻南征北伐者，皆以其胜捷之势、山川之形，为图来献，料无一人以天下之民质妻鬻子，斩桑坏舍，流离逃

散，遑遑不给之状上闻者。臣谨以逐日所见，绘成一图，但经眼目，已可涕泣。而况有甚于此者乎！如陛下行臣之言，十日不雨，即乞斩臣宣德门外，以正欺君之罪。”疏奏，神宗反覆观图，长吁数四，袖以入。是夕，寝不能寐。翌日，命开封体放免行钱，三司察市易，司农发常平仓，三卫具熙河所用兵，诸路上民物流散之故。青苗、免役权息追呼，方田、保甲并罢，凡十有八事。民间欢叫相贺。又下责躬诏求言。越三日，大雨，远近沾洽。辅臣入贺，帝示以侠所进图状，且责之，皆再拜谢。

安石上章求去，外间始知所行之由，群奸切齿，遂以侠付御史，治其擅发马递罪。吕惠卿、邓綰言于帝曰：“陛下数年以来，忘寐与食，成此美政，天下方被其赐；一旦用狂夫之言，罢废殆尽，岂不惜哉？”相与环泣于帝前，于是新法一切如故。

安石去，惠卿执政，侠又上疏论之。仍取唐魏徵、姚崇、宋璟、李林甫、卢杞传为两轴，题曰《正直君子邪曲小人事业图迹》。在位之臣暗合林甫辈而反于崇、璟者，各以其类，复为书献之。并言禁中有被甲、登殿等事。惠卿奏为谤讪，编管汀州。御史台吏杨忠信谒之曰：“御史缄默不言，而君上书不已，是言责在监门而台中无人也。”取怀中《名臣谏疏》二帙授侠曰：“以此为正人助。”惠卿暴其事，且嗾御史张琥并劾冯京为党与。侠行至太康，还对狱，狱成，惠卿议致之死。帝曰：“侠所言非为身也，忠诚亦可嘉，岂宜深罪？”但徙英州。既至，得僧屋将压者居之，英人无贫富贵贱皆加敬，争遣子弟从学，为筑室以迁。

哲宗立，始得归。苏轼、孙觉表言之，以为泉州教授。元符七年，再窜于英。徽宗立，赦之，仍还故官，又为蔡京所夺，自是不复出。布衣粝食，屏处田野，然一言一话，未尝忘君。宣和元年卒，年七十九。里人揭其闾为郑公坊，州县皆祀之于

学。绍熙初，诏赠朝奉郎。官其孙嘉正为山阴尉。

论曰：诲以言三黜，述、琦、顗穷厄至死，皆充然无悔，身虽不偶，而声名则昭著于天下后世矣。侠以区区小官，虽未信而谏，能以片言悟主，殃民之法几于一举而空之，功虽不成，而此心亦足以白于天下后世。吕惠卿、邓綰之罪，可胜诛哉！

## 列传第八十一

何郯 吴中复 从孙择仁 陈荐 王猎 孙思恭 周孟  
阳 齐恢 杨绘 刘庠朱京

何郯，字圣从，本陵州人，徙成都。第进士，由太常博士为监察御史，转殿中侍御史，言事无所避。王拱辰罢三司使守毫，已而留经筵，郯乞正其营求之罪。石介死，枢密使夏竦谗其诈，朝廷下京东体实，郯与张昇极陈竦奸状，事得寢。杨怀敏以卫卒之乱，犹为副都知，郯又与昇及鱼周询论之。仁宗召谕云：“怀敏实先觉变，宜有所宽假。”郯等皆言不可，卒出之。郯争辨尤力。帝曰：“古有碎首谏者，卿能之乎？”对曰：“古者君不从谏，则臣有碎首；今陛下受谏如流，臣何敢掠美而归过君父。”帝欣纳之。

夏竦倡张贵妃之功，谏官王贇遂言贼根本起于皇后阁，请究其事，冀摇动中宫，而阴为妃地。帝以语郯，郯曰：“此奸人之谋也。”乃止不究。竦负罪不去，郯等奏出知河南，竦乞留京师。郯言：“佞人在君侧，为善政累，愿勿革前命。”竦遂行。

时诏群臣陈左右朋邪、中外险诈，久而无所行。郯请阅实其是否，因言曰：“诚以待物，物必应以诚。诚与疑，治乱之本也，不可以一臣诈而疑众臣，一士诈而疑众士。且择官者宰相之职，今用一吏，则疑其从私，故细务或劳于亲决。分阃者将帅之任，今专一事，则疑其异图，故多端而加羈制。博访者

大臣之体，今见一士，则疑其请托。相先后者士之常，今进其类，则疑为朋党。君臣交疑，而欲天下无否塞之患，不可得矣。”

都知王守忠以修祭器劳，迁景福殿使，给两使留后奉。郟曰：“守忠劳薄赏重。旧制，内臣遥领止于廉察。今虽不授留后，而先给其禄；既得其禄，必得其官；若又从之，则何求不可。”既又诏许如正班。守忠移閤门，欲缀本品坐宴，郟又言：“祖宗之制，未有内臣坐殿上者。此弊一开，所损不细。”守忠闻之，不敢赴。知杂御史阙，执政欲进其党，帝以郟不阿权势，越次用之。郟遍历三院，有直声。晚节颇回畏，因地震言阴盛臣强，以讥切韩琦；又乞召还王陶以迎合上意，由是声名损于御史时也。

以母老求西归，加直龙图阁、知汉州。将行，上疏言：“张尧佐缘后宫亲，叨窃非据，外庭窃议，谓将处以二府。若此命一出，言事之臣，必以死争之。倘罢尧佐则伤恩，黜言者则累德，累德、伤恩，皆为不可。臣谓莫若富贵尧佐而不假之以权，如李用和可也。”其后卒罢尧佐宣徽之命。进集贤殿修撰、知梓州，擢天章阁待制，还判银台司。时封驳之职废，郟乞准故事，凡诏敕并由门下，从之。唐介出荆南，敕过门下，郟封还之，介复留谏院。迁龙图阁直学士，为河东都转运使。故相梁适帅太原，病不能事，内臣苏安静钤辖兵马，怙宠不法，皆劾奏之。

历知永兴、河南。治平末，再知梓州。居三年，老而病，犹乞进用。神宗薄之，诏提举成都玉局观。从臣外祠自此始。遂以尚书右丞致仕。卒，年六十九。

吴中复，字仲庶，兴国永兴人。父仲举，仕李煜为池阳令。曹彬平江南，仲举尝杀彬所招使者。城陷，彬执之，仲举曰：“世禄李氏，国亡而死，职也。”彬义而不杀。

中复进士及第，知峨眉县。边夷民事淫祠太盛，中复悉废之。廉于居官，代还，不载一物。通判潭州，御史中丞孙抃荐为监察御史，初不相识也。或问之，抃曰：“昔人耻为呈身御史，今岂有识面台官耶？”迁殿中侍御史。弹宰相梁适，仁宗曰：“马遵亦言之矣。”且问中复曰：“唐自天宝后治乱分，何也？”中复历引姚、宋、九龄、林甫、国忠用舍以对。适罢，中复亦通判虔州，未至，复还台。

富弼主李仲昌开六漯河，内臣刘恢密告所断冈与国姓上名同，贾昌朝阴助之，欲以摇弼。诏中复往治，促行甚急。中复言：“狱起奸臣，非盛世所宜有。”驰至，较其名，乃赵征村也，亦无冈势，狱以故得止。又弹宰相刘沆，沆罢。改右司谏，同知谏院。迁御史知杂事、户部副使，擢天章阁待制，知泽州、瀛州，移河东都转运使，进龙图阁直学士、知江宁府。邮兵苦巡辖官苛刻，絜而鞭之。狱具，法不至死，中复以便宜戮首恶，流其余，入奏为令。历成德军、成都府、永兴军。

河北行青苗法，使者至，将先下州县。中复檄之曰：“敛散自有期，今先事扰之，何也？”拒不听，且以报。安抚司韩琦方疏谏青苗，录其语以上。熙宁十一年并省郡邑，以永康为县，中复言：“永康控威、茂，不可废。”其后因夷竟复之。关内大旱，民多流亡。中复请加賑恤，执政恶之，遣使往视，谓为不实，削一阶，提举玉隆观。起知荆南，坐过用公使酒，免。卒，年六十八。中复乐易简约，好周人之急，士大夫称之。从孙择仁。

择仁字智夫，以父任，为开封雍丘主簿。元祐中，金水河堤坏，十六县皆选属它役，得诣朝堂白事。宰相范纯仁独异之，曰：“簿领中乃有是人邪？”

建中靖国初，畿内饥，多盗，以择仁知太康县。始至，召

令贼曹曰：“民穷而盗，非天性也，我以静镇之。若亡命椎埋故犯，我一切诛之，毋得贷。”群盗相戒不入境。中贵人谭稹奴犯法，按致于理。稹羞恚造譖，徽宗召户部郎中宋乔年往鞫。乔年，伉吏也，疾驱至。候者惶遽入白，择仁著衣冠坐庑下。乔年虑囚撻隐，剔抉帑庾出入，不能得毫毛罪，乃归传舍。择仁上谒，乔年迎笑曰：“所以来，为察君罪，顾乃得一奇士，吾今荐君矣。”居数日，召诣阙。

方有事青唐，擢熙河路转运判官，即以直秘阁为副使，从招讨使王厚领兵深入，克兰、廓城栅十三。加龙图，进集贤殿修撰，为京畿都转运使。郑州城恶，受命更筑之。或谗于帝曰：“新城杂以沙土，反不如故，且速圯。”帝怒，密遣取块城上，絨以来，令卫卒三投之，坚緻如削铁，谗不能售。遂拜户部侍郎兼知开封府。故事，尹以三日听讼，右曹吏十辈列庭下，自占姓名，一人云：“某人送某狱，某人当杖，某人去”，而尹无所可否。有囊鉴者，以捕盗宠，官诸司使，服金带。择仁视事，狃旧态来前，叱而械诸狱，一府大惊。卖珠人居民货久不返，度事急，匿宦官杨戩第，择仁迹取之，窜于远。

戩中以事，出为显谟阁直学士、知熙州，从永兴军。走马承受蓝从熙言其擅改茶法，夺职，免。再阅岁，以徽猷阁待制领江、淮发运，还直学士、知渭州。以病提举崇福宫，起知青州，不克拜，卒，年六十六。

陈荐字彦升，邢州沙河人。举进士，为华阳尉。盗杀人，弃尸民田。荐出验，有以移尸告者。田主又杀其母。县欲闻致杀二人，以追荐失盗之责。荐不可，曰：“焉有诬人以自贳者邪！”已而获盗。

从韩琦定州、河东幕府。性木强简澹，独琦知之最深，每语人曰：“廉于进，勇于退，嫌疑间毫发不处，与人交久而不

变，如彦升者，无几也。”琦辅政，荐为秘阁校理、判登闻检院、知太常礼院。

英宗诸王出阁，选为记室参军，直集贤院。颍王为皇太子，加右谏德；王即位，拜天章阁待制，进知制诰、知谏院。薛向首谋取横山，功不成，荐请以汉王恢之罪罪向。杨绘论曾公亮用人不当，言既行而迁侍读，罢谏职。荐曰：“此乃宰相欲杜绘言尔，所言是，宜责宰相。”疏入不报。

除龙图阁直学士、河北都转运使。河决枣强，水官议于恩、冀、深、瀛之间筑堤三百六十里，期一月就功，役丁夫八万。荐曰：“河未能为数州害，民力方困，愿以岁月为之。”还，判流内铨、太常寺。议学校贡举法，请会三年贡士数均之诸路，计口察孝廉如汉制。权主管御史台，言李定匿所生母丧，不宜为御史。罢台事。又以议典礼不合，出知蔡州。召为宝文阁学士兼侍读，进资政殿学士。

屡求退，以为本州，命两省燕饫资善堂。擢其子厚御史台主簿。未几，提举崇福宫。卒，年六十九，赠光禄大夫。

王猎，字得之，长垣人。累应进士不第，乃治生积钱，既而叹曰：“此败吾志也。”悉以班诸亲族。庆历用兵，诏求遗逸，范仲淹荐之，得出身为永兴蓝田主簿。府使之掌学。诸生有犯法者，猎自责数，以为教之不至，屏出之府。帅意其私，捕生下狱，猎前白曰：“此特年少不率教尔。致于理，不足以益美化，恐适貽士类辱。”帅悟而喜曰：“吾虑初不及此。”即释生而待猎加敬。徙林虑令，县依山，俗以搜田为生，不知学。猎立孔子庙，择秀民诲之。汉杜乔墓在境中，往奠谒，建祠其旁。居官无丝发扰，吏民爱信，共目为清长官。

入为吴王潭王宫教授、睦亲广亲宅讲书、诸王侍讲。凡在京藩十二年，宗室无高卑少长，各得其欢如一日。英宗在邸，

尊礼之；入为皇子，即拜说书；及即位，拜天章阁待制兼侍讲。方议濮王称，以问猎，猎不可。帝曰：“王待侍讲厚，亦持此说邪？”对曰：“臣荷皇恩厚，不敢以非礼名号加于王，所以报王也。”帝大悟，自是不复议。以疾请谢事，不许。疾愈入见，帝喜曰：“侍讲乃欲舍朕去乎？”

神宗立，进龙图阁直学士。求知襄州，未行，改滑州。自工部郎中为本曹侍郎致仕，给全奉。后八年卒，年八十。诏赠绢千匹，官其二孙，赐家人冠帔，人以为宠。

孙思恭，字彦先，登州人。擢第后，即遭父丧，不肯复从官，二十年间才三书吏考。为宛丘令，转运使以水灾时调春夫，争弗得，乃弃官去。吴奎荐其学行，补国子直讲，加秘阁校理。事神宗藩邸为说书，又为侍讲、直集贤院。以居中都久，力请补外，王奏留之。及即位，擢天章阁待制。

思恭性不忤物，犯而不校，笃于事上。有所见，必密疏以闻。帝亦间访以政。欧阳修初不知思恭，修出政府，思恭尽力救解。出知江宁府、邓州，以疾移单州，管干南京留司御史台。卒，年六十一。

思恭精关氏《易》，尤妙于《大衍》。尝修天文院浑仪，著《尧年至熙宁长历》，近世历数之学，未有能及之者。

周孟阳，字春卿，其先成都人，徙海陵。醇谨夷缓。第进士，为潭王宫教授、诸王府记室。

英宗居环列，以其质厚，礼重之；会除知宗正寺，力辞，凡上十八表，皆孟阳为文。又从容陈古事以讽，英宗悚然起拜；及为皇子，愈坚卧不出。孟阳入见卧内，劝之曰：“天子知太尉贤，参以天人之助，乃发德音。何为坚拒如此？”英宗曰：“非敢徼福，以避祸也。”孟阳曰：“今已有此迹，设固辞不拜，使中人别有所奉，遂得燕安无患乎？”时中使趣召十辈，

又命宗谔倾一宫往请，不能动，及是，意乃决。

帝即位，命为皇子位说书，以尝侍藩邸，固辞。加直秘阁、同知太常礼院。数引对，访以时务。最后，召至隆儒殿，在迤英苑中，群臣未尝至。人疑且大用，帝亦谕以不次进擢意。孟阳称他人，使代己，乃迁集贤殿修撰、同判太常寺兼侍读。神宗初立，入奏事，方升殿，帝望见恸哭，左右皆泣下。拜天章阁待制。卒，年六十九。诏特官其婿及子孙二人，除其家负官缗钱数万。

齐恢，字熙业，蒲阴人。唐宰相映之裔也。第进士，历通判陈州，提点成都府路刑狱三年，徙河东。凡公帑格外馈饷之物，一无所受。单车而东，入为户部判官。神宗出阁，精简官僚，韩琦荐其贤，以直昭文馆，为颍王府翊善，进太子左谕德。帝即位，拜天章阁待制，知通进、银台司。出知相州，召知审官西院，纠察在京刑狱。卒，年六十六。恢居乡里，恂恂称君子；临政府，明白简约，不苛扰，所至人爱之。帝念旧僚，自谏议大夫特赠工部侍郎。

杨绘，字元素，绵竹人。少而奇警，读书五行俱下，名闻西州。进士上第，通判荆南。以集贤校理为开封推官，遇事迎刃而解，诸吏惟日不足，绘未午率沛然。仁宗爱其才，欲超置侍从，执政见其年少，不用。以母老，请知眉州，徙兴元府。吏请摄穿窬盗库缣者，绘就视之，踪迹不类人所出入，则曰：“我知之矣。”呼戏沐猴者诘于庭，一讯具伏，府中服其明。在郡狱无系囚。

神宗立，召修起居注、知制诰、知谏院。诏遣内侍王中正、李舜举等使陕西，绘言：“陛下新即位，天下拭目以观初政。馆阁、台省之士，朝廷所素养者不之遣，顾独遣中人乎？”向传范安抚京东西路，绘请易之，以杜外戚干进之渐。执政曰：

“不然，传范久领郡，有政声，故使守郢，非由外戚也。”帝曰：“谏官言是，斯可窒异日妄求矣。”曾公亮请以其子判登闻鼓院，用所厚曾巩为史官。绘争曰：“公亮持国，名器视如己物。向者公亮官越，占民田，为郡守绳治，时巩父易占亦官越，深庇之。用巩，私也。”帝为寢其命。绘亦解谏职，改兼侍读，绘固辞，滕甫言于帝。帝诏甫曰：“绘抗迹孤远，立朝寡援，不畏强御，知无不为。朕一见许其忠荃，擢置言职，信之亦笃矣。今日之除，盖难与宰相并立于轻重之间，姑令少避尔，卿其谕朕意。”绘曰：“谏官不得其言则去，经筵非姑息之地。”卒不拜。未阅月，复知谏院，擢翰林学士，为御史中丞。

时安石用事，贤士多谢去。绘言：“老成之人，不可不惜。当今旧臣多引疾求去：范镇年六十有三、吕诲五十有八、欧阳修六十有五而致仕；富弼六十有八而引疾；司马光、王陶皆五十而求散地，陛下可不思其故乎？”又言：“方今以经术取士，独不用《春秋》，宜令学者以《三传》解经。”免役法行，绘陈十害。安石使曾布疏其说。诏绘分析，固执前议，遂罢为侍读学士、知亳州，历应天府、杭州。再为翰林学士。

议者欲加孔子帝号，绘以为非礼，又言不宜用辽历改置闰，悉从之。绘常荐属吏王永年，御史蔡承禧言其私通贿赂，坐贬荆南节度副使。详在《羹卞传》。数月，分司南京，改提举太平观，起知兴国军。元祐初，复天章阁待制，再知杭州。卒，年六十二。

绘为吏敏强，主爱利，而受性疏旷，讫以是见废斥。然表里洞达，一出于诚，为范祖禹所咨重。为文立就，有集八十卷。

刘庠，字希道，彭城人。八岁能诗。蔡齐妻以子，用齐遗奏，补将作监主簿。复中进士第，为高密广平院教授。

英宗求直言，庠上书论时事。帝以示韩琦，琦对之“未识，帝益嘉重，除监察御史里行。日食甫数日，苑中张具待幸，庠言非所以祇天戒，诏罢之。会圣宫修仁宗神御殿，甚宏丽。庠言：“天子之孝，在继先志，隆大业，不在宗庙之靡。宜损其制，以昭先帝俭德。”奉宸库被盗，治守藏吏。庠言：“皇城几察厉禁，实近侍主之，当并按。”仁宗外家李珣犯销金法，庠奏言，法行当自贵近始。帝不豫，储嗣未正，庠拜疏谓：“太子，天下本。汉文帝于初元即为无穷计。颍王长且贤，宜亟立，使日侍禁中，阅四方章奏。”帝皆行之。

神宗立，迁殿中侍御史，为右司谏。言：“中国御戎之策，守信为上。昔元昊之叛，五来五得志，海内为之困弊。今莫若示大信、舍近功，为国家长利。”奉使契丹。故事，两国忌日不相避。契丹张宴白沟，日当英宗祥祭，庠丐免，契丹义而听之。

除集贤殿修撰、河东转运使。庠计一路之产，铁利为饶，请复旧冶鼓铸，通隰州盐矾，博易以济用。又请募民入粟塞下，豫为足食。进天章阁待制、河北都转运使。契丹侵霸州土场，或言河北不可不备。庠上五策，料其必不动，已而果然。大河东流，议者欲徙而北。内侍程昉希功，请益兵济役。庠请迟以岁月，徐观其势而顺导之。朝廷是其议。移知真定府，又为河东都转运使，召知开封府。

庠不肯屈事王安石。安石欲见之，戒典谒者曰：“今日客至勿纳，惟刘尹来，即告我。”有语庠者曰：“王公意如此，盍一往见。”庠谓：“见之，何所言？自彼执政，未尝一事合人情。脱问青苗、免役，将何辞以对？”竟不往。奏论新法，神宗谕之曰：“奈何不与大臣协心济治乎？”庠曰：“臣子于君父各伸其志。臣知事陛下，不敢附安石。”会与蔡确争廷

参礼，遂以为龙图阁直学士、知太原府。请复宪州募民子弟剽锐工技击者，籍为勇敢，仿汉谪戍法，贯流以下罪徙实河外。

契丹建牙云中，遣骑涉内地，边吏执之。契丹檄取纷然，又遣使议疆事。众疑其造兵端，欲大为备。庠奏言：“云朔岁俭，军无见粮。契丹张形示强，造端首祸，曲在彼不在我，愿勿听。宜先谕以理，然后饬兵观衅。”帝嘉使者辞顺，讫以黄嵬山分水岭立新疆。遭母丧，服终，知成都府。乞禁西山六州与汉人婚姻，勿蹈吐蕃取维州之害。徙秦州。坐失举，降知虢州，移江宁府、滁州，徙永兴军。时西征无功，关内骚动。庠过关，力言虚内事外，恐摇根本，帝感纳其忠。

元祐初，加枢密直学士、知渭州。卒，年六十四。宣仁闻之曰：“帅臣极难得，刘庠可惜也。”庠有吏能，淹通历代史，王安石称其博。卒后，苏颂论庠治平建储之功，诏褒录其子。

朱京，字世昌，南丰人。父轼，有隐德。京博学淹贯，登进士甲科。教授亳州、应天府，入为太学录。神宗数召见论事，擢监察御史。时中丞及同僚多罢去，京抗疏曰：“御史假之则重，略之则轻。今耳目之官，屡进屡却，则言者不若静默为贤，直者不若柔从为智。偷安取容，虽得此百数，亦何益国邪？”他日入见，帝劳之曰：“昨览奏疏，所补多矣。”京风神峻整，见者惮之，目为真御史。

初，台臣奏事，必先移閤门，得班乃入。京尝以名闻，翌旦既入，会有先之者，不及对而退。帝问京安在，左右以告，诏趣之入，辰漏且尽，为留班以须。未几，论大臣除拟有爱憎之私。中书言其失实，谪监兴国军盐税。历太常博士、湖北、京西、江东转运判官，提点淮西刑狱、司封员外郎。元符初，迁国子司业。京在元祐时，尝为《幸太学颂》，或摘其语有及先朝者，京亦固辞不拜。徽宗初立，复命之，逾月而卒。

论曰：何郯、吴中复，皆良御史也。郯出夏竦，阻王守忠，奸人庶几少戢矣。中复耻识面台官，其所守可见矣。荐之论李定，思恭之右欧阳修，绘请惜老成，庠不附新法，数子所见，何其同也。猎为令而兴孔子庙，孟阳以教授而参决大计，此其卓然者乎。恢临政简约，无可议者。京持论端确，竟以去位，君子惜之。

## 列传第八十二

蔚昭敏 高化 周美 阎守恭 孟元 刘谦 赵振 张忠 范恪 马怀德 安俊 向宝

蔚昭敏，字仲明，开封祥符人。父兴，事周世宗，数战伐有功，又从太宗平太原，终龙尉都虞候。真宗为襄王，昭敏自东班殿侍选隶襄王府。帝即位，授西头供奉官，累迁崇仪使、冀贝行营兵马都监。契丹以五千骑突至冀州城南，昭敏帅部兵与战，败之，得其器甲，贼遁去，而师不失一人。

咸平四年，领顺州刺史、定州行营钤辖兼押大阵，又为镇定、高阳关三路先锋。契丹入寇，帝北巡至大名，契丹退趋莫州，昭敏与范廷召追至莫州东三十里，斩首万余级，擒生口甚众，契丹委器甲遁去。拜唐州团练使，累迁至殿前副都指挥使，迁都指挥使、保静军节度使。以足疾，命入谒无拜。卒，赠侍中。

高化，字仲熙，真定人。少沉勇有力，不事耕稼，学击剑，善射。契丹犯河北，应募转饷飞狐口。杨业留戏下，使捕贼酋大鹏翼，获之。会契丹又犯真定，乃辞业还家，家属尽为契丹所掠去。从州将入京师，遂隶禁军，选为襄王牵龙官。王尹京，命巡内外八厢，积获奸盗甚众。盗有遗化金帛者，化弗受。一日，王趋急召出府门，马惊堕，化掖之而起。王曰：“微尔。吾几殆。”益亲信之。

真宗即位，擢御龙弩直双员都头，累迁御龙骨朵直都虞候。

乾兴初，授天武右第二军都指挥使、荣州刺史，迁天武右厢都指挥使、蜀州团练使。天圣六年夏，大雨，命护汴堤。夜驰至城西，堤欲坏，督守兵负土不能遏。时夏守恩方典军，积材木城隅，化尽取以塞堤，乃得无患。仁宗嘉之，进神龙卫四厢都指挥使、龚州防御使，为鄜延路马步军副都总管，徙泾原路、权知渭州，迁捧日、天武四厢都指挥使。

发兵袭明珠族，不利，降滑州总管。改兴州防御使、真定路副都总管，徙高阳关路。修护章惠太后园陵，累拜殿前副都指挥使，历建武军节度使。以老，辞管军。诏入朝，化又固请，改武安军节度使、知沧州，未行，改相州。部有大狱已具，皆当论死。化疑之，遣移讯，果出无罪者三人。逾年，复告老，以右屯卫上将军致仕。卒，年八十。赠太尉，谥曰恭庄。

化谨质少过，驭军有法。虽起身行伍，然颇知民事焉。

周美，字之纯，灵州回乐人。少隶朔方军，以材武称。赵保吉陷灵州，美弃其族，间走归京师，天子召见，隶禁军。契丹犯边，真宗幸澶州，御城北门，美慷慨自陈，愿假数骑缚契丹将至阙下，帝壮之，常令宿卫。

天圣初，德明部落寇平凉方渠，美以军候戍边，与州将追战，破之于九井原、乌仑河，斩首甚众。累迁天武都虞候。元昊反，陕西用兵，经略使夏竦荐其材，擢供备库使、延州兵马都监。夏人既破金明诸砦，美请于经略使范仲淹曰：“夏人新得志，其势必复来。金明当边冲，我之蔽也，今不亟完，将遂失之。”仲淹因属美复城如故。数日贼果来，其众数万薄金明，阵于延安城北三十里。美领众二千力战，抵暮，援兵不至，乃徙军山北，多设疑兵。夏人望见，以为救至，即引去。既而复出艾蒿砦，遂至郭北平，夜斗不解。美率众使人持一炬从间道上山，益张旗帜，四面大噪，贼惧走。获牛羊、橐驼、铠甲数

千计，遂募兵筑万安城而还。敌复寇金明，美引兵由虞家堡并北山而下，敌即引却。迁文思使，徙知保定军。经略使庞籍表留之，改东路都巡检使。败敌于金汤城，焚其族部二十一。

元昊大入，据承平砦。诸将会兵议攻讨，洛苑副使种世衡请赍三日粮直捣敌穴。美曰：“彼知吾来，必设伏待我。不如间道掩其不意。”世衡不听。美独以兵西出芙蓉谷，大破敌。世衡等果无功。未几，敌复略土塏砦，美迎击于野家店，追北至拓跋谷，大败其众。以功迁右骐驎使。军还，筑栅于葱梅官道谷，以据敌路。令士卒益种营田，而收谷六千斛。复率众繇厅子部西济大理河，屠札万多移二百帐，焚其积聚以归。籍、仲淹交荐之，除鄜延路兵马都监，迁贺州刺史。

初，美自灵武来，上其所服精甲，诏藏军器库。至是，加饰黄金，遣使即军中赐之。又破敌于无定河，乘胜至绥州，杀其酋豪，焚庐帐，获牛马、羊驼、器械三百计，因城龙口平砦。敌以精骑数千来袭，美从百余骑驰击破之。加本路钤辖，遂为副总管。迁龙神卫四厢都指挥使、通州刺史；进捧日、天武四厢都指挥使，陵州团练使。

庆历中，又城清水、安定、黑水、佛堂、北横山、乾谷、土明、柳谷、雕巢、卢儿、原安砦十一堡。安定之役，谍报敌数万将大至，经略使遣管勾机宜楚建中分诸将兵，趣城黑水以待。诸将惮敌且至，不肯与兵。美曰：“兵常以寡击众，何自怯也。”卒以兵二千与建中，而敌亦引去。每边书至，诸将各择便利，独美未尝辞难，然所向辄克，诸将以此服之。历侍卫亲军马军殿前都虞候、眉州防御使、步军副都指挥使、遂州观察使、鄜延副都总管。召还，授耀州观察使，又进马军副都指挥使。卒，赠忠武军节度使，谥忠毅。

自陕西用兵，诸将多不利，美前后十余战，平族帐二百，

焚二十一，招种落内附者十一族，复城堡甚多。在军中所得禄赐，多分其戏下，有余，悉餧劳之。及死，家无余货。子蚤卒，以孙永清为子，官至引进副使。

阎守恭，并州榆次人。父荣，倜傥有志略，刘继元欲召至帐下，辞以母老不就。守恭生而体貌奇伟，荣曰：“是必当事太平天子，吾无恨矣。”后十七年，刘氏平，徙太原民于大名府，因家焉。往来负贩于并、汾间，过西山，闻郭进为都巡检使，太宗甚宠遇之。乃慨然曰：“进不遇主，亦行伍尔，吾自度岂不及进邪？”遂应募，隶拱圣军，擢殿前押班。

咸平中，从幸河北，以功为捧日副指挥使，历拱圣、龙卫、捧日指挥使，累迁左第二军指挥使、乾州刺史。明道中，落军职，以德州刺史为永兴军兵马钤辖，徙并代路。

守恭性沉勇，御军严。虽家居如对宾客。常访求士大夫，取郭进事而师法之。所得奉禄悉散予人。在并州，因春社会宾客曰：“守恭，太原一贫民尔。徒步位刺史，老复官乡里，逾分多矣。今日与卿辈诀。”后十日卒。

孟元，字善长，洺州人。性谨愿少过，颇喜读书。少隶禁军，以挽强选补殿侍，累迁散都头班指挥使，擢如京使、并代州兵马都监，改钤辖，徙高阳关路，又徙真定路。

王则据贝州反，元赴城下攻战，被数十创，又中机石，坠濠中。既出，战愈力。更募死士由永济渠穴地以进。贼平，改右骠驎使，徙大名府路钤辖。河朔饥，权知沧州。民鬻盐为生，岁荒盐多不售，民无以自给。元度军食有余，悉用易盐，繇是民不转徙。

御史中丞郭劝言其贝州功而赏未当，乃擢普州刺史，迁宫苑使，专管勾麟府军马事。护筑永宁堡，敌不敢动。为龙神卫四厢都指挥使、忠州团练使、高阳关马步军总管，迁天武、捧

日四厢都指挥使，又迁步军都虞候、眉州防御使、并代路副都总管。判北京贾昌朝奏为大名府路副都总管，徙定州路，迁马军都虞候，徙鄜延路，行至郑州卒，赠遂州观察使。

刘谦，字汉宗，开封人。少补卫士，数迁至捧日右厢都指挥使，领嘉州团练使兼京城巡检。元昊反，改博州团练使、环庆路马步军总管兼知邠州。谦不读书，然斗讼曲直，皆区处当理。前守者多强市民物以饰厨传，谦独无所挠，邠人颇爱之。夏竦奏为泾原路总管，徙知泾州，未行，会贼寇镇戎军，谦引兵深入贼境，破其聚落而还。以功擢龙神卫四厢都指挥使、象州防御使。暴疾卒，赠永清军节度观察留后。

赵振，字仲威，雄州归信人。景德中，从石普于顺安军。获契丹阵图，授三班借职。后数年，为隰州兵马监押，捕盗于青灰山，杀获甚众。

高平蛮叛，徙湖北都巡检使兼制置南路。以南方暑湿，弓弩不利，别创小矢，激三百步，中辄洞穿，蛮遂骇散。岁中，迁庆州沿边都巡检使。时，金汤李钦、白豹神木马儿、高罗跋臧三族尤悍难制，振募降羌，啖以利，令相攻，破十余堡。钦等诣振自归。振为置酒，先酌，取细仗，围财数分，植百步外共射。钦等百发不中，振十矢皆贯，钦等皆惊，誓不复敢犯。

明年，泾原属羌胡萨逋歌等叛，钤辖王怀信以兵数千属振游奕，屡捷。从数十骑诣怀信，遇贼十倍，射殪数十，余悉退散。数月，贼数万围平远砦，都监赵士龙战没。振出别道，力战抵砦，夺取水泉，率敢死士破围，贼走，追斩数千级，徙泾原都盐，历知顺安、保安、广信军、霸州，改京东都大提举捉贼。明年，知环州，累迁象州防御使。

元昊将反，为金银冠珮隐饰甲骑遗属羌，振潜以金帛诱取之，以破其势，得冠珮银鞍三千、甲骑数百。告邻部俾以环为

法，不听，于是东茭、金明、万刘诸族胜兵数万，悉为贼所有。及刘平等皆败，唯环庆无患。自本路马步军副总管擢龙神卫四厢都指挥使、鄜延路副都总管、知延州，代范雍。寻改捧日、天武四厢。振谓将吏曰：“今贼以我夷伤，必乘胜以进，势宜固守。尚虑诸城不能皆如吾谋，苟延州弗支，则陕西未可测，此天下安危之机也。”

未几，贼寇塞门砦。振有兵几八千，按甲不动。砦中兵才千人，屡告急，被围五月，才遣百余人赴之，砦遂陷。砦主高延德、盐押王继元皆没于贼。振坐拥兵不救，为都转运使庞籍所奏，贬白州团练使、知绛州。未行，会延德、继元家复诉于朝，敕御史方偕就劾振。法当斩，再贬太子左清道率府率、潭州安置。逾年，复右武卫将军、惠州团练使、并代路兵马钤辖，就迁副总管、祁州团练使。

元昊既破丰州，将袭近砦，振率钤辖张亢、麦允言出麟州深柏堰，击破之。兼领岚、宪六州军事。河外饥，振设法通砦外商，得米数十万斛，军民以济。进博州防御使，改解州致仕。复起为左神武军大将军，卒。

振刚强自负，有武力，便弓马，喜谋画，轻财尚气，众乐为用。子珣、瑜，皆工骑射。

珣年十六，仁宗召试便殿，授三班借职。景祐中，有言珣艺益进，且习书史。复召见阅武伎，又试策略于中书，条对数千言。自殿直进阁门祗候，未几，除濠州兵马都监。

初，珣随父在西边，访得五路徼外形胜利害，作《聚米图经》五卷。诏取其书，并召珣至，又上《五阵图》、《兵事》十余篇。帝给步骑使按阵，既成，临观之。陈执中招讨陕西，荐为缘边巡检使。吕夷简、宋庠为奏曰：“用兵以来，策士之言以万计，无如珣者。”即擢通事舍人、招讨都监。珣自以年少

新进，辞都监。授兵万人，御赐铠仗，令自择偏裨、参佐，居泾原，兼治笼竿城。

麻毡、党留百余帐处近塞为暴，珣白府，引兵二万，自静边历揆吴抵木宁袭贼，俘获数千计。静边将刘沪殿后，为贼所掩。珣登阪望见，从骑数百复入，拔沪之众以出，士皆叹服。瞎毡居龕谷无所属，珣与书招之，遗以绶绵，瞎毡听命。

改本路都监，诏追入朝。将行，适元昊大入，府檄留珣，会葛怀敏于瓦亭。怀敏已屯五谷口西至马栏城，闻夏人徙军新壕外，议欲质明掩袭。珣谓怀敏曰：“敌远来，众倍锋锐，莫若依马栏城布栅以扼其路，守镇戎城以便饷道，俟其衰击之，此必胜之道也。不然，必为贼所屠。”怀敏不听，兵遂逼镇戎城，越界壕，抵定川。未及阵，夏人引铁骑来犯，珣居阵西北，瑜亦在军中，战甚力。东壁兵辄溃，中军大扰，珣拥刀斧手前斗，夏众稍却，我军复阵。怀敏诘朝退走，就食镇戎。俄夏骑四合，珣被擒，瑜以身免。

珣美风仪，性劲特好学，恂恂类儒者。既没，人多惜之。赠莫州刺史，后卒贼中。瑜弟璞，亦知名。

张忠，字圣毗，开封人。先世业农，忠慷慨不事生产。初隶禁军，累迁龙、神卫左第二军指挥使。仁宗即位，迁天武左第三指挥使、融州刺史，改天武右厢指挥使、潮州团练使。未几，真拜齐州团练使，擢知沧州、本路钤辖。杨怀敏以忠御下急，因奏对言之，徙澶州总管。会河决商胡，诏留戍满卒以助堤役，辄群噪，将劫库兵为乱。州将恐，召忠议。忠潜捕倡前者数人，斩以徇。明年，以疾求医京师，卒。

范恪，字许国，开封人。初名全，少隶军籍于许州，选入捧日军，又选为殿前指挥使，历行门、龙旗直、散员押班。康定元年，元昊数寇边。试武艺，擢内殿崇班、庆州北路都巡检

使，与攻白豹城，破之。既还，夏人遣骑袭其后。恪设伏崖险，敌半度，邀击之，斩首四百级，生获七十余人。以功迁内殿承制。

尝会诸道兵攻十二盘暨咄当、迷子砦，中流矢，督战愈力。视炮石中有火爨者，恪取号于众曰：“贼矢石尽，用灶下爨矣。”于是士卒争奋，果先得城。迁供奉库副使。

恪有弓胜一石七斗，其箭镞如铍，名曰铍弓。又于羽间识其官称、姓氏，凡所发必中，至一箭贯二人。他日，取蕉蒿砦归，恪独殿后，为数千骑所袭。属视矢箠止有二铍，即为引满之势，贼遽却。尝与总管杜惟序、钤辖高继隆将兵分讨汉乞、薛马、都嵬等三砦，恪先破都嵬，而继隆围薛马不能下，恪驰往取之，既又援惟序下汉乞砦。改左骥骥副使。

虜犯大顺城，诸将皆闭城自守。恪率兵二千余，战克之。改宫苑副使、环庆路兵马都监，因特召见。仁宗谓曰：“适有边奏，贼犯高平军刘璠堡，可乘驿亟往。”遂迁礼宾使、荣州刺史、环庆路钤辖，手诏令趣范仲淹麾下起兵赴援。恪昼夜兼行，比至平凉，贼已解。顷之，迁洛苑使，权秦凤路兵马总管。

恪骁勇善射，临难敢前，故数有战功，自龙、神卫四厢都指挥使累迁至侍卫亲军马步军副都指挥使，历坊州刺史、解州防御、宣州观察使、保信军节度观察留后，以疾出为永兴军路副都总管，数月卒，赠昭化军节度使。

马怀德，字得之，开封祥符人。父玉，东头供奉官，言怀德可试引弓、击剑、角抵，补三班奉职，为延州南安砦主、东路巡检。数以少击西贼，败其众。范仲淹知延州，修青涧城，奏怀德为兵马监押，以所部兵入贼境，破遮鹿、要册二砦，亲射杀其酋狗儿厢主，迁左班殿直。又率蕃汉烧荡贼海沟、茶山、龙柏、安化十七砦三百余帐，斩首数百级，虜马驼牛羊万数，

迁右侍禁。

以范仲淹、韩琦荐，授阁门祇候，延州庞籍入奏为东路都巡检使。夷黑神、厥保等十八砦，贼以四万骑犯边，趋仆射谷。怀德以兵数千据谷旁高原待之，斩首二百级，得畜产、器械以千数。迁内殿崇班。又以兵修龙安城，虏不敢犯，遂为鄜延路都监。又城绥平，破贼青化、押班、吃当三砦，杀获甚众。

元昊为夏国主，命国子博士高良夫与怀德会西人画界。庞籍具论其前后功，迁供备库副使兼阁门通事舍人。时出兵久，民多亡散，怀德招辑有方，经略使梁适奏请推其法诸路。历知保安军、环州、环庆益利路钤辖，累迁至四方馆使、舒州团练使，徙鄜延路副都总管。

坐违法赂宦官阎士良，为安抚吕景初奏，降四方馆使、英州刺史。大名府路总管，侍卫亲军步军都虞候、象州防御使、鄜延路副都总管，迁马军都虞候，徙环庆路。环州蕃官苏恩以其属叛，往降之。又迁殿前都虞候、步军副指挥使、随州观察使。

英宗即位，迁静难军节度观察留后，召还，卒，赠安远军节度使。尝因战，流矢中其颞，镞入于骨，以弩弦系镞，发机而出之。

安俊，字智周，其先太原人。祖贇，高州团练使。仁宗为皇太子，俊以将家子谨厚，选为资善堂祇候。及即位，补右班殿直，累迁东头供奉官、阁门祇候，为环州都监。破赵元昊吃

江、井那等诸砦，安抚使韩琦上其功，迁内殿崇班、环庆路都监，徙泾原。契丹欲渝盟，与狄青、范恪同召至京师，将使备北边，擢内园副使。翌日，改礼宾使。

会葛怀敏败，命为秦凤路钤辖，复徙泾原。因条上御戎十三事，改原州，徙麟州，迁六宅使、贵州刺史、知忻州，徙代

州。为帅臣诬奏，降京东路钤辖。富弼知青州，为之辨理，真除虢州刺史，徙高阳关路，又迁原州刺史，知沧、泾、冀三州。秦州筑古渭城，蕃部大扰，徙秦凤路总管。历龙神卫、捧日、天武四厢都指挥使，果州团练使，环庆路副总管；迁侍卫步军都虞候、陵州防御使。卒，赠阆州观察使。

俊久在边，羌人识之。环州得俘虏，知州种世衡问之曰：“若属于吾将孰畏？”曰：“畏安大保。”指俊于坐曰：“此长髯将军是也。”

向宝，镇戎军人，为御前忠佐，换礼宾使，泾原、秦凤钤辖。积劳，自皇城使带御器械，历真定、鄜延副总管，迁龙神卫四厢都指挥使、嘉州团练使，卒。

宝善骑射，年十四，与敌战，斩首二级。及壮，以勇闻。有虎踞五原卑邪州，东西百里断人迹，宝一矢殪之。道过潼关，巨盗郭邈山多载中金帛、子女，宝射走之，尽得其所掠。尝至太原，梁适射弩再中的，授宝矢射之，四发三中。适曰：“今之飞将也。”神宗称其勇，以比薛仁贵。及死，厚恤其家。

论曰：蔚昭敏、高化、周美，盖皆有功于边鄙者。化在蜀州，取军中积材以塞水患，又能平反冤狱，脱人于死，盖武人之知民事者。美败夏人，焚族部，城堡砦，未尝择便利，而所向辄胜；所得禄赐，悉分与麾下，士亦乐为之用，推古良将，何以加此。阎守恭慕郭进为人，而慷慨自效，起徒步至刺史，其志亦岂小哉。孟元、刘谦、马怀德、范恪皆经略西鄙，数战有功。其初起自卒伍，而能练习民事、招辑散亡，不独一武夫而已。赵振挽强命中，精晓兵机。塞门之败，振拥兵不救，何独暗于此邪？”子珣年少习书史，阅武技，用兵以来，人以为无如珣者。笼竿一战，西人奔走不暇，从容而拔刘沪于死，英风义烈，何可少哉！葛怀敏以不用珣计而取败，珣亦力战而没，

惜哉！安俊、向宝无多战功，夏人皆识其名而畏之。张忠区区，较之诸人，未可同日语也。

### 列传第八十三

石普 张孜 许怀德 李允则 张亢 兄奎 刘文质 子  
涣 沪 赵滋

石普，其先幽州人，自言唐河中节度雄之后，徙居太原。祖全，事周为铁骑军使。父通，事太宗于晋邸。普十岁给事邸中，以谨信见亲，补寄班祗候，再迁东头供奉官。贼邢橐驼、贾秃指数百人寇掠永兴诸县，命普督兵往捕，悉获之。迁内殿崇班、带御器械。李顺叛，普为西川行营先锋，与韩守英、马知节诛斩之。迁西京作坊使、钦州刺史。顺余党复寇邛蜀，伪称邛南王。又为西川都提举捉贼使。时蜀民疑不自安，多欲为盗者，普因驰入对，面陈：“蜀乱由赋敛苛急，农民失业，宜稍蠲减之，使自为生，则不讨而自平矣。”帝许之。普即日还蜀，揭榜谕之，莫不悦服。贼平，赐白金三千两、袭衣、金带、鞍勒马。累迁洛苑使、富州团练使、延州缘边都巡检使。羌酋七羽内寇，普追杀之。

从真宗幸大名，会王均叛，以为川峡路招安巡检使，佐雷有终率诸将进讨。至天回镇，贼出拒战，普领前阵力击破之。贼退保益州，王师围城数月不下，普缮车炮，又为地道攻城。城破，均夜半突围，由南门遁，普引兵追击于富顺监，均自杀，余党皆平。迁冀州团练使，赐黄金三百两、白金三千两。故事，正任不兼带御器械，帝特以命普。

契丹犯边，为保州兵马钤辖、北面行营押策先锋，与契丹战廉良城，又战长城口，获俘馘器甲甚众。徙定州路副都总管。灵州失守，益兵备关中，徙永兴军副都总管。时军制疏略，凡号令进退，及呼召将佐、会合别屯，皆遣人驰告。普上请曰：“臣尝将兵，辄破一钱，与别将各持半，用相合为信。”帝为置传信牌，漆木长六寸，阔三寸，腹背刻字而中分之，置凿柄令可合。又穿二窍，容笔墨，上施纸札，每临阵则分持，或传令则书其言，系军吏之颈，至彼为合契。又献《御戎图》，请设堑以陷敌马，并上所置战械甚众。徙为莫州总管。

初，契丹南侵，败我兵于望都。既而谍者言复欲大入寇，帝自画军事，以手诏示辅臣曰：

镇、定、高阳三路兵宜会定州，夹唐河为大阵，立栅以守。量寇远近出军。俟敌疲则先锋出致师，用骑卒居中，环以步卒，接短兵而已，无远离队伍。

又分兵出三路：以六千骑屯威虏军，魏能、白守素、张锐领之；五千骑屯保州，杨延昭、张禧、李怀岳领之；五千骑屯北平塞，田敏、杨凝、石延福领之，以当贼锋。始至勿轻斗，待其气衰，背城以战。若南越保州，与大军遇，则令威虏之师与延昭会，使腹背受敌。若不攻定州，纵轶南侵，则复会北平田敏，合势入契丹界，邀其辎重，令雄、霸、破虏已来，互为声援。

又命孙全照、五德钧、裴自荣将兵八千屯宁边军，李重贵、赵守伦、张继旻将兵五千屯邢州，扼东西路。契丹将遁，则令定州大军与三路骑兵会击之，令普统军一万于莫州，卢文寿、王守俊监之，敌骑北去，则西趋顺安军袭击，断西山之路。如河冰已合，敌由东路，则刘用、刘汉凝、田思明以兵五千会普、全照为犄角，仍命石保吉将万兵镇大名，以张军势。

绩图以授诸将。

后数月，敕辅臣曰：“北边已屯大兵，而边奏至，敌未有衅，且聚军虚费，民力何以给之？”宜有制画，以为控遏。且静戎、顺安军界，先开营田、河道，可以扼黑卢口、三台、小李路，亦可通漕运至边。宜乘此用众浚治，使及军城，彼或挠吾役，即合兵击之。”李沆等曰：“设险以制敌，守边之利也。”遂诏内侍阎文庆与静戎、顺安知军事王能、马济督其事，而徙普屯顺安之西，与威虜魏能、保州杨延昭、北平田敏为掎角。

内侍冯仁俊掌御剑于莫州，与普不叶。帝曰：“勿穷治以骄将帅。”第召仁俊还。又令普率所部屯乾宁军，复迁普冀州团练使，徙本州总管。车驾幸澶渊，时王继忠已陷契丹，契丹欲请和，因继忠遣人持信箭为书遗普，且通密表。事平，迁容州观察使。向敏中为鄜延路都总管，以普副之。赵德明纳款，诏降制命，普言：“不宜授以押蕃落使，使之总制属羌，则强横不可制矣。”乃止兼管内蕃落使。

未几，徙并代路，给公使钱二千五百缗，普援例岁给钱三千缗，枢密院言无此例。又言李汉超守河朔时，岁给以万计，今并代屯军多，不足以犒军，帝不纳。改桂州观察使、镇州路总管，迁保平军节度观察留后，赴本镇。帝祀汾阴，还至陕西，普请驻蹕城中。因赐诗，令扈从至西京。拜河西军节度使、知河阳，徙许州。筑大流堰，引河通漕京师。上《军仪条目》二卷、《用将机宜要诀》二图。时方崇尚符瑞，而普请罢天下醮设，岁可省缗钱七十余万，以贍国用，繇是忤帝意。

大中祥符九年，上言九月下旬日食者三；又言：“商贾自秦州来，言唃廝囉欲阴报曹玮，请以臣所献阵图付玮，可使玮必胜。”帝以普言逾分，而枢密使王钦若言普欲以边事动朝廷，帝怒，命知杂御史吕夷简劾之。狱具，集百官参验，九月下旬

日不食。坐普私藏天文，下百官杂议，罪当死。议以官当。诏除名，贬贺州，遣使繫送流所。帝谓辅臣曰：“普出微贱，性轻躁，干求不已。既懵文艺，而假手撰述，以揣摩时事。闻在系所思其幼子，时时泣下，可听挈家以行。”甫至贺州，授太子左清道率府副率、房州安置，增房州屯兵百人护守。

稍复为左千牛卫将军，其妻表求普领小郡，迁左领军卫大将军。仁宗即位徙安州，迁左屯卫大将军，徙蔡州。坐失保任，降本卫将军。历迁左千牛、左领军卫大将军，起知信阳军，徙光州。以私用孔子庙钱，贬太子左监门率府副率，滁州安置。以左卫将军分司西京，给官第居蔡州，迁大将军，卒。

普倜傥有胆略，凡预讨伐，闻敌所在，即驰赴之。两平蜀盗，大小数十战，摧锋与贼角，众推其勇。颇通兵书、阴阳、六甲、星历、推步之术。太宗尝曰：“普性刚鸷，与诸将少合。”然藉其善战，每厚遇之。后以罪废，每太宗忌日，必尽室诣佛寺斋荐，率以为常。

张孜，开封人。母微时生孜，后入宫乳悼献太子。孜方在襁褓，真宗以付内侍张景宗曰：“此儿貌厚，汝谨视之。”景宗遂养以为子。荫补三班奉职、给事春坊司，转殿直。

皇太子即位，迁供奉官、阁门祗候。为陈州兵马都监，筑堤袁家曲捍水，陈以无患。五迁至供备库使，领恩州团练使、真定路兵马钤辖，历知莫、贝、瀛三州。转运使名张昱之奏罢冀、贝骁捷军士上关银、奚钱，事下孜议，孜言：“此界河策先锋兵，有战必先登，故平时赐予异诸军，不可罢。”昱之犹执不已，遂奏罢保州云冀别给钱粮，军怨果叛。

契丹欲背盟，富弼往使，命孜为副，议论虽出弼，然孜亦安重习事。以劳迁西上阁门使、知瀛州，拜单州团练使、龙神卫四厢都指挥使、并代副总管。河东更铁钱法，人情疑贰，兵

相率扣府欲诉，闭门不纳。是日几乱，孜策马从数卒往谕之，皆散还营。迁济州防御使、侍卫马军都虞候，又迁殿前都虞候，加桂州管内观察使，迁侍卫步军副都指挥使。虎翼兵教不中程，指挥使问状，屈强不肯对，乘夜，十余人大噪，趣往将害人，孜禽首恶斩之然后闻。迁昭信军节度观察留后、马军副都指挥使。

孜长于宫禁中，内外颇涉疑似，言者请罢孜兵柄，乃出为宁远军节度使、知潞州，徙陈州。仁宗以其无他，复召为马军副都指挥使。御史中丞韩绛又言：“孜不当典兵，而宰相富弼荐引之，请黜弼。”弼引咎求罢政事。谏官御史皆言进拟不自弼。绛家居待罪，曰：“不敢复称御史矣。”坐此谪知蔡州。而孜寻以罪罢，知曹州。卒，赠太尉，谥勤惠。孜初名茂实，避英宗旧名，改“孜”云。

许怀德，字师古，开封祥符人。父均，磁州团练使。怀德长六尺余，善骑射击刺。少以父任为东西班殿侍，累擢至殿前指挥使、左班都虞候。

元昊寇边，选为仪州刺史、鄜延路兵马钤辖，迁副总管。夏人三万骑围承平砦，怀德时在城中，率劲兵千余人突围，破之。夏人复阵，有出阵前据鞍嫚骂者，怀德引弓一发而踣，敌乃去。屠金明县，复进围延州。怀德遽还，夜遣裨将以步骑千余人，出不意击之，斩首二百级，遂解延州。迁凤州团练使，专领延州东路茈村一带公事。

徙秦凤路，未行，坐夏人破塞门砦不赴援，降宁州刺史。顷之，擢龙神卫四厢都指挥使、陵州团练使、本路副都总管。迁康州防御使，又坐当出讨贼逗留不进，所部兵夫弃随军刍粮，更赦，徙秦凤路副都总管，改捧日、天武四厢。又以贼侵掠属羌，亡十余帐，徙永兴军，又徙高阳关、并代路，历殿前都虞

候、遂州观察使、侍卫亲军马军副都指挥使、武信军节度观察留后、殿前副都指挥使、宁远军节度使。会从妹亡，无子，怀德欲冒有其田，事觉，罢管军，知亳州，徙徐州。岁余，复为殿前副都指挥使。祀明堂，进都指挥使，更保宁、建雄二节度。

年八十犹生子，筋力过人。在宿卫十四年，数乞身，帝不许。怀德曰：“臣年过矣，倘为御史所弹，且不得善罢。”即诏为减数岁。卒，赠侍中，谥荣毅。

怀德自初擢守边，连以畏懦被谪，已而与功臣并进典军，及坐请托得罪，去而复还。时遭承平，保宠终禄。故事，节度使移镇加恩，皆别上表再辞，每降批答，遣内侍赍赐，必有所遗。怀德以袷享加恩，既又移镇，乃共为一表以辞。翰林学士欧阳修劾其慢朝命，诏以修章示之，怀德谢罪而已，不复别进表。其鄙吝如此。

李允则，字垂范，济州团练使谦溥子也。少以材略闻，荫补衙内指挥使，改左班殿直。太平兴国七年，幽蓟还师，始置榷场于静戎军，允则典其事。还，使河东路决系囚，原治逋欠。又使荆湖察官吏，与转运使检视钱帛、器甲、刑狱，遂擢阁门祗候。浚治京师诸河，创水门，郑州水碓。西川贼刘旰平，上官正议修城未决，命允则与王承衍、阎承翰往视。还，言西川以无城难守，宜如正议。又言兵分则缓急不为用，请并屯要害，以便馈饷。高溪州蛮田彦伊入寇，遣诣辰州，与转运使张素、荆南刘昌言计事。允则以蛮徼不足加兵，悉招辑之。

累迁供备库副使、知潭州。将行，真宗谓曰：“朕在南衙，毕士安尝道卿家世，今以湖南属卿。”初，马氏暴敛，州人出绢，谓之地税。潘美定湖南，计屋输绢，谓之屋税。营田户给牛，岁输米四斛，牛死犹输，谓之枯骨税。民输茶，初以九斤为一大斤，后益至三十五斤。允则请除三税，茶以十三斤半为

定制，民皆便之。湖湘多山田，可以艺粟，而民情不耕。乃下令月所给马刍，皆输本色，繇是山田悉垦。湖南饥，欲发官廩先赈而后奏，转运使执不可，允则曰：“须报逾月，则饥者无及矣。”明年荐饥，复欲先赈，转运使又执不可，允则请以家资为质，乃得发廩贱糶。因募饥民堪役者隶军籍，得万人。转运使请发所募兵御邵州蛮，允则曰：“今蛮不搅，无名益戍，是长边患也。且兵皆新募，饥瘠未任出戍。”乃奏罢之。陈尧叟安抚湖南，民列允则治状请留，尧叟以闻。召还，连对三日，帝曰：“毕士安不谬知人者。”

迁洛苑副使、知沧州。允则巡视州境，浚浮阳湖，葺营垒，官舍间穿井。未几，契丹来攻，老幼皆入保而水不乏，斫冰代炮，契丹遂解去。真宗复召谓曰：“顷有言卿浚井葺屋为劳民者，及契丹至，始见善为备也。”转西上阁门副使、镇定高阳三路行营兵马都监，押大阵东面。请对，自陈武艺非所长，不可以当边剧。帝曰：“卿为我运筹策，不必当矢石也。”赐白金二千两，副以帟幄、什器，凡下诸路宣敕，必先属允则省而后行。及王超败，人心震摇，允则劝超衰经向师哭，以解众忿。真宗知允则始屡趣超进兵，手诏褒厉。

契丹通好，徙知瀛州，上言：“朝廷已许契丹和议，但择边将，谨誓约，有言和好非利者，请一切斥去。”真宗曰：“兹朕意也。”迁西上阁门副使。何承矩为河北缘边安抚、提点榷场，及承矩疾，诏自择代，乃请允则知雄州。初，禁榷场通异物，而逻者得所易珉玉带。允则曰：“此以我无用易彼有用也，纵不治。”迁东上阁门使、奖州刺史。河北既罢兵，允则治城垒不辍，契丹主曰：“南朝尚修城备，得无违誓约乎？”其相张俭曰：“李雄州为安抚使，其人长者，不足疑。”既而有诏诘之，允则奏曰：“初通好不即完治，恐他日颓圯因此废

守，边患不可测也。”帝以为然。

城北旧有彻城，允则欲合大城为一。先建东岳祠，出黄金百两为供器，道以鼓吹，居人争献金银。久之，密自彻去，声言盗自北至，遂下令捕盗，三移文北界，乃兴版筑，扬言以护祠。而卒就关城浚壕，起月堤，自此彻城之人，悉内城中。始，州民多以草覆屋，允则取材木西山，大为仓廩营舍。始教民陶瓦甃，标里闲，置廊市、邸舍、水碓。城上悉累甃，下环以沟堑，蒔麻植榆柳。广闾承翰所修屯田，架石桥，构亭榭，列堤道，以通安肃、广信、顺安军。

岁修禊事，召界河战棹为竞渡，纵北人游观，潜寓水战。州北旧多设陷马坑，城上起楼为斥堠，望十里；自罢兵，人莫敢登。允则曰：“南北既讲和矣，安用此为？”命彻楼夷坑，为诸军蔬圃，浚井疏洫，列畦陇，筑短垣，纵横其中，植以荆棘，而其地益阻隘。因治坊巷，徙浮图北原上，州民旦夕登望三十里，下令安抚司，所治境有隙地悉种榆，久之榆满塞下。顾谓僚佐曰：“此步兵之地，不利骑战，岂独资屋材耶？”

上元旧不燃灯，允则结彩山，聚优乐，使民夜纵游。明日，侦知北酋欲间入城中观，允则与同僚伺郊外。果有紫衣人至，遂与俱入传舍，不交一言，出奴女罗侍左右，剧饮而罢。且置其所乘骡庑下，使遁去，即幽州统军也。后数日，为契丹所诛。尝宴军中，而甲仗库火。允则作乐行酒不辍，副使请救，不答。少顷火熄，命悉瘞所焚物，密遣吏持檄瀛州，以茗笼运器甲。不浹旬，兵数已完，人无知者。枢密院请劾不救火状，真宗曰：“允则必有谓，姑诘之。”对曰：“兵械所藏，儆火甚严，方宴而焚，必奸人所为。舍宴而救，事或不测。”

又得谍，释缚厚遇之，谍言燕京大王遣来，因出所刺缘边金谷、兵马之数。允则曰：“若所得谬矣。”呼主吏按籍书实

数与之。谍请加緘印，因厚赐以金，纵还。未几，谍遽至，还所与数，緘印如故，反出彼中兵马、财力、地里委曲以为报。一日，民有诉为契丹民殴伤而遁者。允则不治，与伤者钱二千，众以为怯。逾月，幽州以其事来诘，答以无有。盖他谍欲以殴人为质验，比得报，以为妄，乃杀谍。云翼卒亡入契丹，允则移文督还，契丹报以不知所在。允则曰：“在某所。”契丹骇，不敢隐，既归卒，乃斩以徇。历四方馆引进使、高州团练使。天禧二年，以客省使知镇州，徙潞州。仁宗即位，领康州防御使。天圣六年，卒。

允则不事威仪，间或步出，遇民可语者，延坐与语，以是洞知人情。讼至，无大小面讯立断。善抚士卒，皆得其用。盗发辄获，人亦莫知所由。身无兼衣，食无重羞，不畜资财。在河北二十余年，事功最多，其方略设施，虽寓于游观、亭传间，后人亦莫敢隳。至于国信往来，费用仪式，多所裁定。晚年居京师，有自契丹亡归者，皆命舍允则家。允则死，始寓枢密院大程官营。

张亢，字公寿，自言后唐河南尹全义七世孙。家于临濮。少豪迈有奇节，事兄奎甚谨。进士及第，为广安军判官、应天府推官。治白沙、石梁二渠，民无水患。改大理寺丞、签书西京判官事。

通判镇戎军，上言：“赵德明死，其子元昊喜诛杀，势必难制，宜亟防边。”因论西北攻守之计，章数十上，仁宗欲用之，会丁母忧。既而契丹聚兵幽、涿间，河北增备，遂起为如京使、知安肃军。因入对曰：“契丹岁享金帛甚厚，今其主孱而岁歉，惧中国见伐，特张言耳，非其实也。万一倍约，臣请擐甲为诸军先。”

元昊反，为泾原路兵马钤辖、知渭州，累迁右骠驎使、忠

州刺史，徙鄜延路、知鄜州。上疏曰：

旧制，诸路总管、钤辖、都监各不过三两员，余官虽高，止不过一路。总管、钤辖不预本路事。今每路多至十四五员，少亦不减十员，皆兼本路分事，不相统制，凡有论议，互报不同。按唐总管，统军，都统，处置、制置使，各有副贰，国朝亦有经略、排阵使，请约故事，别置使名，每路军马事，止以三两员领之。

又泾原一路，自总管、钤辖、都监、巡检及城砦所部六十余所，兵多者数千人，少者才千人，兵势既分，不足以当大敌。若敌以万人为二十队，多张声势以缀我军，后以三五万人大入奔突，则何以支？

又比来主将与军伍移易不定，人马强弱，配属未均。今泾原正兵五万，弓箭手二万，鄜延正兵不减六七万，若能预为团结，明定节制，迭为应援，以逸待劳，则乌合饥馑之众，岂能窥我浅深乎？请下韩琦、范仲淹分按，逐路以马步军八千已上至万人，择才位兼高者为总领。其下分为三将：一为前锋，一为策前锋，一为后阵。每将以使臣、忠佐三两人，分屯要害之地，敌小入则一将出，大入则大将出。

又量敌数多少，使邻路出兵应接，此所谓常山蛇势也。今万人已上为一大将，一路又有主帅，延州领三大将，鄜州一大将，保安军及西路巡检、德靖砦共为一大将，则鄜延路兵五万人矣。原渭州、镇戎军各一大将，渭州山外及瓦亭各一大将，则泾原路五万人矣。弓箭手、熟户不在焉。昨延州之败，盖由诸将自守不相应援。请令边臣预定其法，敌寇某所，则某将为先锋，某将出某所为奇兵，某将出某所为声援，某城砦相近出敢战死士某所设覆，都、同巡检则各扼要害。

又令邻路取某路出应，仍潜用旗帜为号。昨刘平救延州，

前锋陷贼者已二千骑，平犹不知。赵瑜部马军间道先进，而赵振与王逵趋塞门，至高头平路，白马报敌张青盖驻山东，振麾兵掩袭，乃瑜也。臣在山外策应，未尝用本指挥旗号，自以五行支干别为引旗。若甲子日本军相遇，则先见者张青旗，后见者以绯旗应之，此是干相生，其干相克及支相生克亦如之。盖兵马出入，昼则百步之外不能相知，若不预为之号，必误军事。国家承平日久，失于训练，今每指挥艺精者不过百余人，余皆瘦弱不可用。且官军所恃者，步军与强弩尔。臣知渭州日，见广勇军彊弩者三百五十人，引一石二斗者仅百人，余仅及七八斗，正欲阅习时易为力尔。臣以跳镫弩试，皆不能张，阅习十余日，裁得百余人。又教以小坐法，亦十余日，又教以带甲小坐法，五十余日始能服熟。若安前弊以应新敌，其有必胜之理乎？

又兵官务张边事，以媒进邀赏，刘平之败，正繇贪功轻进，镇戎军最近贼境，每报贼骑至，不问多寡，凡主兵者皆出，至边壕则贼已去矣。盖权均势埒，各不相下，若不出，则恐得怯懦之罪。且诸路骑兵不能驰险，计其刍粟，一马之费，可养步军五人。马高不及格，宜悉还坊监，止留十之三，余以步兵代之。又比来禁卫队长，繇年劳换前班者，或为诸司使副，白丁试武技，亦命以官，而诸路弓箭手生长边陲，父祖效命，累世捍贼，乃无进擢之路，何以激劝边民？

窃闻大帅议五路进师，且有有用兵以来，屡出无功，若一旦深入，臣切以为未可也。山界诸州城砦，距边止二三百里，夏兵器甲虽精利，其斗战不及山界部族，而财粮又尽出山界。若十月后令诸将分番出界，使夏人不得耕牧。然后出步兵，负十日粮，人日给米一升，马日给粟四升、草五分，贼界有草地，以半资放牧，亦可减輓运之半。王师既行，使唃廝囉及九姓回

纒分制其后，必荡覆巢穴。

又言：“陕西民调发之苦，数倍常岁，宜一切权罢，令安抚司与逐州长吏减省他役，颡应边须。及选殿侍军将各三十人，以驼、骡各二百，留其半河中，以运鄜、延、保安军军须，其半留乾州或永兴军，以运环、庆、原、渭、镇戎军军须，分一转运使专董其事。又鄜州四路半当冲要，尝以闲慢路递铺兵卒之半，贴冲要二路。驿百人，每三人挽小车，载二百五十斤至三百斤，若团亻并辇运，边计亦未至失备，而民力可以宽矣。”

初，亢请乘驿入对，诏令手疏上之，后多施用。进西上阁门使，改都钤辖，屯延州。又奏边机军政措置失宜者十事，言：

王师每出不利，岂非节制不立，号令不明，训练不至，器械不精？或中敌诡计，或自我贪功；或左右前后自不相救，或进退出入未知其便；或兵多而不能用，或兵少而不能避；或为持权者所逼，或因懦将所牵；或人马困饥而不能奋，或山川险阻而不能通：此皆将不知兵之弊也。未闻深究致败之由而为之措置，徒益兵马，未见胜术。一也。

去春敌至延州，诸路发援兵，而河东、秦凤各逾千里，泾原、环庆不减十程。去秋贼出镇戎，远自鄜延发兵，千里远斗，锐气已衰，如贼已退，乃是空劳师徒，异时更寇别路，必又如此，是谓不战而自弊。二也。

今鄜延副都总管许怀德兼管勾环庆军马，环庆副都总管王仲宝复兼鄜延，其泾原、秦凤总管等亦兼邻路，虽令互相策应，然环州至延州十四五驿，径赴亦不下十驿；泾原至秦凤千里，若发兵互援，而山路险恶，人马之力已竭。三也。

四路军马各不下五六万，朝廷罄力供亿，而边臣但言兵少，每路欲更增十万人，亦未见功效。且兵无节制一弊，无奇正二

弊，无应援三弊，主将不一四弊，兵分势弱五弊。有此五弊，如驱市人而战，虽有百万，亦无益于事。四也。

古人教习，须三年而后成，今之用兵已三年矣，将帅之材孰贤孰愚，攻守之术孰得孰失，累年败衄，而居边要者未知何谋。使更数年未罢兵，国用民力，何以克堪。若因之以饥馑，加之以他寇，则安危之策，未知如何。五也。

今言边事者甚众，朝廷或即奏可，或再详究以闻，或付有司。前条方行，后令即变，胥史有钞录之劳，官吏无商略之暇，边防军政，一无定制。六也。

夏竦、陈执中皆朝廷大臣，凡有边事，当付之不疑。今但主文书、守诏令，每有宣命，则翻录行下；如诸处申禀，则令候朝旨。如是，则何必以大臣主事？七也。

前河北用兵，减冗官以省费，今陕西日以增员，如制置青白盐使副、招抚蕃部使臣十余员，所占兵士千余人，请给岁约万缗。复有都大提举马铺器甲之类，诸州并募克敌、致胜、保捷、广锐、宣毅等兵，久未曾团结训练，但费军廩，无益边备。八也。

今军有手艺者，管兵之官，每一指挥，抽占三之一。如延州诸将不出，即有兵二万，除五千守城之外，其余止一万五千。若有警急，三日内不能团集，况四十里外便是敌境，一有奔突，何以备之？九也。

陕西教集乡兵，共十余万人。市井无赖，名挂尺籍，心薄田夫，岂无奸盗杂于其中？苟无措置，他日为患不细。十也。

既而复请面陈利害，不报。

会元昊益炽，以兵围河外。康德輿无守御才，属户豪也嘍叛去，导夏人自后河川袭府州，兵至近道才觉，而蕃汉民被杀掠已众。攻城不能下，引兵屯琉璃堡，纵游骑钞麟、府间，二

州闭壁不出。民乏饮，黄金一两易水一杯。时丰州已为夏人所破，麟、府势孤，朝廷议弃河外守保德军未果，徙亢为并代都钤辖、管勾麟府军马事。单骑叩城，出所授敕示城上，门启，既入，即纵民出采薪刍汲涧谷。然夏人犹时出钞掠，亢以州东焦山有石炭穴，为筑东胜堡；下城旁有蔬畦，为筑金城堡；州北沙坑有水泉，为筑安定堡，置兵守之。募人获于外，腰镰与卫送者均得。其时禁兵皆败北，无斗志，乃募役兵敢战者，夜伏隘道，邀击夏人游骑。比明，有持首级来献者，亢以锦袍赐之，禁兵始惭奋曰：“我顾不若彼乎？”又纵使饮博，方窘乏幸利，咸愿一战。亢知可用，始谋击琉璃堡，使谋伏敌砦旁草中，见老羌方炙羊脾占吉凶，惊曰：“明当有急兵，且趣避之。”皆笑曰：“汉儿皆藏头膝间，何敢！”亢知无备，夜引兵袭击，大破之。夏人弃堡去，乃筑宣威砦于步驼沟捍寇路。

时麟州馈路犹未通，敕亢自护赏物送麟州。敌既不得钞，遂以兵数万趋柏子砦来邀。亢所将才三千人，亢激怒之曰：“若等已陷死地，前斗则生，不然，为贼所屠无余也。”士皆感厉。会天大风，顺风击之，斩首六百级，相蹂践赴崖谷死者不可胜计，夺马千余匹。乃修建宁砦。夏人数出争，遂战于兔毛川。亢自抗以大阵，而使骁将张岷伏短兵强弩数千于山后。亢以万胜军皆京师新募市井无赖子弟，罢软不能战，敌目曰“东军”，素易之，而怯虎翼军勇悍。亢阴易其旗以误敌，敌果趣“东军”，而值虎翼卒，搏战良久，伏发，敌大溃，斩首二千级。不逾月，筑清塞、百胜、中候、建宁、镇川五堡，麟、府之路始通。

亢复奏：“今所通特一径尔，请更增并边诸栅以相维持，则可以广田牧，壮河外之势。”议未下，会契丹欲渝盟，领果州团练使、知瀛州。葛怀敏败，迁四方馆使、泾原路经略安抚

招讨使、知渭州，亢闻诏即行，及至，敌已去。郑戩统四路，亢与议不合，迁引进使，徙并代副都总管。御史梁坚劾亢出库银给牙吏往成都市易，以利自入，夺引进使，为本路钤辖。及夏人与契丹战河外，复引进使、副都总管，知代州兼河东沿边安抚事。范仲淹宣抚河东，复奏亢前所增广堡砦，宜使就总其事。诏既下，明镐以为不可，屡牒止之。亢曰：“受诏置堡砦，岂可得经略牒而止耶？坐违节度，死所甘心，堡砦必为也。”每得牒，置案上，督役愈急。及堡成，乃发封自劾，朝廷置不问。蕃汉归者数千户，岁减戍兵万人，河外遂为并、汾屏蔽。

复知瀛州，因言：“州小而人众，缓急无所容，若广东南关，则民居皆在城中。”夏竦前在陕西，恶亢不附己，特沮其役，然卒城之。加领眉州防御使，复为泾原路总管、知渭州。会给郊赏，州库物良而估贱，三司所给物下而估高，亢命均其直，以便军人。转运使奏亢擅减三司所估。会竦为枢密使，夺防御使，降知磁州。御史宋禧继言亢尝以库银市易，复夺引进使，为右领卫大将军、知寿州。

后陕西转运使言亢所易库银非自入者，改将作监、知和州。坐失举，徙筠州。久之，复为引进使、果州团练使，又复眉州防御使、真定府路副都总管。迁客省使，以足疾知卫州，徙怀州。坐与邻郡守议河事，会境上经夕而还，降曹州钤辖。改河阳总管，以疾辞，为秘书监。未几，复客省使、眉州防御使、徐州总管，卒。

亢好施轻财，凡燕犒馈遗，类皆过厚，至遣人贸易助其费，犹不足。以此人乐为之用。同学生为吏部，亢怜其老，荐为县令。后既为所累，出筠州，还，所荐者复求济，亢又赠金帛，终不以屑意。驭军严明，所至有风迹，民图像祠之。

奎字仲野，先亢中进士。历并、秀州推官，监衢州酒。徐

生者殴人至死，系婺州狱，再问辄言冤。转运使命奎复治。奎视囚籍印竅伪，深探之，乃狱吏窜易，卒释徐生，抵吏罪，众惊伏。同时荐者三十九人，改大理寺丞，知合淝县，徙南充县。

以殿中丞通判泸州，罢归。会秦州盐课亏缗钱数十万，事连十一州。诏奎往按，还奏三司发钞稽缓，非诸州罪。因言：“盐法所以足军费，非仁政所宜行。若不得已，令商人转贸流通，独关市收其征，上下皆利。孰与设重禁壅阏之为民病？”于是悉除所负。未几，知江州，徙楚州，迁太常博士，召为殿中侍御史、知滑州，徙邢州。母病，辄割股肉和药以进，母遂愈。其后母卒，庐于墓，自负土植松柏。

服终，授度支判官，出为京东转运使，以侍御史为河东转运使，进刑部员外郎、知御史杂事。安抚京东，募民充军凡十二万，奏州县吏能否数十人。还为户部副使。及分陕西为四路，擢天章阁待制、环庆路经略安抚招讨使、知庆州，以父名余庆辞，不许。历陕西都转运使、知永兴军、河东都转运使，加龙图阁直学士，知澶、青、徐、扬等州，再迁吏部郎中。

时李宥知江宁府，府廨尽焚。谏官言金陵始封之地，守臣视火不谨，宜择才臣缮治之。迁右谏议大夫、知江宁府。奎简材料工，一循旧制，不逾时复完。还，判吏部流内铨，徙审官院、知河南府。河南宫阙岁久颇摧圯，奎大加兴葺。又按唐街陌，分榜诸坊。初，全义守洛四十年，洛人德之，有生祠。及见奎伟仪观，曰：“真齐王孙也。”因复兴齐王祠。岁余，以能政闻，迁给事中，归朝。京东盗起，加枢密直学士、知郢州，数月，捕诸盗，悉平。

奎治身有法度，风力精强，所至有治迹，吏不敢欺，第伤苛细。亢豪放喜功名，不事小谨。兄弟所为不同如此，然皆知名一时。子焘，龙图阁直学士。

刘文质，字士彬，保州保塞人，简穆皇后从孙也。父审琦，虎牢关使，从讨李重进战死。文质幼从母入禁中，太宗授以左班殿直，迁西头供奉官、寄班祗候。帝颇亲信之，数访以外事。尝谓内侍窦神兴曰：“文质，朕之近亲，又忠谨，其赐白金百斤。”出为两浙走马承受公事，擢西京左藏库副使、岢岚军使，赐金带、名马。徙知麟州，改麟府浊轮砦兵马钤辖。击蕃酋万保移，走之。越河破契丹，拔黄太尉砦，杀获万计，赐锦袍、金带。徙知庆州。

李继迁入寇，文质将出兵，而官吏不敢发库钱。乃以私钱二百万给军，士皆感奋，遂大破贼。徙泾州，充麟州、清远军都监，又破敌于枝子平。咸平中，清远军陷，坐逗挠夺官，雷州安置。久之，起为太子率府率、杭州驻泊都监。封泰山，以内殿崇班为青、齐、淄、潍州巡检。进礼宾副使、石隰缘边同都巡检使，徙秦州钤辖。建小落门砦，亲率土版筑。会李浚知秦州，因就赐白金五百两。

天禧中，知代州。先是，蕃部获逃卒，给绢二匹、茶五斤，卒皆论死。时捕得百三十九人，文质取二十九人，以赦后论如法，余悉配隶他州。再迁内园使、知邠州，数从曹玮出战，筑堡障。复徙秦州钤辖，领连州刺史，再知代州，卒。厚贖其家，官子三人。

文质以简穆亲，又父死事，故前后赐予异诸将。真宗尝问保塞之旧，文质上宣祖、太祖赐书五函。仁宗亦以书赐之。然性刚，喜评刺短长，于贵近无所避，故不大显。子十六人，涣、沪皆知名。

涣字仲章，以父任为将作监主簿，监并州仓。天圣中，章献太后临朝久，涣谓天子年加长，上书请还政。后震怒，将黜隶白州，吕夷简、薛奎力谏得免。仁宗亲政，擢为右正言。郭

后废，涣与孔道辅、范仲淹等伏阙争之，皆罚金。会河东走马承受奏，涣顷官并州，与营妓游，黜通判磁州，寻知辽州。

夏人叛，朝廷议遣使通河西唃氏，涣请行。间道走青唐，谕以恩信。唃氏大集族帐，誓死捍边，遣骑护出境，得其誓书与西州地图以献。加直昭文馆，迁陕西转运使、由工部郎中知沧州，改吉州刺史，知保州。州自戍卒叛后，兵益骄。涣至，虎翼军谋举城叛，民大恐。涣单骑徐叩营，械首恶者归，斩之，一军帖服。徙登州，益治刀鱼船备海寇，寇不敢犯，诏嘉奖之。

历知邢、恩、冀、泾、澶五州。恩承贼蹂践后，涣经理缮葺有叙，兵民犯法，一切用重典，威令大振。治平中，河北地震，民乏粟，率贱卖耕牛以苟朝夕。涣在澶，尽发公钱买之。明年，民无牛耕，价增十倍，涣复出所市牛，以元直与民，澶民赖不失业。历秦凤、泾原、真定、定州路总管，四迁至镇宁军节度观察留后。熙宁中，还，为工部尚书致仕。

涣有才略，尚气不羁，临事无所避，然锐于进取。方升拓洮、岷，讨安南，涣既老，犹露章请自效，不报。卒，年八十一。

沪字子浚，颇知书传，深沉寡言，有知略。以荫补三班奉职，累迁右侍禁。康定中，为渭州瓦亭砦监押，权静边砦，击破党留等族，斩一骁将，获马牛橐驼万计。时任福败，边城昼闭，居民畜产多为贼所掠，沪独开门纳之。

迁左侍禁，韩琦、范仲淹荐授阁门祗候。又破穆宁生氏。西南去略阳二百里，中有城曰水洛，川平土沃，又有水轮、银、铜之利，环城数万帐，汉民之逋逃者归之，教其百工商贾，自成完国。曹玮在秦州，尝经营不能得。沪进城章川，收善田数百顷，以益屯兵，密使人说城主铎厮那令内附。会郑戡行边，沪遂召铎厮那及其酋属来献结公、水洛、路罗甘地，愿为属户。

戡即令沪将兵往受地。既至而氏情中变，聚兵数万合围，夜纵火呼啸，期尽杀官军。沪兵才千人，前后数百里无援，沪坚卧，因令晨炊缓食，坐胡床指挥进退，一战氏溃，追奔至石门，酋皆稽颡请服。因尽驱其众隶麾下，以通秦、渭之路。又败临洮氏于城下。迁内殿崇班。

戡以三将兵遣董士廉助筑城，功未半，会戡罢四路招讨使，而泾原路尹洙以为不便，令罢筑，且召沪，不听，日增版趣役。洙怒，使狄青械沪、士廉下狱。氏众惊，收积聚、杀吏民为乱，朝廷遣鱼周询、程戡往视，氏众诣周询，请以牛羊及丁壮助工役，复以沪权水洛城砦主。城成，终以违本路安抚使节制，黜一官，为镇戎军西路都巡检。复内殿崇班，疡发首，卒。弟渊将以其枢东归，居人遮道号泣请留，葬水洛，立祠城隅，岁时祀之。

经略司言，得熟户蕃官牛装等状，愿得沪子弟主其城。乃命其弟淳为水洛城兵马监押，城中有碑记沪事。

赵滋，字子深，开封人。父士隆，天圣中，以阁门祗候为邠宁环庆路都监，战没。录滋三班奉职。滋少果敢任气，有智略。康定初，以右侍禁选捕京西叛卒有功，迁左侍禁，后为泾原仪渭、镇戎军都巡检。会渭州得胜砦主姚贵杀监押崔绚，劫宣武神骑卒千余人叛，攻羊牧隆城。滋驰至，谕降八百余人，贵穷，走出砦。招讨使令滋给赐降卒及迁补将吏，滋以为如是是诱其为乱，藏其牒不用，还，为招讨使所怒，故赏弗行。

范仲淹、韩琦经略陕西，举滋可将领，得阁门祗候，为镇戎军西路都巡检。时京西军贼张海久未伏诛，命滋都大提举陕西、京西路捉贼，数月贼平。后为京东路都巡检。富弼为安抚使，举再任登州。乳山砦兵叛，杀巡检，州将诛首恶数人，不穷按。滋承檄验治，驰入其垒，次第推问，得党与百余人付

狱，众莫敢动。

在京东五年，数获盗，不自言，弼为言，乃自东头供奉官超授供备库副使、定州路驻泊都监。尝因给军食，同列言粟不善，滋叱之曰：“尔欲以是怒众耶？使众有一言，当先斩尔以徇。”韩琦闻而壮之，以为真将帅材。及琦在河东，又奏滋权并代路钤辖，改管勾河东经略司公事。建言：“代州、宁化军有地万顷，皆肥美，可募人田作，教战射，为堡砦。”人以为利。

累迁西上阁门副使，历知安肃军、保州。滋强力精悍，有吏能，所至称治。会契丹民数违约，乘小舟渔界河中，吏惮生事，累岁莫敢禁。后又遣大舟十余，自海口运盐入界河。朝廷患之，以滋可任，徙知雄州。滋戒巡兵，舟至，辄捕其人杀之，辇其舟，移文还涿州，渔者遂绝。契丹因使人以为言，而知瀛州彭思永、河北转运使唐介燕度，皆以滋生事，请罢之。朝廷更以为能，擢龙神卫四厢都指挥使、嘉州团练使，迁天武、捧日四厢都指挥使。

英宗即位，领端州防御使、步军都虞候，赐白金五百两，留再任。未几，卒，赠遂州观察使。

滋在雄州六年，契丹惮之。契丹尝大饥，旧，米出塞不得过三斗，滋曰：“彼亦吾民也。”令出米无所禁，边人德之。驭军严，战卒旧不服役，滋役之如厢兵，莫敢有言。缮治城壁、楼橹，至于簿书、米盐，皆有条法。性尤廉谨，月得公使酒，不以入家。然傲慢自誉，此其短也。

论曰：石普晓畅军事，习知民庸，然揣摩时政，终以罪废。张孜虽称持重，迹其所长，无足取者。许怀德以懦不任事，数遭贬斥，其不及普远矣。刘文质以私钱给军，且脱人于死，仕虽偃蹇，声名俱章章矣。涣以小官，能抗疏母后，辑暴弭奸，

则其余事也。沪，水洛之战，从容退师，沪之才略，其最优者欤？赵滋有吏能，出米塞下以振契丹，亦仁人之用心。李允则在河北二十年，设施方略，不动声气，契丹至以长者称之。张亢起儒生，晓韬略，琉璃堡、兔毛川之捷，良快人意，区区书生，功名如此，何其壮哉！奎以治迹著称，其视亢盖所谓难为兄难为弟者欤？

## 列传第八十四

刘平 弟兼济 郭遵附 任福 王珪 武英 桑怿 耿  
傅 王仲宝附

刘平，字士衡，开封祥符人。父汉凝，从太宗征河东岢岚、宪州，累迁崇仪使。平刚直任侠，善弓马，读书强记。进士及第，补无锡尉，击贼杀五人，擢大理评事。知鄱陵县，徙南充。夷人寇涪井监，转运使以平权泸州事，平率土丁三千击走之。祠汾阴，迁本寺丞。还，路由安州，遇贼十数人，平发矢毙三贼，余骇散。以寇准荐，为殿中丞、知泸州，夷人惩前败，不敢扰边。

召拜监察御史，数上疏论事，为丁谓所忌。久之，除三司盐铁判官、河北安抚，改殿中侍御史、陕西转运使。与副使论事不合，徙知襄州。仁宗即位，迁侍御史。

初，真宗知其才，将用之。丁谓乘间曰：“平，将家子，素知兵，若使将西北，可以制敌。”后章献太后思谓言，特改衣库使、知邠州。属户明珠、磨糜族数反覆，平潜兵杀数千人，以功领宾州刺史、鄜延路兵马钤辖，徙泾原路，兼知渭州。胡则为陕西都转运使，平奏曰：“则，丁谓党，今隶则部，虑掎摭致罪。”徙汝州，改淮南、江、浙、荆湖制置发运副使，行数驿，召还，真拜信州刺史、知雄州。居四年，迁忻州团练使、知成德军。

景祐元年，拜龙神卫四厢都指挥使、永州防御使、知定州，

徙环庆路副都总管，进侍卫亲步军都虞候。奏言：“元昊势且叛，宜严备之。”寻坐被酒破锁入甲仗库，为转运使苏耆所劾，落管军，知同州。上疏自列，召入问状，复为步军都虞候、知澶州。时议塞河，而平言不知河事，乃徙沧州副都总管。

时吕夷简为宰相，台谏官数言政事阙失，平奏书曰：“臣见范仲淹等毁誉大臣，此必有要人授旨仲淹辈，欲逐大臣而代其位者。臣于真宗朝为御史，顾当时同列，未闻有奸邪党与诈忠卖直，所为若此。臣虑小臣以浅文薄伎，偶致显用，不识朝廷典故，而论事浸淫，遂及管军将校。且武人进退，与儒臣异路，若掎摭短长，妄有举劾，则心摇而怨结矣。愿明谕台谏官，毋令越职，仍不许更相引荐。或阙员，则朝廷自择忠纯耆德用之。”论者以谓希夷简意也。改高阳关副总管。

宝元元年，以殿前都虞候为环庆路马步军副总管。会元昊反，迁邕州观察使，为鄜延路副总管兼鄜延、环庆路同安抚使。顷之，兼管勾泾原路兵马，进步军副都指挥使、静江军节度观察留后。献攻守之策曰：

五代之末，中国多事，唯制西戎为得之。中国未尝遣一骑一卒，远屯塞上，但任土豪为众所伏者，封以州邑，征赋所入，足以贍兵养士，由是无边鄙之虞。太祖定天下，惩唐末藩镇之盛，削其兵柄，收其赋入，自节度以下，第坐给奉禄，或方面有警，则总师出讨，事已，则兵归宿卫，将还本镇。彼边方世袭，宜异于此，而误以朔方李彝兴、灵武冯继业一切亦徙内地。自此灵、夏仰中国戍守，千里运粮，兵民并困。

其后灵武失守，而赵德明惧王师问罪，愿为藩臣。于时若止弃灵、夏、绥、银，与之限山为界，则无今日之患矣。而以灵、夏两州及山界蕃汉户并授德明，故蓄甲治兵，渐窥边隙，鄜延、环庆、泾原、秦陇所以不能弛备也。

今元昊嗣国，政刑惨酷，众叛亲离，复与唃廝囉构怨，此乃天亡之时。臣闻寇不可玩，敌不可纵。或元昊不能自立，别有酋豪代之，西与唃廝囉复平，北约契丹为表里，则何以制其侵轶？今元昊国势未强，若乘此用鄜延、环庆、泾原、秦陇四路兵马，分两道，益以蕃汉弓箭手，精兵可得二十万，三倍元昊之众，转粮二百里，不出一月，可收山界洪、宥等州。招集土豪，縻之以职，自防御使以下、刺史以上，第封之，给以衣禄金帛；又以土人补将校，使勇者贪于禄，富者安于家，不期月而人心自定。及遣使谕唃廝囉，授以灵武节度，使挠河外族帐，以窘元昊。复出麟、府、石州蕃汉步骑，猎取河西部族，招其酋帅，离其部众，然后以大军继之，元昊不过鼠窜为穷寇尔，何所为哉！

且灵、夏、绥、银地不产五谷，人不习险阻，每岁资粮，取足洪、宥。而洪、宥州羌户劲勇善战，夏人恃此以为肘腋。我苟得之，以山为界，凭高据险，下瞰沙漠，各列堡障，量以戎兵镇守，此天险也。庙朝之谋，不知出此，而争灵、夏、绥、银，连年调发，老师费财，以致中国疲弊，小丑猖獗，此议臣之罪也。

今朝廷或贷元昊罪，更示含容，不惟宿兵转多，经费尤甚。万一元昊潜结契丹，互为掎角，则我一身二疾，不可并治。必轻者为先，重者为后，如何减兵以应河北？请召边臣，与二府定守御长策。

疏奏未报。

属元昊盛兵攻保安军，时平屯庆州，范雍以书召平，平率兵与石元孙合军趋土门。既又有告敌兵破金明、围延州者，雍复召平与元孙救延州。平素轻敌，督骑兵昼夜倍道行，明日，至万安镇。平先发，步军继进，夜至三川口西十里止营，遣骑

兵先趋延州争门。时鄜延路驻泊都监黄德和将二千余人，屯保安北碎金谷，巡检万俟政、郭遵各将所部分屯，范雍皆召之为外援，平亦使人趣其行。诘旦，步兵未至，平与元孙还逆之。行二十里，乃遇步兵，及德和、万俟政、郭遵所将兵悉至，将步骑万余结阵东行五里，与敌遇。

时平地雪数寸，平与敌皆为偃月阵相响。有顷，敌兵涉水为横阵，郭遵及忠佐王信薄之，不能入。官军并进，杀数百人，乃退。敌复蔽盾为阵，官军复击却之，夺盾，杀获及溺水死者几千人。平左耳、右颈中流矢。日暮，战士上首功及所获马，平曰：“战方急，尔各志之，皆当重赏汝。”语未已，敌以轻兵薄战，官军引却二十步。黄德和居阵后，望见军却，率麾下走保西南山，众从之，皆溃。平遣其子宜孙驰追德和，执辔语曰：“当勒兵还，并力抗敌，奈何先奔？”德和不从，驱马遁赴甘泉。平遣军校杖剑遮留士卒，得千余人。转斗三日，贼退还水东。平率余众保西南山，立七栅自固。敌夜使人叩栅，问大将安在，士不应。复使人伪为戍卒，递文移平，平杀之。夜四鼓，敌环营呼曰：“如许残兵，不降何待！”平旦，敌酋举鞭麾骑，自山四出合击，绝官军为二，遂与元孙皆被执。

初，德和言平降贼，朝廷发禁兵围其家。及命殿中侍御史文彦博即河中府置狱，遣庞籍往讯焉，具得其实。遂释其家，德和坐腰斩。而延州吏民亦诣阙诉平战没状，遂赠朔方军节度使兼侍中，谥壮武，赐信陵坊第，封其妻赵氏为南阳郡太夫人，子孙及诸弟皆优迁，未官者录之。其后降羌多言平在兴州未死，生子于贼中。及石元孙归，乃知平战时被执，后没于兴州。弟兼济。

兼济字宝臣，以父荫补三班奉职。善骑射，读兵书知大旨。为襄州兵马监押。汉江暴涨，兼济解衣涉水，率众捍城，州赖

以完。擢阁门祇候、雄霸州界河巡检，徙晋、绛、泽、潞都巡检使。岁饥，太行多盗，禽二百余人。改左侍禁、鄜延路兵马都监，权知保安军，历同提点陕西、河东刑狱，徙知笼竿城。

夏人寇边，众号数万，兼济将兵千余，转战至黑松林，败之。属其兄平战没于三川口，特授内殿崇班、知原州。入辞，仁宗慰勉之曰：“国忧未弭，家仇未报，不可不力也。”属户明珠族叛，诸将欲亟讨。兼济第日纵饮击鞠，繆为不知，以疑其意。既而叛者自溃，乃追袭之，射杀其酋长，收余众以归。徙宁州，破靳厮鞬砦，徙鄜州。

元昊既称藩，徙梓夔路钤辖，又徙知镇戎军。兼济御下严急，转运使言士心多怨，请徙诸内地。改泾原路钤辖，复知宁州，又知原州，徙冀州、广信军。累迁文思使、惠州刺史、河北缘边安抚副使，擢西上阁门使、同管勾三班院，出知雄州。

先是，边民避罪逃者，契丹辄纳之，守将畏事不敢诘，兼济悉移檄责还。徙冀州，逾月，改忻州，复管勾三班院，卒。

郭遵者，开封人也，家世以武功称。遵少隶军籍，稍迁殿前指挥使。乾兴中，改左班殿直、并代路巡检。迁右侍禁、庆州柔远砦兵马监押。召试骑射优等，迁左侍禁、阁门祇候。为秦州三阳砦主，徙延州西路都巡检使。

元昊寇延州，遵以裨将属刘平，遇敌，驰马入敌阵，杀伤数十人。敌出骁将扬言当遵，遵挥铁杵破其脑，两军皆大呼。复持铁枪进，所向披靡。会黄德和引兵先溃，敌战益急。遵奋击，期必死，独出入行间。军稍却，即复马以殿，又持大槩横突之。敌知不可敌，使人持大弩索立高处迎遵马，辄为遵所断。因纵遵使深入，攒兵注射之，中马，马踬仆地，被杀。特赠果州团练使。以其父斌为太子右清道率府副率；母贺，封仁寿郡君；妻尹，安康郡君；弟青石侍禁，逵三班奉职。四子尚幼，

仁宗悉为赐名，忠嗣西头供奉官，忠绍左侍禁，忠裔右侍禁，忠绪左班殿直。女旧为尼，亦赐紫方袍。

遵用铁杵、枪、槩、共九十斤，其后耕者得其器于战处，皇祐中，乃并与其衣冠葬之河南。逵自有传。

任福，字祐之，其先河东人，后徙开封。咸平中，补卫士，由殿前诸班累迁至遥郡刺史。元昊反，除莫州刺史、岚石隰州缘边都巡检使。既辞，奏曰：“河东地介大河，斥堠疏阔，愿严守备，以戒不虞。”仁宗善之，命知陇州，擢秦凤路马步军副总管。诏陕西增城垒、器械，福受命四十日，而战守之备皆具。以忻州团练使为鄜延路副总管、管勾延州东路蕃部事。

寻知庆州，复兼环庆路副总管。上言：“庆州去蕃族不远，愿勒兵境上，按亭堡，谨斥堠。”因经度所过山川道路，以为缓急攻守之备。帝益善之，听便宜从事。

夏人寇保安、镇戎军，福与子怀亮、侄婿成嵩自华池凤川镇声言巡边，召诸将牵制敌势。行至柔远砦，犒蕃部，即席部分诸将，攻白豹城。夜漏未尽，抵城下，四面合击。平明，破其城，纵兵大掠，焚巢穴，获牛马、橐驼七千有余，委聚方四十里，平骨咩等四十一族。以功拜龙神卫四厢都指挥使、贺州防御使，改侍卫马军都虞候。

康定二年春，朝廷欲发泾原、鄜延两路兵西讨，诏福诣泾原计事。会安抚副使韩琦行边趋泾原，闻元昊谋寇渭州，琦亟趋镇戎军，尽出其兵，又募敢勇得万八千人，使福将之。以耿傅参军事，泾原路驻泊都监桑怱为先锋，钐辖朱观、都监武英、泾州都监王珪各以所部从福节制。琦戒福等并兵，自怀远城趋得胜砦，至羊牧隆城，出敌之后。诸砦相距才四十里，道近粮饷便，度势未可战，则据险设伏，待其归邀击之。福引轻骑数千，趋怀远城捺龙川，遇镇戎军西路巡检常鼎、刘肃，与敌

战于张家堡南，斩首数百。夏人弃马羊橐驼佯北，恠引骑趋之，福踵其后。谍传敌兵少，福等颇易之。薄暮，与恠合军屯好水川，观、英屯龙落川，相距隔山五里，约翌日会兵川口。路既远，刍饷不继，士马乏食已三日。追奔至笼竿城北，遇夏军，循川行，出六盘山下，距羊牧隆城五里结阵，诸将方知堕敌计，势不可留，遂前格战。恠驰犯其锋，福阵未成列，贼纵铁骑突之，自辰至午，阵动，众傅山欲据胜地。俄伏发，自山背下击，士卒多坠崖堑，相覆压，恠、肃战死。敌分兵数千，断官军后，福力战，身被十余矢。有小校刘进者，劝福自免。福曰：“吾为大将，兵败，以死报国尔。”挥四刃铁简，挺身决斗，枪中左颊，绝其喉而死。乃彳并兵攻观、英。战既合，王珪自羊牧隆城引兵四千，阵于观军之西；渭州驻泊都监赵津将瓦亭骑兵二千继至。珪屡出略阵，阵坚不可破，英重伤，不能视军。敌兵益至，官军遂大溃，英、津、珪、傅皆死；内殿崇班訾赞、西头供奉官王庆、侍禁李简、李禹亨、刘钧亦战没；军校死者数十人，士死者六千余人。唯观以兵千余保民垣，四响纵射，会暮，敌引去，与福战处相距五里，然其败不相闻也。福子怀亮亦死之。

方元昊倾国入寇，福临敌受命，所统皆非素抚之兵，既又分出趋利，故至于甚败。奏至，帝震悼，赠福武胜军节度使兼侍中，赐第一区，月给其家钱三万，粟、麦四十斛。追封母为陇西郡太夫人，妻为琅琊郡夫人，录其子及从子凡六人。

王珪，开封人也。少拳勇，善骑射，能用铁杵、铁鞭。年十九，隶亲从官，累迁殿前第一班押班，擢礼宾副使、泾州驻泊都监。

康定初，元昊寇镇戎军，珪将三千骑为策先锋，自瓦亭至师子堡，敌围之数重，

珪奋击披靡，获首级为多。叩镇戎城，请益兵，不许。城中惟绝糗粮予之。师既饱，因语其下曰：“兵法，以寡击众必在暮，我兵少，乘其暮击之，可得志也。”复驰入，有骁将持白帜植枪以詈曰：“谁敢与吾敌者！”枪直珪胸而伤右臂，珪左手以杵碎其脑。继又一将复以枪进，珪挟其枪，以鞭击杀之。一军大惊，遂引去。珪亦以马中箭而还，仁宗特遣使抚谕之；然以其下死伤亦多，止赐名马二匹，黄金三十两，裹创绢百匹；复下诏暴其功塞下，以厉诸将。

是岁，改泾原路都监。明年，为本路行营都临，勒金字处置牌赐之，使得专诛杀。寻至黑山，焚敌族帐，获首级、马驼甚众。会敌大入，以兵五千从任福屯好水川，连战三日，诸将皆败。任福陷围中，望见麾帜犹在，珪欲援出之，军校有顾望不进者，斩以徇。乃东望再拜曰：“非臣负国，臣力不能也，独有死报尔。”乃复入战，杀数十百人，鞭铁挠曲，手掌尽裂，奋击自若。马中镞，凡三易，犹驰击杀数十人。矢中目，乃还，夜中卒。

珪少通阴阳术数之学，始出战，谓其家人曰：“我前后大小二十余战，杀敌多矣，今恐不得还。我死，可速去此，无为敌所仇也。”及敌攻瓦亭，购甚急，果如所料。镇戎之战，以所得二枪植山上，其后边人即其处为立祠。赠金州观察使，追封其妻安康郡君，录其子光祖为西头供奉官、阁门祗候，后为东上阁门使；光世，西头供奉官；光嗣，左侍禁。

武英字汉杰，太原人。父密，随刘继元归朝，仕至侍禁、镇定同巡检。与契丹战，没于望都，赠西京左坊使，录英为三班借职，以右班殿直为忻、代州同巡检。会州将出猎，因留帐饮，英曰：“今空郡而来，万一敌乘间入城，奈何？”既而敌百余骑果入寇，英领众左右驰射，悉禽获之。以功迁左班殿直、

监雄州榷场，改右侍禁、阁门祗候，为环州都巡检使，徙洪德砦主，又徙庆州柔远砦。

元昊寇延州，英主兵攻后桥，以分敌势。擢内殿承制、环庆路驻泊都监。破党平族，又从任福破白豹城，迁礼宾副使，寻兼泾原行营都监。与任福合诸将战张家堡，斩首数十百，敌弃羊马伪遁。诸将皆趋利争进，英以为前必有伏，众不听，已而伏发。福等既败，英犹力战，自辰至申，矢尽遇害。赠邢州观察使。录其子三班奉职永符为东头供奉官、阁门祗候；永孚，西头供奉官；永昌，左侍禁。侄永保，右班殿直；永锡，三班奉职。

桑恠，开封雍丘人。勇力过人，善用剑及铁筒，有谋略。其为人不甚长大，与人接，常祗畏若不自足，语言如不出其口，卒遇之，不知其勇且健也。兄慥，举进士，有名。恠以再举进士，不中。

尝遭大水，有粟二廩，将以舟载之，见百姓走避水者，遂弃其粟而载之，得皆不死。岁饥，聚人共食其粟，尽而止。后徙居汝、颍间，耕龙城废田数顷以自给。

诸县多盗，恠自请补耆长，得往来察奸，因召里中恶少年戒曰：“盗不可为，吾不汝容也。”有顷，里老父子死未敛，盗夜脱其衣去，父不敢告县。恠疑少年王生者，夜入其家，得其衣，不使之知也。明日，见而问之曰：“尔许我不为盗，今里中盗尸衣者，非尔邪？”少年色动，即推仆地，缚之，诘共盗者姓名，尽送县，皆伏辜。

尝之邾城，遇尉出捕盗，招恠饮酒。与俱行，至贼所藏，尉怯甚，阳为不知，将去。恠曰：“贼在此，欲何之？”乃下马，独格杀数人，因尽缚之。又闻襄城有盗十许人，独提一剑以往，杀数人，尽缚其余，汝旁县为之无盗。京西转运使奏其

事，补郟城尉。

天圣中，河南诸县多盗，转运使奏移浍池尉。群盗保青灰山，时出攘剽。有宿盗王伯者，尤为民害，朝廷每授巡检使，必疏姓名使捕之。恽至官，巡检伪为宣头以示恽，牒招致之。恽不知其伪也，因挺身入贼中，与伯同卧起，十余日，伯遂与恽出至山口，为巡检伏兵所执，恽几不免。恽曰：“巡检惧无功尔。”即以伯与巡检，使自为功。巡检俘献京师，而恽不复自言。朝廷知之，为黜巡检，擢恽右班殿直、永安县巡检。

明道末，京西旱蝗，有恶贼二十三人，枢密院召恽至京师，授以贼名姓，使往捕。恽曰：“盗畏吾名，必溃，溃则难得矣，宜先示之以怯。”至则闭栅，戒军吏不得一人辄出。居数日，军吏不知所为，数请出自效，辄不许。夜，与数卒变为盗服以出，迹盗所尝行处。入民家，民皆走，独一媪留，为具饮食，如事群盗。恽归，闭栅三日，复往，自携具就媪饌，而以余遗媪，媪以为真盗。乃稍就媪，与语及群盗，一媪曰：“彼闻桑殿直来，皆遁去。近闻闭营不出，知其不足畏，今皆还矣，某在某处。”恽又三日往，厚遗之，遂以实告曰：“我桑殿直也，为我察其实而慎勿泄。”后三日复来，于是媪尽得居处之实以告。恽明日部分军士，尽擒诸盗。其尤强梁者，恽自驰马以往，士卒不及从，惟四骑追之，遂与贼遇，手杀三人。凡二十三人者，一日皆获。

还京师，枢密吏求银，为致阁门祗候。恽曰：“用赂得官，非我欲，况贫无银；有，固不可也。”吏怒，匿其功状，止免其短使而已。除兵马监押，未行，会宜州蛮叛，杀海上巡检，官军不能制，因命恽往，尽手杀之。还，乃授阁门祗候。恽曰：“是行也，非独吾功，位有居吾上者，吾乃其佐也。今彼留而我还，我赏厚而彼轻，得不疑我盖其功而自伐乎？受之，徒

惭吾心。”将让其赏以归己上者。或讥以好名，恚叹曰：“士顾其心如何尔，当自信其心以行，若欲避名，则善皆不可为也。”益辞之，不许。

宝元初，迁西头供奉官、广西驻泊都监。元昊反，参知政事宋庠荐其有勇略，迁内殿崇班、鄜延路兵马都监。逾月，徙泾原路，屯镇戎军，与任福遇敌于好水川，力战而死。赠解州防御使；子湜皇城使。

耿傅字公弼，河南人。祖昭化，为蜀州司户参军。盗据城，欲胁以官，昭化大骂，至断手足，不屈而死。

傅少喜侠尚气，初以父荫为三班奉职，换伊阳县尉，历明州司理参军，迁将作监丞、知永宁县。河南守宋绶荐其材，迁通判仪州，徙庆州。时议进兵西讨，以傅督一道粮馈。

会元昊入寇，参任福行营军事，遇敌姚家川，诸将失利，敌骑益至，武英劝傅避去，傅不答。英叹曰：“英当死，君文吏，无军责，奈何与英俱死？”朱观亦白傅少避贼锋，而傅愈前，指顾自若，被数创，乃死。

始，傅与观营笼落川，夜作书遗福，以其日小胜，前与敌大军遇，深以持重戒之。自写题观名，以致福军中。傅死后，韩琦得其书于随军孔目官彭忠，奏上之。诏赠傅右谏议大夫，官其子瑗为太常寺太祝，据为太常寺奉礼郎，璋为将作监主簿，珪试秘书省校书郎，琬同学究出身。

王仲宝字器之，密州高密人。初为刑部史，补齐州章邱尉。以捕群盗六十余人有功，用开封府判官鞠仲谋荐，召对，改右班殿直，为镇、定、保、深、永宁、天雄六州军巡检。又以捕贼功，迁左班，徙河北西路提举捉贼，擒磁州名贼王遇仙、博州孙流油辈，凡四十人。

夜有盗叩户外乞降，左右欲杀之，为首级论功，仲宝不可，

纳舍中使寝。擢阁门祗候，命乘驿捕登州海贼百余人，获之。还，为河北提举捉贼，又捕斩百余人。知信安军，复为河北提举捉贼。有盗百余依西山，官军不能捕，仲宝悉招出，隶军籍，奏以自随。徙泽、潞、晋、绛、慈、隰、威胜军巡检使，至官才八日，获太行山宿贼八十人。累赐金帛、缗钱。使契丹，积迁内殿承制。

天圣初，知镇戎军，改供备库副使。破康奴族，获首领百五十、羊马七千，诏奖其功。凡五年，还，巡护惠民河堤岸，迁供备库使、麟府路兵马钤辖、知麟州。会镇戎军蕃族内寇，徙泾原路钤辖，复知镇戎军，又徙原、环二州。以西京左藏库使、惠州刺史知利州，徙并、代州钤辖，改西上阁门使。建言：“缘边博余，属羌苦之，数逃去。请宽其法，使得复业，以捍边境。”久之，迁东上阁门使。

元昊寇延州，仲宝将兵至贺兰谷，以分兵势，败蕃将罗逋于长鸡岭。迁四方馆使，领濮州团练使，为泾原路总管、安抚副使兼管勾秦凤路军马事。与西羌战六盘山，俘馘数百人。

时任福大败好水川，别将朱观被围于姚家堡，仲宝以兵救之，拔观突围，乘以从马。时诸将皆没，独仲宝与观得还。徙环庆路副都总管、知庆州。未几，兼本路经略安抚、招讨副使。破金汤城，复赐诏奖谕，徙澶州副总管。安抚使范仲淹以仲宝武干未衰，奏留之。明年以磁州防御使知代州，除左屯卫大将军致仕，卒。

论曰：元昊乘中国弛备，悉众寇边，王师大衄者三，夫岂天时不利哉？亦人谋而已。好水之败，诸将力战以死。噫，趋利以违节度，固失计矣；然秉义不屈，庶几烈士者哉！

## 列传第八十五

景泰 王信 蒋偕 张忠 郭恩 张岳 张君平 史方  
卢鉴 李渭 王果 郭谂 田敏 侍其曙 康德輿 张昭远

景泰，字周卿，普州人。进士起家，补坊州军事推官。后以尚书屯田员外郎通判庆州，即上言：“元昊虽称臣，诚恐包藏祸心。当选主将，练士卒，修城池，储资粮，以备不虞。”三疏不报。俄元昊反，又上《边臣要略》二十卷。迁都官、知成州，奏《平戎策》十有五篇。

会有荐泰知兵者，召对称旨，换左藏库使、知宁州。任福败，徙原州。元昊众十万，分二道，一出刘璠堡，一出彭阳城，入攻渭州。葛怀敏援刘璠，战崆峒北，败没，敌骑逾平凉，至潘原。泰率兵五千，从间道赴原，而先锋左班殿直张迥逗遛不进，泰斩以徇。遇敌彭阳西，裨将夏侯观欲退守彭阳，泰弗许，乃依山而阵。未成列，敌骑来犯，泰阴遣三百骑，分左右翼，张旗帜为疑兵。敌欲遁去，将校请进击，泰止之，遣士搜山，果得伏兵，与战，斩首千余级。以功迁西上阁门使、知镇戎军兼兵马钤辖。久之，领忠州刺史，徙秦凤路马步军总管，卒。

子思立，熙宁中屡有战功，为引进使、忠州防御使、知河州，与董毡部兵战，没，后思忠以左藏库副使、遂州驻泊都监击泸州夷人，陷于罗个暮山下。兄弟继死王事，人皆怜其忠。

王信，字公亮，太原人。家故饶财，少勇悍。大中祥符中，盗起晋、绛、泽、潞数州，信应募籍军，与其徒生擒贼七十人，

累以功补龙、神卫指挥使。部使者表荐，召阅其艺，迁御前忠佐，领河中府、同干鄜延丹坊州庆成军管界捉贼，又迁龙卫都虞候兼鄜延巡检。

康定初，刘平、石元孙战于三川，信以所部兵薄贼，斩首数十级。迁捧日都虞候，改西京作坊使、知镇戎军，徙保安军兼鄜延路兵马都监。始至之夕，敌众号数万傅城，军吏气慑。信领劲兵二千，夜出南门与战，失其前锋，因按军不动。迟明，潜上东山整军，乘势而下，击走之，获首级、马牛居多。迁钤辖兼经略、安抚、招讨都监，领贵州刺史。葛怀敏战败，信出兵拒敌，俘斩甚众。进保州刺史，就迁马步军都总管。四路置招讨使，遂为本路招讨副使。累迁马步军都虞候、象州防御使，徙高阳关路。

王则反贝州，用安抚使明镐奏，为贝州城下都总管。城破，则遁，信率兵执则而还，余党自焚死。拜感德军节度观察留后，召为步军副都指挥使，未至，卒。赠武宁军节度兼侍中。

蒋偕，字齐贤，华州郑县人。幼贫，有立志。父病，尝刲股以疗，父愈，诘之曰：“此岂孝邪？”曰：“情之所感，实不自知也。”举进士，补韶州司理参军，以秘书省著作佐郎为大理寺详断官。

密州豪人王澥使奴杀一家四人，偕当澥及奴皆大辟。宰相陈尧佐欲宽澥，判审刑院宋庠与偕持之不从，偕以是知名。

陕西用兵，数上书论边事，迁秘书丞、通判同州，计置陕西钱粮。逾年，为沿边计置青白盐使。用庞籍、范仲淹荐，改北作坊副使、环庆路兵马都监，历知汾、泾二州，徙原州。边民苦属户为钞盗，偕得数辈，腰斩境上，盗为息。迁北作坊使兼本路钤辖，明珠、康奴诸族数为寇，偕潜兵伺之，斩首四百，擒酋豪，焚帐落，获马、牛、羊千计。所俘皆割割磔裂于庭下，

坐客为废饮食，而偕语笑自若。徙华州兵马钤辖。

湖南蛮唐和内寇，徙潭州钤辖。贼平，知忻州，徙冀州。坐擅率粮草。降知霸州。逾年，徙恩州，领韶州刺史。属兵粮乏绝，朝廷方募民入粟，增虚直，给券诣京师射取钱货，谓之交钞，患未有应令者，偕使州仓谬为入粟数，辄作钞，遣属官持至京师转贸，得缗钱以补军食。为御史弹奏，降知坊州。

侂智高反，除宫苑使、韶州团练使，为广南东西路钤辖。贼方围广州。偕驰传十七日至城下。战士未集，会侂智高徙军沙头，安抚杨旼檄偕焚粮储，退保韶州。坐此，降潭州驻泊都监，再降北作坊使、忠州刺史。命未至，军次贺州太平场，贼夜入营，袭杀之。赠武信军节度观察留后。

初，偕入广州，即数知州仲简曰：“君留兵自守，不袭贼，又纵步兵馘平民以幸赏，可斩也。”简曰：“安有团练使欲斩侍从官？”偕曰：“斩诸侯剑在吾手，何论侍从！”左右解之，乃止。卒以轻肆败。

张忠，开封人。初隶龙骑备征，选为教骏。有军校恣掎斂，忠欧杀之，坐配鼎州。既遁去为盗，复招出。隶龙猛军，以材武补三班借职、陕西总管司指使。数攻破堡砦，杀剧贼张海、郭邈山。从平恩州，功第一。累迁如京使、资州刺史，历真定府、定州、高阳关、京东西路兵马钤辖。

侂智高反，就移广东，领英州团练使。初，智高围广州，时洪州驻泊都监蔡保恭及知英州苏緘以兵八千人据边渡村，扼贼归路，忠夺而将之。谓其下曰：“我十年前一健儿，以战功为团练使，若曹勉之。”于是不介骑而前。会先锋遇贼奔，忠手拉贼帅二人，马陷泞，不能奋，遂中标枪死。录其父率府副率致仕余庆为左监门卫大将军，赐第一区，给半俸终身；封其母为河内郡夫人；弟愿迁右班殿直、阁门祗候；官其子永寿、

永吉、永德及其婿刘錡凡四人。封长女为清河县君。

郭恩，开封人。初隶诸班，出为左侍禁、阁门祗候，历延州西路都巡检、环州肃远砦主，累迁内殿承制、秦凤路兵马都监。开古渭州路，为前锋，斩首九百余级，擢崇仪副使。会掌乌族叛，又率兵攻讨，斩首八十五级，迁六宅副使。累劳，补崇仪使，为秦陇路兵马钤辖，徙并、代州钤辖，管勾麟府军马事。

夏人岁侵屈野河西地，至耕获时，辄屯兵河西以诱官军。经略使庞籍每戒边将，敛兵河东毋与战。嘉祐二年，自正月出屯，至三月然后去。通判并州司马光行边至河西白草平，数十里无寇迹。是时，知麟州武戡、通判夏倚已筑一堡为候望，又与光议曰：“乘敌去，出不意可更增二堡，以据其地。请还白经略使，益禁兵三千、役兵五百，不过二旬，壁垒可城。然后废横戎、临塞二堡，彻其楼橹，徙其甲兵，以实新堡，列烽燧以通警急。从衙城红楼之上，俯瞰其地，犹指掌也。有急，则州及横阳堡出兵救之；敌来耕则驱之，种则蹂践之；敌盛则入堡以避。如是，则堡外必不敢耕种，州西五六十里之内晏然矣。”籍遂檄麟州如其议。

五月，恩及武戡、走马承受公事内侍黄道元等以巡边为名，往按视之。会讠问者言，敌兵盛屯沙黍浪，恩欲止不行。道元怒，以言胁恩，夜率步骑一千四百余人，不甲者半，循屈野河北而行，无复部伍。夏人举火卧牛峰，戡指以谓恩曰：“敌已知吾军至矣。”道元曰：“此尔曹故欲沮我师。”及闻鼓声，道元犹不信。行至谷口，恩欲休军，须晓乃登山。道元奋衣起曰：“几年闻郭恩名，今日懦怯与贾逵何殊？”恩亦愠曰：“不过死耳！”乃行。比明，至忽里堆。敌数十人皆西走，相去数十步，止。恩等踞胡床，遣使骑呼之，敌不应，亦不动。俄

而起火，敌骑张左右翼，自南北交至。堆东有堑，其中有梁，谓之“断道堰”。恩等东据梁口，与力战，自旦至食。时敌自两旁堑中攀缘而上，四面合击，恩众大溃。

夏倚方在红楼，见敌骑自西山大下，与推官刘公弼率城中诸军，闭门乘城。武戡走东山，趣城东，抉门以入。恩、道元及府州宁府砦兵马都监刘庆皆被执。使臣死者五人，军士三百八十七人，已馘耳鼻得还者百余人，亡失器甲甚众。恩不肯降，乃自杀。赠同州观察使，封其妻为京兆郡君，录其子弟有差，给旧俸三年。武戡坐弃军除名，编管江州。

张岳，字子云，府州府谷人。以贄为牙将，有胆略，善骑射。天圣中，西夏观察使阿遇有子来归。阿遇寇麟州，虏边户，约还子然后归所虏。麟州还其子，而阿遇辄背约。安抚使遣岳诘问，岳径造帐中，以逆顺谕阿遇，阿遇语屈，留岳共食。阿遇袖佩刀，贯大齏啖岳，岳引吻就刀食肉，无所惮。阿遇复弦弓张镞，指岳腹而彀，岳食不辍，神色自若。阿遇抚岳背曰：“真男子也。”翌日，又与岳纵猎，双兔起马前，岳发两矢，连毙二兔。阿遇惊服，遗岳马、橐驼，悉归所虏。州将补为来远砦主。手杀伪首领，夺其甲马。时年十八，名动一军。

元昊犯鄯延，诏麟府进兵。岳以都教练使从折继闵破浪黄、党儿两族，射杀数十人，斩伪军主敖保，以功补下班殿侍、三班差使。

时敌骑方炽，中人促赐军衣，至麟州，不得前。康德輿管勾军马司事，遣岳驰骑五十往护之。至青眉浪，遇贼接战，流矢贯双颊，岳拔矢，斗愈力，夺马十二匹而还。贼兵攻府州甚急，城西南隅库下，贼将登，众嚣曰：“城破矣！”岳乘陴大呼搏贼，贼稍却，飞矢中右目，下身被三创，昼夜督守。又帅死士开关，护州人汲于河，讫围解，城中水不乏，以劳，迁右

班殿直。然贼尝往来邀夺馈运，以岳为麟、府州道路巡检。至深柏堰，遇贼数千，分兵追击，斩首百余级，夺兵械、马牛数百。近郊民田，比秋成未敢获，岳以计干张亢，得步卒九百人护之，大败贼于龙门川。从诸将通麟州粮道，破贼于柏子砦。改左班殿直。

内侍宋永诚传诏砦下，岳护永诚，遇贼三松岭。贼以精骑挑战，矢中岳臂，犹跃马左右驰射，诸将乘胜而进，贼皆弃溃。特改西头供奉官，又迁内殿崇班。贼破丰州，岳与诸将一日数战，破容州刺史耶布移守贵三砦，俘获万计。迁礼宾副使。

明镐在河东，以岢岚军当云、朔路，奏岳为麟府路驻泊都监兼沿边都巡检使，驻岢岚。张亢修并砦堡障，初议置安丰砦于石台神，岳以为非要害之地，遂徙砦于生地骨堆以扼贼。左右亲信咸曰：“擅易砦地可乎？”岳曰：“苟利国家，得罪无憾也。”卒易之。已而本道上言，左迁絳州兵马都监。二州未解严，复麟府驻泊都监，屯安丰。累迁洛苑使。尝从数骑夜入羌中侦机事，既还，羌觉追之，岳随羌疾驰，效羌语，与羌俱数里，乃得脱。前后数中流矢，创发臂间，卒。

张君平，字士衡，磁州滏阳人。以父承训与契丹战死，补三班差使殿侍、黔州指挥使。獠兵屡入寇，君平引兵击破之，以功迁奉职，除驻泊监押，徙容、白等州巡检。又以捕贼功，迁右班殿直。

谢德权荐君平河阴窖务，擢阁门祗候，管勾汴口。建言：岁开汴口，当择其地；得其地，则水湍驶而无留沙，岁可省功百余万。又请沿河县植榆柳，为令佐、使臣课最，及瘞汴河流尸。悉从其言。天圣初，议塞滑州决河，以君平习知河事，命以左侍禁签书滑州事兼修河都监。既而河未塞，召同提点天封府界县镇公事。以尝护滑州堤有功，特迁内殿崇班。君平以京

师数罹水灾，请委官疏凿近畿诸州古沟洫，久之，稍完，遂诏畿内及近畿州县长吏，皆兼管勾沟洫河道。

自畿至泗州，道路多群寇，君平请两驿增置使臣，专主捕盗，而罢夹河巡检，于是行者无患。复为滑州修河都监，迁供奉库副使。河平，改西作坊使，就迁钤辖，卒。

君平有吏材，尤明于水利，自议塞河，朝廷每访以利害。河平，君平且死，论者惜之。录三子官。子巩，皇祐中，以尚书虞部员外郎为河阴发运判官，管勾汴口，嗣其父职云。

论曰：孔子谓：“暴虎冯河，死而无悔者，不与也。”老氏曰：“佳兵者不祥。”景泰辈或起书生，或奋行伍，或出亡命，非有将率之材也。泰、信以区区之卒，尝摧西夏之强锋，颇知持重以制敌耳。蒋、张轻肆自用，竟殒于乌合之寇。恩怵道元之势，身啖虎口，守义不屈，犹足尚也。岳之骁勇，固非临事而惧者。君平死战之子，乃明习水利，以吏材称，亦可谓善变矣。

史方，字正臣，开封人。应《周易》学究不中，补西第二班殿侍，再迁三班奉职，为潭、澧、鼎沿边同巡检，改右班殿直、阁门祗候。会澧州诉民下溪州蛮侵其土地，遣乘驿往视。自竹疏驿至申文崖，复地四百余里，得所掠五百余人，又置澧州、武口、杨泉、索溪四砦，以扼贼冲。就知邵州，徙澧州，迁右待禁。

天禧中，下溪州蛮彭仕汉寇辰州，杀巡检王文庆。方勒兵入溪洞讨捕，降其党李顺同等八百余人，诛其尤恶者社忽等十九人。迁西头供奉官、知辰州兼沿边溪洞都巡检使，修南、北江五砦，徙夔州。时富、顺州蛮田彦晏寇施州，焚暗利砦。方领兵直抵富、顺，荡其巢穴，穷追彦晏至七女栅，降之。迁内殿崇班，改内殿承制，奉使契丹，以供备库副使知环州、环庆

路兵马都监。

先是，磨媚、浪、托校、拔新、兀二、兀三六族内寇，方谕以恩信，乃传箭牵羊乞和。减禁兵五千，徙内地以省边费。徙庆州，迁礼宾使兼环庆路兵马钤辖，复知环州。岁余，迁爱州刺史，为益州钤辖，徙秦凤路，迁西京作坊使，卒。

卢鉴，字正臣，金陵人。累举进士不中，授三班奉职、监坊州酒税，以右班殿直为鄜延路走马承受公事。李继迁寇边，与总管王荣败走之；又与钤辖张崇贵击贼，焚其积聚，斩首级而还。擢阁门祗候，为本路兵马都监。复出荡族帐，获羊牛万计。徙凤翔、秦陇、阶、成等州提点贼盗公事，寻为都巡检使，徙利州都监。

初，继迁声言石陨帐前，有文曰：“天诫尔勿为中国患。”鉴时为承受，入奏事，真宗问之，鉴曰：“此诈为之以欺朝廷也，宜益为备。”至是，继迁陷灵武，帝思其言，特迁右侍禁、知仪州。州有制胜关，最号险要，继迁欲乘虚袭取之，放言将由此大入。谍者以告。有诏徙老幼、刍粟于内地。鉴曰：“此奸谋也，且示虜弱，摇民心，臣不敢奉诏。”卒不徙，已而贼亦不至。再迁西头供奉官、知利州。

会岁饥，以便宜发仓粟振民。秩满，民请留，诏留一年。提点河东路刑狱，历知保州、广信军、原州，就为环庆路都监兼知庆州，徙环州。平磨媚族于合道镇。坐事徙知丹州。累迁西京左藏库使、恩州刺史，为环庆路钤辖兼知环州，改西上阁门使、秦州，卒。

李渭，字师望，其先西河人，后家河阳。进士起家，为临颖县主簿，累官至太常博士。会河决滑州，天圣初，上治河十策，参知政事鲁宗道奉诏行河。秦渭换北作坊副使，与张君平并为修河都监。未几皆罢，以渭为郢州兵马都监，徙知宪州，

又知凤州兼阶、成州钤辖。

初，属户寇陷阶州沙滩砦，渭至，诘所以然者，乃都校赵钊扰之，奏流钊道州，以恩信谕酋帅，复其砦。迁军器库副使，历知原、环、庆三州。时诏举勇略任边者，李谿以渭应诏。徙益利路兵马钤辖，领惠州刺史，迁东八作使，擢西上阁门使。徙鄜延路，再迁四方馆使。

宝元元年，元昊将山遇率其族来归，且言元昊反状，渭与知州郭劝谋，却之。既而元昊果反。又与劝奏，以为元昊表至犹称臣，可渐屈以礼。朝廷初以渭兼知鄜州，坐是贬为尚食使、知汝州，徙磁州。元昊犯边，言者益归罪于渭，复降右监门卫将军、白波兵马都监，卒。

王果字仲武，深州饶阳人。举明法。历大理寺详断官，迁光禄寺丞，以太子右赞善大夫为审刑院详议官，迁殿中丞。奏边策，试舍人院，改衣库副使、知永宁军，更尚食使、知保州。

契丹谋致书求关南地，使未至，果购谍者先得其稿，奏之，擢领贺州刺史兼高阳关路兵马钤辖。中官杨怀敏领沿边屯田事，大广塘水，边臣莫敢言，果独抗辨水侵民田，无益边备。怀敏怒，诉果以不法，左迁青州兵马都监。历永兴军兵马钤辖、知陇州。

俄诏还，迁皇城使、河北沿边安抚副使，徙知定州兼真定路兵马钤辖。叛卒据保州，果坐多伤士众，徙知密州。又知忻州、鄜州，权秦凤路兵马总管，迁西上阁门使，徙知沧州，卒。

郭谿，字仲谋，赵州平棘人。八岁始能言，聪敏过人。举进士，历通利军司理参军、中牟县主簿，改大理寺丞、知济阳县。建言：“澶、滑堤狭，无以杀大河之怒，故汉以来河决多在澶、滑。且黎阳九河之原，今若引河出汶子山下，穿金堤，与横垆合，以达于海，则害可息。”诏本道使者共议，弗合。

部夫坐小法，监通利军税。

洺州肥乡县田赋不平，岁久莫治，转运使杨偕遣谂摄令以往。既至，闭阁数日，以千步方田法四出量括，遂得其数，除无地之租者四百家，正无租之地者百家，收逋赋八十万，流民乃复，偕奏其才，迁殿中丞、知馆陶县。

康定西征，谂上战略，献《拒马枪阵法》，其制利山川险隘，以骑士试上前，擢通判镇戎军，募兵教习。会三司议均税法，知谏院欧阳修言，惟谂方田法简而易行，诏谂与孙琳均蔡州上蔡县税。以母忧免官。用宰相吕夷简荐，起为崇仪副使、提举黄御河堤岸。

时富弼使契丹，谂入对，陈大水御戎之要。诏与杨怀敏、邓保信行河，其议“决黎阳大河，下与胡芦、滹沱、后唐河以注塘泊，混界河，使东北抵于海，上溢鹳陂，下注北当城，南视塘泊，界截虏疆，东至海口，西接保塞。惟保塞正西四十里，水不可到，请立堡砦，以兵戍之。”诏储用兴役，会契丹约和而止。知丹、利二州。

王则叛，立彦博荐谂知冀州，运粮助攻讨。贼平，徙忻州，开渭渠，导汾水，兴水利，置屯田。转运使任颢言谂有巧思，自为兵械皆可用。诏以所作刻漏、圆盾、独辕弩、生皮甲来上，帝颇嘉之。除益州路兵马钤辖，累迁英州刺史，后为契丹祭奠副使、知汾州。未行，言独辕弩可试，改鄜延路兵马钤辖，许置弩五百，募士兵教之。既成，经略使夏安期言其便，诏立独辕弩军。以西上阁门使知潞州。言怀、保二郡旁山，可以植稻；定武唐河抵瀛、莫间，可兴水田。又作鹿角车、陷马枪，请广独辕弩于他道。诏谂置弩千分给并、潞，谂因上疏曰：“臣自冠武弁，未尝一日不思御戎之计。顷使契丹，观幽燕地方不及三百里，无十万人一年之费，且乌合之众，非二十万不敢

举。若以术制之，使举不得利，居无以给，不逾数年，必弃幽州而遁。臣庆历初经书河北大水，界断敌疆，乃其术也。臣所创车弩可以破坚甲，制奔冲，若多设之，助以大水，取幽蓟如探囊中物尔。”

时三司议均田租，召还，谘陈均括之法四十条。复上《平燕议》曰：“契丹之地，自瓦桥至古北口，地狭民少。自古北口至中原，属奚、契丹，自中原至庆州，道旁才七百余家。盖契丹疆土虽广，人马至少，倘或南牧，必率高丽、渤海、黑水、女真、室韦等国会战，其来既远，其粮匮乏。臣闻以近待远，以佚待劳，以饱待饥，用兵之善计。又闻得敌自至者胜，先据便地者佚。以臣所见，请举庆历之策，合众河于塘泊之北界，以限戎马，然后以景德故事，顿兵自守。步卒十二万，骑卒三万，强壮三万，岁计粮饷百八十三万六千斛。又傍河郡邑，可以水运以给保州应援。以拒马车三千，陷马枪千五百，独辕弩三万，分选五将，臣可以备其一，来则战，去则勿追。幽州粮储既少，敌不可久留，不半年间，当遁沙漠。则进兵断古北口，砦松亭关，传檄幽蓟，燕南自定。且彼之所恃者，惟马而已。但能多方致力，使马不获伸用，则敌可破，幽燕可取。”帝壮其言，诏置独辕弩二万，同提举百司及南北作坊，以完军器。

谘尝谓：作汴乘索河三十六陂之流，危京师，请自巩西山七里店孤柏岭下凿七十里，导洛入汴，可以四时行运。诏都水监杨佐同往计度。归，未及论功而卒。

田敏，字子俊，本易州牙吏。雍熙中，王师讨幽蓟，曹彬进兵涿州，敌断其后。王继恩募勇士持书抵彬，敏应募，间行由祁沟关达涿州。彬得诏，选壮士五十人卫敏还，道遇贼，力战，四十八人死，敏与两人者，仅以身免。彬上其事，太宗召见，复令赍诏谕彬。师还，补敏易州静砦指挥使。

端拱初，以所部兵屯定州。契丹攻北唐河，大将李继隆遣部将逆战，为敌所乘。奄至水南。敏以百骑奋击，敌惧，退水北，遂引去。又出狼山，袭契丹，至满城，获首级甚众。既而敌陷易州，敏失其家所在。帝擢敏本军都虞候，赐白金三百两，使间行求其父母，得之以归。徙屯镇州，而升其指挥为内员僚直。

李继隆讨夏州，奏隶麾下。敏率兵至灵州橐驼口双堆西，遇敌，斩首三千级，获羊马、橐驼、铠仗数万计。继隆上其功，迁御前忠佐马步军副都军头。既而又从傅潜于定州。时契丹断蒲阴路，城中有神勇军士千余人。属敌兵盛，不敢战，敏率轻锐援出之。真宗幸天雄军，诏敏隶高琼，使追贼至宁远军，以功领涿州刺史。王均乱西川，从招安使雷有终败贼于灵池山。贼平，迁马步军都军头。

咸平中，契丹复入寇，敏从王显为镇、定先锋，大败契丹于遂城西羊山，斩其酋长。真授单州刺史，后为邢州兵马钤辖。未几，从王起屯定州，遇契丹于望都，逆战，斩首二千余级。徙北平砦兵马钤辖，领骑兵五千以当其冲。

先是，两地供输民多为契丹乡导，敏自鱼台北悉驱南徙，凡七百余户，送定州。迁北平砦总管，赐御剑，听以便宜从事。至是，契丹复入寇，复与敌战杨村，败之。敏谍知契丹主去北平十里蒲阴驻砦，敏夜率锐兵，袭破其营帐。契丹主大惊，问挾览曰：“今日战者谁？”挾览曰：“所谓田廨使者。”契丹主曰：“其锋锐不可当。”遂引众去。

敌攻瀛州不下，欲乘虚犯贝、魏，诏敏与魏能、张凝三路兵，入敌境纵击，以牵其势。敏出西路，抵易州南十里，屯师石村，虏获人畜、铠仗以万计。寻诏三路兵还定州，敏遇敌于镇州之北马头岭，复大破之。契丹请和，乃徙敏镇定路都钤辖，

迁本州团练使，充镇定路总管。徙永兴军、陕州，历鄜延、环庆、凤翔三路，久之，为环庆路都总管。

时后桥属羌数扰边，敏诛违命者十八族，又败罗骨于三店川，迁郑州防御使、泾原路总管，后徙环庆。坐与部豪往还纳赂为不法，降左屯卫大将军、昭州防御使。既而以虢州围练使知隰州，复为环庆路都总管、仪州防御使，卒。敏在边二十余年，凡迁授，多以功伐，虽晚不自饬，而朝廷亦优容之。

侍其曙，字景升。父稹，左监门卫大将军。曙少举进士不第，以父任为殿前承旨，改右班殿直。咸平中，以阁门祗候为苏、杭、湖、秀等州都巡检使。迁左侍禁，领东西排岸司，与谢德权提举在京仓草场。尝于仓隙地牧牛羊，为德权所讼。真宗以问德权曰：“牛羊食仓粟邪？”曙闻而自劾，帝勉谕之。它日，召曙问：“汝才孰与德权？”对曰：“德权畏法慎事，臣乃敢于官仓牧牛羊，是不及也。”人多称之。

鄂州男子闻人若拙，告其徒永兴民李琰将作乱，命曙同度支判官李应机往按之。至则设方略，捕琰党三十余人，皆伏法。琰辞连己所不快者数十人，一切不问。青州卒庞德讼其校李绪谋以众叛，帝疑其诬，又命曙至青州，与通判魏德升同至劾，无验，遂弃德市。知青州张齐贤奏曙擅戮人，帝曰：“不尔，无以安被告者。”曙还，奏德惮绪治军严，故诬之。帝擢绪本军虞候，而进曙东头供奉官。初，太宗平河东，建塔于太原故城，塔毁，帝欲新之，遣内待经度，计工二百万。帝疑，命曙往，减费十九。改内殿崇班。

祥符二年，黎州夷人为乱，诏曙乘驿往招抚，其酋首纳款，杀牲为誓。曙按行盐井，夷人复叛。曙率部兵百余，生擒首领三人，斩首数十级。因上言蛮阻险拒命，请必加讨。诏知庆州孙正辞、环庆驻泊都监张继勋领陕西兵，同曙俱进，所至皆降。

曙又言：王师已至而方出，请诛之。真宗谓王旦曰：“已降而杀之，何以信四夷？”不许。夷人平，迁内殿承制，再迁如京副使、知登州。

会岁饥，请漕江、淮米以振贫乏，活者甚众。累迁西京作坊使、惠州刺史、知桂州，徙滑州，迁西上阁门使，徙郢州，提举在京诸司库务，卒。曙为人沈敏，有干略，善论利害事，朝廷数任使之。

康德舆，字世基，河南洛阳人。父赞元，尝以作坊使从曹光实袭李继迁，获其母妻，擢崇仪使、武州刺史。赞元死，真宗追其功，录德舆三班奉职，迁右班殿直、泾原路走马承受，擢阁门祗候。河阳武埽，诏遣德舆完筑。历开封府西路都巡检、勾当榷货务，皆兼领埽事。改巡护开府等六州黄河堤岸。

天圣中，使夏州，赐赵德明冬服。夏人谓曰：“前康将军战灵武者，非先世邪？”德舆惧其复仇，给曰：“非也。”还，勾当汴口，改西头供奉官。用枢密使曹利用荐，迁内殿崇班、河阴兵马都监，建沿汴斗门以节水。会积雨，汴水将溢，德舆请自京西导水入护龙河，水得不溢。历知原州、庆州，益州路兵马钤辖，久之，领昭州刺史，徙并代兵马钤辖、管勾麟府路军马事。

有蕃部乜罗为殿侍，求锦袍、驿料，德舆不与，乜罗颇出怨言。后有譖乜罗与贼通，战则反射汉人，乜罗无以自明，乃谋附贼。指挥张岳闻之，召乜罗与饮，乜罗泣曰：“我岂附贼者邪？盖逃死耳。”岳以告德舆：“乜罗叛，信矣，不可不杀。”元昊方屡入寇，德舆不听，曰：“今日岂杀蕃部时邪？”岳曰：“叛者特乜罗，非众所欲也，请为君召与饮，仆崖谷中，声言堕马死，安知汉杀之？”德舆犹豫不决，以问所亲，所亲恶岳，短毁之，岳计不得行。

知府州折继闵闻贼将至，以告德舆，德舆怒曰：“君不召之，何以知其来也！”贼果以七罗为响导，自后河川入袭府州。蕃汉欲入城，德舆闭门不纳，或降贼，或为贼所杀，不可胜计。贼既围府州，德舆与马步军副总管王元、兵马钤辖杨怀忠按兵不出战，但移文转运司调军食。转运副使文彦博籍民犂运，至境以俟，而德舆等终不出。及陷丰州，才出屯州城数里，三日而还。居民望见，以谓寇复至，皆弃其所赍，入保城郭。然朝廷不悉闻，舆与止坐不出战，降为东染院使、河阳兵马都监。寻复昭州刺史、知保州，徙真定府定州路总管，历知代、石、仪三州，大名府路钤辖，提举金堤，累迁西上阁门使。

至和中，河决小吴埽，破东堤顿丘口，居民避水者趋堤上，而水至不得达，德舆以巨船五十，顺流以济之，遂免垫溺。复领果州团练使、知冀州，徙赵州。有告云翼卒谋以上元夜劫库兵为乱，德舆会宾属燕饮自若，阴遣人捕首谋诛之。徙陈州钤辖，卒。

张昭远，字持正，沧州无棣人。父凝，殿前都虞候、宁州防御使。契丹内寇，凝与康保裔伏兵瀛州，陷围中。昭远年十八，挺身掖出之，擢左班殿直、寄班祗候。每出使还，奏利害，多称旨。为忻州都巡检，改阁门祗候、知狄山军，管勾河东缘边安抚司，再迁内殿崇班。

天禧初，阁门副使缺员，枢密院方奏拟人，真宗曰：“朕有人矣。张昭远知边略，曹仪习朝仪，可并除西上阁门副使。”俄为河北缘边安抚副使，寻知瀛州，改东上阁门副使、知定州，以引进副使复知瀛州，迁西上阁门使、知雄州。献言岁会四榷场入中银，帝谓辅臣曰：“先朝置榷场，所以通货，非所以计贸易之利也。”

会大雨，陂塘大溢，昭远勒兵筑长堤，以捍其冲。徙鄜延

路兵马钤辖，进都钤辖，筑堡成平川。领忠州刺史、知成德军，迁四方馆使。滹沱河决，坏城郭，乃修五关城，外环以堤，民至今为利。擢捧日天武四厢都指挥使、新州防御使，历步军马军都虞候、嘉州防御使，知代州。召还，改莫州防御使，罢管军，授左龙武军大将军、昭州防御使，卒。特赠应州观察使。

论曰：郭谠以其智巧材略，自见于功利之间，有足称者。曙，抑其次也，余皆碌碌者矣。如方之御寇，鉴之料敌，王果持法峭深，治军严办，兹其长也。田敏屡有战功，而贪墨败度，幸容于时。李渭治无远略，一失机会，关中兵祸，数年不解。德輿闭城以弃其民，昭远计榷场所入，焉知圣人怀柔之意哉。

## 列传第八十六

王安石 子雱 唐垆附 王安礼 王安国

王安石，字介甫，抚州临川人。父益，都官员外郎。安石少好读书，一过目终身不忘。其属文动笔如飞，初若不经意，既成，见者皆服其精妙。友生曾巩携以示欧阳修，修为之延誉。擢进士上第，签书淮南判官。旧制，秩满许献文求试馆职，安石独否。再调知鄞县，起堤堰，决陂塘，为水陆之利；贷谷与民，出息以偿，俾新陈相易，邑人便之。通判舒州。文彦博为相，荐安石恬退，乞不次进用，以激奔竞之风。寻召试馆职，不就。修荐为谏官，以祖母年高辞。修以其须禄养言于朝，用为群牧判管，请知常州。移提点江东刑狱，入为度支判官，时嘉祐三年也。

安石议论高奇，能以辨博济其说，果于自用，慨然有矫世变俗之志。于是上万言书，以为：“今天下之财力日以困穷，风俗日以衰坏，患在不知法度，不法先王之政故也。法先王之政者，法其意而已。法其意，则吾所改易更革，不至乎倾骇天下之耳目，嚣天下之口，而固已合先王之政矣。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，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，自古治世，未尝以财不足为公患也，患在治财无其道尔。在位之人才既不足，而闾巷草野之间亦少可用之才，社稷之托，封疆之守，陛下其能久以天幸为常，而无一旦之忧乎？愿监苟且因循之弊，明诏大臣，为之以渐，期合于当世之变。臣之所称，流俗之所不讲，而议

者以为迂阔而熟烂者也。”后安石当国，其所注措，大抵皆祖此书。

俄直集贤院。先是，馆阁之命屡下，安石屡辞；士大夫谓其无意于世，恨不识其面，朝廷每欲俾以美官，惟患其不就也。明年，同修起居注，辞之累日。阁门吏赍敕就付之，拒不受；吏随而拜之，则避于厕；吏置敕于案而去，又追还之；上章至八九，乃受。遂知制诰，纠察在京刑狱，自是不复辞官矣。

有少年得斗鹑，其侪求之不与，恃与之昵辄持去，少年追杀之。开封当此人死，安石驳曰：“按律，公取、窃取皆为盗。此不与而彼携以去，是盗也；追而杀之，是捕盗也，虽死当勿论。”遂劾府司失入。府官不伏，事下审刑、大理，皆以府断为是。诏放安石罪，当诣阁门谢。安石言：“我无罪。”不肯谢。御史举奏之，置不问。

时有诏舍人院无得申请除改文字，安石争之曰：“审如是，则舍人不得复行其职，而一听大臣所为，自非大臣欲倾侧而为私，则立法不当如此。今大臣之弱者不敢为陛下守法；而强者则挟上旨以造令，谏官、御史无敢逆其意者，臣实惧焉。”语皆侵执政，由是益与之忤。以母忧去，终英宗世，召不起。

安石本楚士，未知名于中朝，以韩、吕二族为巨室，欲借以取重。乃深与韩绛、绛弟维及吕公著交，三人更称扬之，名始盛。神宗在藩邸，维为记室，每讲说见称，维曰：“此非维之说，维之友王安石之说也。”及为太子庶子，又荐自代。帝由是想见其人，甫即位，命知江宁府。数月，召为翰林学士兼侍讲。熙宁元年四月，始造朝。入对，帝问为治所先，对曰：“择术为先。”帝曰：“唐太宗何如？”曰：“陛下当法尧、舜，何以太宗为哉？尧、舜之道，至简而不烦，至要而不迂，至易而不难。但末世学者不能通知，以为高不可及尔。”帝曰：

“卿可谓责难于君，朕自视眇躬，恐无以副卿此意。可悉意辅朕，庶同济此道。”

一日讲席，群臣退，帝留安石坐，曰：“有欲与卿从容论议者。”因言：“唐太宗必得魏征，刘备必得诸葛亮，然后可以有为，二子诚不世出之人也。”安石曰：“陛下诚能为尧，舜，则必有皋、夔、稷、禹；诚能为高宗，则必有傅说。彼二子皆有道者所羞，何足道哉？以天下之大，人民之众，百年承平，学者不为不多。然常患无人可以助治者，以陛下择术未明，推诚未至，虽有皋、夔、稷、禹、傅说之贤，亦将为小人所蔽，卷怀而去尔。”帝曰：“何世无小人，虽尧、舜之时，不能无四凶。”安石曰：“惟能辨四凶而诛之，此其所以为尧、舜也。若使四凶得肆其谗慝，则皋、夔、稷、禹亦安肯苟食其禄以终身乎？”

登州妇人恶其夫寝陋，夜以刃斫之，伤而不死。狱上，朝议皆当之死，安石独援律辨证之，为合从谋杀伤，减二等论。帝从安石说，且著为令。

二年二月，拜参知政事。上谓曰：“人皆不能知卿，以为卿但知经术，不晓世务。”安石对曰：“经术正所以经世务，但后世所谓儒者，大抵皆庸人，故世俗皆以为经术不可施于世务尔。”上问：“然则卿所施設以何先？”安石曰：“变风俗，立法度，正方今之所急也。”上以为然。于是设制置三司条例司，令判知枢密院事陈升之同领之。安石令其党吕惠卿预其事。而农田水利、青苗、均输、保甲、免役、市易、保马、方田诸役相继并兴，号为新法，遣提举官四十余辈，颁行天下。

青苗法者，以常平余本作青苗钱，散与人户，令出息二分，春散秋敛。均输法者，以发运之职改为均输，假以钱货，凡上供之物，皆得徙贵就贱，用近易远，预知在京仓库所当办者，

得便宜蓄买。保甲之法，籍乡村之民，二丁取一，十家为保，保丁皆授以弓弩，教之战阵。免役之法，据家赀高下，各令出钱雇人充役，下至单丁、女户，本来无役者，亦一概输钱，谓之助役钱。市易之法，听人賒贷县官财货，以田宅或金帛为抵当，出息十分之二，过期不输，息外每月更加罚钱百分之二。保马之法，凡五路义保愿养马者，户一匹，以监牧见马给之，或官与其直，使自市，岁一阅其肥瘠，死病者补偿。方田之法，以东、西、南、北各千步，当四十一顷六十六亩一百六十步为一方，岁以九月，令、佐分地计量，验地土肥瘠，定其色号，分为五等，以地之等，均定税数。又有免行钱者，约京师百物诸行利入厚薄，皆令纳钱，与免行户祇应。自是四方争言农田水利，古陂废堰，悉务兴复。又令民封状增价以买坊场，又增茶监之额，又设措置河北余便司，广积粮谷于临流州县，以备馈运。由是赋敛愈重，而天下骚然矣。

御史中丞吕诲论安石过失十事，帝为出海，安石荐吕公著代之。韩琦谏疏至，帝感悟，欲从之，安石求去。司马光答诏，有“士夫沸腾，黎民骚动”之语，安石怒，抗章自辨，帝为巽辞谢，令吕惠卿谕旨，韩绛又劝帝留之。安石入谢，因为上言中外大臣、从官、台谏、朝士朋比之情，且曰：“陛下欲以先王之正道胜天下流俗，故与天下流俗相为重轻。流俗权重，则天下之人归流俗；陛下权重，则天下之人归陛下。权者与物相为重轻，虽千钧之物，所加损不过铢两而移。今奸人欲败先王之正道，以沮陛下之所为。于是陛下与流俗之权争轻重之时，加铢两之力，则用力至微，而天下之权，已归于流俗矣，此所以纷纷也。”上以为然。安石乃视事，琦说不得行。

安石与光素厚，光援朋友责善之义，三诤书反覆劝之，安石不乐。帝用光副枢密，光辞未拜而安石出，命遂寝。公著虽

为所引，亦以请罢新法出颍州。御史刘述、刘琦、钱顛、孙昌龄、王子韶、程顛、张戢、陈襄、陈荐、谢景温、杨绘、刘摯，谏官范纯仁、李常、孙觉、胡宗愈皆不得其言，相继去。骤用秀州推官李定为御史，知制诰宋敏求、李大临、苏颂封还词头，御史林旦、薛昌朝、范育论定不孝，皆罢逐。翰林学士范镇三疏言青苗，夺职致仕。惠卿遭丧去，安石未知所托，得曾布，信任之，亚于惠卿。

三年十二月，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。明年春，京东、河北有烈风之异，民大恐。帝批付中书，令省事安静以应天变，放遣两路募夫，责有司、郡守不以上闻者。安石执不下。

开封民避保甲，有截指断腕者，知府韩维言之，帝问安石，安石曰：“此固未可知，就令有之，亦不足怪。今士大夫睹新政，尚或纷然惊异；况于二十万户百姓，固有蠢愚为人所感动者，岂应为此遂不敢一有所为邪？”帝曰：“民言合而听之则胜，亦不可不畏也。”

东明民或遮宰相马诉助役钱，安石白帝曰：“知县贾蕃乃范仲淹之婿，好附流俗，致民如是。”又曰：“治民当知其情伪利病，不可示姑息。若纵之使妄经省台，鸣鼓邀驾，恃众侥幸，则非所以为政。”其强辩背理率类此。

帝用韩维为中丞，安石憾曩言，指为善附流俗以非上所建立，因维辞而止。欧阳修乞致仕，冯京请留之，安石曰：“修附丽韩琦，以琦为社稷臣。如此人，在一郡则坏一郡，在朝廷则坏朝廷，留之安用？”乃听之。富弼以格青苗解使相，安石谓不足以阻奸，至比之共、鯀。灵台郎尤瑛言天久阴，星失度，宜退安石，即黥隶英州。唐垞本以安石引荐为谏官，因请对极论其罪，谪死。文彦博言市易与下争利，致华岳山崩。安石曰：“华山之变，殆天意为小人发。市易之起，自为细民久困，

以抑兼并尔，于官何利焉。” 阙其奏，出彦博守魏。于是吕公著、韩维，安石藉以立声誉者也；欧阳修、文彦博，荐己者也；富弼、韩琦，用为侍从者也；司马光、范镇，交友之善者也：悉排斥不遗力。

礼官议正太庙太祖东向之位，安石独定议还僖祖于祧庙，议者合争之，弗得。上元夕，从驾乘马入宣德门，卫士诃止之，策其马。安石怒，上章请逮治。御史蔡确言：“宿卫之士，拱扈至尊而已，宰相下马非其处，所应诃止。”帝卒为杖卫士，斥内侍，安石犹不平。王韶开熙河奏功，帝以安石主议，解所服玉带赐之。

七年春，天下久旱，饥民流离，帝忧形于色，对朝嗟叹，欲尽罢法度之不善者。安石曰：“水旱常数，尧、汤所不免，此不足招圣虑，但当修人事以应之。”帝曰：“此岂细事，朕所以恐惧者，正为人事之未修尔。今取免行钱太重，人情咨怨，至出不逊语。自近臣以至后族，无不言其害。两宫泣下，忧京师乱起，以为天旱，更失人心。”安石曰：“近臣不知为谁，若两宫有言，乃向经、曹佾所为尔。”冯京曰：“臣亦闻之。”安石曰：“士大夫不逞者以京为归，故京独闻其言，臣未之闻也。”监安上门郑侠上疏，绘所见流民扶老携幼困苦之状，为图以献，曰：“旱由安石所致。去安石，天必雨。”侠又坐窜岭南。慈圣、宣仁二太后流涕谓帝曰：“安石乱天下。”帝亦疑之，遂罢为观文殿大学士、知江宁府，自礼部侍郎超九转为吏部尚书。

吕惠卿服阙，安石朝夕汲引之，至是，白为参知政事，又乞召韩絳代己。二人守其成谏，不少失，时号絳为“传法沙门”，惠卿为“护法善神”。而惠卿实欲自得政，忌安石复来，因郑侠狱陷其弟安国，又起李士宁狱以倾安石。絳觉其意，密白

帝请召之。八年二月，复拜相，安石承命，即倍道来。《三经义》成，加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，以子雱为龙图阁直学士。雱辞，惠卿劝帝允其请，由是嫌隙愈著。惠卿为蔡承禧所击，居家俟命。雱风御史中丞邓绾，复弹惠卿与知华亭县张若济为奸利事，置狱鞫之，惠卿出守陈。

十月，彗出东方，诏求直言，及询政事之未协于民者。安石率同列疏言：“晋武帝五年，彗出轸；十年，又有孛。而其在位二十八年，与《乙巳占》所期不合。盖天道远，先王虽有官占，而所信者人事而已。天文之变无穷，上下傅会，岂无偶合。周公、召公，岂欺成王哉。其言中宗享国日久，则曰‘严恭寅畏，天命自度，治民不敢荒宁’。其言夏、商多历年所，亦曰‘德’而已。裨灶言火而验，欲禳之，国侨不听，则曰‘不用吾言，郑又将火’。侨终不听，郑亦不火。有如裨灶，未免妄诞，况今星工哉？所传占书，又世所禁，誉写伪误，尤不可知。陛下盛德至善，非特贤于中宗，周、召所言，则既阅而尽之矣，岂须愚瞽复有所陈。窃闻两宫以此为忧，望以臣等所言，力行开慰。”帝曰：“闻民间殊苦新法。”安石曰：“祁寒暑雨，民犹怨咨，此无庸恤。”帝曰：“岂若并祁寒暑雨之怨亦无邪？”安石不悦，退而属疾卧，帝慰勉起之。其党谋曰：“今不取上素所不喜者暴进用之，则权轻，将有窥人间隙者。”安石是其策。帝喜其出，悉从之。时出师安南，谍得其露布，言：“中国作青苗、助役之法，穷困生民。我今出兵，欲相拯济。”安石怒，自草敕榜诋之。

华亭狱久不成，雱以属门下客吕嘉问、练亨甫共议，取邓绾所列惠卿事，杂他书下制狱，安石不知也。省吏告惠卿于陈，惠卿以状闻，且讼安石曰：“安石尽弃所学，隆尚纵横之末数，方命矫令，罔上要君。此数恶力行于年岁之间，虽古之矢志倒

行而逆施者，殆不如此。”又发安石私书曰：“无使上知”者。帝以示安石，安石谢无有，归以问雱，雱言其情，安石咎之。雱愤恚，疽发背死。安石暴绾罪，去“为臣子弟求官及荐臣婿蔡卞”，遂与亨甫皆得罪。绾始以附安石居言职，及安石与吕惠卿相倾，绾极力助攻惠卿。上颇厌安石所为，绾惧失势，屡留之于上，其言无所顾忌；亨甫险薄，谄事雱以进，至是皆斥。

安石之再相也，屡谢病求去，及子雱死，尤悲伤不堪，力请解几务。上益厌之，罢为镇南军节度使、同平章事、判江宁府。明年，改集禧观使，封舒国公。屡乞还将相印。元丰二年，复拜左仆射、观文殿大学士。换特进，改封荆。哲宗立，加司空。

元祐元年，卒，年六十六，赠太傅。绍圣中，谥曰文，配享神宗庙庭。崇宁三年，又配食文宣王庙，列于颜、孟之次，追封舒王。钦宗时，杨时以为言，诏停之。高宗用赵鼎、吕颐问言，停宗庙配享，削其王封。

初，安石训释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周礼》，既成，颁之学官，天下号曰“新义”。晚居金陵，又作《字说》，多穿凿傅会。其流入于佛、老。一时学者，无敢不传习，主司纯用以取士，士莫得自名一说，先儒传注，一切废不用。黜《春秋》之箬，不使列于学官，至戏目为“断烂朝报”。

安石未贵时，名震京师，性不好华腴，自奉至俭，或衣垢不浣，面垢不洗，世多称其贤。蜀人苏洵独曰：“是不近人情者，鲜不为大奸慝。”作《辩奸论》以刺之，谓王衍、卢杞合为一人。

安石性强忮，遇事无可否，自信所见，执意不回。至议变法，而在廷交执不可，安石傅经义，出己意，辩论辄数百言，众不能诘。甚者谓“天变不足畏，祖宗不足法，人言不足恤。”

罢黜中外老成人几尽，多用门下儇慧少年。久之，以旱引去，洎复相，岁馀罢，终神宗世不复召，凡八年。子雱。

雱字元泽。为人慁悍阴刻，无所顾忌。性敏甚，未冠，已著书数万言。年十三，得秦卒言洮、河事，叹曰：“此可抚而有也。使西夏得之，则吾敌强而边患博矣。”其后王韶开熙河，安石力主其议，盖兆于此。举进士，调旌德尉。

雱气豪，睥睨一世，不能作小官。作策二十余篇，极论天下事，又作《老子训传》及《佛书义解》，亦数万言。时安石执政，所用多少年，雱亦欲预选，乃与父谋曰：“执政子虽不可预事，而经筵可处。”安石欲上知而自用，乃以雱所作策及注《道德经》镂板鬻于市，遂传达于上。邓绾、曾布又力荐之，召见，除太子中允、崇政殿说书。神宗数留与语，受诏注《诗》、《书》义，擢天章阁待制兼侍讲。书成，迁龙图阁直学士，以病辞不拜。

安石更张政事，雱实导之。常称商鞅为豪杰之士，言不诛异议者法不行。安石与程颢语，雱囚首跣足，携妇人冠以出，问父所言何事。曰：“以新法数为人所阻，故与程君议。”雱大言曰：“梟韩琦、富弼之头于市，则法行矣。”安石遽曰：“儿误矣。”卒时才三十三，特赠左谏议大夫。

唐垆者，以父任得官。熙宁初，上书云：“秦二世制于赵高，乃失之弱，非失之强。”神宗悦其言。又云：“青苗法不行，宜斩大臣异议如韩琦者数人。”安石尤喜之，荐使对，赐进士出身，为崇文校书。上薄其人，除知钱塘县。安石欲留之，乃令邓绾荐为御史，遂除太子中允。数月，将用为谏官，安石疑其轻脱，将背己立名，不除职，以本官同知谏院，非故事也。

垆果怒安石易己，凡奏二十疏，论时事，皆留中不出。乃因百官起居日，扣陛请对，上令谕以他日，垆伏地不起，遂召

升殿。垆至御坐前，进曰：“臣所言，皆大臣不法，请对陛下——陈之。”乃措笏展疏，目安石曰：“王安石近御坐，听札子。”安石迟迟，垆诃曰：“陛下前犹敢如此，在外可知！”安石悚然而进。垆大声宣读，凡六十条，大略以“安石专作威福，曾布等表里擅权，天下但知惮安石威权，不复知有陛下。文彦博、冯京知而不敢言。王珪曲事安石，无异厮仆。”且读且目珪，珪惭惧俯首。“元细、薛向、陈细，安石颐指气使，无异家奴。张琥、李定为安石爪牙，台官张商英乃安石鹰犬。逆意者虽贤为不肖，附己者虽不肖为贤。”至诋为李林甫、卢杞。上屡止之，垆慷慨自若，略不退慑。读已，下殿再拜而退。侍臣卫士，相顾失色，安石为之请去。阁门纠其渎乱朝仪，贬潮州别驾。邓綰申救之，且自劾缪举。安石曰：“此素狂，不足责。”改监广州军资库，后徙吉州酒税，卒官。

论曰：朱熹尝论安石“以文章节行高一世，而尤以道德经济为己任。被遇神宗，致位宰相，世方仰其有为，庶几复见二帝三王之盛。而安石乃汲汲以财利兵革为先务，引用凶邪，排摈忠直，躁迫强戾，使天下之人，嚣然丧其乐生之心。卒之群奸嗣虐，流毒四海，至于崇宁、宣和之际，而祸乱极矣”。此天下之公言也。昔神宗欲命相，问韩琦曰：“安石何如？”对曰：“安石为翰林学士则有余，处辅弼之地则不可。”神宗不听，遂相安石。呜呼！此虽宋氏之不幸，亦安石之不幸也。

王安礼，字和甫，安石之弟也。早登科，从河东唐介辟。熙宁中，鄜延路城啰兀，河东发民四万负饷，宣抚使韩绛檄使佐役，后帅吕公弼将从之。安礼争曰：“民兵不习武事，今驱之深入，此不为寇所乘，则冻饿而死尔，宜亟罢遣。”公弼用其言，民得归，而他路遇敌者，全军皆覆。公弼执安礼手言曰：“四万之众，岂偶然哉。果有阴德，相与共之。”

初，绛专爵赏，既上最，多失实，公弼以状闻。诏即河东议功，公弼将受之。安礼曰：“宣抚使以宰相节制诸道，且许便宜，封授一有不睦，人犹得非之。公藩臣，乃欲踰进功状于非其任邪？”公弼遽辞。遂荐安礼于朝，神宗召对，欲骤用之。安石当国，辞，以为著作佐郎、崇文院校书。他日得见，命之坐，有司言八品官无赐坐者，特命之。迁直集贤院，出知润州、湖州，召为开封府判官。尝偕尹奏事，既退，独留访以天下事，帝甚乡纳。直舍人院、同修起居注。

苏轼下御史狱，势危甚，无敢救者。安礼从容言：“自古大度之主，不以言语罪人。轼以才自奋，谓爵位可立取，顾录录如此，其心不能无觖望。今一旦致于理，恐后世谓陛下不能容才。帝曰：“朕固不深谴也，行为卿赏之。卿第去，勿漏言，轼方贾怨于众，恐言者缘以害卿也。”李定、张璪皆撻使勿救，安礼不答，轼以故得轻比。

进知制诰。彗星见，诏求直言。安礼上疏曰：“人事失于下，变象见于上。陛下有仁民爱物之心，而泽不下究，意者左右大臣不均不直，谓忠者为不忠，不贤者为贤，乘权射利者，用力殫于沟瘠，取利究于园夫，足以干阴阳而召星变。愿察亲近之行，杜邪枉之门。至于祈禳小数，贬损旧章，恐非所以应天者。”帝览数嘉叹，谕之曰：“王珪欲使卿条具，朕尝谓不应沮格人言，以自壅障。今以一指蔽目，虽泰、华在前弗之见，近习蔽其君，何以异此，卿当益自信。”

以翰林学士知开封府，事至立断。前滞讼不得其情，及且按而未论者几万人，安礼剖决，未三月，三狱院及畿、赤十九邑，囚系皆空。书揭于府前，辽使过而见之，叹息夸异。帝闻之，喜曰：“昔秦内史廖从容俎豆，以夺由余之谋，今安礼能勤吏事，骇动殊邻，于古无愧矣。”特升一阶。

帝数失皇子，太史言民墓多迫京城，故不利国嗣，诏悉改卜，无虏数十万计，众汹惧。安礼谏曰：“文王卜世三十，其政先于掩骼埋胔，未闻迁人之冢以利其嗣者。”帝恻然而罢。

逻者连得匿名书告人不轨，所涉百余家。帝付安礼曰：“亟治之。”安礼验所指，皆略同，最后一书加三人，有姓薛者，安礼喜曰：“吾得之矣。”呼问薛曰：“若岂有素不快者耶？”曰有持笔来售者，拒之，鞅鞅去，其意似见衔。即命捕讯，果其所为也。即梟其首于市，不逮一人，京师谓为神明。

宗室令駢以数十万钱买妾，久而斥归之，诉府督元直。安礼视妾，既火败其面矣，即奏言：“妾之所以直数十万者，以姿首也，今炙败之，则不复可鬻，此与炮烙之刑何异。请勿理其直而加厚谴，以为戒。”诏从之，仍夺令駢俸。

后宫造油箔，约三年损者反其价，才一年有损者，中官持诣府，请如约，词气甚厉。安礼曰：“庸詎非置之不得其地，为风雨燥湿所坏耶。苟如是，民将无复得直，约不可用也。”卒不追。以是宗室、中贵人皆惮之。

元丰四年，初分三省，置执政，拜中大夫、尚书右丞。转左丞。王师问罪夏国，泾原承受梁同奏：“转运使叶康直饷米，恶不可食。”帝大怒曰：“贵余远饷，反不可用。徒弊民力于道路，康直可斩也。”安礼曰：“此一梁同之言，疑未必实，当按之。”乃遣判官张大宁与同参核，且械系康直以俟。既而米可用者什八九，帝意解，赦康直。

是时，伐夏不得志，李宪又欲再举。帝以访辅臣，王珪曰：“向所患者用不足，朝廷今捐钱钞五百万缗，以供军食有余矣。”安礼曰：“钞不可啖，必变而为钱，钱又变为刍粟。今距出征之期才两月，安能集事。”帝曰：“李宪以为已有备，彼宦者能如是，卿等独无意乎？唐平淮蔡，唯裴度谋议与主同。

今乃不出公卿而出于阉寺，朕甚耻之。”安礼曰：“淮西，三州尔，有裴度之谋，李光颜、李勣之将，然犹引天下之兵力，历岁而后定。今夏氏之强非淮蔡比，宪材非度匹，诸将非有光颜、勣辈，臣惧无以副圣意也。”帝悟而止。后欲除宪节度使，安礼又以为不可。

御史中丞舒亶上章诋执政，且言：“尚书不置录目，有旨按吏罪。”安礼请取台录以为式，乃与省中同，遂并列亶他事，亶坐废。徐禧计议边事，安礼曰：“禧志大才疏，必误国。”及永乐败书闻，帝曰：“安礼每劝朕勿用兵，少置狱，盖为是也。”

久之，御史张汝贤论其过，以端明殿学士知江宁府，汝贤亦罢。元祐中，加资政殿学士，历扬、青、蔡三州。又为御史言，失学士，移舒州。绍圣初，还职，知永兴军。二年，知太原府。苦风痹，卧帐中决事，下不敢欺。卒，年六十二，赠右银青光禄大夫。

安礼伟风仪，论议明辨，常以经纶自任，而阔略细谨，以故数诒口语云。

王安国，字平甫，安礼之弟也。幼敏悟，未尝从学，而文词天成。年十二，出所为诗、铭、论、赋数十篇示人，语皆警拔，遂以文章闻于世，士大夫交口誉之。于书无所不通，数举进士，又举茂材异等，有司考其所献序言为第一，以母丧不试，庐于墓三年。

熙宁初，韩绛荐其材行，召试，赐及第，除西京国子教授。官满，至京师，上以安石故，赐对。帝曰：“卿学问通古今，以汉文帝为何如主？”对曰：“三代以后未有也。”帝曰：“但恨其才不能立法更制尔。”对曰：“文帝自代来，入未央宫，定变故俄顷呼吸间，恐无才者不能。至用贾谊言，待群臣有节，

专务以德化民，海内兴于礼义，几致刑措，则文帝加有才一等矣。”帝曰：“王猛佐苻坚，以蕞尔国而令必行，今朕以天下之大，不能使人，何也？”曰：“猛教坚以峻刑法杀人，致秦祚不传世，今刻薄小人，必有以是误陛下者。愿颡以尧、舜、三代为法，则下岂有不从者乎。”又问：“卿兄秉政，外论谓何？”曰：“恨知人不明，聚敛太急尔。”帝默然不悦，由是别无恩命，止授崇文院校书，后改秘阁校理。屡以新法力谏安石，又质责曾布误其兄，深恶吕惠卿之奸。

先是，安国教授西京，颇溺于声色，安石在相位，以书戒之曰：“宜放郑声。”安国复书曰“亦愿兄远佞人。”惠卿衔之。及安石罢相，惠卿遂因郑侠事陷安国，坐夺官，放归田里。诏以谕安石，安石对使者泣下。既而复其官，命下而安国卒，年四十七。

论曰：安石恶苏轼而安礼救之，昵惠卿而安国折之，议者不以咎二弟也，惟其当而已矣。安礼为政，有足称者。安国早卒，故不见于用云。

## 列传卷第八十七

李清臣 安焘 张璪 蒲宗孟 黄履 蔡挺 兄抗 王韶 子厚 竊 薛向子嗣昌 章粼

李清臣，字邦直，魏人也。七岁知读书，日数千言，暂经目辄诵，稍能戏为文章。客有从京师来者，与其兄谈佛寺火，清臣从傍应曰：“此所谓灾也，或者其蠹民已甚，天固儆之邪？”因作《浮图灾解》。兄惊曰：“是必大吾门。”韩琦闻其名，以兄之子妻之。

举进士，调邢州司户参军、和川令。岁满，荐者逾十数，应得京官。适举将薛向有公事未竟，阍铨格，判铨张掞撻使自陈勿用。清臣曰：“人以家保己而已舍之，薄矣。须待之。”掞离席曰：“君能如是，未可量也。”应材识兼茂科，欧阳修壮其文，以比苏轼。治平二年，试秘阁，考官韩维曰：“荀卿氏笔力也。”试文至中书，修迎语曰：“不置李清臣于第一，则谬矣。”启视如言。

时大雨霖，灾异数见，论者归咎濮议。及廷对，或谓曰：“宜以《五行传》‘简宗庙，水不润下’为证，必擢上第。”清臣曰：“此汉儒附会之说也，吾不之信。民间岂无疾痛可上者乎？”即条对言：“天地之大，譬如人一身，腹性为然。于是设制置三司条例司，令判知枢密院事陈升之同领之。安石令其党吕惠卿预其事。而农田水利、青苗、均输、保甲、免役、市易、保马、方田诸役相继并兴，号为新法，遣提举官四十余

辈，颁行天下。

青苗法者，以常平余本作青苗钱，散与人户，令出息二分，春散秋敛。均输法者，以发运之职改为均输，假以钱货，凡上供之物，皆得徙贵就贱，用近易远，预知在京仓库所当办者，得以便宜蓄买。保甲之法，籍乡村之民，二丁取一，十家为保，保丁皆授以弓弩，教之战阵。免役之法，据家资高下，各令出钱雇人充役，下至单丁、女户，本来无役者，亦一概输钱，谓之助役钱。市易之法，听人賒贷县官财货，以田宅或金帛为抵当，出息十分之二，过期不输，息外每月更加罚钱百分之二。保马之法，凡五路义保愿养马者，户一匹，以监牧见马给之，或官与其直，使自市，岁一阅其肥瘠，死病者补偿。方田之法，以东、西、南、北各千步，当四十一顷六十六亩一百六十步为一方，岁以九月，令、佐分地计量，验地土肥瘠，定其色号，分为五等，以地之等，均定税数。又有免行钱者，约京师百物诸行利入厚薄，皆令纳钱，与免行户祇应。自是四方争言农田水利，古陂废堰，悉务兴复。又令民封状增价以买坊场，又增茶监之额，又设措置河北余便司，广积粮谷于临聊肺腑有所攻塞，则五官为之不宁。民人生聚，天地之腹心肺腑也；日月星辰，天地之五官也。善止天地之异者，不止其异，止民之疾痛而已。”策入等，以秘书郎签书平江军判官，名声籍甚。英宗知之，语王广渊曰：“韩琦固忠臣，但避嫌太审。如李清臣者，公议皆谓可用，顾以亲抑之可乎？”既而诏举馆阁，欧阳修荐之，得集贤校理、同知太常礼院。

从韩絳使陕西。庆卒乱，家属九指挥应诛，清臣请于絳，配隶为奴婢。絳坐贬，清臣亦通判海州。久之，还故官，出提点京东刑狱。齐、鲁盗贼为天下剧，设耳目方略，名捕且尽。作《韩琦行状》，神宗读之曰：“良史才也。”召为两朝国史

编修官，撰《河渠》、《律历》、《选举》诸志，文直事详，人以为不减《史》、《汉》。同修起居注，进知制诰、翰林学士。元丰新官制，拜吏部尚书。清臣官右正言，当易承议阶，帝曰：“安有尚书而犹承议郎者？”乃授朝奉大夫。六年，拜尚书右丞。哲宗即位，转左丞。

时熙、丰法度，一切厘正，清臣固争之，罢为资政殿学士、知河阳，徙河南、永兴。召为吏部尚书，给事中姚勔驳之，改知真定府。班行有王宗正者，致憾于故帅，使其妻诣使者，告前后馈饷过制，囚系数百人。清臣至，立奏解其狱，而窜宗正。帝亲政，拜中书侍郎，勔复驳之，不听。

绍圣憎州县，以备馈运。由是赋敛愈重，而天下骚然矣。

御史中丞吕诲论安石过失十事，帝为出海，安石荐吕公著代之。韩琦谏疏至，帝感悟，欲从之，安石求去。司马光答诏，有“士夫沸腾，黎民骚动”之语，安石怒，抗章自辨，帝为巽辞谢，令吕惠卿谕旨，韩绛又劝帝留之。安石入谢，因为上言中外大臣、从官、台谏、朝士朋比之情，且曰：“陛下欲以先王之正道胜天下流俗，故与天下流俗相为重轻。流俗权重，则天下之人归流俗；陛下权重，则天下之人归陛下。权者与物相为重轻，虽千钧之物，所加损不过铢两而移。今奸人欲败先王之正道，以沮陛下之所为。于是陛下与流俗之权适争轻重之时，加铢两之力，则用力至微，而天下之权，已归于流俗矣，此所以纷纷也。”上以为然。安石乃视事，琦说不得行。

安石与光素厚，光援朋友责善之义，三诤书反覆劝之，安石不乐。帝用光副枢密，光辞未拜而安石出，命遂寝。公著虽为所引，亦以请罢新法出颖州。御史刘述、刘琦、钱顛、孙昌龄、王子韶、程顛、张戢、陈襄、陈荐、谢景温、杨绘、刘摯，谏官范纯仁、李常、孙觉、胡宗愈皆不得其言，相继去。骤用

秀州推官李定为御史，知制诰宋敏求、李大临、苏颂封还词头，御史林旦、薛昌朝、范育论定不孝，皆罢逐。翰林学士范镇三疏言青苗，夺职致仕。惠任年，廷试进士，清臣发策曰：“今复词赋之选而士不知劝，罢常平之官而农不加富，可差可募之说纷而役法病，或东或北之论异而河患滋，赐土以柔远也而羌夷之患未弭，弛利以便民也而商贾之路不通。夫可则因，否则革，惟当之为贵，圣人亦何有必焉。”主意皆继元祐之政，策言悟其指，于是绍述之论大兴，国是遂变。

范纯仁去位，清臣独颀中书，亟复青苗、免役法，除诸路提举官。觐为相，顾苏辙轧己，乃撻辙尝以汉武比先帝激上怒，辙罢。时召章惇未至，清臣心益觐之。已而惇入相，复与为异。惇既逐诸臣，并籍文彦博、吕公著以下三十人，将悉窜岭表。清臣曰：“更先帝法度，不为无过，然皆累朝元老，若从惇言，必大骇物听。”帝曰：“是岂无中道耶？合揭榜朝堂，置余人不问。”鄜延路金明砦主将张舆战没，惇怒，议尽戮全军四千人。清臣曰：“将死亦多端，或先登争利，或轻身入敌。今悉诛吏士，异时亡将必举军降虏矣。”于是但诛牙兵十六辈。

上幸楚王第，有狂妇人遮道叫呼，告清臣谋反，属吏捕治，本澶州娼而为清臣姑子田氏外妇者。清臣不能引去，用御史言，以大学士知河南，寻落职知真定府。

初，蔡确子渭上书诉父冤，造奇譖以陷刘摯罪，清臣心知其诬，弗之省，坐夺学士。徽宗立，入为门下侍郎。仆射韩忠彦与之有连，惟其言是听，出范纯礼、张舜民，不使吕希纯、刘安世入朝，皆其谋也。寻为曾布所陷，出知大名府而卒，年七十一。赠金紫光禄大夫。

清臣蚤以词藻受知神宗，建大理寺，筑都城，皆命作记，简重宏放，文体各成一家。为人宽洪，不忤害。尝为舒亶所劾，

及在尚书，亶以赃抵罪，独申救之，曰：“亶信亡状，然谓之赃则不可。”再为姚勔所驳，当绍圣议贬，或激使甘心，清臣为之言曰：“勔以议事，所见或不同，岂应以臣故而加重？”帝悟，薄勔罪。起身穷约，以俭自持，至富贵不改。居官奉法，毋敢挠以私。然志在利禄，不公于谋国，一意欲取宰相，故操持悖谬，竟不如愿以死。后朝议以复孟后罪，追贬武安军节度副使，再贬雷州司户参军。

安焘，字厚卿，开封人。幼警悟。年十一，从学里中，羞与群儿伍，闻有老先生聚徒，往师之。先生曰：“汝方为诵数之学，未可从吾游，当群试省题一诗，中选乃置汝。”焘无难色。诗成，出诸生上，由是知名。

登第，调蔡州观察推官，至太常丞、主管大名府路机宜文字。用欧阳修荐，为秘阁校理、判吏部南曹、荆湖北路转运判官、提点刑狱兼常平、农田水利、差役事。时方兴新法，奉行之吏，或迎合求进。司农符檄日夜下，如免役增宽剩，造簿供手实，青苗责保任，追胥苛切，其类旁午。焘平心奉法，列其泰甚于朝。移使京东路，过阙入见，神宗伟其仪观，留检正中书孔目房、修起居注。

元丰初，高丽新通使，假焘左谏议大夫往报之。高丽迎劳，馆饩加契丹礼数等，使近臣言：“王遇使者甚敬，出诚心，非若奉契丹苟免边患而已。”焘笑答曰：“尊中华，事大国，礼一也，特以罕至有加尔。朝廷与辽国通好久，岂复于此较厚薄哉！”使还，帝以为知礼，即授所假官，兼直学士院。

知审刑院，决剖滞讼五百余案。因言：“每蔽狱上省，轻重有疑，则必致驳，势既不敌，故法官顾避稽停。请自今以疑狱谏者，皆得轻论。”从之。求知陈州，还，为龙图阁直学士、判军器监。

命馆辽使。方宴近郊，使者不令其徒分坐庑下，力争之，使无以夺。至肆仪将见，又不使缀行分班，使者入，余皆坐门外，寿请令门见而出，众始愧悔。逮辞日，悉如仪。或谓细故无足较，焘曰：“契丹喜尝试人，其渐不可长也。”俄权三司使，改户部尚书。六年。同知枢密院。

夏人款塞，乞还侵疆。焘言：“地有非要害者固宜予，然羌情无厌，当使知吾宥过而息兵，不应示以厌兵之意。”哲宗立，复仍前议，二府遂欲并弃熙河。焘固争之，曰：“自灵武而东，皆中国故地。先帝有此武功，今无故弃之，岂不取轻于外夷？”于是但以葭芦等四砦归之。

蔡确辈更用事，焘循循其间，不能有所建明。元祐二年，进知院事。时复洮、河，擒鬼章青宜结，二边少清，而并塞犹苦寇掠。焘言：“为国者不可好用兵，亦不可畏用兵，好则疲民，畏则遗患。今朝廷每戒疆吏，非举国入寇毋得应之，则固畏用兵矣。虽仅保障戍，实堕其计中，愿复讲攻扰之策。且乾顺幼竖，梁氏擅权，族党酋渠多反侧顾望。若有以离间之，未必不回戈而复怨，此一奇也。”其后夏人自相携贰，使来修贡，悉如焘策。

宣仁太后患国用不足，颇裁冗费，宗室奉亦在议中。焘谏曰：“陛下虽痛抑外家，以示至公，然此举不可不深思而熟计。”太后悟，遂止。

大河北流，宰相主水官议，必欲回之东注。焘以河流入涿淀，久必淤浅，恐河朔无以御敌，遂上言曰：“自小吴未决之前，河虽屡徙，而尽在中国，故京师得以为北限。今决而西，则河尾益北，如此不已，将南岸遂属敌界。彼若建桥梁，守以州郡，窥兵河外，可为寒心。今水官之议，不过论地形，较功费；而献纳之臣，不考利害轻重，徒便于治河，而以设险为缓，

非至计也。”帝虽然之，而回河之议纷起，东北萧然烦费，功亦不就。

三年，同列皆序迁，且新用执政，焘独如初。诏增其两秩，焘恳辞曰：“是虽有故事，窃意以一时同列超升之故，特用是以慰安其心尔。今日愿自臣革之，使朝廷不为姑息，而大臣射遭丧去，安石未知所托，得曾布，信任之，亚于惠卿。”

三年十二月，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。明年春，京东、河北有烈风之异，民大恐。帝批付中书，令省事安静以应天变，放遣两路募夫，责有司、郡守不以上闻者。安石执不下。

开封民避保甲，有截指断腕者，知府韩维言之，帝问安石，安石曰：“此固未可知，就令有之，亦不足怪。今士大夫睹新政，尚或纷然惊异；况于二十万户百姓，固有蠢愚为人所感动者，岂应为此遂不敢一有所为邪？”帝曰：“民言合而听之则胜，亦不可不畏也。”

东明民或遮宰相马诉助役钱，安石白帝曰：“知县贾蕃乃范仲淹之婿，好附流俗，致民如是。”又曰：“治民当知其情伪利病，不可示姑息。若纵之使妄经省台，鸣鼓邀驾，恃众侥幸，则非所以为政。”其强辩背理率类此。

帝用韩维为中丞，安石憾曩言，指为善附流俗以非上所建立，因维辞而止。欧阳修乞致仕，冯京请留之，安石曰：“修附丽韩琦，以琦为社稷臣。如此人，在一郡则坏一郡，在朝廷则坏朝廷，留之安用？”乃听之。富弼以格青苗解使相，安石谓不足以阻奸，至比之共、鲧。灵台郎尤瑛言天久阴，星失度，宜退安石，即黥隶英州。唐垞本以安石引荐为谏官，因请对极论其罪，谪死。文彦博言市易与下争利，致华岳山崩。安石曰：“华山之变，殆天意为小人发。市易之起，自为细民久困，以抑兼并尔，于官何利焉。”阉其奏，出彦博守魏。于是吕公著、

韩维，安石藉以立声誉者也；欧阳修、文彦博，荐己者也；富弼、韩琦，用为侍从者也；司马光、范镇，交友之善者也：悉排斥不遗力。

礼官议正太庙太祖东向之位，安石独定议还僖祖于祧庙，议者合争之，弗得。上元夕，从驾乘马入宣德门，卫士诃止之，策其马。安石怒，上章请逮治。御史蔡确言：“宿卫之士，拱扈至尊而已，宰相下马非其处，所应诃止。”帝卒为杖卫士，斥内侍，安石犹不平。王韶开熙河奏功，帝以安石主议，解所服玉带赐之。

七年春，天下久旱，饥民流离，帝忧形于色，对朝嗟叹，欲尽罢法度之不善者。安石曰：“水旱常数，尧、汤所不免，此不足招圣虑，但当修人事以应之。”帝曰：“此岂细事，朕所以恐惧者，正为人事之未修尔。今取免行钱太重，人情咨怨，至出不逊语。自近臣以至后族，无不言其害。两宫泣下，忧京师乱起，以为天旱，更失人心。”安石曰：“近臣不知为谁，若两宫有言，乃向经、曹佺所为尔。”冯京曰：“臣亦闻之。”安石曰：“士大夫不逞者以京为归，故京独闻其言，臣未之闻也。”监安上门郑侠上疏，绘所见流民扶老携幼困苦之状，为图以献，曰：“旱由安石所致。去安石，天必雨。”侠糶敦廉耻之风，庶或有补。”竟不受。以母忧去，卒丧，拜观文殿学士、知郑州，徙颍昌及河南府，入为门下侍郎。

宣仁之丧，宗室既为三年服，才越岁，章惇拜相，欲革为期。焘争之曰：“上以先后保佑之久，追崇如恐不尽，兹用明道故实耳。遽改之，播诸天下，非佳声也。”乃止。焘与惇布衣交，觊其助己，焘不肯少下之。阳翟民盖渐有财讼，而与谏官来之邵交通，开封得其事。惇右之邵，欲薄其罪，焘不可；复欲并劾开封，焘又不可，遂与惇隙。明堂斋祠，为仪仗使，

后官有绝驰道穿仗而过者，焘方举劾，谏官常安民又言，教坊不当于相国寺作乐。帝怒，欲逐安民，焘为救释。惇遂譖其相表里，出知郑州，徙大名。

父日华，本三班院吏，以焘恩封光禄大夫，至是卒，年九十。焘免丧，徽宗立，复知枢密院。旧制，内侍出使，以所得旨言于院，审实乃得行。后多辄去，焘请按治之。都知阎守勳领他职，祈罢不以告，亦劾之，帝敕守勳诣焘谢。郝随得罪，或揣上意且起用，欲援救为阶，亦争之。

以老避位，帝将宠以观文殿大学士，有间之者曰：“是宰相恩典也。”但以学士知河南。将行，上疏曰：“自绍圣、元符以来，用事之臣，持绍述之名，诳惑君父，上则固宠位而快恩仇，下则希进用而肆朋附。彼自为谋则善矣，未尝有毫发为公家计者也。夫听言之道，必以其事观之。臣不敢高谈远引，独以神考之事切于今者为证。熙宁、元丰之间，中外府库，无不充衍，小邑所积钱米，亦不减二十万，绍圣以还，倾竭以供边费，使军无见粮，吏无月俸，公私虚耗，未有甚于此时，而反谓绍述，岂不为厚诬哉！愿陛下监之，勿使饰偏辞而为身谋者复得行其说。”又言：“东京党祸已萌，愿戒履霜之渐。”语尤激切。

初，建青唐邈川为湟州，戍守困于供亿。焘在枢府，因议者以为可弃，奏还之。崇宁元年议其罪，降端明殿学士，再贬宁国军节度副使，汉阳军安置。湟州复，又降祁州团练副使。鄯州之复，又移建昌军，然弃鄯州时，焘居忧不预也，终不敢自明。阅再岁，始复通议大夫，还洛卒，年七十五。后五岁，悉还其官职。

子扶，靖康时为给事中。金人入京师，责取金帛，扶与梅执礼、陈知质、程振皆见杀。

张璪，初名琥，字邃明，滁州全椒人，洎之孙也。早孤，鞠于兄环，欲任以官，辞不就。未冠登第，历凤翔法曹、缙云令。

王安石与环善，既得政，将用之，而环已老，乃引璪同编修中书条例，授集贤校理、知谏院、直舍人院。杨绘、刘摯论助役，安石使璪为文诘之，辞，曾布请为之，由是忤安石意。神宗欲命璪知制诰，安石荐用布，以璪同修起居注。自县令至是，才岁余。坐奏事不实，解三职，已而复之。

时建议武学，璪言：“古之太学，舞干习射，受成献功，莫不在焉。文武之才，皆自此出，未闻偏习其一者也。请无问文武之士，一养于太学。”朝廷既复河、陇，欲因势戡定夔、蜀、荆、广诸夷，璪言：“先王务治中国而已。今生财未尽有道，用财未尽有礼，不宜遽及徂征之事。”皆不听。以集贤殿修撰知蔡州，复知谏院兼侍御史知杂事。

卢秉行盐法于东南。操持峻急，一人抵禁，数家为黥徙，且破产以偿告捕，二年中犯者万人。璪条列其状。又言：“行役法以来，最下户亦每岁纳钱，乞度宽羨数均损之，以惠贫弱。”后皆施行。

郑侠事起，璪媚吕惠卿，劾冯京与侠交通有迹，深其辞，致京等于罪。判司农寺，出知河阳。元丰初，入权度支副使，遂知制诰、知谏院。判国子监，荐蔡卞可为直讲。建增博士弟子员，月书、季考，岁校，以行艺次升，略仿《周官》乡比之法，立斋舍八十二。学官之盛，近代莫比，其议多自璪发之。

苏轼下台狱，璪与李定杂治，谋傅致轼于死，卒不克。详定郊庙奉祀礼文，议者多以国朝未尝躬行方泽之礼为非正，诏议更制。璪请于夏至之日，备礼容乐舞，以冢宰摄事。帝曰：“在今所宜，无以易此。”卒行其说。为翰林学士，详定官制，

以寄禄二十四阶易前日省、寺虚名，而职事名始正。

四年，拜参知政事，改中书侍郎。哲宗立，谏官、御史合攻之，谓：“瓌奸邪便佞，善窥主意，随势所在而依附之，往往以危机陷人。深交舒亶，数起大狱，天下共知其为大奸。小人而在高位，德之贼也。”疏入，皆不报。最后，刘摯言：“瓌初奉安石，旋附惠卿，随王珪，党章惇，谄蔡确，数人之性不同，而能探情变节，左右从顺，各得其欢心。今过恶既章，不可不速去。”如是逾岁，乃以资政殿学士知郑州，徙河南、定州、大名府，进大学士，知扬州以卒。赠右银青光禄大夫，谥曰简翼。

蒲宗孟，字传正，阆州新井人。第进士，调夔州观察推官。治平中，水灾地震，宗孟上书，斥大臣及宫禁、宦寺，熙宁元年，改著作佐郎。神宗见其名，曰：“是尝言水灾地震者邪！”召试学士院，以为馆阁校勘、检正中书户房兼修条例，进集贤校理。

时三司新置提举帐司官，禄丰地要，人人欲得之。执政上其员，帝命与宗孟。命察访荆湖两路，奏罢辰、沅役钱及湖南丁赋，远人赖之。吕惠卿制手实法，然犹许灾伤五分以上不预。宗孟言：“民以手实上其家之物产而官为注籍，以正百年无用不明之版图而均齐其力役，天下良法也。然灾伤五分不预焉。臣以为使民自供，初无所扰，何待丰岁？愿诏有司，勿以丰凶弛张其法。”从之，民于是益病矣。

俄同修起居注、直舍人院、知制诰，帝又称其有史才，命同修两朝国史，为翰林学士兼侍读。旧制，学士唯服金带，宗孟入谢，帝曰：“学士职清地近，非他官比，而官仪未宠。”乃加佩鱼，遂著为令。枢密都承旨张诚一预书局事，颇肆横，挟中旨以胁同列。宗孟持其语质帝前，皆非是，因叩头白其奸。

帝察其不阿，欲大用，拜尚书左丞。

帝尝语辅臣，有无人才之叹，宗孟率尔对曰：“人才半为司马光邪说所坏。”帝不语，直视久之，曰：“蒲宗孟乃不取司马光邪！未论别事，只辞枢密一节，朕自即位以来，唯见此一人；他人，则虽迫之使去，亦不肯矣。”宗孟惭惧，至无以为容。仅一岁，御史论其荒于酒色及缮治府舍过制，罢知汝州。逾年，加资政殿学士，徙毫、杭、郢三州。

郢介梁山泝，素多盗，宗孟痛治之，虽小偷微罪，亦断其足筋，盗虽为衰止，而所杀亦不可胜计矣。方徙河中，御史以惨酷劾，夺职知虢州。明年，复知河中，还其职。帅永兴，移大名。宗孟厌苦易地，颇默默不乐，复求河中。卒，年六十六。

宗孟趣尚严整而性侈汰，藏帑丰，每旦刲羊十、豕十，然烛三百入郡舍。或请损之，愠曰：“君欲使我坐暗室忍饥邪？”常日盥洁，有小洗面、大洗面、小濯足、大濯足、小大澡浴之别。每用婢子数人，一浴至汤五斛。他奉养率称是。尝以书抵苏轼云：“晚年学道有所得。”轼答之曰：“闻所得甚高，然有二事相劝：一曰慈，二曰俭也。”盖针其失云。

黄履，字安中，邵武人。少游太学，举进士，调南京法曹，又为高密、广平王二宫教授、馆阁校勘，同知礼院。擢监察御史里行，辞御史，改崇政殿说书兼知谏院。

神宗尝询天地合祭是非，对曰：“国朝之制，冬至祭天圆丘，夏至祭地方泽，每岁行之，皆合于古。犹以有司摄事未足以尽，于是三岁一郊而亲行之，所谓因时制宜者也，虽施之方今，为不可易。惟合祭之非，在所当正。然今日礼文之失，非独此也，愿敕有司正群祀，为一代损益之制。”诏置局详定，命履董之，北郊之议遂定。同修起居注，进知制诰、同修国史。遭母忧去，服除，以礼部尚书召对阙中。

闽省盐法苦，言者众，神宗谓履自闽来，恃以为决。履乃陈法甚便，遂不复革，乡论鄙之。迁御史中丞。履以大臣多因细故罚金，遂言：“贾谊有云：‘遇之以礼，则群臣自喜。’群臣且然，况大臣乎？使罪在可议，黜之可也；可恕，释之可也，岂可罚以示辱哉！”时又制侍郎以下不许独对，履言：“陛下博访万务，虽远外微官，犹令独对，顾于侍从乃弗得愿也。”遂刊其制。御史翟思言事，有旨诘所自来。履谏曰：“御史以言为职，非有所闻，则无以言。今乃究其自来，则人将惩之，台谏不复有闻矣，恐失开言路之意。”事乃寢。

哲宗即位，徙为翰林学士。履素与蔡确、章惇、邢恕相交结，每确、惇有所嫌恶，则使恕道风旨于履，履即排击之。至是，更自谓有定策功。刘安世发其罪，以龙图阁直学士知越州，坐举御史不当，降天章阁待制。历舒、洪、苏、鄂、青州、江宁、应天、颍昌府。绍圣初，复龙图阁直学士，为御史中丞。极论吕大防、刘摯、梁焘垂帘时事，乞正典刑；又言司马光变更先朝已行之法为罪。

先是，北郊之论虽定，犹不果行，履又建言：“阳复阴消，各因其时。上圆下方，各顺其体。是以圣人因天祀天，因地祀地，三代至汉，其仪不易。及王莽谄手坐窞岭南。慈圣、宣仁二太后流涕谓帝曰：‘安石乱天下。’帝亦疑之，遂罢为观文殿大学士、知江宁府，自礼部侍郎超九转为吏部尚书。

吕惠卿服阕，安石朝夕汲引之，至是，白为参知政事，又乞召韩絳代己。二人守其成谟，不少失，时号絳为“传法沙门”，惠卿为“护法善神”。而惠卿实欲自得政，忌安石复来，因郑侠狱陷其弟安国，又起李士宁狱以倾安石。絳觉其意，密白帝请召之。八年二月，复拜相，安石承命，即倍道来。《三经义》成，加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，以子雱为龙图阁直学士。

雩辞，惠卿劝帝允其请，由是嫌隙愈著。惠卿为蔡承禧所击，居家俟命。雩风御史中丞邓綰，复弹惠卿与知华亭县张若济为奸利事，置狱鞫之，惠卿出守陈。

十月，彗出东方，诏求直言，及询政事之未协于民者。安石率同列疏言：“晋武帝五年，彗出軫；十年，又有孛。而其在位二十八年，与《乙巳占》所期不合。盖天道远，先王虽有官占，而所信者人事而已。天文之变无穷，上下傅会，岂无偶合。周公、召公，岂欺成王哉。其言中宗享国日久，则曰‘严恭寅畏，天命自度，治民不敢荒宁’。其言夏、商多历年所，亦曰‘德’而已。禘灶言火而验，欲禳之，国侨不听，则曰‘不用吾言，郑又将火’。侨终不听，郑亦不火。有如禘灶，未免妄诞，况今星工哉？所传占书，又世所禁，誊写伪误，尤不可知。陛下盛德至善，非特贤于中宗，周、召所言，则既阅而尽之矣，岂须愚瞽复有所陈。窃闻两宫以此为忧，望以臣等所言，力行开慰。”帝曰：“闻民间殊苦新法。”安石曰：“祁寒暑雨，民犹怨咨，此无庸恤。”帝曰：“岂若并祁寒暑雨之怨亦无邪？”安石不悦，退而属疾卧，帝慰勉起之。其党谋曰：“今不取上素所不喜者暴进用之，则权轻，将有窥人间隙者。”安石是其策。帝喜其出，悉从之。时出师安南，谍得其露布，言：“中国作青苗、助役之法，穷困生民。我今出兵，欲相拯济。”安石怒，自草敕榜诋之。

华亭狱久不成，雩衣元后，遂躋地位，同席共牢，历世袭行，不能全革。逮神宗考古揆今，以正大典，尝有意于兹矣。今承先志，当在陛下及二三执政。”哲宗询诸朝，章惇以为北郊止可谓之社。履曰：“天子祭天地。盖郊者交于神明之义，所以天地皆称郊。故《诗序》云‘郊祀天地’。若夫社者，土之神而已，岂有祭大祗亦谓之社乎？”哲宗可之，遂定郊议。

拜尚书右丞。

会正言邹浩以言事贬新州，履曰：“浩以亲被拔擢之故，敢犯颜纳忠，陛下遽斥之死地，人臣将视以为戒，谁复敢为陛下论得失乎？乞徙善地。”坐罢知亳州。徽宗立，召为资政殿学士兼侍读，复拜右丞。未逾年，求去，加大学士、提举中太一宫，卒。

论曰：哲宗亲政之初，见虑未定，范、吕诸贤在廷，左右弼谟，俾日迩忠谏，疏绝回谗，以端其志向，元祐之治业，庶可守也。清臣怙才躁进，阴觊柄用，首发绍述之说，以隙国是，群奸洞之，冲决莫障，重为荐绅之祸焉。至于兴大狱以倾冯京、苏轼者，璟也；助成手实之法，以坏人材、谏司马光者，宗孟也；许垂帘之事，击吕大防、刘摯等去之者，履也。清臣真小人之靡，三子抑其亚乎。焘论认识趣，有可称述，虽立朝无附，而依违蔡确、章惇间，无所匡建，非大臣之道也。

蔡挺，字子政，宋城人。第进士，调虔州推官。秩满，以父希言当官蜀，乞丛属门下客吕嘉问、练亨甫共议，取邓綰所列惠卿事，杂他书下制狱，安石不知也。省吏告惠卿于陈，惠卿以状闻，且讼安石曰：“安石尽弃所学，隆尚纵横之末数，方命矫令，罔上要君。此数恶力行于年岁之间，虽古之矢志倒行而逆施者，殆不如此。”又发安石私书曰：“无使上知”者。帝以示安石，安石谢无有，归以问雱，雱言其情，安石咎之。雱愤恚，疽发背死。安石暴綰罪，去“为臣子弟求官及荐臣婿蔡卞”，遂与亨甫皆得罪。綰始以附安石居言职，及安石与吕惠卿相倾，綰极力助攻惠卿。上颇厌安石所为，綰惧失势，屡留之于上，其言无所顾忌；亨甫险薄，谄事雱以进，至是皆斥。

安石之再相也，屡谢病求去，及子雱死，尤悲伤不堪，力请解几务。上益厌之，罢为镇南军节度使、同平章事、判江宁

府。明年，改集禧观使，封舒国公。屡乞还将相印。元丰二年，复拜左仆射、观文殿大学士。换特进，改封荆。哲宗立，加司空。

元祐元年，卒，年六十六，赠太傅。绍圣中，谥曰文，配享神宗庙庭。崇宁三年，又配食文宣王庙，列于颜、孟之次，追封舒王。钦宗时，杨时以为言，诏停之。高宗用赵鼎、吕颐问言，停宗庙配享，削其王封。

初，安石训释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周礼》，既成，颁之学官，天下号曰“新义”。晚居金陵，又作《字说》，多穿凿傅会。其流入于佛、老。一时学者，无敢不传习，主司纯用以取士，士莫得自名一说，先儒传注，一切废不用。黜《春秋》之誓，不使列于学官，至戏目为“断烂朝报”。

安石未贵时，名震京师，性不好华腴，自奉至俭，或衣垢不浣，面垢不洗，世多称其贤。蜀人苏洵独曰：“是不近人情者，鲜不为大奸慝。”作《辩奸论》以刺之，谓王衍、卢杞合为一人。

安石性强忮，遇事无可否，自信所见，执意不回。至议变法，而在廷交执不可，安石傅经义，出己意，辩论辄数百言，众不能诘。甚者谓“天变不足畏，祖宗不足法，人言不足恤。”罢黜中外老成人几尽，多用门下儇慧少年。久之，以旱引去，洎复相，岁馀罢，终神宗世不复召，凡八年。子雱。

雱字元泽。为人慁悍阴刻，无所顾忌。性敏甚，未冠，已著书数万言。年十三，得秦卒言洮、河事，叹曰：“此可抚而有也。使西夏得之，则吾敌强而边患博矣。”其后王韶开熙河，安石力主其议，盖兆于此。举进士，调旌德尉。

雱气豪，睥睨一世，不能作小官。作策二十余篇，极论天下事，又作《老子训传》及《佛书义解》，亦数万言。时安石

执政，所用多少年，雱亦欲预选，乃与父谋曰：“执政子虽不可预事，而经筵可处。”安石欲上知而自用，乃以雱所作策及注《道德经》镂板鬻于市，遂传达于上。邓绾、曾布又力荐之，召见，除太子中允、崇政殿说书。神宗数留与语，受诏注《诗》、《书》义，擢天章阁待制兼侍讲。书成，迁龙图阁直学士，以病辞不拜。

安石更张政事，雱实导之。常称商鞅为豪杰之士，言不诛异议者法不行。安石与程颢语，雱囚首跣足，携妇人冠以出，问父所言何事。曰：“以新法数为人所阻，故与程君议。”雱大言曰：“梟韩琦、富弼之头于市，则法行矣。”安石遽曰：“儿误矣。”卒时才三十三，特赠左谏议大夫。

唐垆者，以父任得官。熙宁初，上书云：“秦二世制于赵高，乃失之弱，非失之强。”神宗悦其言。又云：“青苗法不行，寅行，遂授陵州团练推官。王尧臣安抚陕西，辟管勾文字。富弼使辽，奏挺从，至雄州，誓书有所更易，遣挺还白。仁宗欲知契丹事，召对便殿，挺时有父丧，听以衫帽入。”

范仲淹宣抚陕西、河东，奏挺通判泾州，徙鄜州。河北多盗，精择诸郡守，以挺知博州。申饬属县严保伍，得居停奸盗者数人，弛其宿负，补为吏，使之察警，盗每发辄得。均博平、聊城二县税，岁衍钜万。三司下其法于四方，然大抵增赋也。

为开封府推官、提点府界公事。部修六漯河，用李仲昌议，塞北流，入于六漯。一夕复决，兵夫芟楫漂溺不可计。降知滁州，言者以为轻，乃贬秩停官。

越数岁，稍起知南安军，提点江西刑狱，提举虔州盐。自大庾岭下南至广，驿路荒远，室庐稀疏，往来无所芘。挺兄抗时为广东转运使，乃相与谋，课民植松夹道，以休行者。江闽盐贼率千百为州县害，挺谕所部与期，使首纳器甲，原其罪，

得兵械万计。官盐恶而价贵，盗盐善而价且下，故私贩日滋。挺简僚吏至淮转新盐，明殿赏，以官数之余畀之，于是贼党破散，宿弊遂绝，岁增卖盐四十万。

改陕西转运副使，进直龙图阁、知庆州，因上书论攻守大计。夏人大入，挺尽敛边户入保，戒诸砦无出战。谅祚亲帅军数万攻大顺，挺料城坚不可破，而柔远城恶，亟遣总管张玉将锐师守之。先布铁蒺藜大顺城旁水中，骑渡水多蹶，惊言有神。过三日不克，谅祚督帐下决战，挺伏强弩壕外，飞矢贯其铠，遂引却。移寇柔远，玉夜斫营，夏人惊扰溃去。环州熟羌思顺举族投谅祚，倚为乡导。挺宣言思顺且复来，命葺其旧舍，出兵西为迎候之举。谅祚果疑思顺，毒之死。挺筑城马练平为荔原堡，分属羌三千人守之。

神宗即位，加天章阁待制、知渭州。举籍禁兵悉还府，不使有隐占。建勤武堂，五日一训之，偏伍钲鼓之法甚备。储劲卒于行间，遇用奇，则别为一队。甲兵整习，常若寇至。又分义勇为伍番，番三千人，参正兵防秋与春，以八月、正月集，四十五日而罢，岁省粟帛、钱缗十三万有奇。括并边生地冒耕田千八百顷，募人佃种，以益边储。取边民阑市蕃部田八千顷，以给弓箭手。又筑城定戎军为熙宁砦，开地二千顷，募卒三千人耕守之。

谍告夏人候胡卢河，挺出奇兵迎击之。夏人溃，分诸将蹶而讨之，荡其七族。进右谏议大夫，赐金帛三千。夏人复犯诸砦，环庆兵不能御，挺遣张玉以万人往解其围。庆州军变，挺讨平之，进龙图阁直学士。广锐卒徙营，众惮迁，欲为乱，城中震扰，挺推斩首恶十九人，讫徙营。蕃部岁饥，以田质于弓箭手，过期辄没。挺为贷官钱，岁息什一，后遂推为蕃汉青苗、助役法。又自以意制渡河大索及兵械镰枪，皆获其用。

熙宁五年，拜枢密副使。帝问挺泾原训兵之法，召部将按于崇政殿，善之，下以为诸郡法。河州景思立战死，帝开天章阁访执政，挺请行。帝曰：“此小事，不足烦卿。河朔有警，卿当行矣。”契丹议云中地，挺请罢沿边戍人，示以无事，因乞置三十七将，皆行其策。

七年冬，奏事殿中，疾作而仆，帝亲临赐药，罢为资政殿学士、判南京留司御史台。元丰二年，薨，年六十六。赠工部尚书，谥曰敏肃。

挺譎而多知，人莫能窥其城府。初，为富弼、范仲淹客，颇泄其几事于吕夷简以自售。在渭久，郁郁不自聊，寓意词曲，有“玉关人老”之叹。中使至，则使优伶歌之，斩大臣异议如韩琦者数人。”安石尤喜之，荐使对，赐进士出身，为崇文校书。上薄其人，除知钱塘县。安石欲留之，乃令邓绾荐为御史，遂除太子中允。数月，将用为谏官，安石疑其轻脱，将背己立名，不除职，以本官同知谏院，非故事也。

坰果怒安石易己，凡奏二十疏，论时事，皆留中不出。乃因百官起居日，扣陛请对，上令谕以他日，坰伏地不起，遂召升殿。坰至御坐前，进曰：“臣所言，皆大臣不法，请对陛下一一陈之。”乃措笏展疏，目安石曰：“王安石近御坐，听札子。”安石迟迟，坰诃曰：“陛下前犹敢如此，在外可知！”安石悚然而进。坰大声宣读，凡六十条，大略以“安石专作威福，曾布等表里擅权，天下但知惮安石威权，不复知有陛下。文彦博、冯京知而不敢言。王珪曲事安石，无异厮仆。”且读且目珪，珪惭惧俯首。“元细、薛向、陈细，安石颐指气使，无异家奴。张琥、李定为安石爪牙，台官张商英乃安石鹰犬。逆意者虽贤为不肖，附己者虽不肖为贤。”至诋为李林甫、卢杞。上屡止之，坰慷慨自若，略不退慑。读已，下殿再拜而退。

侍臣卫士，相顾失色，安石为之请去。阁门纠其渎乱朝仪，贬潮州别驾。邓綰申救之，且自劾繆举。安石曰：“此素狂，不足责。”改监广州军资库，后徙吉州酒税，卒官。

论曰：朱熹尝论安石以达于禁掖。神宗愍焉，遂有枢密之拜云。

抗字子直。中进士，调太平州推官。闻父疾，委官去。稍迁睦亲宅讲书。英宗在宫邸，器重之，请于安懿王，愿得与游。每见，必衣冠尽礼，义兼师友。再迁太常博士、通判秦州，为秘阁校理，乞知苏州。州并江湖，民田苦风潮害，抗筑长堤，自城属昆山，亘八十里，民得立媵塌，大以为利。

徙广东转运使。岑水铜冶废，官给虚券为市，久不偿。人无所取资，聚而私铸，抗尽给之，人得直以止。番禺岁运盐英韶，道远，多侵窃杂恶。抗命十舸为一运，择摄官主之，岁终会其殿最，增十五万缗。

英宗立，召为三司判官。广部去京师远，不即至，帝见南来者必问之。及入对，谕曰：“卿乃吾故人，朕望于卿者厚，勿以常礼自疏也。”以史馆修撰同知谏院。方议安懿王典礼，抗引礼为人后之谊，指陈切至，涕泪被面，帝亦感泣。都城大水，抗请见，帝迎问之，抗推原变异，守前说以对。大臣畏其谏，列白为知制诰，迁龙图阁直学士、知定州。帝惜其去，曰：“第行，且召矣。”

郡兵番戍，室家留营多不谨，夫归辄首原，抗下令悉按以法，戍者感焉。帝不豫，趣命为太子詹事，未至而神宗立，改枢密直学士、知秦州。过阙，帝见之，悲恻不自胜，曰：“先帝疾大渐，犹不忘卿。”遂赴镇。

秦有质院，质职以文章节行高一世，而尤以道德经济为己任。被遇神宗，致位宰相，世方仰其有为，庶几复见二帝三王

之盛。而安石乃汲汲以财利兵革为先务，引用凶邪，排摈忠直，躁迫强戾，使天下之人，嚣然丧其乐生之心。卒之群奸嗣虐，流毒四海，至于崇宁、宣和之际，而祸乱极矣”。此天下之公言也。昔神宗欲命相，问韩琦曰：“安石何如？”对曰：“安石为翰林学士则有余，处辅弼之地则不可。”神宗不听，遂相安石。呜呼！此虽宋氏之不幸，亦安石之不幸也。

王安礼，字和甫，安石之弟也。早登科，从河东唐介辟。熙宁中，鄜延路城啰兀，河东发民四万负饷，宣抚使韩绛檄使佐役，后帅吕公弼将从之。安礼争曰：“民兵不习武事，今驱之深入，此不为寇所乘，则冻饿而死尔，宜亟罢遣。”公弼用其言，民得归，而他路遇敌者，全军皆覆。公弼执安礼手言曰：“四万之众，岂偶然哉。果有阴德，相与共之。”

初，绛专爵赏，既上最，多失实，公弼以状闻。诏即河东议功，公弼将受之。安礼曰：“宣抚使以宰相节制诸道，且许便宜，封授一有不韪，人犹得非之。公藩臣，乃欲踰进功状于非其任邪？”公弼遽辞。遂荐安礼于朝，神宗召对，欲骤用之。安石当国，辞，以为著作佐郎、崇文院校书。他日得见，命之坐，有司言八品官无赐坐者，特命之。迁直集贤院，出知润州、湖州，召为开封府判官。尝偕尹奏事，既退，独留访以天下事，帝甚乡纳。直舍人院、同修起居注。

苏轼下御史狱，势危甚，无敢救者。安礼从容言：“自古大度之主，不以言语罪人。轼以才自奋，谓爵位可立取，顾录录如此，其心不能无缺望。今一旦致于理，恐后世谓陛下不能容才。帝曰：“朕固不深谴也，行为卿贲之。卿第去，勿漏言，轼方贾怨于众，恐言者缘以害卿也。”李定、张璪皆撻使勿救，安礼不答，轼以故得轻比。

进知制诰。彗星见，诏求直言。安礼上疏曰：“人事失于

下，变象见于上。陛下有仁民爱物之心，而泽不下究，意者左右大臣不均不直，晤羌百余人，自少至老，肩系之，非死不出，抗皆纵释，约毋得擅相仇杀。已而有犯者，斩以徇，莫敢奸令。居数日，梦英宗召语，眷如平生，欲退复留。觉为家人言，感念歔歔。及灵驾发引之旦，东望号恸，见僚佐于便室，骤得疾卒，年六十。特赠礼部侍郎。又欲赐谥，吴奎曰：“抗以旧恩，自杂学士赠官，已逾常制。”遂止。

王韶，字子纯，江州德安人。第进士，调新安主簿、建昌军司理参军。试制科不中，客游陕西，访采边事。

熙宁元年，诣阙上《平戎策》三篇，其略以为：“西夏可取。欲取西夏，当先复河、湟，则夏人有腹背受敌之忧。夏人比年攻青唐，不能克，万一克之，必并兵南向，大掠秦、渭之间，牧马于兰、会，断古渭境，尽服南山生羌，西筑武胜，遣兵时掠洮、河，则陇、蜀诸郡当尽惊扰，瞎征兄弟其能自保邪？今唃氏子孙，唯董毡粗能自立，瞎征、欺巴温之徒，又法所及，各不过一二百里，其势岂能与西人抗哉！武威之南，至于洮、河、兰、鄯，皆故汉郡县，所谓湟中、浩亶、大小榆、枹罕，土地肥美，宜五种者在焉。幸今诸羌瓜分，莫相统一，此正可并合而兼抚之时也。诸种既服，唃氏敢不归？”

唃氏归则河西李氏在吾股掌中矣。且唃氏子孙，瞎征差盛，为诸羌所畏，若招谕之，使居武胜或渭源城，使纠合宗党，制其部族，习用汉法，异时族类虽盛，不过一延州李士彬、环州慕恩耳。为汉有肘腋之助，且使夏人无所连结，策之上也。”神宗异其言，召问方略，以韶管干秦凤经略司机宜文字。

蕃部俞龙珂在青唐最大，渭源羌与夏人皆欲羁属之，诸将议先致讨。韶因按边，引数骑直抵其帐，谕其成败，遂留宿。明旦，两种皆遣其豪随以东。久之，龙珂率属十二万口内附，

所谓包顺者也。

韶又言：“渭源至秦州，良田不耕者万顷，愿置市易司，颇笼商贾之利，取其赢以治田。”帝从其言，改著作佐郎，仍命韶提举。经略使李师中言：“韶乃欲指占极边弓箭手地耳，又将移市易司于古渭，恐秦州自此益多式忠者为不忠，不贤者为贤，乘权射利者，用力殫于沟瘠，取利究于园夫，足以干阴阳而召星变。愿察亲近之行，杜邪枉之门。至于祈禳小数，贬损旧章，恐非所以应天者。”帝览数嘉叹，谕之曰：“王珪欲使卿条具，朕尝谓不应沮格人言，以自壅障。今以一指蔽目，虽泰、华在前弗之见，近习蔽其君，何以异此，卿当益自信。”

以翰林学士知开封府，事至立断。前滞讼不得其情，及且按而未论者几万人，安礼剖决，未三月，三狱院及畿、赤十九邑，囚系皆空。书揭于府前，辽使过而见之，叹息夸异。帝闻之，喜曰：“昔秦内史廖从容俎豆，以夺由余之谋，今安礼能勤吏事，骇动事，所得不补所亡。”王安石主韶议，为罢师中，以舜卿代，且遣李若愚按实。若愚至，问田所在，韶不能对。舜卿检索，仅得地一顷，既地主有讼，又归之矣。若愚奏其欺，安石又为罢舜卿而命韩缜。缜遂附会实其事，师中、舜卿皆坐谪，而韶为太子中允、秘阁校理。后帅郭逵上韶盗贷市易钱，安石以为不足校，徙逵泾原。

帝志复河、陇，筑古渭为通远军，以韶知军事。五年七月，引兵城渭源堡及乞神平，破蒙罗角、抹耳水巴等族。初，羌保险，诸将谋置阵平地，韶曰：“贼不舍险来斗，则我师必徒归。今已入险地，当使险为吾有。”乃径趣抹邦山，压敌军而阵，令曰：“敢言退者斩！”贼乘高下斗，师小却。韶躬披甲胃，麾帐下兵逆击之，羌大溃，焚其庐帐而还，洮西大震。会瞎征度洮为之援，余党复集。韶命别将由竹牛岭路张军声，而潜

师越武胜，遇瞎征首领瞎夔等，与战破之，遂城武胜，建为镇洮军。进右正言、集贤殿修撰。复击走瞎征，降其部落二万。更名镇洮为熙州，以熙、河、洮、岷、通远为一路，韶以龙图阁待制知熙州。

六年三月，取河州，迁枢密直学士。降羌叛，韶回军击之。瞎征以其间据河州，韶进破河诺木藏城，穿露骨山，南入洮州境，道狭隘，释马徒行，或日至六七。瞎征留其党守河州，自将尾官军，韶力战破走之，河州复平。连拔宕、岷二州，叠、洮羌酋皆以城附。军行五十有四日，涉千八百里，得州五，斩首数千级，获牛、羊、马以万计。进左谏议大夫、端明殿学士。七年，入朝，又加资政殿学士，赐第崇仁坊。

还至兴平，闻景思立败于踏白城，贼围河州，日夜驰至熙。熙方城守，命撤之。选兵得二万。议所向，诸将欲趋河州。韶曰：“贼所以围城者，恃有外援也。今知救至，必设伏待我，且新胜气锐，未可与争。当出其不意，以攻其所恃，此所谓‘批亢捣虚，形格势禁，则自为解’者也。”乃直扣定羌城，破结河族，断夏国通路，进临宁河，分命偏将入南山。瞎征知援绝，拔栅去。

初，思立之覆师也，羌势复炽，朝廷议弃熙河，帝为之吁食，数下诏戒韶持重勿出。及是，帝大喜。韶还熙州，以兵循西山绕出踏白后，焚八千帐，瞎征穷蹙丐降，俘以献。拜韶观文殿学士、礼部侍郎。资政、观文学士，非尝执政而除者，皆自韶始。官其兄弟及两子，前后赐绢八千匹。未几，召为枢密副使。

熙河虽名一路，而实无租人，军食皆仰给他道。转运判官马城摭官吏细故，韶欲罢城，王安石右城，韶始沮，于是与安石异。数以母老乞归，帝语安石勉留之。

安南之役，韶言：“决里、广源之建，臣以为贪虚名而忘实祸，执政乃疑臣为刺讥。方举事之初，臣力争极论，欲宽民力而省财用，但同列莫肯听，至以熙河事折臣。臣本意不费朝廷而可以至伊吾卢甘，初不欲令熙河作路，河、岷作州也。今与众异论，偿不求退，必致不容。”韶本凿空开边，骤跻政地，乃以勤兵费财归曲朝廷，帝由是不悦，以故罢职知洪州，又坐谢表怨慢，落职知鄂州。元丰二年，还其职，复知洪州。四年，病疽卒，年五十二。赠金紫光禄大夫，谥曰襄敏。

韶起孤生，用兵有机略。临出师，召诸将授以指，不复更问，每战必捷。尝夜卧帐中，前部遇敌，矢石已交，呼声震山谷，侍者往往股栗，而韶鼻息自如。在鄂宴客，出家姬奏乐，客张绩醉挽一姬不前，将拥之，姬泣以告。韶徐曰：“本出汝曹娱客，而令失欢如此。”命酌大杯罚之，谈笑如故，人亦服其量。韶交亲多楚人，依韶求仕，乃分属诸将，或杀降羌老弱予以首为功级。韶晚节言动不常，颇若病狂状。既病疽，洞见五脏，盖亦多杀徵云。子十人，厚、寀最显。

厚字处道。少从父兵间，畅习羌事，官累通直郎。元祐弃河、湟，厚上疏陈不可，且诣政事堂言之，不听。绍圣中，用荐者换礼宾副使、干当熙河公事。

会羌酋瞎征、陇拶争国，河州守将王瞻与厚同献议复故地。元符元年六月，师出塞。七月，下邈川，降瞎征。九月，次青唐，陇拶出迎。遂定湟、鄯。诏赐陇拶姓名曰赵怀德，进厚东上阁免邻，于古无愧矣。”特升一阶。

帝数失皇子，太史言民墓多迫京城，故不利国嗣，诏悉改卜，无虏数十万计，众汹惧。安礼谏曰：“文王卜世三十，其政先于掩骼埋胔，未闻迁人之冢以利其嗣者。”帝恻然而罢。

逻者连得匿名书告人不轨，所涉百余家。帝付安礼曰：

“亟治之。”安礼验所指，皆略同，最后一书加三人，有姓薛者，安礼喜曰：“吾得之矣。”呼问薛曰：“若岂有素不快者耶？”曰有持笔来售者，拒之，鞅鞅去，其意似见衔。即命捕讯，果其所为也。即梟其首于市，不逮一人，京师谓为神明。

宗室令駢以数十万钱买妾，久而斥归之，诉府督元直。安礼视妾，既火败其面矣，即奏言：“妾之所以直数十万者，以姿首也，今炙败之，则不复可鬻，此与炮烙之刑何异。请勿理其直而加厚谴，以为戒。”诏从之，仍夺令駢俸。

后宫造油箔，约三年损者反其价，才一年有损者，中官持诣府，请如约，词气甚厉。安礼曰：“庸詎非置之不得其地，为风雨燥湿所坏耶。苟如是，民将无复得直，约不可用也。”卒不追。以是宗室、中贵人皆惮之。

元丰四年，初分三省，置执政，拜中大夫、尚书右丞。转左丞。王师问罪夏国，泾原承受梁同奏：“转运使叶康直饷米，恶不可食。”帝大怒曰：“贵余远饷，反不可用。徒弊民力于道路，康直可斩也。”安礼曰：“此一梁同之言，疑未必实，当按之。”乃遣判官张大宁与同参核，且械系康直以俟。既而米可用者什八九，帝意解，赦康直。

是时，伐夏不得志，李宪又欲再举。帝以访辅臣，王珪曰：“向所患者用不足，朝廷今捐钱钞五百万缗，以供军食有余矣。”安礼曰：“钞不可啖，必变而为钱，钱又变为刍粟。今距出征之期才两月，安能集事。”帝曰：“李宪以为已有备，彼宦者能如是，卿等独无意乎？唐平淮蔡，唯裴度谋议与主同。今乃不出公卿而出于阉寺，朕甚耻之。”安礼曰：“淮西，三州尔，有裴度之谋，李光颜、李勣之将，然犹引天下之兵力，历岁而后定。今夏氏之强非淮蔡比，宪材非度匹，诸将非有光颜、勣辈，臣惧无以副圣意也。”帝悟而止。后欲除宪节度使，

安礼又以为不可。

御史中丞舒亶上章诋执政，且言：“尚书不置录目，有旨按吏罪。”安礼请取台录以为式，乃与省中同，遂并列亶他事，亶坐废。徐禧计议边事，安礼曰：“禧志大才疏，必误国。”及永乐败书闻，帝曰：“安礼每劝朕勿用兵，少置狱，盖为是也。”

久之，御史张汝贤论其过，以端明殿学士知江宁府，汝贤亦罢。元祐中，加资政殿学士，历扬、青、蔡三州。又为御史言，失学士，移舒州。绍圣初，还职，知永兴军。二年，知太原府。苦风痹，卧帐中决事。副使、知澧州。既而他种叛，合兵来攻，厚不能支。朝廷度二州不可守，乃以畀怀德，而贬厚右内府率，再贬贺州别驾。

崇宁初，蔡京复开边，还厚前秩，于是羌人多罗巴奉怀德之弟溪谿罗撒谋复国。怀德畏徇，奔河南，种落更挟之以令诸部。朝廷患众羌扇结，命厚安抚洮西，遣内客省使童贯偕往。多罗巴知王师且至，集众以拒。厚声言驻兵而阴戒行，羌备益弛，乃与偏将高永年异道出。多罗巴三子以数万人分据险，厚进击破杀之，唯少子阿蒙中流矢去，道遇多罗巴，与俱遁。遂拔澧州。以功进威州团练使、熙河经略安抚。

三年四月，厚帅大军次于澧，命永年将左军循宗水而北，别将张诚将右军出宗谷而南，自将中军趋绥远，期会宗哥川，羌置陈临宗水，倚北山，溪谿罗撒张黄屋，建大旆，乘高指呼，望中军旗鼓争赴之。厚麾游骑登山攻其背，亲帅强弩迎射，羌退走，右军济水击之，大风从东南来，扬沙翳羌目，不得视，遂大败，斩首四千三百余级，俘三千余人。罗撒以一骑驰去，其母龟兹公主与诸酋开鄯州降。厚计罗撒必且走青唐，将夜追之，童贯以为不能及，遂止。师下青唐，知罗撒留一宿去，贯

始悔之。厚将大军趣廓州，酋落施军令结以众降，遂入廓州。超拜厚武胜军节度观察留后。

明年，罗撒复入寇，永年战死，羌焚大通河桥以叛，新疆大震。厚坐逗遛，降郢州防御使。已而赵怀德约降未决，厚以书谕之，怀德即纳款。还厚旧官。入朝，提举醴泉观，卒。赠宁远军节度使，谥曰庄敏。

棗字辅道。好学，工词章。登第，至校书郎。忽若有所睹，遂感心疾，唯好延道流谈丹砂、神仙事。得郑州书生，托左道，自言天神可祈而下，下则声容与人接。因习行其术，才能什七八，须两人共为乃验。外间欢传，浸淫彻禁庭。

徽宗方崇道教，侍晨林灵素自度技不如，愿与之游，拒弗许。户部尚书刘曷，棗外兄也，久以争进绝还往，神降棗家，使因曷以达，棗言其故，神曰：“第往与之言，汝某年月日在蔡京后堂谈某事，有脂下不敢欺。卒，年六十二，赠右银青光禄大夫。

安礼伟风仪，论议明辨，常以经纶自任，而阔略细谨，以故数诒口语云。

王安国，字平甫，安礼之弟也。幼敏悟，未尝从学，而文词天成。年十二，出所为诗、铭、论、赋数十篇示人，语皆警拔，遂以文章闻于世，士大夫交口誉之。于书无所不通，数举进士，又举茂材异等，有司考其所献序言为第一，以母丧不试，庐于墓三年。

熙宁初，韩绛荐其材行，召试，赐及第，除西京国子教授。官满，至京师，上以安石故，赐对。帝曰：“卿学问通古今，以汉文帝为何如主？”对曰：“三代以后未有也。”帝曰：“但恨其才不能立法更制尔。”对曰：“文帝自代来，入未央宫，定变故俄顷呼吸间，恐无才者不能。至用贾谊言，待群臣有节，

专务以德化民，海内兴于礼义，几致刑措，则文帝加有才一等矣。”帝曰：“王猛佐苻坚，以蕞尔国而令必行，今朕以天下之大，不能使人，何也？”曰：“猛教坚以峻刑法杀人，致秦祚不传世，今刻薄小人，必有以是误陛下者。愿颡以尧、舜、三代为法，则下岂有不从者乎。”又问：“卿兄秉政，外论谓何？”曰：“恨知人不明，聚敛太急尔。”帝默然不悦，由是别无恩命，止授崇文院校书，后改秘阁校理。屡以新法力谏安石，又质责曾布误其兄，深恶吕惠卿之奸。

先是，安国教授西京，颇溺于声色，安石在相位，以书戒之曰：“宜放郑声。”安国复书曰“亦愿兄远佞人。”惠卿衔之。及安石罢相，惠卿遂因郑侠事陷安国，坐夺官，放归田里。诏以谕安石，安石对使者泣下。既而复其官，命下而安国卒，年四十七。

论曰：安石恶苏轼而安礼救之，昵惠卿而安国折之，议者不以咎二弟也，惟其当而已矣。安礼为政，有足称者。安国早卒，故不见于用云。

## 列传第八十八

常秩 邓綰 子洵武 李定 舒 亶 蹇周辅 子序辰  
徐铎 王广渊 弟临王陶 王子韶 何正臣 陈绎

常秩，字夷甫，颍州汝阴人。举进士不中，屏居里巷，以经术著称。嘉祐中，赐束帛，为颍州教授，除国子直讲，又以为大理评事；治平中，授忠武军节度推官、知长葛县，皆不受。

神宗即位，三使往聘，辞。熙宁三年，诏郡“以礼敦遣，毋听秩辞”。明年，始诣阙，帝曰：“先朝累命，何为不起？”对曰：“先帝亮臣之愚，故得安闾巷。今陛下严诏趣迫，是以不敢不来，非有所决择去就也。”帝悦，徐问之：“今何道免民于冻馁？”对曰：“法制不立，庶民食侯食，服侯服，此今日大患也。臣才不适用，愿得辞归。”帝曰：“既来，安得不少留？异日不能用卿，乃当去耳。”即拜右正言、直集贤院、管干国子监，俄兼直舍人院，迁天章阁侍讲、同修起居注，仍使供谏职，复乞归，改判太常寺。

七年，进宝文阁待制兼侍读，命其子立校书崇文院。九年，病不能朝，提举中太一宫、判西京留司御史台。还颖。十年，卒，年五十九，赠右谏议大夫。

秩平居为学求自得。王回，里中名士也，每见秩与语，辄欲然自以为不及。欧阳修、胡宿、吕公著、王陶、沈遘、王安石皆称荐之。翕然名重一时。

初，秩隐居，既不肯仕，世以为必退者也。后安石为相更

法，天下沸腾，以为不便，秩在闾阎，见所下令，独以为是一召遂起。在朝廷任谏争，为侍从，低首抑气，无所建明，闻望日损，为时讥笑。秩长于《春秋》，至斥孙复所学为不近人情。著讲解数十篇，自谓“圣人之道，皆在于是”。及安石废《春秋》，遂尽讳其学。

立，始命为天平军推官，秩死，使门人赵冲状其行，云：“自秩与安石去位，天下官吏阴变其法，民受涂炭，上下循默，败端内萌，莫觉莫悟。秩知其必败。”绍圣中，蔡卞荐立为秘书省正字、诸王府说书侍讲，请用为崇政殿说书，得召对，又请以为谏官。卞方与章惇比，曾布欲倾之，乘间为哲宗言立附两人，因暴其行状事，以为诋毁先帝。帝亟下史院取视，言其不逊，以责惇、卞，惇、卞惧，请贬立，乃黜监永州酒税。

邓绾，字文约，成都双流人。举进士，为礼部第一。稍迁职方员外郎。熙宁三年冬，通判宁州。时王安石得君专政，条上时政数十事，以为宋兴百年，习安玩治，当事更化。又上书言：“陛下得伊、吕之佐，作青苗、免役等法，民莫不歌舞圣泽。以臣所见宁州观之，知一路皆然；以一路观之，知天下皆然。诚不世之良法，愿勿移于浮议而坚行之。”其辞盖媚王安石。又贻以书颂，极其佞谀。

安石荐于神宗，驿召对。方庆州有夏寇，绾敷陈甚悉。帝问安石及吕惠卿，以不识对。帝曰：“安石，今之古人；惠卿，贤人也。”退见安石，欣然如素交。宰相陈升之，冯京以绾练边事，属安石致斋，复使知宁州。绾闻之不乐，诵言：“急召我来，乃使还邪？”或问：“君今当作何官？”曰：“不失为馆职。”“得无为谏官乎？”曰：“正自当尔。”明日，果除集贤校理、检正中书孔目房。乡人在都者皆笑且骂，绾曰：“笑骂从汝，好官须我为之。”

寻同知谏院。献所著《洪范建极锡福论》，帝曰：“《洪范》，天人、自然之大法，朕方欲举而措诸天下，矫革众敝。卿当暨淫朋比德之人，规以助朕。”绾顿首曰：“敢不力行所学，以奉圣训。”明年，迁侍御史知杂事、判司农寺。

时常平、水利、免役、保甲之政，皆出司农，故安石藉绾以威众。绾请先行免役于府界，次及诸道。利州路岁用钱九万六千缗，而转运使李瑜率三十万，绾言：“均役本以裕民，今乃务聚敛，积宽余，宜加重黜。”富弼在亳，不散青苗钱，绾请付吏究治。畿县民诉助役，诏询其便否两行之，绾与曾布辄上还堂帖。中丞杨绘言未闻司农得缴奏者，不报。凡吕公著、谢景温所置推直官、主簿，悉罢去之，而引蔡确、唐垆为御史。

五年春，擢御史中丞。国朝故事，未有台杂为中丞者，帝特命之。又加龙图阁待制。建言：“顷时御史罢免，犹除省府职司，盖厥初选用既审，则议论虽不合，人材亦不可遗，愿籍前后谏官、御史得罪者姓名，以次甄录，使于进退间与凡僚稍异，则思竭尽矣。”

辽人来理边地，屯兵境上，声言将用师，于是两河戒严，且令河北修城守之具。绾曰：“非徒无益，且大扰费。”帝从其言而止。又言：“辽妄为地讼，意在窥我。去冬聚兵累月，逡巡自罢，其情伪可见。今当御之以坚强，则不渝二国之平，平则彼不我疑，而我得以远虑。苟先之以畏屈，彼或将力争，则大为中国之耻。”帝览疏嘉之。

安石去位，绾颇附吕惠卿。及安石复相，绾欲弥前迹，乃发惠卿置田华亭事，出知陈州。又论三司使章惇协济其奸，出知湖州。初，惠卿弟和卿创手实法，绾曰：“凡民养生之具，日用而家有之。今欲尽令疏实，则家有告讦之忧，人怀隐匿之虑，无所措手足矣。商贾通殖货财，交易有无，不过服食、器

用、米粟、丝麻、布帛之类，或春有之而夏以荡析，或秋贮之而冬已散亡，公家簿书，何由拘录，其势安得不犯？徒使鬻讼者趋赏报怨以相告讦，畏怯者守死忍困而已。”诏罢其法。迁翰林学士，仍为中丞。

绾虑安石去失势，乃上言宜录安石子及婿，仍赐第京师。帝以语安石，安石曰：“绾为国司直，而为宰臣乞恩泽，极伤国体，当黜。”又荐彭汝砺为御史，安石不悦，遽自劾失举。帝谓绾操心颇僻，赋性奸回，论事荐人，不循分守，斥知虢州。逾岁，为集贤院学士、知河阳，元丰中，以待制知荆南、陈、陕，徙永兴军，改青州。奏言岁大稔，斗粟五七钱。帝知其佞，令提举官酌市价以闻。进龙图阁直学士、知邓州。

无祐初，徙扬州。言者论其奸，改滁州，未去邓而卒，年五十九。子洵仁、洵武。洵仁，大观中为尚书右丞。

洵武字子常，第进士，为汝阳簿。绍圣中。哲宗召对，为秘书省正字、校书郎、国史院编修官，撰《神宗史》，议论专右蔡卞，诋诬宣仁后尤切，史祸之作，其力居多。迁起居舍人。

徽宗初，改秘书少监，既而用蔡京荐，复史职，御史陈次升、陈师锡言：“洵武父绾在熙宁时以曲媚王安石，神宗数其邪僻奸回，今置洵武太史，岂能公心直笔，发扬神考之盛德，而不掩其父之恶乎？且其人材凡近，学问荒缪，不足以污此选。”不听。迁起居郎。

时韩忠彦、曾布为相，洵武因对言：“陛下乃先帝子，今相忠彦乃琦之子。先帝行新法以利民，琦尝论其非，今忠彦为相，更先帝之法，是忠彦能继父志，陛下为不能也。必欲继志述事，非用蔡京不可。”京出居外镇，帝未有意复用也，洵武为帝言：“陛下方绍述先志，群臣无助者。”乃作《爱莫助之图》以献。其图如《史记》年表，列旁行七重，别为左右，左

曰元丰，右曰元祐，自宰相、执政、侍从、台谏、郎官、馆阁、学校各为一重。左序助绍述者，执政中唯温益一人，余不过三四，若赵挺之、范致虚、王能甫、钱遹之属而已。右序举朝辅相、公卿、百执事咸在，以百数。帝出示曾布，而揭去左方一姓名。布请之，帝曰：“蔡京也。洵武谓非相此人不可，以与卿不同，故去之。”布曰洵武既与臣所见异，臣安敢豫议？”明日改付温益，益欣然奉行，请籍异论者，于是决意相京。进洵武中书舍人、给事中兼侍讲，修撰《哲宗实录》，迁吏部侍郎。

洵武疏言：“神宗稽古建官，既正省、台、寺、监之职，而以寄禄阶易空名矣。今在选七阶，自两使判官至主簿、尉，有带知安州云梦县而为河东干当公事者，有河中司录参军而监楚州盐场者，有瀛州军事推官、知大名府元城县充濮州教授者，轂乱纷错，莫甚于此。谓宜造为新名，因而制录。”诏悉更之。迁刑部尚书，又请初出官人兼用刑法试，俾知为吏之方。崇宁三年，拜尚书右丞，转左丞、中书侍郎。

妖人张怀素狱兴，其党有与洵武连昏者，坐出知随州。提举明道宫，复端明殿学士，知亳州、河南府，召为中太一宫使，连进观文殿学士，为大名尹。政和中，夏祭，入侍祠。以佑神观使兼侍读留修国史，改保大军节度使。未几，知枢密院。

五谿蛮扰边，即仿陕西弓箭手制，募边民习知溪洞险易者，置所司教以战阵，劝以耕牧，得胜兵几万人以镇抚之。迁特进，拜少保，封莘国公，恩典如宰相。宣和元年，薨，年六十五，赠太傅，谥曰文简。

邓氏自缢以来，世济其奸，而洵武阿二蔡尤力。京之败乱天下，祸源自洵武起焉。

李定，字资深，扬州人。少受学于王安石。登进士第，为

定远尉、秀州判官。熙宁二年，孙觉荐之，召至京师，谒谏官李常，常问曰：“君从南方来，民谓青苗法何如？”定曰：“民便之，无不喜者。”常曰：“举朝方共争是事，君勿为此言。”定即往白安石，且曰：“定但知据实以言，不知京师乃不许。”安石大喜，谓曰：“君且得见，盍为上道之。”立荐对。神宗问青苗事，其对如曩言，于是诸言新法不便者，帝皆不听。命定知谏院，宰相言前无选人除谏官之比，遂拜太子中允、监察御史里行。知制诰宋敏求、苏颂、李大临封还制书，皆罢去。

御史陈荐疏：“定顷为泾县主簿，闻庶母仇氏死，匿不为服。”诏下江东、淮、浙转运使问状，奏云：“定尝以父年老，求归侍养，不云持所生母服。”定自辩言，实不知为仇所生，故疑不敢服，而以侍养解官。曾公亮谓定当追行服，安石力主之，改为崇政殿说书。御史林旦、薛昌朝言，不宜以不孝之人居劝讲之地，并论安石，章六七上，安石又白罢两人，定亦不自安，蕲解职，以集贤校理、检正中书吏房、直舍人院同判太常寺。八年，加集贤殿修撰、知明州。

元丰初，召拜宝文阁待制、同知谏院，进知制诰，为御史中丞。劾苏轼《湖州谢上表》，撻其语以为侮慢。因论轼自熙宁以来，作为文章，怨谤君父，交通戚里。逮赴台狱穷治，当会赦，论不已，窜之黄州。方定自鞫轼狱，势不可回。一日，于崇政殿门外语同列曰：“苏轼乃奇才也。”俱不敢对。

请复六案纠察之职，并诸路监司皆得钩考，从之。彗出东方，求直言，太史谓有兵变，帝命宦者视卫士饮食。定言一饭不足市恩，适起小人之心，乃止。或议废明堂祀，帝以访定。定曰：“三岁一郊或明堂，祖宗以来，未之有改。谁为此言，愿治其妄。”帝曰：“听卿言足矣。”迁翰林学士。坐论府界养马事失实，罢知河阳，留守南京，召为户部侍郎。哲宗立，

以龙图阁学士知青州，移江宁府。言者争暴其前过，又谪居滁州。元祐二年，卒。

定于宗族有恩，分财振赡，家无余赀。得任子，先及兄息。死之日，诸子皆布衣。徒以附王安石骤得美官，又陷苏轼于罪，是以公论恶之，而不孝之名遂著。

舒亶，字信道，明州慈溪人。试礼部第一，调临海尉。民使酒罍逐后母，至亶前，命执之，不服，即自起斩之，投劾去。王安石当国，闻而异之，御史张商英亦称其材，用为审官院主簿。使熙河括田，有绩，迁奉礼郎。郑侠既贬，复被逮，亶承命往捕，遇诸陈。搜侠篋，得所录名臣谏草，有言新法事及亲朋书尺，悉按姓名治之，窜侠岭南，冯京、王安国诸人皆得罪。擢亶太子中允、提举两浙常平。

元丰初，权监察御史里行。太学官受赂，事闻，亶奉诏验治，凡辞语微及者，辄株连考竟，以多为功。加集贤校理。同李定劾苏轼作为歌诗议讪时事。亶又言：“王诜辈公为朋比，如盛侨、周邠固不足论，若司马光、张方平、范镇、陈襄、刘摯，皆略能诵说先王之言，而所怀如此，可置而不诛乎？”帝觉其言为过，但贬轼、诜，而光等罚金。

未几，同修起居注，改知谏院。张商英为中书检正，遗亶手帖，示以子婿所为文。亶具以白，云商英为宰属而干请言路，坐责监江陵税。始，亶以商英荐得用；及是，反陷之。进知杂御史、判司农寺，超拜给事中、权直学士院。逾月，为御史中丞。举劾多私，气焰熏灼，见者侧目，独惮王安礼。

亶在翰林，受厨钱越法，三省以闻，事下大理。初，亶言尚书省凡奏钞法当置籍，录其事目。今违法不录，既案奏，乃谩以发放历为录目之籍，亶以为大臣欺罔。而尚书省取台中受事籍验之，亦无录目，亶遽杂他文书送省，于是执政复发其欺。

大理鞠厨钱事，谓亶为误。法官吴外厚驳之，御史杨畏言亶所受文籍具在，无不承之理。帝曰：“亶自盗为赃，情轻而法重；诈为录目，情重而法轻。身为执法，而诈妄若是，安可置也！”命追两秩勒停。亶比岁起狱，好以疑似排抵士大夫，虽坐微罪废斥，然远近称快。十余年，始复通直郎。

崇宁初，知南康军。辰溪蛮叛，蔡京使知荆南，以开边功，由直龙图阁进待制，明年，卒，赠直学士。

蹇周辅，字礪翁，成都双流人。少与范镇、何郯为布衣交。年未冠，试大廷，不第。镇、郯既贵达，周辅始特奏名，再举进士，知宜宾、石门二县，通判安肃军，为御史台推直官。善于讯鞠，钩索微隐，皆用智得情。尝有诏狱，事连掖庭掌宝侍史，它司累月不能决，乃命周辅。度不可追逮，奏请以要辞示主者诘服之，时以为知体。及治李逢狱竟，台臣杂治无异辞，神宗称其能，擢开封府推官，出为淮南转运副使。盗廖恩聚党闽中，多害兵吏，改使福建，护诸将以讨之，恩遂降。

元丰初，循唐制，归百司狱于大理寺，选为少卿，迁三司度支副使。先是，湖南例食淮盐，周辅始请运广盐数百万石，分鬻郴、全、道州；又以淮盐增配潭、衡诸郡，湘中民愁困，法既行，遂领于度支。以集贤殿修撰为河北都转运使，进宝文阁待制，召为户部侍郎、知开封府，事多不决。授中书舍人，不拜，改刑部侍郎。元祐初，言者暴其立江西、福建盐法，掊克欺诞，负公扰民，罢知和州。徙庐州。卒，年六十六。

周辅强学，善属文，神宗尝命作《答高丽书》，屡称善。为吏深文刻核，故老而获戾。子序辰。

序辰字授之，登第后数年，以泗州推官主管广西常平。周辅方使闽，上言父子并祗命远方，家无所托，蕲改一近地。乃易京西，旋提举江西常平，继父行盐法。为监察御史，迁殿中

侍御史、右司谏。哲宗立，改司封员外郎。周辅得罪，以序辰成其恶，降签书庐州判官。起知楚州，提点江东刑狱。

绍圣中，迁左司员外郎，进起居郎、中书舍人、同修国史。疏言：“朝廷前日正司马光等奸恶，明其罪罚，以告中外。惟变乱典刑，改废法度，讪讟宗庙，睥睨两宫，观事考言，实状彰著，然踪迹深秘，包藏祸心，相去八年之间，盖已不可究质。其章疏案牒，散在有司，若不汇缉而藏之，岁久必致沦弃。愿悉讨奸臣所言行，选官编类，入为一帙，置之一府，以示天下后世大戒。”遂命序辰及徐铎编类。由是缙绅之祸，无一得脱者。迁礼部尚书，与安惇看详诉理事。以奉使辽国无状，黜知黄州。阅四月，除龙图阁待制、知扬州。

徽宗立，中书言序辰类元祐章牒，傅致语言，指为谤讪。诏与惇并除名勒停，放归田里。蔡京为相，复拜刑部、礼部侍郎，为翰林学士，进承旨。有言其在先帝遏密中以音乐自娱者，黜知汝州。二年，徙苏州。坐纵部民盗铸钱，谪单州团练副使、江州安置。又坐守苏时以天宁节同其父忌日，辄于前一日设宴，及节日不张乐，移永州。会赦，复官中奉大夫，遂卒。序辰亦有文，善傅会，深文刻核，似其父云。

徐铎字振文，兴化莆田人。熙宁进士第一，签书镇东军判官，绍圣末，以给事中直学士院。蹇序辰建议编类元祐诸臣章牒事状，诏铎同主之。凡一时施行文书，攬拾附著，纤悉不遗。迁礼部侍郎。铎虽云封驳，而是时凡给事中不肯书读者，辄命代行之。贡院获举人挟书，开封尹蒋之奇将以徒定罪，铎争不可，之奇为从轻比。既上省，章惇怒，罚府吏，举人竟坐刑，铎不复敢有言，众传以为笑。后议除御史中丞，或摭此事以为无所执持，乃止。

徽宗立，以龙图阁待制知青州。御史中丞丰稷论铎编类事

状，率视章惇好恶为轻重，存歿名臣，横罹窜斥，序辰既放归田里，铎之罪不在其下。诏落职知湖州。崇宁中，拜礼部尚书。方议庙制，铎请增为九室。议者疑已祧之主不可复祔，铎言：“唐之献祖、中宗、代宗与本朝之僖祖，皆尝祧而复，今宜存宣祖于当祧，复翼祖于已祧，礼无不称。”从之。进吏部尚书，卒。

论曰：“士学不为己，而俯仰随时，如挈皋居井上，求其立朝不挠，不可得已。常秩在嘉祐、治平时，三辞羔雁之聘，若能隐居以求其志者。及王安石用事，一召即至，容容历年，曾无一嘉谏，而窃显位。至定之党附，亶之凶德，宜为世所指名。绾及周辅二家，父子并同恶相济，而序辰与铎编类事状，流毒元祐名臣，忠义之士，为之一空，驯致靖康之祸，可胜叹哉。

王广渊，字才叔，大名成安人。庆历中，上曾祖《明家集》，诏官其后，广渊推与弟广廉，而以进士为大理法直官、编排中书文字。裁定祖宗御书十卷，仁宗喜之，以知舒州，留不行。

英宗居藩邸，广渊因见昵，献所为文，及即位，除直集贤院。谏官司马光言：“汉卫绾不从太子饮，故景帝待之厚。周张美私以公钱给世宗，故世宗薄之。广渊交结奔竞，世无与伦，当仁宗之世，私自托于陛下，岂忠臣哉？今当治其罪，而更赏之，何以厉人臣之节？”帝不听，用为群牧、三司户部判官，从容谓曰：“朕于《洪范》得高明沉潜之义，刚内以自强，柔外以应物，人君之体，无出于是。卿为朕书之于钦明殿屏，以备观省，非特开元《无逸图》也。”加直龙图阁。帝有疾，中外忧疑，不能寝食，帝自为诏谕之曰：“朕疾少间矣。”广渊宣言于众。

神宗立，言者劾其漏泄禁中语，出知齐州，改京东转运使，

得于内省传达章奏。曾公亮、王安石持不可，乃止。广渊以方春农事兴而民苦乏，兼并之家得以乘急要利，乞留本道钱帛五十万，贷之贫民，岁可获息二十五万，从之。其事与青苗钱法合，安石始以为可用，召至京师。御史中丞吕公著摭其旧恶，还故官。程颢、李常又论其抑配掊克，迎朝廷旨意以困百姓。会河北转运使刘庠不散青苗钱奏适至，安石曰：“广渊力主新法而遭劾，刘庠故坏新法而不问，举事如此，安得人无向背？”故颢与常言不行。徙使河东，擢宝文阁待制、知庆州。

宣抚使兴师入夏境，檄庆会兵。方授甲，卒长吴逵以众乱，广渊亟召五营兵御之。逵率二千人斩关出，广渊遣部将姚兕、林广追击，降其众。柔远三都戍卒欲应贼，不果，广渊阳劳之，使还戍，潜遣兵间道邀袭，尽戮之。犹以盗发所部，削两秩。二年，进龙图阁直学士、知渭州。

广渊小有才而善附会，所辟置类非其人。帝谓执政曰：“广渊奏辟将佐，非贵游子弟，即胥史辈，至于濮宫书吏亦预选，盖其人与时君卿善。一路官吏不少，置而不取，乃用此辈，岂不误朝廷事？已下诏切责，卿等宜贻书申戒之。”卒，年六十，赠右谏议大夫。元丰初，诏以其被遇先帝之故，弟临自皇城使擢为兵部郎中、直昭文馆，子得君赐进士出身。

临字大观，亦起进士，签书雄州判官。嘉祐初，契丹泛使至，朝论疑所应，临言：“契丹方饥困，何能为？然《春秋》许与之义，不可以不谨。彼尝求驯象，可拒而不拒；尝求乐章，可与而不与，两失之矣。今横使之来，或谓其求圣像，圣像果可与哉？”朝廷善其议。治平中，诏求武略，用近臣荐，自屯田员外郎换崇仪使、知顺安军，改河北沿边安抚都监。上备御数十策，大略皆自治而已。

契丹刺两输人为义军，来归者数万。或请遣还，临曰：

“彼归我而遣之，必为乱不如因而抚之。”诏从其请，自是来者益多，契丹悔失计。进安抚副使，历知泾、鄜州、广信、安肃军。

召对，还文阶，知齐州、沧州、荆南，入为户部副使，以宝文阁待制知广州府、河中，卒。

王陶，字乐道，京兆万年人。第进士，至太常丞而丁父忧。陶以登朝在郊祀后，恩不及亲，乞还所迁官，丐追赠。诏特听之，仍俟服阕，除太子中允。

嘉祐初，为监察御史里行。卫卒入延福宫为盗，有司引疏决恩降其罪。陶曰：“禁省之严，不应用外间会降为比。”于是流诸海岛，主者皆论罚。中贵人导炼丹者入禁廷，陶言：“汉、唐方士，名为化黄金、益年寿以惑人主者，后皆就戮。请出之。”陈升之为枢密副使，论其不当，升之去，陶亦知卫州，改蔡州。明年，复以右正言召。陶言：“臣与四人同补郡，今独两人召，请并还唐介、吕海等。”

英宗知宗正寺，逾年不就职。陶上疏曰：“自至和中圣躬违豫之后，天下颙颙，无所寄命，交章抗疏，请早择宗室亲贤，以建储嗣，危言切语，动天感人。夫为是议者，岂皆怀不忠孝、为奸利附托之人哉？发于至诚，念宗庙社稷无穷大计而已。陛下顺民欲而安人心，故亲发德音，锐为此举，中外摇摇之心，一旦定矣。厥后浸润稽缓，岂免忧疑？流言或云事由嫔御、宦侍姑息之语，圣意因而惑焉。妇人近幸，讵识远图？臣恐海内民庶，谓陛下始者顺天意民心命之，今者听左右姑息之言而疑之，使远近奸邪得以窥间伺隙，可不惜哉！”因请对，仁宗曰：“今当别与一名目。”既而韩琦决策，遂立为皇子。英宗即位，加直史馆、修起居注、皇子位伴读、淮阳颍王府谕善、知制诰，进龙图阁学士、知永兴军，召为太子詹事。

神宗立，迁枢密直学士，拜御史中丞。郭逵以签书枢密宣抚陕西，诏令还都。陶言：“韩琦置逵二府，至用太祖故事，出师劫制人主，琦必有奸言惑乱圣德。愿罢逵为渭州。”帝曰：“逵先帝所用，今无罪黜之，是章先帝用人之失也，不可。”陶既不得逞，遂以琦不押文德常朝班奏劾之。陶始受知于琦，骤加奖拔。帝初临御，颇不悦执政之专，陶料必易置大臣，欲自规重位，故视琦如仇，力攻之，琦闭门待罪。帝徙陶为翰林学士，旋出知陈州，入权三司使。吕公著言其反覆不可近，又以侍读学士知蔡州，历河南府、许、汝、陈三州，以东宫旧臣加观文殿学士。帝终薄其为人，不复用。元丰三年，卒，年六十一，赠吏部尚书，谥曰文恪。

陶微时苦贫，寓京师教小学。其友姜愚气豪乐施，一日大雪，念陶奉母寒馁，荷一锄划雪，行二十里访之。陶母子冻坐，日高无炊烟。愚亟出解所衣锦裘，质钱买酒肉、薪炭，与附火饮食，又捐数百千为之娶。陶既贵，尹洛，愚老而丧明，自卫州新乡往谒之，意陶必念旧哀己。陶对之邈然，但出尊酒而已。愚大失望，归而病死。闻者益薄陶之为人。

王子韶，字圣美，太原人。中进士第，以年未冠守选，复游太学，久之乃得调。王安石引入条例司，擢监察御史里行，出按明州苗振狱。安石恶祖无择，子韶迎其意，发无择在杭州时事，自京师逮对，而以振狱付张载，无择遂废。中丞吕公著等论新法，一台尽罢。子韶出知上元县，迁湖南转运判官。御史张商英劾其不葬父母，贬知高邮县。由司农丞提举两浙常平。入对，神宗与论字学，留为资善堂修定《说文》官。官制行，为礼部员外郎，以入省后期，改库部。

元祐中，历史部郎中、卫尉少卿，迁太常谏官。刘安世言：“熙宁初，士大夫有‘十钻’之目，子韶为‘衙内钻’，指

其交结要人子弟，如刀钻之利。又陷祖无择于深文，搢绅所共鄙薄，岂宜污礼乐之地！”改卫尉卿。安世复言：“七寺正卿班少常上，因弹击而获超迁，是启侥幸也。”乃出知沧州。入为秘书少监，迎伴辽使，御下苛刻，军吏因被酒刃伤子韶及其子。又出知济州，建言乞追复先烈以贻后法，复以太常少卿召，进秘书监，拜集贤殿修撰、知明州，卒。崇宁二年，子相录元祐中所上疏稿闻于朝，诏赠显谟阁待制。

何正臣，字君表，临江新淦人。九岁举童子，赐出身，复中进士第。元丰中，用蔡确荐，为御史里行。遂与李定、舒亶论苏轼，得五品服，领三班院。会正御史专六察，正臣言：“幸得备言路，以激浊扬清为职，不宜兼治它曹。”神宗善之，为悉罢御史兼局，而正臣解三班，加直集贤院，擢侍御史知杂事。

韩存宝讨泸夷无功，命治其狱，被以逗挠罪诛之。还，除宝文阁待制、知审官东院，尚书省建为吏部侍郎。逾年，嫚于奉职，铨拟多牴牾。事闻，以制法未善为解。王安礼曰：“法未善，有司所当请，岂得归罪于法？”乃出知潭州。时诏州县听民以家货易盐，吏或推行失指。正臣条上其害，谓无益于民，亦不足以佐国用，遂寝之，民以为便。后历刑部侍郎、知宣州，卒。

陈绎，字和叔，开封人。中进士第，为馆阁校勘、集贤校理，刊定《前汉书》，居母丧，诏即家讎校。英宗临政渊嘿，绎献五箴，曰主断、明微、广度、省变、稽古。同判刑部，狱讼有情法相忤者，谏之。或言刑曹唯知正是否，不当有所轻重。绎曰：“持法者贵审允，心知失刑，恶得坐视？”由是多所平反。帝称其文学，以为实录检讨官。

神宗立，为陕西转运副使，入直舍人院、修起居注、知制

诰，拜翰林学士，以侍讲学士知邓州。绎不能肃闺门，子与妇一夕俱殒于卒伍之手，傲然无惭色。召知通进、银台司，帝语辅臣曰：“绎论事不避权贵。”命权开封府。时狱有小疑，辄从中覆；至绎，特听便宜处决。久之。还翰林，仍领府。治司农吏盗库钱狱未竟，中书检正张谔判寺事，惧失察，以帖诘稽留，绎遣吏示以成牒。言者论其徇宰属、纵有罪，出知滁州。郊祀恩，复知制诰，言者再论之，得秘书监、集贤院学士。

元丰初，知广州。库有檀香佛像，绎以木易之。事觉，有司当为官物有剩利。帝曰：“是以事佛丽重典矣。”时绎已加龙图阁待制、知江宁府，乃贬建昌军，夺其职。后复太中大夫以卒，年六十八。

绎为政务摧豪党，而行与貌违，暮年缪为敦朴之状，好事者目为“热熟颜回”。

论曰：王广渊在仁宗时，因近昵献文于英宗潜邸，固已有窃取功名之心，盖为臣之不忠者，虽列侍从，乌足道哉！王陶始为韩琦所知，在御史时，颇能讥切时政。及为中丞，则承望风旨，攻琦如仇讎，欲自取重位。其忘姜愚布衣之义，又不足责矣。王子韶之陷祖无择，何正臣之论苏轼，皆小人之盗名。陈绎希合用事，固无足道，然于狱事多所平反，惜乎闺门不肃，廉耻并丧，虽明晓吏事，亦何取焉。

## 列传第八十九

任颢 李参 郭申锡 傅求 张景宪 窦卞 张瑰 孙  
瑜 许遵 卢士宗 钱象先 韩璠 杜纯 弟纮 杜常 谢麟  
王宗望 王吉甫

任颢，字诚之，青州寿光人。举进士，得同学究出身。至卫尉丞。上其文，乃赐第，擢盐铁判官。陕西铸康定大铜钱，颢曰：“坏五为一，以一当十，恐犯者众。”卒如其言。

夏人纳款，遣使要请十一事，甚者欲去臣称男。颢押伴，一切晓以义，辞折而去。又再遣使来欲自买卖，且通青盐，增岁赐。诏许置榷场，其议多颢所发。出为京西转运使，奏计京师。元昊为下所杀，遣杨守素来告哀。守素，乃始为元昊谋不称臣、纳赐节者也，仁宗记尝屈其使者，复使押伴。颢问守素其主所以死，不能对，讫去，不敢肆。改知凤翔府。帝语辅臣，颢宜备朝廷委任，留判三司恁由司。为谅祚册礼使，采摭西夏风物、山川、道里、出入攻取之要，为《治戎精要》三篇上之。

进直史馆，迁河东转运使。帝尝以禁帑金帛赐河北，亦欲与河东。颢辞曰：“受委制财用，而先有求，不敢。”颢为使者，每行部，必择僚佐之贤者一人与俱，凡事必与议，未尝以胥吏自随，人安其政。入为盐铁副使，擢天章阁待制。

侂贼犯岭外，以知潭州。宣抚司以宣毅卒有功，檄补军校，颢察其色动，曰：“必有异志。”执按之，具服为贼内应。搜其家，得所记潭事甚悉，梟首以徇。诏书褒激，赐白金五百两，

进龙图阁直学士、知渭州。坐在潭日贱市死商珠，降为待制。时四路以边警闻，渭独无所上，朝廷疑斥候不密，颀力言无他虞，帝使覘之，信。乃还学士，徙徐州，以太子宾客致仕。积官户部侍郎，卒，年七十八。

李参，字清臣，郓州须城人。以荫知盐山县。岁饥，谕富室出粟，平其直予民，不能余者，给以糟粃，所活数万。

通判定州，都部署夏守恩贪滥不法，转运使使参按之，得其事，守恩谪死。知荆门军，荆门岁以夏伐竹，并税簿输荆南造舟，积日久多蠹恶不可用，牙校破产不偿责。参请冬伐竹，度其费以给，余募商人与为市，遂除其害。

历知兴元府，淮南、京西、陕西转运使。部多戍兵，苦食少。参审订其阙，令民自隐度麦粟之赢，先贷以钱，俟谷熟还之官，号“青苗钱”。经数年，廩有羨粮。熙宁青苗法，盖萌于此矣。

朝廷患边费益广，参建议犖钱边郡，以平估余，权罢入中法。比其去，省榷货钱千万计。召为盐铁副使，以右谏议大夫为河北都转运使。与安抚使郭申锡相视决河，议不协；又与真定吕溱相恶，二人皆得罪，参移使河东，知荆南。

嘉祐七年，召为三司使，参知政事孙抃曰：“参为主计，外台将承风刻剥天下，天下之民困矣。”乃改群牧使。诏王安石、王陶置局经度国计，参言：“官各有职，臣若不任事，当从废黜。不然，乞罢此局。”从之。

治平初，加集贤院学士、知瀛州，赐黄金百两，帅臣有赐自参始。再迁枢密直学士、知秦州。蕃酋药家族作乱，讨平之，得良田五百顷，以募弓箭手。居镇阅岁，未尝以边事闻。英宗遣使问故，对曰：“将在边，期于无事而已，不敢妄以寇贻主忧。”以疾解边任，判西京御史台，起知曹、濮二州。神宗久

知其才，书姓名于殿柱。以知永兴军，不行，卒，年七十四。

参无学术，然刚果严深，喜发擿奸伏，不假贷，事至即决，虽簿书纤悉不遗，时称能吏。

郭申锡，字延之，魏人。自言唐代公元振之后。第进士，为晋陵尉。民诉弟为人所杀，申锡察其色惧而哭不哀，曰：“吾得贼矣，非汝乎？”执而讯之，果然。久之。知博州。州兵出戍，有欲胁众为乱者，申锡戮一人，黥二人，乃定。奏至，仁宗曰：“小官临事如此，岂易得？”即为御史台推直官。数上疏论事，大臣不便。鞫狱庆州。京东盗执濮州通判井渊，迁知州事，未阅月，悉擒凶党，斩以徇。

召为侍御史，遂知杂事。张贵妃追册、起园陵，张尧佐为使相，陈执中嬖妾杀婢，余靖引胡恢有丑行，高若讷引范祥启边衅，申锡皆奏劾之，屡诋权幸无所避，帝谓之曰：“近世士大夫，方未达时，好指陈时事，及被进用则不然，是资言以进耳，卿勿为也。”

谍称契丹遣泛使，命体量安抚河北，还为盐铁副使。相视决河，坐讼李参失实，黜知濠州。帝明榜朝堂，称其欺诬，以儆在位。旋加直史馆、知江宁府，再副盐铁，进天章阁待制、知邓州河中。

种谔取绥州，申锡曰：“边患将自此始。”及諲祚死，请捐前故，听其子袭爵，且言曰：“二虏赖岁币甚厚，渝平岂其所利，必有以致之。但得重将守边，不要功生事，则善矣。”著《边鄙守御策》。以给事中致仕，卒，年七十七。

傅求，字命之，考城人。进士甲科，通判泗州。淮水溢，毁城。朝廷遣中使护筑，绝淮取土，道远，度用兵六十万。求相汴堤旁有高埠，夷之得土，载以回舟，省工费殆半。

徙大名府，府守吕夷简委以事。夷简入相，荐其才，擢知

宿州，提点江西、益州刑狱，为梓州路转运使。夷獠寇合江，钤辖司会兵掩击，求驰往按所以状，乃县吏冒取播州田，獠故恐而叛。即黥吏置岭南，夷人闻之，散去。益州文彦博上其状，进秩，徙陕西。

关中行当十铁钱，盗铸不可计，求请变法。时州县已散二百八十万缗，亟下令更为当三。民出不意，荡产失业，多自经死，然盗铸遂止。自康定用兵，移税输边，民力大困，求令输本州，而转钱以供边余，民受其惠，而兵食亦足。召为户部副使。

陇右蕃酋兰毡献古渭州地，秦州范祥纳之，请缮城屯兵，又括熟户田，诸羌靳之，相率叛。夏人欲得渭地，又移文来索。后帅张昇以祥贪利生事，请弃之。诏求往视，求以为城已讫役，且已得而弃，非所以强国威。乃诏谕羌众，反其田，报夏人以渭非其有，不应索，正其封疆而还，兵遂解。进天章阁待制，陕西都转运使，加龙图阁直学士、知庆州。

环之定边砦蕃官苏恩，以小过疑惧而遁，将佐议致讨。泾原既出师境上，求谓恩非素携二者，乘以兵，必起边患。但遣裨将从十数卒扣其帐，开以祸福，恩感泣，还砦如初。入判太常寺，权发遣开封府，迁枢密直学士、知定州，复以龙图阁学士权开封。

求本有吏能干局，至是，春秋浸高，且病聩。三司大将钱吉密杀妹，为邻所告，求不能决，反坐告者；又断狱数差失。御史言其不胜任，出知兖州。卒，年七十一。

张景宪，字正国，河南人。以父师德任淮南转运副使。山阳令郑昉赃累巨万，亲戚多要人，景宪首案治，流之岭外，贪吏望风引去。徙京西、东转运使。王逵居郓，专持吏短长，求请贿谢如所欲，景宪上其恶，编置宿州。熙宁初，为户部副使。

韩绛筑抚宁、啰兀两城，帝命景宪往视。始受诏，即言城不可守，固不待到而后知也。未几，抚宁陷。至延安，又言：“啰兀邈然孤城，凿井无水，将何以守，臣在道，所见师劳民困之状非一，愿罢徒劳之役，废无用之城，严饬边将为守计。令边郡召生羌，与之金帛、官爵，恐黠羌多诈，缓急或为内应，宜亟止之。”陕西转运司议，欲限半岁令民悉纳钱于官，而易以交子。景宪言：“此法可行于蜀耳，若施之陕西，民将无以为命。”其后卒不行。

加集贤殿修撰，为河东都转运使。议者欲分河东为两路，景宪言：“本道地肥饶相杂，州县贫富亦异，正宜有无相通，分之不便。”议遂寝，改知瀛州，上言：“比岁多不登，民债逋欠。今方小稔，而官督使并偿，道路流言，其祸乃甚于凶岁。愿以宽假。”帝从之，仍下其事。

元丰初年，知河阳。时方讨西南蛮，景宪入辞，因言：“小丑跳梁，殆边吏扰之耳。且其巢穴险阻，若动兵远征，万一馈饷不继，则我师坐困矣。”帝曰：“卿言是也，然朝廷有不得已者。”明年，徙同州，以太中大夫卒，年七十七。

景宪在仁宗朝为部使者，时吏治尚宽，独多举刺；及熙宁以来，吏治峻急，景宪反济以宽。方新法之行，不劾一人。居官不畏强御，非公事不及执政之门。自负所守，于人少许可，母卒，一夕须发尽白，世以此称之。

窦卞，字彦法，曹州冤句人，进士第二，通判汝州。秦悼王葬汝，宗室来汝者众，役兵三千。郡守林淮以汝与其乡近，因使犍薪刍、铁石致其家。众怨愤，谋杀淮，会日暮门闭，不果，遂挟大校叛。卞启关招谕之，曰：“汝曹特醉酒狂呼尔，毋恐。”众少定，乃密推首恶羈之，请于朝，诏淮致仕，悉配徙乱者。

加集贤校理、知太常院，知绛州，开封府推官。方禁销金为衣，皇城卒捕得之，属卞治，以中禁为言。奏曰：“真宗行此制，自掖廷始，今不正以法，无以示天下，且非祖宗立法意。”英宗曰：“然。文王‘刑于寡妻，至于兄弟，以御于家邦’正谓是也。”从其请。

出知深州。熙宁初，河决滹沱，水及郡城，地大震。流民自恩、冀来，踵相接，卞发常平粟食之。吏白擅发且获罪，卞曰：“俟请而得报，民死矣。吾宁以一身活数万人。”寻以请，诏许之。外间讹言水大至，卞下令敢言者斩。一日，复报大水且至，吏请闭门，卞不可，既而果妄。时发六州卒筑武强，陈卒惰，主者笞之，不服。卞曰：“厢兵犯将校，法不至重，然兴役聚工，不可拘以常法。”命斩之以闻，有诏嘉奖。还为户部判官、同修起居注，进天章阁待制，判昭文馆、将作监。

始，卞官汝时，与殿直王永年者相接颇厚，及在京师，永年求监金曜门库，卞为禱提举扬绘，绘荐为之。永年置酒于家，延绘、卞至，出其妻侑饮，且时致薄饷。永年以事系狱死，御史发其私，卞坐夺职，提举灵仙观。卒，年四十五。

张瑰，字唐公，洎之孙也。举进士，以妇父王饮若嫌，召试学士院，赐第，除秘阁校理、同知太常礼院。谥钱惟演曰文墨，其子挝登闻鼓上诉，仁宗使问状，瑰条奏甚切，朝廷不能夺，乃赐谥曰思。温成庙祠享如神御，请杀其礼。

判吏部南曹，为开封府推官、知洪州。营校督役苛急，其徒三百人将以夜杀之。求不获，持锤噪于门，请易校。瑰召问谕遣，明日，推治黠十人，不为易校。积阙当迁，十年不会课，文彦博为言，特迁之。徙两浙转运使，加直史馆、知颍州、扬州，即拜淮南转运使。

三司下诸道责羨财，淮南独上金九钱，三司使怒，移文谯

切，瑰以赋数民贫对。入修起居注、知制诰。草故相刘沆赠官制，颇言其附会取显位。沆子瑾帅弟妇女衰经诣阙，哭诉瑰挟私怨，且丑诋其人。执政以褒赠乃恩典，瑰不当为贬词，出知黄州，然瑾亦竟不敢请父谥。还判流内铨。英宗时，论第在先朝乞蚤定储副者，进左谏议大夫、翰林侍读学士。刘瑾又讼其判铨日调其子不应法，复出濠州。历应天府、河南、河阳，请为太平州。

瑰平生荐士，后虽不如所举，未尝以令自首，故再坐削阶。当官遇事辄言，触忤势要，至屡黜，终不悔。卒，年七十。

孙瑜，字叔礼，博平人。以父任为将作监主簿，贾昌朝荐为崇文检讨、同知礼院、开封府判官。

使契丹，适西讨捷书至，馆伴要入贺，啖以厚饷，瑜辞以奉使有指，不肯贺。加秘阁校理、两浙转运使。入辞，仁宗访其家世，谓曰：“卿孙爽子邪？爽，大儒也，久以道辅朕。”因面赐金紫。

先是，郡县仓庾以斗斛大小为奸，瑜奏均其制，黜吏之亡状者，民大喜。有言其变新器非便，下迁知曹州。寻有言瑜所作量法均一诚便者，乃还其元资，徙知蔡州，毁吴元济像，以其祠事裴度。大水缘城隙入，瑜使囊沙数千捍其冲，城得弗坏。更相、兖、潍、单四州，累官工部侍郎，卒，年七十九。

始，爽之亡，朝廷录其子孙，时瑜之子为诸孙长，瑜曰：“吾忍因父丧而官吾子乎？”以兄之孤上之。瑜天资整敏，齐家以严称。善与人交，一受知终身不易。所荐士有过，或教使自言，曰：“已知之而复挤之。吾不为也。”

论曰：“宋至神宗，承平百余年，风行政成，士皆守官称职，虽上之化，亦下之气习使然也。当时仕于朝廷，出守方岳，持节一道，专对四方者，各有其人，其政迹且多可纪，自颀至

瑜是已。颢能折夏人，屈元昊使者；参击贪除害，乃心边事；申锡除凶党，诋权幸；求黥黠吏，禁盗铸；卞以身活人；瑰不贡羨财；景宪因母死而发白；孙瑜不忍以父丧而得官：此其行尤昭昭者欤。

许遵，字仲途，泗州人，第进士，又中明法，擢大理寺详断官、知长兴县。水灾，民多流徙，遵募民出米振济，竟以无患。益兴水利，溉田甚博，邑人便利，立石纪之。

为审刑院详议官，知宿州、登州。遵累典刑狱，强敏明恕。及为登州，执政许以判大理，遵欲立奇以自鬻。会妇人阿云狱起。初，云许嫁未行，嫌婿陋，伺其寝田舍，怀刀斫之，十余创，不能杀，断其一指。吏求盗弗得，疑云所为，执而诘之，欲加讯掠，乃吐实。遵按云纳采之日，母服未除，应以凡人论，谏于朝。有司当为谋杀已伤，遵驳言：“云被问即承，应为按问。审刑、大理当绞刑，非是。”事下刑部，以遵为妄，诏以赎论。未几，果判大理。耻用议法坐劾，复言：“刑部定义非直，云合免所因之罪。今弃敕不用，但引断例，一切按而杀之，塞其自守之路，殆非罪疑惟轻之义。”诏司马光、王安石议。光以为不可，安石主遵，御史中丞滕甫、侍御史钱顛皆言遵所争戾法意，自是廷论纷然。安石既执政，悉罪异己者，遂从遵议。虽累问不承者，亦得为按问。或两人同为盗劫，吏先问左，则按问在左；先问右，则按问在右。狱之生死，在问之先后，而非盗之情，天下益厌其说。

熙宁间，出知寿州，再判大理寺，请知润州，又请提举崇福宫。寻致仕，累官中散大夫。卒，年八十一。

卢士宗，字公彦，潍州昌乐人。举《五经》，历审刑院详议、编敕删定官，提点江西刑狱。侍讲杨安国以经术荐之，仁宗御延和殿，诏讲官悉升殿听其讲《易》。明日，复命讲《泰

卦》，又召经筵官及仆射贾昌朝听之。授天章阁侍讲，赐三品服，加直龙图阁、天章阁待制、判流内铨。

李参、郭申锡有决河讼，诏士宗劾之。士宗言两人皆为时用，有罪当验问，不宜遽鞫。于是但黜申锡为州。进龙图阁直学士、知审刑院、通进银台司。

仁宗神主祔庙，礼院请以太祖、太宗为一世，而增一室以备天子事七世之礼。诏两制与礼官考议，孙抃等欲如之。士宗以为：“在礼，太祖之庙，万世不毁；其余昭穆，亲尽即毁，示有终也。自汉以来，天子受命之初，太祖尚在三昭、三穆之次，祀四世或六世，其以上之主，属虽尊于太祖，亲尽则迁。故汉元帝之世，瘞太上庙主于国，魏明帝迁处士主于国邑，晋武、惠祔庙，迁征西、豫章府君。大抵过六世则迁其主，盖太祖已正东向之位，则并三昭三穆为七世矣。唐高祖初祀四世，太宗增祀六世，太宗祔庙则迁弘农府君，高宗祔庙又迁宣宗，皆前世成法，惟明皇九庙祀八世，于事为不经。今大行祔庙，僖祖亲尽当迁，于典礼为合，不当添展一室。”诏抃等再议，卒从八室之说，议者咎之。

出知青州，入辞，英宗曰：“学士忠纯之操，朕所素知，岂当久处外。”命再对，及见，论知人安民之要，劝帝守祖宗法。御史言其罕通吏事，且衰病，改沂州。

熙宁初，以礼部侍郎致仕，卒，年七十一。士宗以儒者长刑名之学，而主于仁恕，故在刑部审刑，前后十数年。

钱象先，字资元，苏州人。进士高第，吕夷简荐为国子监直讲，历权大理少卿、度支判官、河北、江东转运使，召兼天章阁侍讲。详定一路敕成，当进勋爵，仁宗以象先母老，欲慰之，独赐紫章服。进待制、知审刑院，加龙图阁直学士，出知蔡州。

象先长于经术，侍迓英十余年，有所顾问，必依经以对，反复讽谕，遂及当世之务，帝礼遇甚渥。故事，讲读官分日迭进，象先已得蔡，帝犹谕之曰：“大夫行有日矣，宜讲彻一编。”于是同列罢进者浹日。徙知河南府、陈州，复兼侍讲、知审刑院。

象先旁通法家说，故屡为刑官，条令多所裁定。尝以为犯敕者重，犯令者轻，请移敕文入令者甚众。又议告捕法，以为罪有可去，有可捕，苟皆许捕，则奸人将倚法以害善良，因削去许捕百余事。其持心平恕类此。复知许、颍、陈三州，以吏部侍郎致仕。卒，年八十一。

韩璠，字君玉，卫州汲人。登进士第，知定州安喜县。为政强力，能使吏不贿，守韩琦称其才。为开封司录。嘉祐宽恤诸道，分遣使者。璠曰：“京师诸夏本，顾独不蒙惠乎？”乃具徭役利害上之，诏司马光、陈洙详定条式，遂革大姓渔并之弊。提点利州路、河北刑狱，以开封府判官迎契丹使。使问：“南朝不闻打围，何也？”璠曰：“我后仁及昆虫，非时不为耳。”

熙宁初，为梓州路转运使。朝廷命诸道议更役法，璠首建并纲减役之制，纲以数计者百二十有八，衙前以人计者二百八十有三，省役人五百。又请裁定诸州衙簿，于是王安石言：“璠所言皆久为公私病，监司背公养誉，莫之或恤，而独能体上意，宜加赏。”乃下褒诏，且赐帛二百。入为盐铁副使，以右谏议大夫知澶州。坐失举，降太常少卿。河决，昼夜捍御。神宗念其劳，复故官太中大夫，判将作监，转正议大夫致仕。卒，年七十七。

璠吏事绝人，阅按牍，终身不忘，澶州民怀思之。他日，郡守或欲有所为，民必曰：“此已经韩太中矣。”以故辄止。

杜纯，字孝锡，濮州鄆城人。少有成人之操，伯父没官南海上，其孤弱，枢不能还。纯白父请往，如期而丧至。

以荫为泉州司法参军。泉有蕃舶之饶，杂货山积。时官于州者私与为市，价十不偿一，惟知州关咏与纯无私买，人亦莫知。后事败，狱治多相牵系，独两人无与。咏犹以不察免，且檄参对。纯愤懣，陈书使者为讼冤，咏得不坐。

熙宁初，以河西令上书言政，王安石异之，引置条例司，数与论事，荐于朝，充审刑详议官。或议复肉刑，先以刖代死刑之轻者，纯言：“今盗抵死，岁不减五十，以死惧民，民常不畏，而况于刖乎？人知不死，犯者益众，是为名轻而实重也。”事遂寝。

秦帅郭逵与其属王韶成讼，纯受诏推鞠，得韶罪。安石主韶，变其狱，免纯官。韩绛为相，以检详三司会计。安石再来，乃请监池州酒。久之，为大理正。上言：“朝廷非不恶告讐，而有覘事者以撻挾隐微，盖京师聚万姓，易以宿奸，于计当然，非扰人也。比来或徒隶觖望，或民相怨仇，或意冒告赏，但泛云某有罪，某知状，官不识所逮之囚，囚不省见逮之故。若许有司先计其实，而坐为欺者以诬告，当无不竟矣。”

隰州商尹奇贸温泉矾有羨数，云官润之，寺欲械讯河东。纯曰：“奇情止尔，若傅致其罪，恐自是民无复敢货矾，则数百万之储，皆为土石。请姑没其羨而释其人。”曹州民王坦避水患，以车载货入京，征商者以为匿税，寺议黥坦，纯复争之，卿杨汲奏为立异，又废于家。

元祐元年，范纯仁、韩维、王存、孙永交荐之，除河北转运判官。初更役书，司马光称其论议详尽，予之书曰：“足下在彼，朝廷无河北忧。”纯因建言：“河防旧隶转运，今乃领属都水外丞，计其决溢之变，前日不加多，今日不加少。然出

财之司。则常忧费而缓不急；用财之官，则宁过计而无不及，不如使之归一。”后如其言。

召为刑部员外郎、大理少卿，擢侍御史。言者诋其不由科第，改右司郎中，寻知相州，徙徐州，陕西转运使。还，拜鸿臚、光禄卿，权兵部侍郎，谢病，以集贤院学士提举崇福宫，改修撰。卒，年六十四，弟纮。

纮字君章，起进士，为永年令。岁荒，民将他往，召谕父老曰：“令不能使汝必无行，若留，能使汝无饥。”皆喜听命。乃官给印券，使称贷于大家，约岁丰为督偿，于是咸得食，无徙者。明年稔，偿不愆素。神宗闻其材，用为大理详断官、检详枢密刑房，修《武经要略》。以职事对，帝翌日语宰相，嘉其论奏明白，未果用。

纮每议狱，必傅经谊。民间有女幼许嫁，未行而养于媼氏，媼氏杀以诬人，吏当如昏法。纮曰：“礼，妇三月而庙见，未庙见而死，则归葬于家，示未成妇也。律，定昏而夫犯，论同凡人。养妇虽非礼律，然未成妇则一也。”议乃定。又论：“天下囚应死，吏懦不行法，辄以疑讞。夫杀人而以疑讞，是纵民为杀之道也。请治妄讞者。”不从。

擢刑部郎中。元祐初，为夏国母祭奠使。时夏人方修贡，入其国，礼犹倨，迓者至衣毛裘，设下人坐，蒙以黦，且不跪受诏。纮责之曰：“天王吊礼甚厚，今不可以加礼。”夏人畏惧加敬。他日，夏使至，请归复侵疆。纮逆之至馆，使欲入见有所陈，纮止之，答语颇不逊。纮曰：“国主设有请，必具表中，此大事也，朝廷肯以使人口语为可否乎？”随语连拄之，乃不敢言。

迁右司郎中、大理卿，以直秘阁知齐、邓二州，复为大理卿，权刑部侍郎，加集贤殿修撰，为江淮发运使、知郢州。狱

系囚三百人，紘至之旬日，处决立尽。又以刑部召，未至，还之郢。

尝有揭帜城隅，著妖言其上，期为变，州民皆震。俄而草场白昼火，盖所揭一事也，民又益恐。或请大索城中，紘笑曰：“奸计正在是，冀因吾胶扰而发，奈何堕其术中？彼无能为也。”居无何，获盗，乃奸民为妖如所揣，遂按诛之。徙知应天府，卒，年六十二。

紘事兄纯礼甚备。在郢州闻讣，泣曰：“兄教我成立，今亡不得临，死不瞑矣。”适诣阙，迎其柩于都门，哀动行路。悉以奉钱给寡嫂，推其子恩，官其子若孙一人。宦京师时，里人马随调选，病卧逆旅，紘载与归，医视之。随竟死，为治丧第中。或以为嫌，不自恤，其风义盖天性云。

杜常，字正甫，卫州人，昭宪皇后族孙也。折节学问，无戚里气习。尝跨驴读书，驴嗜草失道，不之觉，触桑木而堕，额为之伤。中进士第，调河阳司法参军事，富弼礼重之。积迁河东转运判官，提点河北刑狱，历兵部左司郎中、太常少卿、太仆太府卿、户工刑吏部侍郎，出知梓州、青、郢、徐州、成德军。

崇宁中，至工部尚书，以龙图阁学士知河阳军。苦旱，及境而雨，大河决，直州西上埽，势危甚。常亲护役，徙处埽上，埽溃水溢，及常坐而止。于是役人尽力，河流遂退，郡赖以安。卒，年七十九。

谢麟，字应之，建州瓯宁人。登第，调会昌令。民被酒夜与仇斗，既归而所亲杀之，因诬仇。麟知死者无子，所亲利其财，一讯得实。再调石首令，县苦江水为患，堤不可御，麟叠石障之，自是人得安堵，号“谢公堤”。通判辰州。章惇使湖湘，拓沅州，荐麟为守，由太常博士改西上阁门副使。徭贼犯

辰溪，麟且捕且招，一方以宁。诏使经制宜州獠，降其种落四千八百人，纳思广洞民千四百室，得铠甲二万，褒赐甚渥。加果州刺史，知荆南、泾、邠二州。

元祐初，复以朝议大夫、直秘阁知潭州，加直龙图阁，历徙江宁、凤翔府、渭桂二州。融江有夷警，将吏议致讨，麟以计平之。戍兵从北来，不能水土，麟部土人使极南，而北兵止屯近郡，赖以全者甚众。卒于官。

王宗望，字礪叟，光州固始人。以荫累擢夔州路转运副使。哲宗即位，行赦赏军，万州弥旬不给。庖卒朱明因众怒，白昼入府宅，伤守臣，左右惊散，他兵籍籍谋兆乱。宗望闻变，自夔疾驱至，先命给赏，然后斩明以徇，且睨视守伤而不救者。乃自劾，朝廷嘉之。历仓部郎中、司农少卿、江淮发运使。

楚州沿淮至涟州，风涛险，舟多溺。议者谓开支氏渠引水入运河，岁久不决，宗望始成之，为公私利。代吴安持为都水使者。自大河有东、北流之异，纷争十年，水官无所适从。宗望谓回河有创立金堤七十里，索缙钱百万，诏从之。右正言张商英论其诞谩，而宗望奏已有成绩，遂增秩三等，加直龙图阁、河北都转运使，擢工部侍郎，以集贤殿修撰知郢州。卒，年七十七。元符中，治其导河东流事，以为附会元祐，追所得恩典云。

王吉甫，字邦宪，同州人。举明经，练习法律，试断刑入等，为大理评事，累迁丞、正、刑部员外郎、大理少卿。

舒亶以官烛引至第，执政欲坐以自盗。吉甫谓不可，执政怒，移狱他所，吉甫亦就辨。亶乃用饮食论罪，不以烛也。南郊起幔城，役卒急于毕事，董役者责之曰：“此殆类白露屋耳。”卒诉之。吏当非所宜言论死。吉甫谓非咒诅不应死，遂求对。神宗怒曰：“得非为白露屋事来邪？”吉甫从容敷陈，不少

慑，帝为霁怒，其人得释。苏轼南迁，所过，郡守有延馆之者，走马使上闻，诏鞠之。吉甫议当笞，宰相章惇不悦。吉甫曰：“法如是，难以增加成罪。”卒从笞。太仓火，议诛守者十余人，亦争之，皆得不死。其持论宽平，大抵类此。

请知齐州、梓州。梓在东川为壮藩，户口最盛。转运使欲增折配以取羨余。吉甫谓其僚曰：“民力竭矣，一增之后，不可复减，吾宁贻使者怒，忍为国敛怨、为民基祸哉。”竟却之。历提点梓州路京畿刑狱、开封少尹、知同、刑、汉三州，以中大夫卒，年七十。

吉甫老于为吏，廉介不回，但一于用法，士恨其少缘饰云。

论曰：宋取士兼习律令，故儒者以经术润饰吏事，举能其官。遵惠政及民，而缓登州妇狱，君子谓之失刑。士宗、象先皆执经劝讲，其为刑官，论法平恕，宜哉，璫吏事绝人，民怀其德。纯以微官能著清节，纮议狱必傅经谊，风义蔼然。常坐护危埽，麟定徭、獠，宗望弭万州之变，皆靖至难之事于谈笑间。吉甫一于用法，而廉介不回，有足称云。

## 列传第九十

孙长卿 周沆 李中师 罗拯 马仲甫 王居卿 孙构  
张诰 苏棗 马从先 沈邁 弟辽 从弟括 李大临 吕夏卿  
祖无择 程师孟 张问 陈舜俞 乐京刘蒙附 苗时中 韩  
贄 楚建中 张頔 卢革 子秉

孙长卿，字次公，扬州人。以外祖朱巽任为秘书省校书郎。天禧中，巽守雍，命随所取浮图像入见。仁宗方权听天下事，嘉其年少敏占对，欲留侍东宫，辞以母疾。诏迁官知楚州粮料院。郡仓积米五十万，陈腐不可食，主吏皆惧法，毋敢轻去，长卿为酌新旧均渫之，吏罪得免。

通判河南府。秋，大雨，军营坏，或言某众将叛，洛中哗然。长卿驰谕之曰：“天雨败屋庐，未能葺，汝辈岂有欲叛意，得无有乘此动吾军者邪？”推首恶一人诛之，留宿其所，众遂定。诏汰三陵奉先卒，汰者群噪府下，长卿矫制使还，而具言不可汰之故，朝廷为止。知和州，民诉人杀弟，长卿察所言无理，问其资，曰：“上等也。”“家几人？”曰：“惟此弟尔。”曰：“然则汝杀弟也。”鞫之，服，郡人神明之。

提点益州路刑狱，历开封盐铁判官、江东淮南河北转运使、江浙荆淮发运使。岁漕米至八百万，或疑其多，长卿曰：“吾非欲事羨赢，以备饥岁尔。”议者谓楚水多风波，请开盱眙河，自淮趣高邮，长卿言：“地阻山回绕，役大难就。”事下都水。调工数百万，卒以不可成，罢之。时又将弛茶禁而收其征，召

长卿议，长卿曰：“本祖宗榷茶，盖将备二边之余，且不出都内钱，公私以为便。今之所行，不足助边余什一，国用耗矣。”乃条所不便十五事，不从。

改陕西都转运使。逾年，知庆州。州据险高，患无水，盖尝疏引涧谷汲城中，未几复绝。长卿凿百井，皆及泉。泥阳有罗川、马岭，上构危栈，下临不测之渊，过者惴恐。长卿访得唐故道，辟为通涂。加集贤院学士、河东都转运使，拜龙图阁直学士、知定州。

熙宁元年，河北地大震，城郭仓庾皆隳，长卿尽力缮补。神宗知其能，转兵部侍郎，留再任。明年，卒，年六十六。

长卿无文学，而长于政事，为能臣。性洁廉，不以一毫取诸人。定州当得园利八十万，悉归之公。既没，诏中使护其丧归葬。

周沆，字子真，青州益都人。第进士，知渤海县。岁满，县人请留，既报可，而以亲老求监州税。通判凤翔，初置转运判官。沆使江西，求葬亲，改知沂州。历开封府推官。

湖南蛮唐、盘二族寇暴，杀居民，官军数不利，以沆为转运使。沆言：“蛮骤胜方骄，未易斗力，宜须秋冬进兵。且其地险气毒，人骁悍，善用钋延盾，北军不能确。请选邕、宜、融三州卒三千人习知山川技艺者，径捣其巢，布余兵络山足，出则猎取之。俟其势穷力屈，乃可顺抚。”朝廷用其策，二族皆降。加直史馆、知潭州。他道兵来戍者，率两期乃代，多死瘴疠，沆清以期为断，戍人便之。

徙河东转运使。民盗铸铁钱，法不能禁，沆高估钱价，铸者以无利，自息。入为度支副使。

侂智高乱定，仁宗命安抚广西，谕之曰：“岭外地恶，非贼所至处，毋庸行。”对曰：“君命，仁也；然远民罹涂炭，

当布宣天子德泽。”遂往，遍行郡邑。民避寇弃业，吏用常法，满半岁则听人革佃。沆曰：“是岂与凶年诡征役者同科？”奏申其期。擢天章阁待制、陕西都转运使，改河北。

李仲昌建六塔河之议，以为费省而功倍。诏沆行视，沆言：“近计塞商胡，本度五百八十万工，用薪刍千六百万；今才用功一万，薪刍三百万。均一河也，而功力不相侔如是，盖仲昌先为小计，以来兴役尔。况所规新渠，视河广不能五之一，安能容受？此役若成，河必泛滥，齐、博、滨、棣之民其鱼矣。”既而从初议，河塞复决，如沆言。

又徙河东转运使，迁龙图阁直学士、知庆州。召知通进银台司、判太常寺。英宗既即位，契丹贺乾元节使至，沆馆客，欲取书枢前，使者以非典故，不可。沆折之曰：“昔贵国有丧，吾使至柳河即反，今听于几筵达命。恩礼厚矣，尚何云？”使者立授书。朝廷未知契丹主年，沆乘间杂他语以问，得其实，使者悔之曰：“今复应兄事南朝矣。”

进枢密直学士、知成德军。俗方弃亲事佛。沆阅按，斥数千人还其家。以户部侍郎致仕，卒，年六十九。

李中师，字君锡，开封人。举进士，陈执中荐为集贤校理、提点开封府界。境多盗，中师立赏格，督吏分捕，尽得之。进秩，辞不受，乃擢度支判官，为淮南转运使。两浙饥，移淮粟振贍，僚属议勿与，中师曰：“朝廷视民，淮、浙等尔。”卒与之。徙河东，入为度支副使，拜天章阁待制、陕西都转运使，知澶州、河南府。召权三司使、龙图阁直学士，复为河南。前此多大臣居守，委事掾幕，吏习弛缓，中师一以严整齐之。号为治办。然用法刻深，烦碎无大体，唯厚结中人。

初，神宗尝对宰相称其治状，富弼曰：“陛下何从知之？”帝默然。中师衔弼沮己，及再至，弼已老，乃籍其户，令出

免役钱与富民等。又希司农指，多取余，视他处为重，洛人怨之。朝廷以中师率先推行，召为群牧使。乞废河南、北监牧，省国费，而养马于民，不报。后竟行其说，民不堪命。权发遣开封府，卒，年六十一。有女嫁陈执中子世儒，坐夫事诛死。

罗拯，字道济，祥符人。第进士，历官知荣州。州介两江间，每江涨，辄犯城郭，拯作东西二堤除其患。选知秀州，为江西转运判官、提点福建刑狱。泉州兴化军水坏庐舍，拯请勿征海运竹木，经一年，民居皆复其旧。

迁转运使。邵武之光泽不榷酒，以课赋民，号“黄麴钱”，拯均之他三邑，人以为便。改江、淮发运副使。江、淮故无积仓，漕船系岸下，俟余入乃得行，盖官吏以淮南不受陈粟为逃谴计。拯始请凡米至而不可上供者，以廩军；又贮浙西米于润仓以时运，自是漕增而费省。转为使。

拯使闽时，泉商黄谨往高丽，馆之礼宾省，其王云自天圣后职贡绝，欲命使与谨俱来。至是，拯以闻，神宗许之，遂遣金悌和主贡。高丽复通中国自兹始。加天章阁待制。居职七年，徙知永兴军、青、颍、秦三州，卒，年六十五。

拯性和柔，不与人校曲直。为发运使时，与副皮公弼不协。公弼徙他道，御史劾其贷官钱，拯力为辨理。钱公辅为谏官，尝论拯短，而公辅姻党多在拯部内，往往荐进之。或讥以德报怨，拯曰：“同僚不协，所见异也；谏官所言，职也。又何怨乎？”时论服其长者。

马仲甫，字子山，庐江人，太子少保亮之子也。举进士，知登封县。轘轘道险厄，遂佣民凿平为坦涂，人便其行，为刻石颂美。通判赵州，知台州，为度支判官。

内侍杨永德言漕舟淮、汴间，惟水递铺为便。诏仲甫偕往订可否，还言其害十余条，议遂格。出为夔路转运使。岁饥，

盗粟者当论死，仲甫请罪减一等，诏须奏裁。复言：“饥羸拘囚，比得报，死矣，请决而后奏。”

徙使淮南。真、扬诸州地狭，出米少，官余之多，价常踊登，滨江米狼戾，而农无所售。仲甫请移余以纾其患，两益于民，从之。遂繇户部判官为发运使。自淮阴径泗上浮长淮，风波覆舟，岁罹其患。仲甫建议凿洪泽渠六十里，漕者便之。

拜天章阁待制、知瀛州秦州。古渭介青唐之南，夏人在其北，中通一径，小警则路绝。仲甫得笮栗城故址，自鸡川砦筑堡，北抵南谷，环数百里为内地，诏赐名甘谷堡。故时羌人入城贸易，皆僦邸，仲甫设馆处之，阳示礼厚，实闲之也。

熙宁初，守亳、许、扬三州，纠察在京刑狱，知通进、银台司，复为扬州，提举崇禧观，卒。

王居卿，字寿明，登州蓬莱人，以进士至知齐州，提举夔路京东刑狱、盐铁判官。建言商贾转百货市塞上者，听以家货抵于官，为给长券，至卖所，并输征税直，公私便之。

出知扬州，改京东转运使。青州河贯城中，苦泛溢为病，居卿即城立飞梁，上设楼橹，下建门，以时闭启，人诵其智。徙河北路。河决曹村，居卿立软横二埽以遏怒流，而不与水争。朝廷赏其功，建以为都水法。召拜户部副使、提举市易，擢天章阁待制、河北都转运使。知秦州、太原府，卒，年六十二。居卿俗吏，特以言利至从官。

孙构字绍先，博平人。中进士第，为广济军判官，岁入圭田粟六百石，构止受百石，余以畀学官。久之，知黎州，夷年墨数扰边，用间杀之。蜀帅吕公弼上其事，擢知真州。凶岁得盗，令名指党伍，悉置诸法，境内为清。

迁度支判官。夔州部夷梁承秀、李光吉、王兗导生獠入寇，转运判官张诜请诛之。选构为使，倍道之官，至则遣渝州豪杜

安行募千人往袭，自督官军及黔中兵击其后，斩承秀，入讨二族，火其居。余众保黑崖岭，黔兵从间道夜噪而进，光吉坠崖死，充自缚降。以其地建南平军。录功加直昭文馆。

徙湖北转运使。章惇兴南、北江蛮事，构谕降懿、洽二州，纳归附州十四。初，渡辰溪，舟毁而溺，得援者仅免，神宗悯之。赐帛三百。北江西彭师晏常持向背，构知向水酋彭儒武与有隙，檄使攻之。师晏降，得其下溪州地，五溪皆平。进集贤殿修撰，赐三品服。交 止入寇，拜右谏议大夫、知桂州，声言将犄角捣其巢穴，寇闻引去。以疾提举崇福宫，换太中大夫，卒，年六十四。

构喜功名，勇于建立，西南边事自此始云。

张洸，字枢言，建州浦城人。第进士，通判越州。民患苦衙前役，洸科别人户，籍其当役者，以差人钱为雇人充，皆以为便。知襄邑县，擢夔路转运判官。录辟土之功，加直集贤院，改陕西转运副使。召对，帝曰：“朕未识卿，每阅章奏，独卿与蔡挺有所论请，使人了然。寻当以帅事相属。”及入辞，赐服金紫。

明年，直龙图阁、知秦州。前此将吏贪功，多从羌地猎射，因起边患。洸至，申令毋得犯，得一人，斩诸境上，群羌感悦，迁天章阁待制、知熙州。董毡遣鬼章逼岷州，洸往讨，董毡迎战，破之于错凿城，斩首万级。

元丰初，加龙图阁直学士、知成都府，徙杭州。将行，复命权经略熙河事，趣使倍道行。时仓卒治戎，有司计产调夫，户至累首，民多流亡。洸中涂诉其状，乞敕剑外招携之，不报。会灵武师罢，乃赴杭，道过京师，帝访以西事，对曰：“彼势虽弱，而我师未锐，边备未饬，愿以岁月图功。”累官正议大夫，卒，年七十二。

诜性孝友，廉于财，平生不殖田业。既建拓泸夷地被进用后，虽有善言可纪，终不追清议云。

苏棗字，公佐，磁州滏阳人。擢第，调兖州观察推官，受知于守杜衍。为大理详断官。民有母改嫁而死，既葬，辄盗其柩归祔，法当死。棗曰：“子取母祔父，岂与发冢取财等？”请而生之。

迁审刑院详议、御史台推真官，知单州，提点梓州益州路刑狱、利路转运使。文州岁市羌马，羌转买蜀货，猾狙上下物价，肆为奸渔。棗议置折博务，平货直以易马，宿弊顿绝。

入判大理寺，为湖北、淮南、成都路转运使，擢侍御史知杂事，判刑部。使契丹，还及半道，闻英宗晏驾，契丹置宴仍用乐，棗谓送者曰：“两朝兄弟国家，君臣之义，吾与君等一也。此而可忍，孰不可忍。”遂为之彻乐。

进度支副使，以集贤殿修撰知凤翔。还，纠察在京刑狱，又出知潭州、广州，累转给事中，知河南府，无留讼。入知审刑院，卒。棗长于刑名，故屡为法官，数以谏议受诏奖焉。

马从先，字子野，祥符人。少尽力于学。父当任子，推以与其弟。由进士累官太常少卿、知宿州。宿在淮、汴间，素难治，从先以囊博者、重坐者厚赏以求盗。禁屠牛、铸钱，严甚。大水，发廩振流亡，全活数十万。代还，知寿州，以老辞，英宗谕遣之曰：“闻卿治行籍甚，寿尤重于宿，姑为朕往。”既至，治如曩时。由太子宾客转工部侍郎致仕。从先性整严，虽盛夏不袒跣。晚学佛，预言其终时，年七十六而卒。

论曰：长卿性务廉洁，以能臣称，中师用法刻深，以治辨称，虽均为材吏，而优劣自见。拯及仲甫俱能为国兴利除害。构始开西南边，诜遂拓泸夷地被进用，虽有他善。而不能追清议。至于沆决河议，缓远民，折邻使，历有可称述者，其最优欵。

沈邁，字文通，钱塘人，以荫为郊社斋郎。举进士，廷唱第一，大臣谓已官者不得先多士，乃以邁为第二。通判江宁府，归，奏《本治论》。仁宗曰：“近献文者率以诗赋，岂若此十篇之书为可用也。”除集贤校理。顷之，修起居注，遂知制诰。以父扶坐事免，求知越州，徙杭州。

为人疏隽博达，明于吏治，令行禁止。民或贫不能葬，给以公钱，嫁孤女数百人，倡优养良家子者，夺归其父母。善遇僚案，皆甘乐倾尽为之耳目，刺间巷长短，纤悉必知，事来立断。禁捕西湖鱼鳖，故人居湖上，蟹夜入其篱间，适有客会宿，相与食之，旦诣府，邁迎语曰：“昨夜食蟹美乎？”客笑而谢之。小民有犯法，情稍不善者，不问法轻重，辄刺为兵，奸猾屏息。提点刑狱鞠真卿将按其状，邁为稍弛，而刺者复为民。

嘉祐遗诏至，为次于外，不饮酒食肉者二十七日。召知开封府，迁龙图阁直学士，治如在杭州。蚤作视事，逮午而毕，出与亲旧还往，从容燕笑，沛然有余暇，士大夫交称其能。拜翰林学士、判流内铨。丁母忧，英宗闵其去，赉黄金百两，仍命扶丧归苏州。既葬，庐墓下，服未竟而卒，年四十，世咨惜之。弟辽，从弟括。

辽字睿达，幼挺拔不群，长而好学尚友，傲睨一世。读左氏、班固书，小摹仿之。辄近似，乃锄植纵舍，自成一家。趣操高爽，缥缈然有物外意，绝不喜进取。用兄任监寿州酒税。吴充使三司，荐监内藏库。熙宁初，分审官建西院，以为主簿，时方重此官，出则奉使持节。辽故受知于王安石，安石尝与诗，有“风流谢安石，潇洒陶渊明”之称。至是当国，更张法令，辽与之议论，浸浸拂意，日益见疏，于是坐与其长不相能，罢去。

久之，以太常寺奉礼郎监杭州军资库，转运使使摄华亭县。

他使者适有夙憾，思中以文法，因县民忿争相牵告，辞语连及，遂文致其罪。下狱引服，夺官流永州，遭父忧不得释。更赦，始徙池州。留连江湖间累年，益偃蹇傲世。既至池，得九华、秋浦间，玩其林泉，喜曰：“使我自择，不过尔耳。”既筑室于齐山之上，名曰云巢，好事者多往游。

辽追悔平生不自贵重，悉谢弃少习，杜门隐几，虽笔砚亦埃尘竟日。间作为文章，雄奇峭丽，尤长于歌诗，曾巩、苏轼、黄庭坚皆与唱酬相往来，然竟不复起，元丰末，卒，年五十四。

括字存中，以父任为沭阳主簿。县依沐水，乃职方氏所书“浸曰沂、沐”者，故迹漫为污泽，括新其二坊，疏水为百渠九堰，以播节原委，得上田七千顷。

擢进士第，编校昭文书籍，为馆阁校勘，删定三司条例。故事，三岁郊丘之制，有司按籍而行，藏其副，吏沿以干利。坛下张幔，距城数里为园囿，植采木、刻鸟兽绵络其间。将事之夕，法驾临观，御端门、陈仗卫以阅严警，游幸登赏，类非斋祠所宜。乘舆一器，而百工侍役者六七十辈。括考礼沿革，为书曰《南郊式》。即诏令点检事务，执新式从事，所省万计，神宗称善。

迁太子中允、检正中书刑房、提举司天监，日官皆市井庸贩，法象图器，大抵漫不知。括始置浑仪、景表、五壶浮漏，招卫朴造新历，募天下上太史占书，杂用士人，分方技科为五，后皆施用。加史馆检讨。

淮南饥，遣括察访，发常平钱粟，疏沟渎，治废田，以救水患。迁集贤校理，察访两浙农田水利，迁太常丞、同修起居注。时大籍民车，人未谕县官意，相率延为忧；又市易司患蜀盐之不禁，欲尽实私井而犂解池盐给之。言者论二事如织，皆不省，括侍帝侧，帝顾曰：“卿知籍车乎？”曰：“知之。”

帝曰：“何如？”对曰：“敢问欲何用？”帝曰：“北边以马取胜，非车不足以当之。”括曰：“车战之利，见于历世。然古人所谓兵车者，轻车也，五御折旋，利于捷速。今之民间輜车重大，日不能三十里，故世谓之太平车，但可施于无事之日尔。”帝喜曰：“人言无及此者，朕当思之。”遂问蜀盐事，对曰：“一切实私井而运解盐，使一出于官售，诚善。然患万戎、泸间夷界小井尤多，不可猝绝也，势须列候加警，臣恐得不足偿费。”帝颔之。明日，二事俱寝。擢知制诰，兼通进、银台司，自中允至是才三月。

为河北西路察访使。先是，银冶，转运司置官收其利，括言：“近宝则国贫，其势必然；人众则囊橐奸伪何以检顾？朝廷岁遗契丹银数千万，以其非北方所有，故重而利之。昔日银城县、银坊城皆没于彼，使其知凿山之利，则中国之币益轻，何赖岁饷，邻衅将自兹始矣。”

时赋近畿户出马备边，民以为病，括言：“北地多马而人习骑战，犹中国之工强弩也。今舍我之长技，强所不能，何以取胜。”又边人习兵，唯以挽强定最，而未必能贯革，谓宜以射远入坚为法。如是者三十一事，诏皆可之。

辽萧禧来理河东黄嵬地，留馆不肯辞，曰：“必得请而后反。”帝遣括往聘。括诣枢密院阅故牒，得顷岁所议疆地书，指古长城为境，今所争盖三十里远，表论之。帝以休日开天章阁召对，喜曰：“大臣殊不究本末，几误国事。”命以画图示禧，禧议始屈。赐括白金千两使行。至契丹庭，契丹相杨益戒来就议，括得地讼之籍数十，预使吏士诵之，益戒有所问，则顾吏举以答。他日复问，亦如之。益戒无以应，谩曰：“数里之地不忍，而轻绝好乎？”括曰：“师直为壮，曲为老。今北朝弃先君之大信，以威用其民，非我朝之不利也。”凡六会，

契丹知不可夺，遂舍黄嵬而以天池请。括乃还，在道图其山川险易迂直，风俗之纯庞，人情之向背，为《使契丹图抄》上之。拜翰林学士、权三司使。

尝白事丞相府，吴充问曰：“自免役令下，民之诋訾者今未衰也，是果于民何如？”括曰：“以为不便者，特士大夫与邑居之人习于复除者尔，无足恤也。独微户本无力役，而亦使出钱，则为可念。若悉弛之，使一无所预，则善矣。”充然其说，表行之。

蔡确论括首鼠乖刺，阴害司农法，以集贤院学士知宣州，明年，复龙图阁待制、知审官院，又出知青州，未行，改延州。至镇，悉以别赐钱为酒，命廛市良家子驰射角胜，有轶群之能者，自起酌酒以劳之，边人欢激，执弓傅矢，唯恐不得进。越岁，得彻札超乘者千余，皆补中军义从，威声雄他府。以副总管种谔西讨援银、宥功，加龙图阁学士。朝廷出宿卫之师来戍，赏赉至再而不及镇兵。括以为卫兵虽重，而无岁不战者，镇兵也。今不均若是，且召乱。乃藏敕书，而矫制赐缗钱数万，以驿闻。诏报之曰：“此右府颁行之失，非卿察事机，必扰军政。”自是，事不暇请者，皆得专之。蕃汉将士自皇城使以降，许承制补授。

谔师次五原，值大雪，粮饷不继，殿直刘归仁率众南奔，士卒二万人皆溃入塞，居民怖骇。括出东郊饯河东归师，得奔者数千，问曰：“副都总管遣汝归取粮，主者为何人？”曰：“在后。”即谕令各归屯。及暮，至者八百，未旬日，溃卒尽还。括出按兵，归仁至，括曰：“汝归取粮，何以不持军符？”归仁不能对，斩以徇。经数日，帝使内侍刘惟简来诘叛者，具以对。

大将景思谊、曲珍拔夏人磨崖葭芦浮图城，括议筑石堡以

临西夏，而给事中徐禧来，禧欲先城永乐。诏禧护诸将往筑，令括移府并塞，以济军用。已而禧败没，括以夏人袭绥德，先往救之。不能援永乐，坐谪均州团练副使。元祐初，徙秀州，继以光禄少卿分司，居润八年卒，年六十五。

括博学善文，于天文、方志、律历、音乐、医药、卜算，无所不通，皆有所论著。又纪平日与宾客言者为《笔谈》，多载朝廷故实、耆旧出处，传于世。

李大临，字才元，成都华阳人。登进士第，为绛州推官。杜衍安抚河东，荐为国子监直讲、睦亲宅讲书。文彦博荐为秘阁校理。考试举人，误收失声韵者，责监滁州税。未几，还故职。

仁宗尝遣使赐馆阁官御书，至大临家，大临贫无皂隶，方自秣马，使者还奏，帝曰：“真廉士也。”以亲老，请知广安军，徙邛州。还，为群牧判官、开封府推官。

神宗雅知其名，擢修起居注，进知制诰、纠察在京刑狱。言青苗法有害无益，王安石怒。会李定除御史，宋敏求、苏颂相继封还词命，次至大临，大临亦还之。帝批：“去岁诏书，台官不拘官职奏举，后未审更制也。”颂、大临合言：“故事，台官必以员外郎、博士，近制但不限此，非谓选人亦许之也。定以初等职官超朝籍，躐宪台，国朝未有。幸门一开，名器有限，安得人人满其意哉。”复诏谕数四，颂、大临故争不已，乃以累格诏命，皆归班，大临以工部郎中出知汝州。

辰溪贡丹砂，道叶县，其二筐化为双雉，斗山谷间。耕者获之，人疑为盗，械送于府。大临识其异，讯得实，释耕者。徙知梓州，加集贤殿修撰，复天章阁待制。甫七十，致仕七年而卒。

大临清整有守，论议识大体，因争李定后名益重，世并宋

敏求、苏颂称为“熙宁三舍人”云。

吕夏卿，字缙叔，泉州晋江人。举进士，为江宁尉。编修《唐书》成，直秘阁、同知礼院。仁宗选任大臣，求治道，夏卿陈时务五事，且言：“天下之势，不能常安，当于未然之前救其弊；事至而图之，恐无及已。”朝廷颇采其策。

英宗世，历史馆检讨、同修起居注、知制诰。帝尝访以政，对曰：“两朝不惜金帛以和二边，脱民锋镝之祸，古未有也。愿勿失前好。”出知颍州，得奇疾，身体日缩，卒时才如小儿，年五十三。

夏卿学长于史，贯穿唐事，博采传记杂说数百家，折衷整比。又通谱学，创为世系诸表，于《新唐书》最有功云。

祖无择，字择之，上蔡人。进士高第。历知南康军、海州，提点淮南广东刑狱、广南转运使，入直集贤院。时封孔子后为文宣公，无择言：“前代所封曰宗圣，曰奉圣，曰崇圣，曰恭圣，曰褒圣；唐开元中，尊孔子为文宣王，遂以祖谥而加后嗣，非礼也。”于是下近臣议，改为衍圣公。

出知袁州。自庆历诏天下立学，十年间其敝徒文具，无命教之实。无择首建学官，置生徒，郡国弦诵之风。由此始盛。同修起居注、知制诰，加龙图阁直学士、权知开封府，进学士，知郑、杭二州。

神宗立，知通进、银台司。初，词臣作诰命，许受润笔物。王安石与无择同知制诰，安石辞一家所馈不获，义不欲取，置诸院梁上。安石忧去，无择用为公费，安石闻而恶之。熙宁初，安石得政，乃讽监司求无择罪。知明州苗振以贪闻，御史王子韶使两浙，廉其状，事连无择。子韶，小人也，请遣内侍自京师逮赴秀州狱。苏颂言无择列侍从，不当与故吏对曲直，御史张戡亦救之，皆不听。及狱成，无贪状，但得其贷官钱、接部

民坐及乘船过制而已。遂谪忠正军节度副使。安石犹为帝言：“陛下遣一御史出，即得无择罪，及知朝廷于事但不为，未有为之而无效者。”寻复光禄卿、秘书监、集贤院学士，主管西京御史台，移知信阳军，卒。

无择为人好义，笃于师友，少从孙明复学经术，又从穆修为文章。两人死，力求其遗文汇次之，传于世。以言语政事为时名卿，用小累锻炼放弃，讫不复振，士论惜之。

论曰：沈遘以文学致身，而长于治才。沈括博物洽闻，贯乎幽深，措诸政事，又极开敏。吕夏卿号称史才，尤精谱谍之学。宋之缙绅，士各精其能，学不苟且，故能然也。李大临官居缴驳，克举其职；祖无择治郡所至，能修校官，是皆班班可纪者。然大临以论李定绌，无择以忤安石废弃终身，即是亦足以知二人之贤矣。

程师孟，字公辟，吴人。进士甲科。累知南康军、楚州，提点夔路刑狱。泸戎数犯渝州，边使者治所在万州，相去远，有警率浹日乃至，师孟奏徙于渝。夔部无常平粟，建请置仓，适凶岁，振民不足，即矫发他储，不俟报。吏惧，白不可。师孟曰：“必俟报，饿者尽死矣。”竟发之。

徙河东路。晋地多土山，旁接川谷，春夏大雨，水浊如黄河，俗谓之“天河”，可溉灌。师孟出钱开渠筑堰，淤良田万八千顷，裒其事为《水利图经》，颁之州县。为度支判官，知洪州，积石为江堤，浚章沟，揭北闸以节水升降，后无水患。

判三司都磨勘司。接伴契丹使，萧惟辅曰：“白沟之地当两属，今南朝植柳数里，而以北人渔界河为罪，岂理也哉？”师孟曰：“两朝当守誓约，涿郡有案牘可覆视，君舍文书，滕口说，遽欲生事耶？”惟辅愧谢。

出为江西转运使。盗发袁州，州吏为耳目，久不获。师孟

械吏数辈送狱，盗即成擒。加直昭文馆、知福州。筑子城，建学舍，治行最东南。徙广州，州城为侂寇所毁，他日有警，民骇窜，方伯相踵至，皆言土疏恶不可筑。师孟在广六年，作西城。及交阯陷邕管，闻广守备固，不敢东。时师孟已召还，朝廷念前功，以为给事中、集贤殿修撰、判都水监。

贺契丹生辰，至涿州，契丹命席，迎者正南向，涿州官西向，宋使介东向。师孟曰：“是卑我也。”不就列。自日昃争至暮，从者失色，师孟辞气益厉，叱候者易之，于是更与迎者东西向。明日，涿人餞于郊，疾驰过不顾；涿人移雄州，以为言，坐罢归班。复起知越州、青州，遂致仕，以光禄大夫卒，年七十八。

师孟累领剧镇，为政简而严，罪非死者不以属吏。发隐擿伏如神，得豪恶不逞跌宕者，必痛惩艾之，至剿绝乃已，所部肃然。洪、福、广、越为生立祠。

张问，字昌言，襄阳人也。进士起家，通判大名府。群牧地在魏，岁久冒入于民，有司按旧籍括之，地数易主，券不明，吏苟趣办，持诏书夺人田，至毁室庐、发丘墓。问至，则曰：“是岂朝廷意耶？”其上以闻。仁宗谕大臣曰：“吏用心悉如问，何患赤子之不安也。”立罢之。

擢提点河北刑狱。大河决，议筑小吴，问言：“曹村、小吴南北相直，而曹村当水冲，赖小吴堤薄，水溢北出，故南堤无患。若筑小吴，则左强而右伤，南岸且决，水并京畿为害，独可于孙、陈两埽间起堤以备之耳。”诏付水官议，久不决，小吴卒溃。

徙江东、淮南转运使，加直集贤院、户部判官，复为河北转运使。所部地震，河再决，议者欲调京东民三十万，自澶筑堤抵乾宁。问言：“堤未能为益，灾伤之余，力役劳民，非计

也。”神宗从之。问十年不奏考课，诏特迁其官，入为度支副使，拜集贤殿修撰、河东转运使。坐误军须，贬知光化军，未几，复使河北。诸葛公权之乱，郡县株蔓，连逮至数百千人，问上疏申理，止诛首恶。

熙宁末，知沧州。自新法行，问独不阿时好。岁饥，为帝言民苟免常平、助役之苦，反以得流亡为幸，语切直惊人。元丰定官制，王安礼荐问可任六曹侍郎，帝以其好异论，不用。历知河阳、潞州。元祐初，为秘书监、给事中，累官正议大夫，卒，年七十五。

问处己廉洁、尝仕鄜延幕府，与种世衡善，父丧，世稀遗汝州田十顷，辞弗受。使归，未至而世衡卒。其子古，用父治命，亦不纳田，芜秽者三十年。后汝守请以给学，朝廷命反诸种氏。

熙宁时，有陈舜俞、乐京、刘蒙，亦以役法废黜。

舜俞，字令举，湖州乌程人。博学强记。举进士，又举制科第一。熙宁三年，以屯田员外郎知山阴县，诏俟代还试馆职。舜俞辞曰：“爵禄名器，砥砺多士，宜示以至神，乌可要期如付剂契？”缴中书帖上之。

青苗法行，舜俞不奉令，上疏自劾曰：“民间出举财物，取息重止一倍，约偿缗钱，而谷粟、布缕、鱼盐、薪藪、耰锄、釜锜之属，得杂取之。朝廷募民贷取，有司约中熟为价，而必偿缗钱，欲如私家杂偿他物不可得，故愚民多至卖田宅、质妻孥。有识耆老，戒其乡党子弟，未尝不以贯贷为苦。祖宗著令，以财物相出举，任从书契，官不为理。其保全元元之意，深远如此。今诱之以便利，督之以威刑，方之旧法，异矣。诏谓振民乏绝而抑兼并，然使十户为甲，浮浪无根者毋得给俵，则乏绝者已不蒙其惠。此法终行，愈为兼并地尔。何以言之？天下

之有常平，非能人人计口受饷，但权谷价贵贱之柄，使积贮者不得深藏以邀利尔。今散为青苗，唯恐不尽，万一饥馑荐至，必有乘时贵糶者，未知将何法以制之？官制既放钱取息，富室藏镪，坐待邻里逋欠之时，田宅妻孥随欲而得，是岂不为兼并利哉。虽分为夏秋二科，而秋放之月与夏敛之期等，夏放之月与秋敛之期等，不过展转计息，以给为纳，使吾民终身以及世世，每岁两输息钱，无有穷已。是别为一赋以徧海内，非王道之举也。”奏上，责监南康军盐酒税，五年而卒。

舜俞始尝弃官归，居秀之白牛村，自号白牛居士。已而复出，遂贬死。苏轼为文哭之，称其“学术才能，兼百人之器，慨然将以身任天下之事，而人之所以周旋委曲、辅成其天者不至。一斥不复，士大夫识与不识，皆深悲之”云。

京，荆南人。为布衣时，乡里称其行义，事母至孝。妻张氏家绝，挟女弟自随，京未尝见其面。妻死，京寝食于外，为嫁之。嘉祐初，诏访遗逸，以荐闻，得校书郎，为湖阳、赤水二县令。神宗求言，京上疏以畏天保民为请。知长葛县。助役法行，京曰：“提举常平官言不便。”使之条析，又不报，且不肯治县事，自列丐去。提举官劾之，诏夺著作佐郎。经十年，乃复官，监黄州酒税，以承议郎致仕。元祐初，召赴阙，不至，终于家。

蒙字子明，渤海人。耻为词赋，不肯举进士；习茂才异等，又不欲自售。都转运使刘庠举遗逸，召试第一，知湖阳县。常平使者召会诸县令议免役法，蒙为不便，不肯与议，退而条上其害，即投劾去，亦夺官。归乡教授，养亲讲学，从游甚众。元丰二年，卒，才年四十。门人朋友谏其行，号曰正思先生。元祐初，赐其家帛五十匹。

苗时中，字子居，其先自壶关徙宿州。以荫主宁陵簿。邑

有古河久涸，请开导以溉田，为利甚博，人谓之苗公河。

调潞州司法参军。郡守欲入一囚于死，执不可。守怒，责甚峻，时中曰：“宁归田里，法不可夺。”守悟而听之。熙宁中，以司农丞使梓州路，密荐能吏十人，后皆进用，人卒莫之知。

交人犯边，擢广西转运副使。师讨交人罪，次富良江，久不进。时中曰：“师无进讨意，贼必从间道来，乘我不备，冀万一之胜，势穷然后降耳。”密备之，既而果从上流来，战败，始纳款。

徙梓州转运副使。韩存宝讨蛮乞弟，逗遛不行。时中曰：“师老矣，将士暴露，非计之善者。”存宝不听，卒坐诛。林广代存宝。乞弟既降，复逸去，将士相视失色。及暮，刁斗不鸣，时中问广，广曰：“既失贼，故纵兵追之，不暇恤尔。”时中曰：“天子以十万众相付，岂以一死为勇耶。今入异境，变且不测。”广悟，亟止追者，整军以进。会得诏班师，军行，时中以粮道远，创为糗赞运法，食以不乏。迁两阶，为发运副使、河东转运使，加直龙图阁、知桂州，进宝文阁待制，至户部侍郎，卒。

韩贄，字献臣，齐州长山人。登进士第，至殿中侍御史。坐微累，黜监江州税。道除知睦州，复为侍御史。荆湖灾，出持节安抚。湘中自马氏擅国，计丁输米，身死产竭不得免，贄奏除之。改知谏院，进天章阁待制。宰相梁适以私容奸，狄青起卒伍、位枢密，内侍王守忠迁官不次，皆举劾无所讳。

出知沧、瀛二州，迁龙图阁直学士、河北都转运使。河决商胡而北，议者欲复之。役将兴，贄言：“北流既安定，骤更之，未必能成功。不若开魏金堤使分注故道，支为两河，或可纾水患。”诏遣使相视，如其策，才役三千人，几月而毕。入

判都水监，权开封府，政简而治。知河南府，建永厚陵，费省而不扰，神宗称之。还知审刑院、纠察在京刑狱，知徐州，以吏部侍郎致仕。

贇性行淑均，平居自奉至约，推所得禄赐买田贍族党，赖以活者殆百数。退休十五年，谢绝人事，读书赋诗以自娱。年八十五，卒。

楚建中，字正叔，洛阳人。第进士，知荣河县。民苦盐税不平，建中约田多寡以为轻重。主管鄜延经略机宜文字。夏人来正土疆，往莅其事。众暴至，两骑傅矢引满向之，建中披腹使射，曰：“吾不惮死。”骑即去，众服其量。元昊归款，建中白府请筑安定、黑水八堡以控东道，夏人果来，闻有备，不敢入。累迁提点京东刑狱、盐铁判官。昭陵建，命裁定调度，省数十万计。历夔路、淮南、京西转运使，进度支副使。

神宗用事西鄙，以建中尝为边臣所荐，召欲用之，言不合旨，出知沧州。久之，为天章阁待制、陕西都转运使，知庆州、江宁、成德军，以正议大夫致仕。元祐初，文彦博荐为户部侍郎，不拜。卒，年八十一。

张颢，字仲举，其先金陵人，徙鼎州桃源。第进士，调江陵推官。岁旱饥，朝廷遣使安抚，颢条献十事，活数万人。知益阳县，县接梅山溪峒，多蛮獠出没，颢按禁地约束，召徭人耕垦，上其事，不报。累迁开封府判官、提点江西刑狱、广东转运使。

熙宁中，章惇取南江地，建沅、懿等州，克梅山，与杨光僭为敌。颢居忧于鼎，移书朝贵，言南江杀戮过甚，无辜者十八九，浮尸蔽江，民不食鱼者数月。惇疾其说，欲分功啖之。乃言曰：“颢昔令益阳，首建梅山之议，今日成功，权舆于颢。”诏赐绢三百匹。寻擢江、淮制置发运副使，改知荆南，复徙

广西转运使。时建广源为顺州，将城之，颉谓无益，朝廷从其议。坐粹骂参军沈竦罢归。

未几，以直集贤院知齐、沧二州，进直龙图阁、知桂州。入觐，帝首言：“卿乡者论顺州不可守，信然。”时有献言者谓：“海南黎人陈被盖五洞酋领，异时盛强，且为中国患。今请出兵自效，宜有以抚纳之。”命颉处其事。颉使一介往呼之。出，补以牙校，喜而去。诏问何赏之薄，对曰：“荒徼蛮蜒无他觊，得是足矣。”寻罢兵，海外讫无事。

久之，转运使马默劾其经理宜州蛮事失宜，罢职知均州。哲宗立，还故职，知凤翔、广州，召为户部侍郎。

颉所历以严致理，而深文狡狴。右司谏苏辙论其九罪，执政以颉虽无德而才可用，不报。逾年，以宝文阁待制出为河北都转运使，徙知瀛州。湖北溪徭畔，朝廷托颉素望，复徙知荆南，至都门，暴卒。

卢革，字仲辛，湖州德清人。少举童子，知杭州马亮见所为诗，嗟异之。秋，贡士，密戒主司勿遗革。革闻，语人曰：“以私得荐，吾耻之。”去弗就。后二年，遂首选；至登第，年才十六。

庆历中，知龚州。蛮入寇，桂管骚动，革经画军须，先事而集。移书安抚使杜杞，请治诸郡城，及易长吏之不才者。又言：“岭外小郡，合四五不当中州一大县，无城池甲兵之备，将为贼困，宜度远近并省之。”后侂智高来，九郡相继不守，皆如革虑。

知婺、泉二州，提点广东刑狱、福建湖南转运使。复请外，神宗谓宰相曰：“革廉退如是，宜与嘉郡。”遂为宣州。以光禄卿致仕。用子秉恩转通议大夫，退居于吴十五年。秉为发运使，得请岁一归觐。后帅渭，乞解官终养。帝数赐诏慰勉，时

以为荣。卒，年八十二。

秉字仲甫，未冠，有隽誉。尝谒蒋堂，坐池亭，堂曰：“亭沼粗适，恨林木未就尔。”秉曰：“亭沼如爵位，时来或有之；林木非培植根株弗成，大似士大夫立名节也。”堂赏味其言，曰：“吾子必为佳器。”

中进士甲科，调吉州推官、青州掌书记、知开封府仓曹参军，浮湛州县二十年，人无知者。王安石得其壁间诗，识其静退，方置条例司，预选中。奉使淮、浙治盐法，与薛向究索利病，出本钱业鬻海之民，戒不得私鬻，还奏，遂为定制。

检正吏房公事，提点两浙、淮东刑狱，颛提举盐事，持法苛严，追胥连保，罪及妻孥，一岁中犯者以千万数。进制置发运副使。东南饥，诏损上供米价以余。秉言：“价虽贱，贫者终艰得钱，请但偿余本，而以其余振贍。”是岁上计，神宗问曰：“闻滁、和民捕蝗充食，有诸？”对曰：“有之，民饥甚，殍死相枕藉。”帝恻然曰：“前此独赵抃为朕言之耳。”先是，发运使多献余羨以希恩宠，秉言：“职在董督六路财赋，以时上之，安得羨。今称羨者，率正数也。请自是罢献，独以七十万缗偿三司逋。”

加集贤殿修撰、知谓州。五路大出西讨，唯泾原有功，进宝文阁待制。夏境胡卢川距塞二百里，恃险远不设备，秉遣将姚麟、彭孙袭击之。俘斩万计。迁龙图阁直学士。夏酋仁多嵬丁举国入寇，犯熙河定西城，秉治兵瓦亭，分两将驻静边砦，指夏人来路曰：“吾迟明坐待捷报矣。”及明果至，见宋师，惊曰：“天降也。”纵击之，皆奔溃。或言嵬丁已死，有识其衣服者，诸将请以闻。秉曰：“幕府上功患不实，吾敢以疑似成欺乎？”他日物色之，嵬丁果死，诏褒赐服马、金币，且使上所获器甲。

秉守边久，表父革年老，乞归。移知湖州，行三驿，复诏还渭，慰藉优渥。革闻，亦以义止其议。已而革疾亟。乃得归。元祐中，知荆南。刘安世论其行盐法虐民，降待制、提举洞霄宫，卒。

论曰：宋室之人才亦盛矣。青苗法始行，满朝耆寿故臣、法家拂士，引古今通谊，尽力争之而不能止，往往多自引去。及数年之后，宪令既成，天下亦莫如之何。已而间守远郡，尚能恳恳为民有言。舜俞、京、蒙俱以区区一县令，力抗部使者，视弃其官如弊屣，类非畏威怀禄者能之。师孟活饥羸，兴水利，撻奸诛恶，所历可称；逮使契丹，正坐席礼，毅然不少屈。时中止林广纵兵追蛮，深达兵家之变。贄居谏省，举劾无所避，允有直臣之风。建中雅量却敌，辞严气正，尤为奇伟。颉虽有才，而深文狡狴，岂其天性然。革始终廉退，秉不免于阿徇时好，行盐法以虐民，父子之相远哉。